

序

夫天地生人，古今寿夭不齐，其故何也？淳漓一变，修短殊途矣。言仁术者，辑医药之书以救夭枉，莫不首称《素》、《难》，次述汉、唐，爰及历代名贤之说，摭拾成帙，为后学之津梁，其功岂不伟哉！然而方宜有不同，老壮之非一，山居与城市异治，膏粱与藜藿分途，气运之变迁，时代之降升，人生气交之中，其禀赋浓薄，疾疢浅深，与气机相流转，未易明也。至如张子和专工吐下，非不名家；刘守真以暑火立论，动辄芩连；李杲出而阐发脾胃，参是赖；朱丹溪惟事清凉，不离知柏。此四贤者，皆足以起沉疴而安衽席，岂有意于立异鸣高哉，因时制宜，济世之心切，不期然而然者也，今之人执古法以施治，将以生人者杀人于反掌，翻疑古人之不足法，岂其然欤？前人有拆旧料盖新房之喻，绳尺不越，轩轳殊观焉。运用在一心，临证如临敌，选药如选将，求其至当而后已。新安罗东逸，辑有《名医汇粹》，至当之书也。咀啜近代之精华，不言轩岐而经旨悉具；《金匱》、《千金》之方，虽篇目不列，而治法无遗，信可谓医学之金针，迷途之宝筏矣，世无刊本，抄录相沿，亥豕鲁鱼，阅者攒眉。苕溪友人出所藏善本，校订精详，亟付剞劂，以广其传，未必非济世之一助云。

道光三年岁次癸未正月嘉兴盛新甫撰

卷一 论集

张景岳大宝论

夫阴阳之体，曰干与坤；阴阳之用，曰水与火；阴阳之化，曰形与气。以生杀言，则阳生阴杀；以寒热言，则阳热阴寒。若其生化之机，则阳先阴后，阳施阴受。先天因气以化形，阳生阴也；后天因形以化气，阴生阳也。形即精，精即水；神即气，气即火。阴阳二气，最不宜偏，平则气和而生物，偏则气乖而杀物。经曰：阴平阳秘，精神乃治；阴阳离决，精气乃绝。此先王教人察阴阳、保生气也。

夫阳一而阴二，故偶者阴也，后天之形也；奇者阳也，先天之气也。神由气化，而气本于天，所以发生吾身者，即真阳之气也；形以精成，而精生于气，所以成立吾身者，即真阴之气也。上古天真论曰：女子二七而天癸至，男子二八而天癸至。非阴生在后而阴成之难乎？阴阳应象大论曰：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。非阴衰在前而阴凋之易乎？故人全盛之数，惟二八之后，以至四旬之外，前后止二十余年而形体渐衰矣。

阳道常实，阴道常虚，故丹溪引日月之盈亏，以为阳常有余、阴常不足之论，而立补阴、大补等丸。独惜以黄柏、知母为神丹，致家传户用。殊不知天

癸之未至，本由乎气，而阴阳之自半，亦由乎气。是形虽在阴，而气则仍从乎阳也。此生死之机，不可不辨。

阳之为义大矣。夫阴以阳为主，所关乎造化之原，而为性命之本者，惟斯而已。姑辨其最要者，一曰形气，二曰寒热，三曰水火。

夫形气者，阳化气，阴成形，是形本属阴，而凡通体之温者，阳气也；一生之活者，阳气也；五官五脏之神明不测者，阳气也。乃其灵觉尽灭，身冷如冰，形固存而气则去，此以阳脱在前，而留阴在后，非阴多于阳乎？是形气阴阳之辨也。

寒热者，春夏之暖为阳，秋冬之冷为阴。当长夏之暑，草木昆虫，咸苦煎熬，然愈炙愈繁，不热则不盛。至一夕风霜，即僵枯遍野，是热能生物，寒无生意，热无伤而寒可畏，非寒强于热乎？此寒热阴阳之辨也。

水火者，造化之权，其象有四：日为太阳，火为少阳，水为太阴。月为少阴。此四象之真形也。阳中无太阴，阴中无太阳，此阴阳之专主也。日丽乎天，此阳之阳也，非太阳乎？月之在天，阳中之阴也，非少阴乎？水行于地，阴之阴也，非太阴乎？火之在地，阴中之阳也，非少阳乎？此等大义，丹溪所未知，故引日月盈亏，以证阴阳虚实。况夫阴阳之性，太者气刚，故日不可灭，水不可竭，此日为火之本，水为月之根也；少者气柔，故火有时息，月有时缺，此火为日之余，月为水之余也。惟其不灭者，乃为真火；而时作时止，岂即元阳？故惟真阳之火，乃能生物；而燎原之凡火，但能焦物也。夫天一生水，天一者，天之一也，一即阳也，无一则止于六耳。故水之生物者，赖此一也；水之化气者，赖此一也。故春夏之水，土得之而生长；秋冬之水，土得之而不生不长，是水亦死矣，水之所以生，水之所以行，孰非阳所主？此水中有阳，非水即为阳也。

夫阳气不充，则生意不广，而况于无阳乎？故阳惟畏其衰，阴惟畏其盛，非阴能自盛也，阳衰则阴盛矣。

凡万物之生由乎阳，万物之死亦由乎阳。非阳能死物也，阳来则生，阳去则死矣。试以太阳证之：日行南陆，在时为冬，斯时非无日也，第稍远耳，便见严冬难御，万物凋零。然则天地之和，惟此日也；万物之生，惟此日也。设无此日，天地虽大，一寒质耳，人是小乾坤，得阳则生，失阳则死。阳衰者，即亡阳之渐也。

圣人作《易》，首制一爻，立元阳之祖，明阳德之元亨于坤初六，日履霜，愬阴气之渐长，防其有妨化育耳。

《内经》曰：凡阴阳之要，阳密乃固。此言阴之所恃，阳为主也。又曰：阳气者若天与日，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，故天运当以日光明。可见人之大宝

，只此一息真阳，孰谓阳常有余，而欲以苦寒之物，伐此阳气，欲保生可如是乎？客曰：欲固此阳，计将安出？曰：但知根本，此其要也，命门是也。所谓命门者，先天之生我，由此而受；后天之我生，由此而栽也，夫生之门即死之户，人之盛衰安危，皆系于此。以其为生气之源，而气强则强，气衰则病，此虽至阴之地，而实元阳之宅。至夫脾胃，乃后天水谷之本，犹属元阳之子耳。

卷一 论集

张景岳真阴论

凡物之死生，本由阳气。顾今人之病阴虚者十常八九，何谓哉？不知此一阴字，正阳气之根也。

盖阴不可以无阳，非气无以生形也；阳不可以无阴，非形无以载气也。故物之生也生于阳，物之成也成于阴，此谓元阳元阴，亦曰真精真气也。欲知所以死生者，须察乎阳，察阳者，察其衰与不衰；欲知所以存亡者，须察乎阴，察阴者，察其坏与不坏，此保生之要法也。

稽之前辈，殊有不识真阴面目，而立言多矫强者。自河间主火之说行，而丹溪以寒苦为补阴，举世宗之，莫能禁止。揆厥所由，盖以热证明显，人多易见；寒证隐微，人多不知，而且于虚火实火之间，尤为难辨。亦孰知实热为病者，十中不过三四；虚火为病者，十中常见六七。夫实热者，火之盛，元气本无所伤，故可以苦寒折之。然当热去即止，不可过用，过用则必伤元气。虚火者，真阴之亏也，真阴不足，又岂苦劣难堪之物，所能填补？矧沉寒之性，绝无生意，非惟不能补阴，抑且善败真火。第阴性柔缓，因循玩用，暗损寿元，勿之觉耳。故有老人亦喜凉者，正以元阳本足，故能受寒，非寒凉寿之也。

余请详言真阴之象、真阴之藏、真阴之用，真阴之病。真阴之治，以悉其义。

所谓真阴之象者，阳以阴为根也。经曰：五脏者，主脏精者也不可伤，伤则失守而阴虚，阴虚则无气，无气则死矣。非以精为真阴乎？又曰：形肉已脱，九候虽调犹死。非以形为真阴乎？观形质之坏与不坏，即真阴之伤与不伤，此真阴之象，不可不察也。

所谓真阴之藏者，凡五脏五液，各有所主，经曰：肾者主水，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。故五液皆归乎精，而五精皆统乎肾。肾有精室，是曰命门，为天一所居，即真阴之腑。精藏于此，精即真阴之水也；气化于此，气即阴中之火也。命门居两肾之中，而水火具焉，消长系焉，故为受生之初，为性命之本。欲治真阴而舍命门，非其治也。此真阴之藏，不可不察也。

所谓阴之用者，凡水火之功，不可缺一。命门之火，谓之元气；命门之水，谓之元精。五液充则形体赖以强壮，五气治则营卫赖以和调。此命门之水火

，即十二脏之化源。故十二脏之阴阳，皆赖资之以治。此皆真阴之用，不可不察也。

所谓真阴之病者，凡阴气本无有余，阴病皆因不足。即如阴胜于下者，原非阴盛，以命门之火衰也；阳胜以标者，原非阳盛，以命门之水亏也。水亏则阴虚之病叠出，火衰则阳虚之证迭生，如戴阳者面赤如朱，格阳者外热如火。或口渴咽焦，引水以自救；或躁扰狂越，欲卧于泥中；或五心烦热而消瘵骨蒸；或二便秘结而溺浆如汁；或吐血衄血；或咳嗽遗精；或斑黄无汗，由津液之枯涸；或中风螈，以精血之败伤。

凡此之类，有属无根之焰，有因火不归原，是皆阴不足以配阳，病在阴中之水也。又如火亏于下，或为神气之昏沉，或为动履之困倦。其有头目眩晕而七窍偏废者，有咽喉哽咽而呕恶气短者，此皆上焦之阳虚也；有饮食不化而吞酸反胃者，有痞满隔塞而水泛为痰者，皆中焦之阳虚也；有清浊不分而肠鸣滑泄者，有阳痿精寒而脐腹多痛者，皆下焦之阳虚也。又或畏寒洒洒者，以火脏之阳虚，不能御寒也；或肌肉膨胀者，以土脏之阳虚，不能制水也；或拘挛痛痹者，以木脏之阳虚，不能营筋也；或寒嗽虚喘，身凉自汗者，以金脏之阳虚，不能保肺也；或遗精血泄；二便失禁，腰骨如折，骨痛之极者，以水脏之阳虚，精髓内竭也。凡此之类，皆阳不足以胜阴，病在阴中之火也。王太仆曰：寒之不寒，责其无水；热之不热，责其无火，无水无火，皆在命门。故曰阴虚之病，不可不察也。

所谓真阴之治者，凡乱有所由起，病有所由生，故治病必当求其本。盖五脏之本，本在命门；神气之本，本在元精，此即真阴之谓也。王太仆曰：壮水之主，以制阳光；益火之源，以消阴翳。惟薛立斋独得其妙，而常用仲景八味丸、钱氏六味丸，即益火、壮水之剂也。寒邪中人，本属表症，而汗液之化，必由乎阴；中风为病，身多偏枯，而筋脉之败，必由乎阴。虚劳生火，非壮水何以救其燎原；泻利亡阴。非补肾何以因其门户？臌胀由乎水邪，主水须求水脏；关格本乎阴虚。欲强阴舍阴不可。此数者，乃疾病中最大纲领，明者觉之，可因斯而三反矣。

卷一 论集

张景岳命门后论

命门为精血之海，脾胃为水谷之海，均为五脏六腑之根。然命门为元气之本，为水火之宅，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，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。而脾胃中州待火能生，然必少阳春气始于下，则三阳从地起，而后万物得以化生，岂非命门之阳气，正为脾胃之母乎？吾故曰：脾胃为灌注之本，得后天之气；命门为化生之源，得先天之气，此中本末固有先后。而东垣曰补肾不若补脾，须知

可曰补脾不若补肾，可不辨而明矣。

然命门有火候，即元阳之谓也。禀赋有强弱，元气有盛衰，阴阳有胜负，病治有微甚，此火候之所宜辨也。盖一阳之元气，必自下而升；而三焦之普护，乃各见其候。下焦之候，如地土化生之本也；中焦之候，如灶釜水谷之炉也；上焦之候，如太虚神明之宇也。

地土有肥瘠，而出产异；山川有浓薄，而藏蓄异。聚散操权，总由阳气，得一分则有一分之用，失一分则有一分之亏。凡寿夭勇怯，精血病治之基，无不由此，元阳之足与不足，以为消长盈缩之主，下焦火候之谓也。

中焦如灶釜者，胃中阳气，其热如釜。饮食之滋，本于水谷，食强则体壮，食少则身衰。若灶釜之少一炬则迟化一顷，增一炬则速化一时，火力不到则全然不化。故脾胃之化与不化，及饮食之能与不能，亦总由阳明之气强与不强，而阴寒之邪有犯与不犯耳。及其既病，则渐痞渐长，或隔或呕，或膨聚不消，或吞酸噎腐，食气不变，或腹疼肚痛，终日不饥，或清浊不分，或完谷不化。盖化则无不营运，不化则无不留滞，营运则为气为血，留滞则为积为痰。此中焦火候之谓也。

上焦如太虚者，神明根于阳气，阳气化为神灵，阳之在下则温暖，故曰相火以位；阳之在上则昭明，故曰君火以明。是以阳长阴消，五官治而万类盛。若阳衰阴胜，而阳为阴折，聪明夺而神气减，此上焦火候之谓也。

夫以三焦论火候，非不各有所司，惟命门实，先天真一之气藏于坎中，自下而上，与后天胃气相接，此生生之本也。使真阳不发于渊泉，则总属无根之火矣。

火而无根，即病气也，非元气也。《易》以雷在地下而为复，可见火之标在上，而火之本在下。若使命门阴胜，则元阳畏避，而龙火无藏身之地，游散不归而为烦热格阳等证。善治此者，惟从其性，使阳和之气直入坎中，相求同气，虚阳归原矣。故曰甘温除大热，正此谓也。昧者不明此理，以虚阳作实热，不思温养此火，但知寒凉可以灭火，安望其尚留生意耶？若三焦有客热邪火，皆凡火耳，固不得不除。而除火何难，本非正气火候之谓也。

况命门有生气，即干元不息之机。

不息则惟动惟升，所以阳得生气；息则惟静惟降，所以阴得死气。故干元之气始于下而盛于上，升则向生；坤元之气始于上而盛于下，降则向死。此阴阳之歧，相间不过毛发，而终竟远以千里，故死生之柄，惟此毫厘升降之机耳。譬之水暖则化气，化气是升，生也；水寒则成冰，成冰是降，死也。故肾气独沉，则奉生者少，即此生气之理也。

至若人之生气，无所不在，如脏气、颜色、声音、脉息、四肢、二便俱有

生气。生气即神气，神自形生，何不可辨？明者察之，孰者能益生气，孰者能损生气？或先攻病气以保生气，或先固生气以御病气。使不有原始要终之明，则是寸光之流耳。

盖命门有门户，为一身巩固之关。经曰：仓禀不藏者，是门户不要也；水泉不止者，是膀胱不藏也。

得守者生，失守者死。又曰：肾者胃之关也，关门不利，故聚水而从其类。又曰：黑色通于肾，开窍于二阴。可见北门之主总在乎肾，而肾之政令总在乎命门。

命门司阴阳之柄，阴阳和则出入有常；阴阳病则启闭无序，故有癃闭不通者，以阴竭水枯，干涸之不行也。有滑泄不禁者，以阳虚火败，收摄之无主也。阴精既竭，非壮水必不能行；阳气既虚，非益火必不能固，此治法也。

卷一 论集

赵养葵火为先天论

越人谓左为肾，右为命门，非也。命门即在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，当一身之中，《易》所谓一阳陷于二阴之中，《内经》曰七节之旁，中有小心是也。名曰命门，是为真主乃一身之太极，无形可见，两肾之中是其安宅。

三焦是其臣使之官，禀命而行，周流于五脏六腑之间而不息，名曰相火。相火代天行化。此先天无形之火，与后天有形之火不同，出之右旁小窍者也。

其左旁亦有小窍，乃真阴真水气也，亦无形，上行夹脊，至脑中为髓海。泌其津液，注之于脉，以荣四末。内注五脏六腑，以应刻数。常随相火而潜行于周身，与后天有形之水不同。

但命门无形之火，在两肾有形之中，为黄庭，故曰五脏之真，惟肾为根。可见命门为十二经之主。

肾无此则无以作强，而技巧不出矣；膀胱无此则三焦之气不化，而水道不行矣；脾胃无此则不能蒸腐水谷，而五味不出矣；肝胆无此则将军无决断，而谋虑不出矣；大小肠无此则变化不行，而二便闭矣；心无此则神明昏而万事不能应矣，正所谓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也。譬之元宵之灯，鳌山走马，拜舞飞走者，无一不具，中间惟是一火耳。火旺则动速，火微则动缓，火熄则寂然不动。而拜舞飞走者，躯壳未尝不存也，故曰此身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形也。

夫水为立命之门，乃人身之至宝，何世之养身不知节欲，保真水以全火，而日夜戕贼。此火既病矣，治病者不知温养此火，而日用寒凉以直灭此火，焉望其有生气耶？余今直指其归元之路。夫命门真主之火，乃水中之火，相根据而永不相离者也。火之有余，缘真水之不足也，毫不敢去火，只补水以配火，壮水之主，以制阳光；火之不足，因见水之有余也，亦不必泻水，就于水

中补火，益火之原，以消阴翳。所谓原与主者，皆属先天无形之妙，非曰心为火而其原在肝，肾为水而其原属肺之谓也。

若夫风寒暑湿燥火六者之入于人身，此客气也，非主气也。主气固，客气不能入。医家徒知客者除之，慢不加意于主气。纵有言固主气者，专以脾胃为一身之主，焉知坤土是离火所生，而艮土又属坎水所生耶？故此一水一火，俱属无形之气，相火禀命于命门，真水又随相火，自寅至申，行阳二十五度，自酉至丑，行阴二十五度，周流于脏腑之间，滞则病，息则死矣。故曰：先天惟此一火克全。此火而归之矣。

卷一 论集

赵养葵水火论（三条）

世人皆曰水克火，而余独曰水养火。世人皆曰金生水，而余独曰水生金。世人皆曰土克水，而余独于水中补土。世人皆曰木克土，而余独升木以培土。何则？君相二火，以肾为宫，水克火者，后天有形之水火也；水养火者，先天无形之水火也。肺金之气，夜卧则归藏于肾水之中，丹溪谓之母藏子宫，子隐母胎。

此一脏名曰娇脏，畏热而畏寒。肾中有火，则金畏火刑而不敢归；肾中无火，则水冷金寒而不敢归。或为喘胀，或为咳嗽，或为不寐。或为不食。斯时欲补土，母以益子，喘胀愈甚。清之泻之，肺气日消，死期迫矣。惟收敛一法，仅似有理，然不得其门，从何而入？夫肺出气也，肾纳气也，肺为气之主，肾为气之本，凡气从脐下逆奔而上者，此肾虚不能纳气归元也。毋徒从事于肺，或壮水之主，或益火之原，金向水中生矣，若夫土者随火寄生，即当随火而补。然而补火有至妙之理，阳明胃土随少阴心火而生，故补胃土者补心火。而归脾汤一方，又从火之外家而补之，俾木生火，火生土也。太阴脾土，随少阳相火而生，故补脾土者补相火。而八味丸一方，合水火既济而蒸腐之，此一理也。张仲景立建中汤以健脾土，木曰曲直，曲直作酸，芍药味酸为甲木；土曰稼穡，稼穡作甘，甘草味甘作己土。酸甘相合，甲己化土。又加肉桂，盖桂属龙火，使助其化也。仲景立方之妙类如此。又以见木生土之义，世以木克土，举欲伐之，不知木气者，生生之气也，阳气也，元气也，胃气也，同出而异名者也，焉可伐之，此东垣《脾胃论》用升柴以疏木气，谆谆言之详也。

龙雷之火，无形而有声，不焚草木，得雨而益炽，见于季春而伏于季秋。原夫龙雷之见者，以五月一阴生，水底冷而天上热，龙为阳物，故随阳而上升。至冬至一阳来复，故龙亦随阳而下伏，雷亦收声。

人身肾中相火亦犹是也。平日不能节欲，以致命门火衰，肾中阴盛，龙火无藏身之位，故游于上而不归，是以上焦烦热，咳嗽等症。善治者，以温肾之

药从其性而引之归原，使行秋冬阳伏之令，而龙归大海，此至理也。奈何今之治阴虚火衰者，以黄柏。知母为君，而愈寒其肾，速其毙，良可悲哉！若有阴虚火旺者，此肾水干枯而火偏盛，宜补水以配火，亦不宜苦寒之品以灭火。壮水之主，以镇阳光，正谓此。

坎干水也，气也，即小而井，大而海也。兑坤水也，即微而露，大而雨也。一阳陷于二阴为坎，坎以水气，潜行地中，为万物受命根本，故曰润万物者，莫润乎水。一阴上彻于二阳为兑，兑以有形之水，普施于万物之上，为资生之利泽，故曰说万物者，莫说乎泽明。此二水可以悟治火之道矣。

心火者，有形之火也；相火者，无形之火也。无形之火由燥热而津液枯，以五行有形之兑水制之者，权也。吾身自有上池之水气也，无形者也，以无形之水，沃无形之火，常而可久者也。是为真水真火，升降即宜，而成既济矣。

卷一 论集

喻嘉言秋燥论

病机云：诸气 郁，皆属于肺；诸痿喘呕，皆属于上，二条明指燥病言矣。生气通天论谓：秋伤于燥，上逆而咳，发为痿厥。燥病之要，一言而终，与病机二条适相吻合。只以误传伤燥为伤湿，解者竟指燥为湿，遂至经旨不明。今一论之。

其左 胁痛，不能转侧，嗌干面尘，身无膏泽，足外反热，腰痛惊骇，筋挛，丈夫 疝，妇人小腹痛，目昧 疮，则燥病之本于肝，而散见不一者也。又痹论云：阴气者，静则神藏，躁则消亡。其所以致燥而令阴气消亡之故，引而未发。

又因《内经》脱遗燥症，后虽以东垣之大贤，其治燥诸方，但养营血，及补肾肝亏损，二便秘结而已，初不论及于肺也。

夫诸气 郁之属于肺者，属于肺之燥，非属于肺之湿也。苟肺气不燥，则诸气禀清肃之令，而周身四达，亦胡 郁耶？诸痿喘呕之属于上，上亦指肺，不指心也。若统上焦心肺并言，则心病不主痿喘及呕也。惟肺燥甚，则肺叶痿而不用，肺气逆而喘鸣，食难过膈而呕出，三者皆燥证之极者也，经文原有逆秋气则太阴不收，肺气焦满，其可称为湿病乎？《内经》云：心移热于肺，传为膈消。肺燥之由来远矣。苟其人肾水足以上升而交于心，则心火下降而交于肾，不传于肺矣。心火不传于肺，曾何伤燥之虞哉？即肾水或见不足，其肠胃津液足以协济上供，肺亦不致过伤也。若夫中下之泽尽竭，而高源之水犹得措于不倾，则必无之事矣。所以经文又云：二阳结，谓之消。手阳明大肠热结而津不润，足阳明胃热结而血不荣，证成消渴，舌上赤裂，大渴引饮，与心移热于

肺，传为膈消，文虽异而义则一也。治膈消者，用白虎加人参汤专救其肺。以施诸气郁，诸痿喘呕，罔不合矣。

缪仲淳治病，喜用润剂，于以治燥，似乎独开生面。然亦未有发明，偶因世之患燥病者多，聪明偶合。然可以治内伤之燥，不可以治外感之燥，节取其长可矣。

《阴阳别论》云：二阳之病发心脾，有不得隐曲，男子少精，女子不月，其传为风消，其传为息贲，死不治。此亦肺燥所由来，而未经揭出者。夫燥而令男子津液衰少，女子精血枯闭，亦云极矣。然其始但不利于隐曲之事耳，其继则胃之燥传入于脾，而为风消。风消者，风热炽而肌肉消削也。大肠之燥传入于肺，而为息贲。息贲者，息有音而上奔不下也。是则肠胃合心脾，以其成肺金之燥。三脏二腑，阴气消亡殆尽，可救疗乎？夫由心之肺，已为死阴之属，然脾气散二阳之精，上输于肺，犹得少苏涸鲋。今以燥之为害，令生我者尽转而浚我之生，故直断为死不治也。从前愤之，特绎明之。

卷一 论集

张景岳虚损论（二则）

损分五脏，而五脏所藏，则无非精与气耳。夫精为阴，人之水也；气为阳，人之火也。水火得其正，则为精为气；水火失其和，则为热为寒。此因偏损，所以致有偏胜。故水中不可无火，无火则阴胜而寒病生；火中不可无水，无水则阳胜而热病起。但当详辨阴阳，则虚损之治无余义矣。如水亏者，阴虚也，只宜大补真阴，切不可再伐阳气；火虚者，阳虚也，只宜大补元阳，切不可再伤阳气。此因阳气不足而复伐其阴，阴亦损矣；阴已不足而再伤其阳，阳又亡矣。夫治虚治实，本是不同。实者阴阳固有余，但去其余，则得其平；虚者阴阳有不足，再去所有，则两者俱败，其能生乎？故治虚之要，凡阴虚多热者，最嫌辛燥，恐助阳邪也。尤忌苦寒，恐伐生气也。惟喜纯甘壮水之剂，补阴以配阳，则刚为柔制，虚火自降，而阳归乎阴矣。阳虚多寒者，最嫌凉润，恐助阴邪也，尤忌辛散，恐伤阴气也。只宜甘温益火之品，补阳以配阴，则不得其主，阴寒自敛，而阴从乎阳矣。是以气虚者宜补其上，精虚者宜补其下，阳虚者宜补而兼暖，阴虚者宜补而兼清，此固阴阳之治辨也。其有气因精而虚者，自当补精以化气；精因气而虚者，自当补气以生精。又如阳失阴而离者，非补阴何以收散亡之气；水失火而败者，非补火何以苏垂绝之阴。此又阴阳相济之妙用也。故善补阳者，必于阴中求阳，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；善补阴者，必于阳中求阴，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，故以精气分阴阳，则阴阳不可离；以寒热分阴阳，则阴阳不可混。此又阴阳邪正之离合也。知阴阳邪正之治，则阴阳和而生道得矣。

人知阴虚唯一，而不知阴虚有二。如阴中之水虚，则病在精血；阴中之火虚，则病在神气。

盖阳衰则气去，故神志为之昏乱，非火虚乎？阴亏则形坏，故肢体为之废弛，非水虚乎？今以神离形坏之证，乃不求水火之原，而犹以风治，鲜不危矣。试以天道言之，其象显然，旱则多燥，燥则多风，是风木之化从乎燥，燥则阴虚之候也。故凡治类风者，专宜培补真阴，以救根本，使阴气复则风燥自除。然外感者，非曰绝无虚症，气虚则虚也；内伤者非曰必无实症，有滞则实也。治虚者，察其在阴在阳而直补之；治实者，察其因痰因气而暂开之。此内伤外感及虚实攻补之间，最当察其有无微甚而酌其治也。甚至有元气素亏，猝然倒扑，上无痰，下失禁，瞑目昏沉，此厥竭之证，尤与风邪无涉。使非大剂参附，或七年之艾，破格挽回，又安望其复真气于将绝之顷哉。倘不能察其表里，又不能辨其虚实，但以风之为名，多用风药，不知风药皆燥，燥复伤阴，风药皆散，散复伤气，以内伤作外感，以不足为有余，是促人之死也。

卷一 论集

张景岳论东垣脾胃论

人以水谷为本，故脾胃为养身之本。惟东垣独知其义，发为《脾胃论》。因引《内经》之义，如生气通天论曰：苍天之气，清静则志意治，顺之则阳气固，虽有贼邪，勿能为害也。阳气者，烦劳则张。故苍天之气贵清静，阳气恶烦劳，此病从脾胃生者一也。

又引《五常政大论》曰：阴精所奉其人寿，阳精所降其人夭。阴精所奉，谓脾胃既和，谷气上升，春夏令行，故其人寿。阳精所降，谓脾胃不和，谷气下流，收藏令行，故其人夭。此病从脾胃生者二也。

又引《六节藏象论》曰：脾、胃、大肠、小肠、三焦、膀胱者，仓廩之本，营之居也。此至阴之类，通乎土气。凡十一藏者，皆取决于胆也。夫胆者，少阳春生之气，春气升则万物安。故胆气春生则余脏从之，胆气不升则飧泄、肠，不一而起。此病从脾胃生者三也。

又引本论曰：天食人以五气，地食人以五味，此之谓气者。上焦开发，宣五谷味，熏肤充身泽毛，若雾露之溉，是谓气。气或乖错，人何以生？此病从脾胃生者四也。诸如此论，皆东垣独得之见。

兹察其所谓苍天贵清静，阳气恶烦劳者，此指劳倦之为病也。所谓收藏令行，故其人夭者，此指阴盛阳衰之病也。所谓春生则万物安者，此指降则无生之为病也。所谓气或乖错，人何以生者，此指阳气受伤之为病也。东垣垂惠后世，开导来学，诚非小矣。

独怪其论中有曰喜怒忧恐损耗元气，资助心火，火与元气不两立，火胜则

乘其土位，所以为病，若此数语，大见矛盾。

夫元气既损，多见生阳日缩，神气日消，何以反助心火？脾胃属土，得火则生，何谓火胜则乘其土位耶？且人之元气，本贵清和，寒固能病，热亦能病。而因劳动火者，固常有之，自不得不从清补，若因劳犯寒，而寒伤脾胃者，尤酷尤甚。第热症显而寒症隐，真热症易辨，假热症尤不易辨也。矧元气属阳，热为同气，邪犹可制；阴为阳贼，寒其仇也，生气被伐，无不速亡，由此观之，寒与元气，尤不两立。若东垣前言，独令后人之妄言火者，反忘前四条之格言，而单执火不两立之说为成案。此白璧之瑕，余实不能不为东垣惜也。

及再考东垣之方，如补中益气、升阳益胃、黄 人参、清暑益气汤等方，每用升、柴，此即其培养春生之气。而每用芩、连，亦即其制伏邪之意。第二三分之芩、连，固未必即败阳气；而以五七分之参、术，果能斡旋元气乎？思古仲景立方之则，用味不过三四品，用数每至二三两。且人之气血本大同，疾病多相类，而仲景之方大而简，东垣之方小而杂，何其悬绝一至如此？此其中必有至道存焉。实以后学不敢雌黄，而私心向往，不能不霄壤于其间也。

卷一 论集

喻嘉言脉部位论

心之脉络小肠，小肠之脉络心；肺之脉络大肠，大肠之脉络肺。此可以论病机，如心移热于小肠，肺移热于大肠之类，不可定部位也。小肠当候之于右尺，以火从火也。大肠当候之于左尺，以金从水也。

三焦属火，亦候于右肾；膀胱属水，亦候于左肾。一尺而水火两分，一脏而四腑兼属，乃天然不易之至道。

盖胸中属阳，腹中属阴，大肠、小肠、膀胱、三焦所传渣滓、水液、浊气皆阴，惟腹中可以部置，非若胃为水谷之海。清气在上，胆为决断之官，静藏于肝，可得位之于中焦也。至于上焦，重重隔膜，遮蔽清虚之宇，惟心肺得以居之，而诸腑不与焉。所谓膈盲之上，中有父母者是也。心主血为阴，肺主气为阳，其营卫于周身，非父母而何。然心君无为而治，肺为相傅华盖，而覆于心上，以布胸中之气，而燮理其阴阳。膻中为臣使，包裹而络于心下，以寄喉舌之司，而宣布其政令。是以心火寂然不动，动而传之心胞，与三焦之火即为相火。《素问》谓手少阳与心主为表里；《灵枢》谓手厥阴之脉出属心胞络，下膈，历络三焦；手少阳之脉散络心胞，合心主，正见心胞相火与于少阳相火为表里，故历络于上下两相输应也。心君宁，相火安，而膻中喜乐出焉。心君扰，相火翕然从之，而百度改其常焉。心胞所主二火之出入关系之重如此，是以亦得分手经之一，而可称为腑耳。

王叔和以相络之故，大小二肠候之于上，而不知水谷变化，浊秽之气去

，膈上父母清阳之气迥不相通，岂可因外络连属，反谓右寸之清阳上浮者为大肠？脉沉者谓肺脉，经所谓脏真高于肺者，乃真脏高于大肠矣。左寸之浮者为小肠脉，沉者为心脉，水中污泥反浮于莲花之上，有是理乎？夫心胞之脉裹撷乎心，代君主行事，从左寸候之，亦理之当然耳。

卷一 论集

赵羽皇参附宜虚论

万病莫若虚证最难治。经云：不能治其虚，安问其余？盖虚之为言，空也，无也。家国空虚，非惠养元元，锱铢累积，必不能奠安邦本，家道丰亨。病之虚者亦犹是也。故治虚之要，温补为先，温补之功，参附为首。

盖参者参也，与元气为参赞者也。体弱用此，恍若阴霾见，寒谷回春，生机勃勃欲露，是真起死之灵苗，回生之仙草也。故不特气虚宜用，即血虚宜用；内伤宜用，即外感亦宜用。烦渴由乎火邪，得人参而阴津自长；肿胀由乎气壅，仗参力而痞闷全消。以至食不欲入，食反胀，或翻胃噎膈，泄利亡阴，洒淅恶寒，多汗漏风等症，无不赖人参之大力，作元气之藩篱。而不知者，妄谓肺热伤肺，参能作饱，尤属骇异。不知肺金之冤热，非人参莫能救援；脾虚之满中，非参术何由健运？种种功勋，难以枚举。昔贤嘉其功魁群草，信不诬耳。

至附子一味，有斩关之能，夺旗之勇。虞抟谓其能引补气药行十二经，以追散失之元阳；引补血药入血分，以滋养不足之真阴；引发散药开腠理，以驱逐在表之风寒；引温药达下焦，以驱除在里之冷湿。

其用亦宏矣哉。人止知手足厥冷，下痢完谷，一切阴寒等候而用之，此系正治，人所易晓。然其最妙处，反能以热攻热。故胃阳发露而为口烂舌糜，肾阳发露而为面赤吐红，入于滋阴补气药中，顷刻神清热退，则其能反本回阳也，谓其能壮火益土也。

世人甘用寒凉，畏投温剂，一用参附，即妄加诋毁，亦知秋冬之气，非所以生万物者乎？若乃强阳已极，房术用以兴阳；外感伏阳，阳厥用之狂越，譬之服毒自刃。此自作之孽，岂参附之罪耶？

卷一 论集

附：格言一

何柏斋曰，足相火属胆配肝，主血者也；手相火属三焦配肾之命门，主精者也。肝与命门皆属风木，木中有火，则精血之中有热气也。然精血体润，水也。火与水相守，故不发。至发而为热，则皆精血将枯之所致也，譬木枯则火易焚耳，故相火发者难治。今虚劳骨蒸之病，皆相火发热之证也。小水不能灭大火，法当补阴，则热自退，此论丹溪主寒凉之误。人之脏腑以脾胃为本，盖

人之饮食，皆入于胃而运于脾，为地之土也。然脾胃之能化与否，实由于水火二气，非脾胃之所能也。火盛则脾胃燥，水盛则脾胃湿，皆不能化物，乃生诸病。水肿之症，盖水盛而火不能化也，火衰而不能化水，故水之入于脾胃，皆渗入血脉骨肉，血亦化水而发肿胀，皆自然之理也。导其水，复补其火，使二气平和，病斯去矣。丹溪谓脾失运化由肝木侮脾，乃欲清心经之火，使肺金得令以制肝本，迂而不切。

刘河间谓补泻脾胃之本者，盖以脾胃中和之气也，燥其湿则为泻，润其燥则为补。

丹溪曰气无补法者，庸俗之论也。以其痞满壅塞，似难于补。不知正气虚则浊气滞，正气得补，而行健运之职，则浊气自下而痞满除，气虚不补，邪何由退？《内经》曰：壮者气行则愈，怯者着而成病。欲破滞气，消胀满，必补脾气，至的至当，非浅见所知者。

大凡失血，脉皆洪大无力，即芤脉也。阴血既亏，阳无所根据，浮散于外，故见此象。误认为实火，大谬。

张三锡曰：大抵虚损宜分两途：一则中气虚，属内伤，脉缓或虚大无力，可治；一则真阴亏损，阴虚火旺，脉弦数无力，难治。

又曰：心肺损而色败，肾肝损而形痿。

发黄有阴阳：天五之土，为火所焚，阳黄也；地二之火，为水所溺，阴黄也。

虚损之微者，真火尚存，服寒凉犹可；虚损之甚者，真火已亏，药用寒凉，岂能使之化为精血，以补其虚乎？人身之中，藏真有三：曰元精，曰元气，曰元神。精乃脏腑之真，非荣血之比，故曰天癸。

气为脏腑之大经，为动静之主，故曰神机。脉为天真委和之大气，其机运升降，皆随气而动，因血而荣。

精气资始，相生不失，以养一身，为人之司命。若精不足则气失资化，气不足则血失所荣，血不足则气无所附，天真散乱，而病生焉。

张三锡曰：劳伤五脏皆成瘵，独肺劳莫治。以咳嗽、咳血，阴火上炎，日晡甚，久之咽喉生疮，一边睡，或左或右，寒凉滋阴则伤脾而增泻，参术益气而助火则增嗽，添泻添喘，死期迫矣。大抵脉细数，骨蒸，干嗽声哑者，必不可救。乃真阴亏损，病在膏肓，药莫能及也。其发潮热者，俗以凉药济之，不知阴虚生内热，非芩、连、知、柏所可治者。如外感热邪，邪净则止；伤食发热，宿滞化则止。此阴虚非一朝一夕，心静可以养阴，而又全赖饮食从胃中生出阴血。若不顾脾胃，徒事坎离，则阴未必滋，热未必除，脾胃转伤，热嗽愈甚矣。

东垣曰：百病昼则增剧，夜则安静，是阳病有余，乃气病而血不病也。夜则增剧，昼则安静，是阴病有余，乃血病而气不病也。昼则发热，夜则安静，是阳自旺于阳分也。昼则安静，夜则发热，是阳气下陷入阴中也，名曰热入血室。昼则发热烦躁，夜亦发热烦躁，是重阳无阴，当亟泻其阳，峻补其阴。夜则恶寒，昼则安静，是阴血自旺于阴分也。夜则安静，昼则恶寒，是阴气上溢于阳中也。夜则恶寒，昼亦恶寒，是重阴无阳，当亟泻其阴，峻补其阳。昼则恶寒，夜则烦躁，饮食不入，名曰阴阳交错者，死。

东垣曰：两寸脉实，谓之阳盛阴虚，下之则愈。两寸脉俱虚，谓之阴阳俱虚，补阳则阴竭，补阴则阳竭，宜调之以甘药。两寸脉不足，求之于地，地者脾胃也，当从阴引阳。两寸脉短小，乃阳气不足，病在下也，谓之阴盛阳虚，取之下陵、三里。补泻无形，是谓导气固精，治在五乱中取法，乃不足病也，当取穴于腹募气海，甚者取三里、气冲，以毫针引之。两关脉俱实，上不至发汗，下不至利大便，宜芍药汤泻其土实。

两关脉俱虚，脉沉细，宜服理中汤。脉弦迟，宜服建中汤，或加黄，附子之类。两尺俱实，是阴盛阳虚，下之则愈。两尺俱虚，宜服姜附汤补阳。问：何阴虚而补阳？曰：阴本根于阳。仲景云：两尺脉俱虚者，不宜下，下之为逆，逆者死。两尺或不见，或短小，病在天上，求之于五脏背俞。或血络经隧伏火，是天上阴火，故阳不收藏也。又《难经》云：下部无脉，或两尺竭绝，乃为食塞，当吐。

先哲曰：浮、沉、迟、数，滑、涩六者之中，复有大相悬绝之要，人多不识。夫浮为表矣，而凡阴虚者，脉必浮而无力，是浮不可概言表，可升散乎？沉为里矣，而凡表邪初感之甚者，阴寒束于皮毛，阳气不能外达，则脉必先见沉紧，是沉不可概言里，可功内乎？迟为寒矣，而伤寒初退，余热未消，脉多迟滑，是迟不可概言寒，可温中乎？数为热矣。而凡虚损之候，阴阳俱亏，气血散乱者，脉必急数，愈数者愈虚，愈虚者愈数，是数不可概言热，可寒凉乎？微细类虚矣，而痛极壅蔽者脉多伏匿，是伏不可概言虚，可骤补乎？洪弦类实矣，而真阴大亏者必关格倍常，是弦不可概言实，可消伐乎？如是则纲领之中，复有大纲领存焉，医不能以四诊相参，而欲孟浪，此脉之所以难言也。

王好古曰：脉之不病，其神不言当自有也。脉之既病，当求其中神之有与无焉。如六数七极，热也，脉中有力即有神也；三迟二败，寒也，脉中有力即有神也。热有神也，泻其热而神在焉；寒而有神，去其寒而神在焉。寒厥之脉，苟无力无神，将何药以泄热去寒乎？使不知此，将何根据以生。

崆峒子云：人之病痰火，十之八九。老人不宜速降其火，虚人不宜尽去其

痰。攻之太甚，则病转剧而致危，殆以固元气为本。凡病类推而行之。

《国小》有虚实分治之法，谓疾病之生也，皆因外感、内伤生火、生湿、生热、生痰四者而已。审其少壮新病，是湿则燥之；是火则泻之；湿而生热，则燥湿而兼清热；火而生痰，则泻火而兼豁痰，无余蕴矣。当其衰老久病，又当攻补兼施：如气虚而有湿热痰火，则以四君补气，而兼燥湿清热，泻火豁痰；血虚而有痰火湿热，则以四物补血，而兼泄火豁痰，清热燥湿，如此则攻补合宜。故曰：少壮新病，攻邪可审；老衰久病，补益为先。若夫阴虚火动，脾胃虚衰，真阴者，水也，脾胃者，土也，土虽喜燥，然太燥则草木枯槁，水虽喜润，然太润则草木湿烂，是以补脾滋肾之剂，在燥湿得宜耳。

治其旺气，谓病有阴阳，气有衰旺，不明衰旺，则治之反甚。如阳盛阴衰者，阴虚火旺也，治之者不知补阴，而专用苦寒治其旺，岂知苦寒皆沉降，沉降则亡阴，阴愈亡则火愈甚，故服寒反热者，阴虚不宜降也。又如阳衰阴盛者，气弱生寒也，治之者不知补阳以消阴，而专用辛温治阴之旺，岂知辛热能耗散，耗散则亡阳，阳愈亡则寒愈甚，故服热药反寒者，阳虚不宜耗也。此无他，皆以专治旺气，故其相反如此。

喻嘉言曰：逆秋气则伤肺，冬为飧泄，与春伤于风，夏生飧泄不同。然伤风而飧泄，以风为主，风者木也；伤肺而飧泄，以肺为主，肺者金也，其候各异。风邪伤人，必入空窍，而空窍惟脾胃为最，风既居之，其导引如顺风扬帆，不俟脾之运化，食入即出，以致飧已即泄也。不知者以为脾虚完谷不化，如长夏洞泄寒中，及冬月飧泄之泄，反以补脾刚燥之药，助风性之劲，有泄无已，每至于束手无策。倘知从春令治之，用桂枝领风从肌表而出，一二剂可愈也。秋月之伤肺，伤于肺之燥也，与秋伤于燥，冬生咳嗽同是一病。但在肺则为咳嗽，在大肠则为飧泄，世所谓肺移热于大肠，久为肠者，即此病也。但使肺热不传于大肠，则飧泄自止。不知者惟务止涩，以燥益燥，不亦冤哉。

逆冬气则伤肾，春为痿厥，同一病乎？曰：痿自痿，厥自厥，本是二病。然痿者必至于厥，厥者必至于痿，究竟同一病也。但肝气失恃，则痿病先见；筋脉未倾，则厥病先见耳。肝病则筋失所养，如其夙有筋患，不觉忽然而痿矣。肝气以条达为顺，素多郁怒，其气不条达而横格，渐至于下虚上盛，气高不返，眩运不知人而厥矣，厥必气通始苏也。此皆冬时失养脏之道，正气不足之病，与治痰治风绝不相干。一味培补肾水，生津养血，听其筋自柔和，肝自条达可也。若精枯气削，亦难为矣。

药以胜病，乃致脾胃不胜药，犹不加察，元气亦坏，变症多端。如脾虚而气短，不能以续，变而似喘促，尚用降气定喘之药；如脾虚卫气不行，变而为浮肿，尚用耗气利水之药；如脾虚郁滞，变而作寒热，尚谓外感，用外散之药

。虚而愈虚，直令气尽身亡，全不悔悟，复以此法施之他人，展转戕生，可胜诛哉。

人之真气所在，其义有三，曰上、中、下也。上者所以受于天，以通呼吸者也；中者生于水谷，以养荣卫者也；下者气化于精，藏于命门，以为三焦之根本者也。故上有气海，曰膻中也，其治在肺；中有水谷气血之海，曰中气也，其治在脾胃；下有气海，曰丹田也，其治在肾。人之所赖，惟此气耳。气聚则生，气散则死。故帝曰气为内宝，此诚最重之词，医家最切之旨也。今之医家，但知见病治病，初不识人根本。

天下之理，亦乌有根本受伤，而能无败者耶。

天下假虚之证不多见，而假实之症最多；假寒之症不难治，而假热之治多误。然实者多热，虚者多寒。如丹溪曰：气有余便是火，故实能受寒。而余续之曰：气不足便是寒，故虚能受热。世有不明真假本末而知医者，则未敢许也。

喻嘉言曰：肾中真阳得水以济之，留恋不脱；得土以堤之，蛰藏不露。而手足之阳为之役使，流走周身，固护腠理，而捍卫于外。脾中之阳，法天之健，消化饮食，传布津液，而营运于内。胸中之阳，若日之驭，离照当空，消阴除翳，而宣布于上。此三者，丰亨有象，肾中真阳安享太平。惟在位、在上、在中之阳，衰微不振，阴气乃始有权。或肤冷不温，渐至肌硬不柔，卫外之阳不用矣；或饮食不化，渐至呕泄痞胀，脾中之阳不用矣；或当膺阻碍，渐至窒塞不开，胸中之阳不用矣。乃取水土所封之阳，出而在事，头面得阳而戴赤，肌肤得阳而燥，脾胃得阳而除中，其能久乎？庞安常曰：有阴水不足，阴火上升，肺受火侮，不得清肃下行，由是津液凝浊生痰不生血者，此当以润剂加门冬、地黄、枸杞之类滋其阴，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而息焉，则痰自清矣。投以二陈，立见危殆。有肾虚不能纳气归原，出而不纳，积而不散，则痰生焉，八味丸主之。此证甚难。

心为血之主，肝为血之脏；肺为气之主，肾为气之脏，诚哉是言也。学人惟知血之出于心，而不知血之纳于肝，惟知气之出于肺，而不知气之纳于肾。假如血痢作恙，治以行血逐积等剂，而其痛独存者，血之所藏无以养也，必佐以养肝，则其痛止。如喘嗽气鸣，治以调气豁痰，而终不下降者，以气之所藏无以归也，必佐以安肾，则其气归原。此传心吃紧之法也。

卷一 论集

格言二

赵养葵曰：阳统乎阴，血随乎气。古人治血必先理气，血脱益气，故有补血不用四物之论。如血虚发热，立补血汤一方，以黄 一两为君，当归四钱为臣

，气药多而血药少，使阳生阴长。又如失血暴甚欲绝者，以独参汤一两，顿煎服，纯用气药。斯时也，有形之血不能速生，几微之气所当亟固，使无形生出有形，盖阴阳之妙，原根于无也。故曰：无名天地之始。

春秋昼夜，阴阳之门户。又十二时而按分五脏之阴阳，医者全凭此以明得病之根源，而施治疗之方术。

就中二至最为紧要，至者极也，阴极生阳，绝处逢生，启无而有；阳极生阴，从有而无，阳变阴化之不同也。然其尤重独在冬至。或问：冬至一阳，当渐向和暖，何为大寒，冰雪反盛；夏至一阴，当渐向清凉，何为溽暑，酷热反炽？有说乎？曰：此将来者进，成功者退，隐微之际，未易明也。阳伏于下，逼阴于上，井水气蒸而坚冰至也。阴生于下，格阳于上，井水寒而电雷合也。今人病面红口渴，烦躁喘咳，谁不曰火盛之极？抑孰知其为肾中阴寒所逼乎？以寒凉之药进而毙者，吾不知其凡几矣。谈阴阳者，具言气血，是矣。诂知火为阳气之根，水为阴血之根？观之天地，日为火之精，故气随之；月为水之精，故潮随之。

然此阴阳水火，又同出一根，周流而不息，相偶而不离。惟其同出一根，而不相离也。故阴阳又各互为其根，阳根于阴，阴根于阳；无阳则阴无以生，无阴则阳无以化；从阳而引阴，从阴而引阳。各求其属，而穷其根也。世人但知水火为阴阳，而不知水火为阴阳之根；能知水火为阴阳，而误认心肾为水火之真，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。

阴阳者，虚名也。水火者，物理也。寒热者，天之淫气也。水火者，人之真元也。淫气凑疾，可以寒热药攻之。真元致病，即以水火之真调之。然不求其属，投之不入。先天水火，原属同宫，火以水为主，水以火为原。故取之阴者，火中求水，其精不竭；取之阳者，水中寻火，其明不熄。斯大寒大热之病，得其平矣；偏寒偏热之士，不可与言也。

土金随母寄生，故欲补土金者，从寄生处而补其母。是以东垣有隔二之治，是从母也；有隔三之治，又从母之外家也。土金惟寄生，故其死为真死，惟水火从真生，故其死不死，绝处逢生矣。是以余于五行中独重水火，而其生克之妙用，又从先天之根，而与世论不同。

王仲 曰：风病至极，则似燥金之证，而皱揭燥涩。热病至极，则似寒水之证，而战栗厥逆。土病至极，则似风木之证，而湿郁热发。金病至极，则似二火之证，而为三消，痈疽疮疡。水病至极，则似湿土之证，而为跗肿肉泥。故推本至标，则知其源；从标至本，则识其所承。故医不惑于症，病不惑于药，始可与言治矣。

滑伯仁曰：厥阴、太阳少气多血，太阴、少阴少血多气，阳明气血俱多

，少阳气多血少。男子妇人均有此气血也，男子多用气，故气常不足；妇人多用血，故血常不足。所以男子病多在气分，妇人病多在血分。世俗乃谓男子多气，女子多血，岂不谬哉。

喻嘉言曰：病发而有余，必累及于他脏他气，先治其本，使不入于他腑他气为善；病发而不足，必受他脏他气之累，先治其标，不使累及本脏为善。

春生本于冬藏，夏长本于春生，四时皆然。故冬不藏，无以逢春生；春不生，无以逢夏长。不明天时，则不知养藏，养生之道，从何补救？《难经·二十二难》谓：经言脉有是动，有所生病，一脉变为二病。其义至今未解。曰：此正论营卫所主病先后也。一脉变为二病者，同一经脉。病则变为二，浅深不同也。邪入之浅，气留而不行，所以卫先病也。及邪入渐深，而血壅不濡，其营乃病，则营病在卫病后矣。使卫不先为是动，而营何自后所生病耶？朱丹溪曰，人间之火，可以湿伏，可以水灭，诸苦寒能泻有余之火是也。龙雷之火，逢湿则焰，遇水益燔，太阳一照，火即寻灭，桂附制相火是也。如火井之火，沃水弥炽，以土洒之即灭，亦阴火也。

《素问》云：诸寒之而热者；取之阴；诸热之而寒者，取之阳，所谓求其属也。王太仆曰：益火之源以消阴翳，壮水之主以制阳光。夫寒之而热者，人徒知以寒治热，而不知热之不衰者，由乎真水之不足也；热之而寒者，人徒知以热治寒，而不知寒之不衰者，由乎真火之不足也。故取之阴，所以益肾水之不足，而使其制夫心火之有余；取之阳，所以益心火之不足，而使其胜夫肾水之有余也：属由主也，求其属者，言水火之不足而求之心肾也。

张三锡曰：气郁久则中气伤，不宜克伐，补中益气佐舒郁，川芎、香附之类。又《难经》云：血主濡之，气主煦之，一切气病，用气药不效，少佐芎、归血药，流通而愈，乃屡验者。

失血后，大热大渴发热，症似白虎，惟脉虚大不长，实为异耳，误用凉剂必死。当归补血汤主之，方用黄一两，当归五钱。大凡病后咳嗽吐血，脉大而芤，属上焦阳络伤；下血溺血，为阴络伤，俱死。

血不归原，责之胃寒；凉药屡用不效，甘草炙、炮干姜等分，引血归元，妙。

薛立斋曰：凡人饮食劳倦，起居失宜，见一切火症，悉属内真寒而外假热，故肚腹喜暖，常以热手按，口畏冷物。此形气病气俱属不足，法当纯补元气为主。

中年后齿缝胀，皆气虚而火泛上，补中自愈。

韩飞霞曰：肺气虚而咳嗽自汗，脉缓不食，当先补脾。所谓虚则补其母也。

张三锡曰：有潮热似虚，胸膈痞塞，背心疼痛，服补药不效者，此乃痰症，随气而潮，故热随饮而亦潮，宜以痰饮求之。

丹溪曰，阳旺则能生阴，如失血后即当用参、 、归、地大补之。若迁延日久，虚火克肺，即难用矣。

夏月烦渴，不可遽为暑热，而用香薷、益元散，须斟酌之。果脉虚大，自汗烦渴，远行，不曾用冷物，无房劳，亦可作暑治。

李士材曰：救肾者必本于阴血，血为阴，主下降，虚则上升，当敛而抑之；救脾者，必本于阳气，气为阳，主上升，虚则下陷，当升而举之。

虚劳起死，独参有大力，可以倚赖。故主于滋阴，如朱丹溪治劳之案，用参者十有其七；神以治劳，如葛可久垂训之方，十居其七也。自好古肺热伤肺之说，节斋服参必死之说，印定后人眼目，甘用苦寒，至死不悔，良可悲也。不知肺家本经自有热者，肺脉独实，参诚不宜用。若金被火乘者，肺方受亏。非参莫救。

肾之阴虚则精不藏，肝之阳强则气不固，以肾主闭藏，肝主疏泄也。

天下无逆流之水，人身无倒上之痰。故善治痰者，不治痰而治气。气顺则一身之津液随气而顺矣。

治痰无他法，健其脾而已矣；健脾无他法，去其湿而已，湿去则脾自健，脾健则痰自消，此治虚治本之法也。治痰无他法，清其火而已矣；清火无他法，顺其气而已矣。气降则火自清，火清则痰自化，此治痰治标之法也。

卷一 论集

格言三

程郊倩曰：拘挛顽麻不仁，风证有此，当是风痰阻滞经络，气道不通利也。气道不通利，脾虚不能运气，虽是补，不忘攻，曰气顺则风消。尤须攻不忘补，从脾胃中壮及主气，使津液得达。阻滞自无，此乌药八味顺气之所由设也。风眩头晕，风在上而虚在下，治法不治风而治血。血足于下，气自清于上，何风之有？此阳病治阴之旨也。

心藏神而主血于脾，实为母子。脾乏膏腴，因夺母气以为食，虚处遂并移于母。健忘惊悸等证，实由脾虚乏津乏液之故。必使脾气壮而无上夺，方得心血足而能下文，此又归脾汤之一义也。

中虚不能化气，则阴逆于下，阳格于上，此亦邪居半表里之间。变小柴胡汤为半夏泻心汤，彼和解于表里间，此和解于上下际。表里间俱属阳，上下之际兼有阴也。阴逆则郁必甚，故去柴胡，加黄连以解阳邪，佐温以破阴逆也。金主燥而令降，木主滋而令升，凡金令之不从其燥者，全赖木气之升，能致五脏之蒸濡到肺，而成其津液也。故木气升，则五脏之气奉春令而俱升；木气降

，则五脏之气奉秋令而俱降。降则五脏之气不得上承，自然下蚀。凡土邪陷下而克水，火淫寡畏而金，皆职于此。金以溽蒸不到而加火淫，遂成燥金，津液之源已竭，周身之百骸，谁为之灌溉者，是则一燥而无所不燥。降令多，升令少，而湿热之邪遂盛于下部，而成痿软。盖湿热为物，升则化，不升则不化也。法欲救金体之燥，须是从木令之升。但使五脏各有升令之奉，则土能生金，金能生水，水能制火，虽其间有补有泻，皆可以此一字为用神。所谓少阳为枢者，此也。故能致津液，通气血，则少阳之妙法矣。

肾气虚寒，自无温泉溉木，木无阳以养，气不上升而下陷。凡肾家阴精欲为闭藏者，肝偏盗之而疏泄，阳并入阴，故阴精自出，夜梦鬼交。治法亟宜于阴中辅阳，使木气得暖敷荣，必不盗及母气矣。

疝气者，肝之经络环阴器，最为招寒之地。与寒为类者更有湿，寒湿互于阴处必凝，凝则成形。不比阳经之能比气，易聚还易散也。经曰：一阴盛而脉胀不通，故曰 癰疝，则知此中已多结滞，所宜从寒湿中求之，破此结滞之阳也。精者水也，非火不成。火者人身之真气也，真气不足则脏寒，遂无以锻炼成精。经曰：水之精为志，火之精为神。惟交心肾为一家，夹一水于二火之间，直从两精相搏处，始及坎离，此之谓鼎汞也。

有余在肝，不得肾水之升，而阳独治，故有余之邪见于上焦；不足在肾，不得肝火之降，而阴独治，故不足之因见于下部。惟从肝肾二经，通及山泽之气，故补肾而肝亦益也。肾阴虚而阳得凑之，无以为内之守，则阳强而阴益弱，故精时自出，得热则遗。治法固宜滋肾，尤要清心。心者火之源也，火不扰而水自宁。

阴虚之人，水亏不能滋木，荣血必伤，所以阳火独治，而不得血润，则必吸动肾水以自救，无奈滴水不能救盛火，反从火化，而升煎成血，咯血之出于肾者，此也。此际复营分之亏，与壮水之主，养阴退阳，是为正治。然皆兼有破滞法者，以血成则必燥，燥成必带淤，况曾服过寒凉，不淤处有淤也。

耳作脓疳者，肾开窍于耳，以阴逆于下，则阳越于上，邪从虚受，故上虚补在下，先求二肾纳气，然后清发上焦，始为有功，盖精胜则邪却也。

肾虚耳重，头痛偏正，阴下而阳上，则格拒而多病及巅部，下虚上实，经谓厥成为巅疾是也。至阴虚天气绝，至阳盛地气不足。故不足者温之，使阴中有阳，则下不虚；有余者泻之，使阳中有阴，则上不实。补益肝肾，道并行而不相悖也。

头部为天；居阳中之阳，而能得地部阴精之上奉者，全赖督冲二脉领肾中水火之英精，交集于其巅也。

督冲虚而不到，则阴精莫奉而耳作蝉鸣，须发脱落，种种虚证，迭见于上

，上虚而仍补在下，以生气之原在肾中之水火，不在上也。

水有真水，有客水。肾气温则客水亦摄而归真，肾气寒则真水亦从而为客水。客寒必搏之，所以有身体沉重疼痛之症。真武汤从土中植火，使真水从温处镇摄，客水自化而归真，正不必行导渗之令也。

人身以阳气为主，滋生发育之本也。有时互阴而举之，以抱阳之阴为妻阴，不嫌其偕；有时黜阴而伸之，以背阳之阴为贼阴，最防其夺。经曰：知阳者知阴，知阴者知阳。脉有阴阳，病机之盈虚，倚伏在此。能于此穷其所谓，则于病在先一层深一层上，见病之源。

病之转移进退，机则系乎脉，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不可不就病与脉交互处，一合参之；并就脉与病参差处，一反勘之。死处便可冀生，生中且须防死，只在阴阳反复之间。

汗下之法，可施于有形之阴阳，不可施于无形之阴阳。有形者，汗下之邪，从汗下出，而阴阳自安。

无形者，一误汗下，无汗可去，而所去者无非本脏之气，损阴损阳，害不可言。六经内，三阴惟少阴，厥阴多假症，如躁烦、戴阳是也，然而其脉不假。三阳中，阳明间有假脉，如热深厥深，而脉反沉之类是也，然而口燥舌干、不得卧之证自在，若太阳证，原自无假，太阳之脉必浮，太阳之证必发热。然与少阴肾同司寒水，所以表症原自根里。脉虽浮，而浮中自分虚实，实则主表，虚则便关乎里；症虽发热，而发热原分标本，标则从邪，本则便关乎正。世人顾表不及里，顾邪不及正，卒病一来，开手便错，以致坏病种种，莫不自太阳变成。此非太阳之假，人自不辨其标本，不辨其虚实耳。至若少阳一经，岂无混淆，然少阳来路必由太阳，不兼太阳之症，不成少阳矣。

少阴得趺阳镇伏，而后肯交合三焦。三焦之气升则为神，元阳透脑，至髓海为神光，是即营卫发生之祖。少阴之气升则为鬼，奔豚犯关，夺绛宫为死气，实由趺阳失令之由。为神为鬼，只在趺阳胜负间。营卫盛其下，自有温泉；趺阳浓其上，必无阴气。

罗东逸曰：补肝者养阴，肾肝同一治，古人言之矣。然肝木得少阳，土脉震发，非少阳不升；木气条茁，又非太阴不长，故肝食采于脾者也。盖补肝者，必于土中升木。若补中益气之升柴，是以少阳腾土；逍遥散之术苓，是以太阴升木。前人已有其意，特未畅发耳。

喻嘉言曰：肺燥喜于用润，脾滞又艰于运食。故脾胃虚之极，食饮不思，则于清肺药中，少加参术以补脾；肺燥之极，热盛咳频，则于补脾药中，少加阿胶以润燥。治龙雷之火，全以收藏为主。

病有胃经受病，而胃脉反不见其病，只是上下两傍心肾肝肺之脉，时时另

起一头，不安其常。此非上下两傍之见病端也，乃中央气弱，不能四运。如母虚子失乳，故见饥馁之象耳。治宜四君子以理脾胃，则中央之枢轴转，而四畔之机关尽利矣。

人之阴气衰，则不能自主，而从阳上升。凡其泄越者，皆身中之至宝，向非收拾归元，将何底极？是以《事亲养老》诸方，皆以温补下元为务。诚有见于老少不同治，少年人惟恐其有火，高年人惟恐其无火。无火则营运艰而易衰。是火者老人性命之根，未可以水轻折也。昔贤治喉干，谓八味丸为圣药，譬之釜底加薪，则釜中津气上腾。可见下虚者，不但真阴虚，究竟真阳亦虚。盖阳气以潜藏为贵，藏则勿亢，藏则可久。惟真阴一虚，则孤阳失守，上浮为热。苟收而摄之于下，则口中之浊痰，鼻中之浊涕不作，而口中之津液常生矣。

凡治气之原有三：一曰肺气，肺气清则遍身之气肃然下行；一曰胃气，胃气和则胸中之气亦易下行；一曰膀胱之气，膀胱之气壮则能吸引胸中之气下行。是以膻中之气乱而即治，扰而即宁者，赖此三气为输运。若三气反干，则于胸膈为紧为胀，可胜道哉。然尚有一吃紧关头，人身胸中空旷如太虚，地气上为云，必天气降为雨，地气始收藏不动，此义首重在膀胱。膻中位于膈内，膀胱位于腹内。膀胱之气化则空洞善容，而膻中之气得以下运；不化则腹已见胀，膻中之气安能下达耶？然其权在于葆肾，肾气动必先注于膀胱，膀胱满胀势必奔于胸膈；肾气不动则收藏愈固，膀胱得以清静无为，而膻中之气注之不盈矣。

丹溪等方书，说病在左血多，病在右气多。教人如此认证，因起后执着。《内经》则无此说，《内经》但言：左右者，阴阳之道路。夫左右既为阴阳往还之道路，何尝可偏执哉？况左半虽血为主，非气以统之则不流；右半虽气为主，非血以丽之则易散。故肝胆居左，其气常行于右；脾胃居右，其气常行于左，是以生生不息也，故凡治一偏之病，法宜从阴引阳，从阳引阴，从左引右，从右引左。盖观树木之偏枯者，将溉其枯者乎？抑溉其未枯者，使荣茂而因以条畅其枯者乎？张隐庵曰，《灵枢·本输》篇曰：少阳属肾，肾上连肺，故将两脏。盖少阳乃三焦之生气，发于右肾上合包络，为相火之原。左肾属水，上连于肺，故为两脏也。又本藏篇曰：肾合三焦、膀胱。盖右肾之气上合于心主包络，而为一脏。又《素问·咳论》曰：肾咳不已，则膀胱受之。久咳不已，则三焦受之。是《内经》止曰肾，原无命门之名。盖以一肾合三焦，一肾合膀胱，是为两脏而配合两腑者也。

春伤于风，夏生飧泄。秋伤于湿，冬生咳嗽。东方生风，春之气也。中央生湿，土之气也，主于夏秋之交，故曰秋伤于湿。阳受风气，阴受湿气。风乃阳邪，故伤于风者，上先受之。阳病者，上行极而下，故春伤于风，夏生飧泄

。湿乃阴邪，故伤于湿者，下先受之，阴病者，下行极而上，故秋伤于湿，冬生咳嗽。此天地阴阳之邪，随人气之上下升降者也。冬伤于寒，春必病温。夏伤于暑，秋必 疟。夫温病、疟病，皆邪伏于内而后发者。寒乃阴邪，冬时阳气内盛，故邪伏于外，在皮肤之间。至春阳气长盛，外伏之阴邪与阳相遇，邪正相搏，寒已化热，故春发为温病也。暑乃阳邪，夏时阳气在外，里气虚寒，故邪伏于里，在募原之间。至秋阴气长盛，内伏之阳邪与阴相遇，邪正相持，故发为往来寒热之 疟。此天地阴阳之邪，随人气之内外出入者也。

柯韵伯曰：人知火能生土，而不知水能生土；知土为水仇，而不知水为土母；但知脾为至阴，而不知胃为元阳。盖阳明火气所钟，故主燥化。太阴湿土，真阴之所生，是水之子也。真阴之主，故名太阴；水精所成，故主湿化。阳道主实，又主热，热实相搏，则胃实而地道不通；是以六经亡津液而胃中干燥者，皆得转属于阳明，而阳明则无所复传，是即阳明燥化之为病。此知胃燥反传于脾之说，谬矣。阴道主虚，又主寒，虚寒相搏，则腹满而下利益甚。凡五脏受病自利不渴者，咸属太阴。若脾家实，腐秽反自去，是即太阴湿化之为患。此知脾强反为脾约之说，非矣。土有燥气，所以生金，则燥土是燥金之父也。土有湿气，所以养金，则湿土是肺金之母也。无火则土不生，无水则土亦不生，土不燥则金不生，土不湿则金亦不生，此水火互根，刚柔相须之理也。

喻嘉言曰：今人学识未广者，见烦热枯燥等证，不敢用附子者，恶其以热助热也。孰知不藏精之人，肾中阳气不鼓，精液不得上升，故枯燥外见，才用附子助阳，则阴气上交于阳位。如釜底加火，釜中之气水上腾，而润泽有立至者。仲景方辄用附子一枚，今人亦不敢用一钱，总由其识之未充耳。

仲景用桂枝汤以和荣而解肌，此定例也。然不但为太阳中风本药，即少阴经之宜汗者，亦在取用。其最妙处，在用芍药以益阴而和阳。太阳经之荣卫，得芍药酸收，则不为甘温发散所逼，而安其位也。至若少阴，则更为阴藏而少血。所以强逼少阴汗者，重则血从耳目口鼻出，而竭厥可虞；轻亦小便不利，而枯涸可待。用药自当知芍药之例，倍加益阴以和阳。所用桂枝，多入地黄，以匡芍药之不逮，此比例之法也。

程郊倩曰：人身以阳气为主，生身之源在此，切须从脉去照顾。浮阳多从证上见出假有余，真阳自从脉上见出真不足，万不可以假乱真也。

卷二 脉要集

《内经》脉要（并附名公诸论注）

诊法常以平旦，阴气未动，阳气未散，饮食未进，经脉未盛，络脉调匀，气血未乱，故乃可诊有过之脉。

切脉动静，而视精明，察五色，视五脏有余不足，六腑强弱，形之盛衰

，以此参伍，决死生之分。

切脉动静，诊阴阳也。视目精明，诊神气也。察五色变现，诊生克邪正也。观脏腑虚实，以诊其内；别形容盛衰，以诊其外。故凡诊病者，必合脉色，内外参伍以求，则阴阳表里寒热之情无所遁，而先后缓急真假逆从之治必无差，故可以决生死之分。

知丑知善，知病知不病，知高知下，知坐知起，知行知止，用之有纪，诊道乃具。

凡此数者，皆有对待之理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故凡病之善恶，形之动静，皆所当辩。能明此义，而用之有纪，诊道斯备。

微妙在脉，不可不察，察之有纪，从阴阳始，始之有经从五行生，生之有度，四时为宜，补泻勿失，与天地如一，得一之精，以知死生。

阴阳五行，四时脉之正反所不能离，离则无从补泻。所谓一之精，天人一理之精微也。故知此之所以然者，是谓得一则知人之生死矣。

持脉有道，虚静为保。

虚静二字，诊家当关一句：虚者，廓然无我，胸无一字之预留；静者，游神寂寞，前无一意之或杂，然后可诊有过之脉。

春日浮，如鱼之游在波；夏日在肤，泛泛乎万物有余；秋日下肤，蛰虫将去，冬日在骨，蛰虫周密，君子居室。故曰：知内者按而纪之，知外者终而始之。此六者，持脉之大法。

脉从四时，弦洪毛石。《内经》并之胃气，而各形容其妙，使人可思可悟，而又兼内外以诊：内则藏气藏象有位，故可按而纪之；外则经气经脉有序，故可终而始之。四时内外，六者之法，则脉之时动，病之所在。或内或外，皆可知之。

尺内两傍，则季肋也。

此言气口左右三部候脉法也。

柯韵伯曰：季肋之位，在章门（穴名），后包于腹，前合于脐，天枢（穴名）之分，带脉所束。古圣欲明气口成寸之义，将分肺脉三部，以候五脏。而先提此句者，以气口独为五脏主，而脏气会季肋故也，夫脉之有尺，如木之有根。季肋包于肾外，人之元气在肾，包含全赖乎季肋。前贤只讲得脉会太渊，而不审脏会季肋，仲景所谓按寸不及尺也。经曰：善调尺者，不待于寸。此尺内两傍诊季肋也。

尺列以候肾，尺内以候脾中。

人身背包乎外，胸腹隐于手足之里，故两肾附于背脊者，谓之外。二肠、膀胱、三焦之在腹者，谓之内，故内以候腹中，所谓腹中者，凡大小肠、膀胱

、命门皆在其中矣。

中附上，左外以候肝，内以候膈；右外以候胃，内以候肺。

柯韵伯曰：从尺而上之，故以为附上，即尺前膈骨，所谓关也。肝居左而近背，故外候；膈在胸中，故内候，人之有膈，前齐鸠尾，后齐权骨，所以膈中下焦之浊气，不使上熏心肺，而伤清阳之气，心肺居膈上，肝、脾、肾居膈下，五脏俱注于膈，肺、脾、肾、胆之脉俱贯膈而上，肠、胃、心、肾、包络、三焦之脉从膈而下，是十一经必由之道也。越人废而不讲，故后人不知此义。

上附上，右外以候肺，内以候胸中；左外以候心，内以候膻中。

柯曰：上附上，谓寸也，心居肺下，而位于中，肺偏于右，是心居肺左矣。心肺俱近背，故俱外候。

胸中主宗气，膻中主包络相火之气，在中，故内候。此三部中上部天一候之法耳。《难经》不审气口候阴，以六腑配三部之中，胸、膻、膈、腹废而不讲矣。

前以候前，后以候后，上竟上者，胸、喉中事也；下竟下者，少腹、腰、股、膝、胫、足中事也。

喻嘉言曰：上古神圣首重切脉，《内经》部位分明。后人以心与小肠为表里，遂举越人之言以定部位。不知此可论病机，如心遗热于小肠，遗热于大肠之类，不可以定部位也。

《内经》尺里以候腹中，尺外以候肾二语，已尽其义。盖胸中属阳，腹中属阴，大肠、小肠、三焦、膀胱所传渣滓水液，惟腹中是其位置，非若胃为水谷之海。清气在上，胆为决断之官，静藏于肝，为十一藏之所决，可得部之于中焦也，至于上焦，重重膈膜，惟心肺得以居之，所谓膈育之上，中有父母是也。二肠浊秽之腑，与膈上清阳迥不相通，岂可因外络连属；反谓寸之清阳上浮为腑，沉者为脏？经所谓脏真高于肺者，乃脏真高于大肠矣。且左浮为小肠脉，沉为心脉，是水中污泥反浮于莲花之上，有是理乎？若膻中为臣使，包裹而络于心下，以寄心君喉舌之司，下膈历络三焦，与手少阳之脉散络心包，正见心胞相火与少阳相火相输应也。心胞关系之重，是亦以待分手经之一，而可称为脏耳。

罗东逸曰：喻说二肠，止明部之不当，未尝明其脉之谬也。今姑以《脉经》之所谓阴阳，即其所谓而辨之。其曰：呼出心与肺，吸入肾与肝。又曰：关前为阳，心肺主之；关后为阴，肝肾主之。又曰：脉浮而大散者心，脉浮而短涩者肺。是心肺主阳而出关前，为浮而呼出；肾肝主阴出关后，为沉而吸入者也。

今其书百条，乃曰左寸阳实者，小肠实也；阳虚者，小肠虚也；阳绝者，小肠绝也；左寸阴实者，少阴实也等语。夫浮而大散者为心脉，为关前，主阳矣。其脉之有虚、实、绝，皆以为阴。而杜撰一小肠之虚、实、绝为阳，而加以心脉之上，则小肠之阳脉当作何状，得加于浮大而散之上耶？且右脉浮涩而短，又以为阴，彼大肠阳脉更当作何状？而云虚实与绝也，终《脉经》竟无一举二肠脉据者。不宁唯是，候外感风寒，必于左寸，则又太阳、膀胱与小肠同居左寸，俱在心之上矣。其瑕不攻自破，特莫之觉耳。

卷二 脉要集

平人脉准

罗东逸曰：刘守真尝为《脉原》，以脉行同五脏四时之迁流，不知《内经》已极详矣。而原脉之所以，则仍未之讲也。夫脉为人之神，气血之本，而见于营之行。营之行，其根原有二：一出于中焦之谷神，化精液以输肺，肺主治节，以施隧道，故营血之能通流，实胃气为之充彻，此脉之本于胃气也；一起于太冲，出少阴肾，下汇血海于厥阴，上发真阳于太阳，此太冲之精气，能灌溉十二经，皆得于阳明胃之盛气同驻中焦，共为宗气，与营俱行于十二经，而备五十营。故脉至五十营，则先后天之气合，而五脏之真备矣，以是上朝于肺，肺统行之，会于太渊。故曰：气口成寸，以决生死。决死生者，以气口能显胃气，形藏真，占四时，度六部。而有诸中者，必形于外，无差忒，此脉之所以为人之神也。

《内经》论脉，必自下而起，推始以季胁，以次附上，定其部伍。自肘中曲池，量至神门，得一尺为尺。自尺至寸，得一寸为寸。其诊先尺后寸，先阴后阳者，以人阴阳皆起于足下，五脏之气会于章门，章门在季胁之次，脉从三阴起，足三阳而上之，先会于此，故《内经》诏人以脉必自下而上也。

然诊之精微，其占亦有二：一呼脉行三寸，一吸脉行三寸，呼吸脉行六寸，常流无间，昼夜六时，而为五十营，此以流行者占之也。五十动不一代，乃为生人之太和；不及是者，脏无气，命曰狂生。狂生者，反太和也。候法左以候左，右以候右，上以候上，下以候下，前以候前，后以候后，六部一定，候之不移，而以五脏为占，此以部位占之也。

原其然者，肺统元气，为心血脉之相，非独能朝百脉，亦能显百脉，脉虽借以充着，其所以能充着者，皆肺神藏真之停泓。此其中之停泓，行者居者，固有其留而为地，与人以可占者，非特一为流行而尽之也。要其元神，能常照百脉为五脏镜，以显其纯疵；故太渊一脉，五脏全体俱现。是以上下左右可占，六部可诊矣。

然人之阴阳，必奉天而应四时，故春弦夏钩秋毛冬石，虽六脉各为脏主

，而又有不得不听令于时也。此繇天人葆合，故人气有不离如此矣。

乃人又有平生之诊，阴阳之禀，气态各不同形，其脉亦异，如六阴六阳，以至老少肥瘦，相因脉异。

善脉者，先察其本原，次候其胃气，藏真于四时之正，乃生平老少之分，而后及其病脉，兹四诊兼之望、闻、问，谓之七诊，而脉之道得矣。

今世以左手为人迎，此出自《难经》，叔和祖之。不知人迎者，阳明胃之本输，在结喉两傍动脉者是。

此六阳之所迎，古人于此以候六腑之阳，若以右之寸口而候之，岂人迎之所候哉？更有趺阳者，穴之动脉在足趺三寸之间，是胃脉之下行复上，与太冲之脉合，故得先后天并符之气，会合于此，为人之根柢，死生之诊，于是最切。故仲景法，趺阳与少阴同诊，并取以决百病。今人废之，此仲景所斥为按手不及足之庸工也。

岐伯曰：人一呼脉再动，一吸脉亦再动，呼吸定息，脉五动，闰以太息，命曰平人。平人者，不病也。人一呼脉一动，一吸脉一动，曰少气。人一呼脉三动，一吸脉三动而躁，尺热曰病温，尺不热脉滑曰病风，脉涩曰痹。人一吸脉四动以上曰死，脉绝不至曰死，乍数乍疏曰死。

一日一夜五十营，以营五脏之精，不应数者，名曰狂生。所谓五十营者，五脏皆受气。持其脉口，数其至也，五十动不一代者，五脏皆受气；四十动一代者，一脏无气；三十动一代者，二脏无气；二十动一代者，三脏无气；十动一代者，四脏无气；不满十动一代，五脏无气。予之短期，要在终始。所谓五十动而不一代者，以为常也，以知五脏之期。予之短期者，乍数乍疏也。

张景岳曰：《难经》曰：经言脉不满五十动而一止，一脏无气者，何脏也？然人吸者随阴入，呼者随阳出，今吸不能至肾，至肝而还，故知一脏无气者，肾气先尽也。然则五脏和者，气脉长；五脏病者，气脉短。观此，一脏无气，必先乎肾。以至二脏，三脏、四脏、五脏者，当自远而近，以次而短，则肾及肝，由肝及脾，由脾及心，由心及肺。故凡病将危，气促似喘，仅呼吸于胸中数寸之间，盖真阴绝于下，孤阳浮于上，此气短之极也，医于此际，尚欲平之，未有不随扑而灭者。夫人之死生由乎气，气之聚散由乎阴，而得以苟延者，赖一线之气未绝耳。此脏气之不可不察也。

又曰：代脉之义，自仲景、叔和，俱云动而中止，不能自还，因而复动，由是复止，寻之良久，乃复强起为代。故后世以结、促、代并言，均目之为止脉，然岂以尽其义哉！夫缓而一止为结，数而一止为促，其止或三或五，或七八至不等。此皆至数分明，起止有力。所主之病，有因气逆痰壅而为间阻者，有因气血虚脱而为续断者，有因平素禀赋而脉道不流利者，此是结、促之谓

也。至于代脉之辨则又不同，如宣明五气论曰脾脉代，脏腑病形篇曰黄者其脉代，皆言脏气之常候，非谓代为止也。又平人气象曰但代无胃曰死，乃言胃气去而真脏见，亦非谓代为止也。观此，则代本不一，各有深义。如五十动而不一代者，乃至数之代，本篇所云是也。若脉本平匀，而忽强忽弱者，乃形体之代，即平人气象论所云是也。若脾主四季，随时更代者，乃气候之代，宣明五气篇所云是也。凡脉无定候，更变不常，则均谓之代，但各因其变而察其情。按本篇但言动止以诊五脏无气，未尝凿言死期。而王氏曰脉来缓而一止，一脏无气，却后四岁春草生而死云云，恐未有一脏无气尚活四岁，二脏无气尚活三岁之理，诊者辨之。

卷二 脉要集

胃脉

平人之常气禀于胃。胃者，平人之常气也。人无胃气曰逆，逆者死。

平人之常，禀气于谷，谷入于胃，五脏六腑皆以受气，有不可一刻无者。此脉之大主，四时五脏六经皆以此立，无则为逆，逆则死矣。

春胃微弦曰平，弦多胃少曰肝病，但弦无胃曰死，胃而有毛曰秋病，毛甚曰今病。脏真散于肝，肝藏筋膜之气也。

夏胃微钩曰平，钩多胃少曰心病，但钩无胃曰死，胃而有石曰冬病，石甚曰今病。脏真通于心，心藏血脉之气也。

长夏胃微软弱曰平，弱多胃少曰脾病，但代无胃曰死，软弱有石曰冬病，弱石甚曰今病。脏真濡于脾，脾藏肌肉之气也。

秋胃微毛曰平，毛多胃少曰肺病，但毛无胃曰死，毛而有弦曰春病，弦甚曰金病。脏真高于肺，以行营卫阴阳也。

冬胃微石曰平，石多胃少曰肾病，但石无胃曰死，石而有钩曰夏病，钩甚曰今病。脏真下于肾，肾藏骨髓之气也。

人以水谷为本，故人绝水谷则死，无胃气亦死。所谓无胃气者。但得真脏脉不得胃气也。

罗东逸曰：经云：饮食入胃，脉道乃行。又曰：脉得食即高。故知脉道之行，待此而起。此胃气者，精气神三宝之神粮，而荣卫之根据也。为气流营溢卫合精，而神行于脉，五脏四时待此而得其平者也，故其气昌大于春夏，收敛于秋冬，皆稍更改，历四时以应令，故微见微弦、微钩、微软、微毛、微石。要其以微言者，正以状其胃气之充壮鼓行。要其不违四时，故不免有奉令脉，然不尽变其本气，故皆曰微也。

若此气稍有衰飒，即所云弦、钩，软、毛、石之多而胃少也，胃少则五脏之真不能充，而本脏自病，何怪也。夫弦、钩、软、毛、石五者，乘时而见

，何尝不正？惟稍见偏胜，遂已成为脏病。况其已甚者，无胃而单见也，故曰死也。又若春之胃而见毛，毛与弦反，而乃见之于春，是胃之不能相为于肝，而存弦令，反受克于毛，则胃之衰已甚矣。其曰至秋病者，前此春夏三阳得令，皆能扶我，至秋则胃不能胜而为病也。若毛甚则胃家之太和已戕，即曰今病，即今不能掩其恶也。此脉之根本源头，诊家第一首事，不可不察也。

脏真者，即胃气也。胃气何以为脏真？以五脏得此，而后能立五行之体，主四时之行，主筋膜、血脉、肌肉、骨髓、荣卫、阴阳之气。脏无此则不真，故必须胃气以为脏真，而后能散、能通、能濡，能高、能下。苟谷神之不至，则五脏之魂游而魄散矣。此真脏也，故曰死。

卷二 脉要集

四时脉

岐伯曰：春脉者肝也，东方木也，万物之所以始生也，故其气来，软弱轻虚而滑，端直以长，故曰弦，反此者病。其气来实而长，此为太过，病在外；其气来不实而微，此谓不及，病在中。

人身胃气充足，太和洋溢，至春而少阳生，未有不应者。盖人禀天气，既在阴阳之中，天气至则人气亦符，故六脉皆奉之，所以主春而为弦。夫弦者，东方少阳木气也，万物之所始生，人之肝主之，以阳之少，故其气软弱轻虚，端直以长，此为正气之和者也，反此则病矣。实强为弦之过，不实而微为弦之不及。过则病在外，外为有余，为外感；不及病在中，中为不足，为内伤。下准此。

春脉太过，则令人忽忽眩冒而巅疾；其不及，则令人胸痛引背，下则两胁满。

夏脉者心也，南方火也，万物之所盛长也，故其气来盛去衰，故曰钩，反此者病。其气来盛去亦盛，此为太过，病在外；其气来不盛去反盛，此谓不及，病在中。太过则令人身热肤痛，为浸淫；其不及则令人烦心，上见咳唾，下为气泄。

秋脉者肺也，西方金也，万物之所以收成也，故其气来，轻虚以浮，来急去散，故曰浮，反此者病。

其气来，毛而中央坚，两傍虚，此为太过，病在外；其气来，毛而微，此谓不及，病在中，太过则令人逆气而背痛，愠愠然；其不及则令人喘，呼吸少气而咳，上气见血，下闻病音。

冬脉者肾也，北方水也，万物之所以合藏也，故其气来沉以搏，故曰石，反此者病。其气来如弹石，此谓太过，病在外；其去如数者，此为不及，病在中。

如数者，动止疾促，真阴亏损，有似紧数。然愈虚则愈数，原非阳强实热之数，故云如数。此辨之深矣。

冬脉太过，则令人解，脊气痛而少气不欲言；其不及则令人心悬如病饥，眇中清，脊中痛，少腹满，小便变。

帝曰：四时之序，逆从之变异也，然脾脉独何主？岐伯曰：脾脉者土也，孤藏以灌四旁者也。善者不可得而见，其恶可见。其来如水之流者，此谓太过，病在外；如鸟之啄者，此谓不及，病在中。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；其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，名曰重强。

以上所以明令脉也，人在气交之中，循环六气之内，历其温热凉寒，本其生长收藏，故人之脏必起而应之。其于四时，各举一脏为主，而无四脏之诊者，令之所至，四脏之气无不从之，此以知天时之不可违，而无不奉令也。所谓弦、钩、毛、石各以其微，以胃气之充，而各致其和也。苟非其然，太过不及皆成病。气太过，应有外邪，故云病在外；不及，斯为内伤，故云病在内。要以胃气存亡，即为奉行得失，其有得失，虽令在所不救矣。

卷二 脉要集

五脏脉

夫平心脉来，累累如连珠，如循琅，曰心平，夏以胃气为本；病心脉来，喘喘连属，其中微曲，曰心病；死心脉来，前曲后居，如操带钩，曰心死。

琅，似珠盛满滑利，即微钩之义也。喘喘连属，急促相仍也。前曲者，谓轻取则坚强而不柔；后居者，则牢实而不动，如持革带之钩，全失冲和之气，是但钩无胃，故曰心死。

平肺脉来，厌厌聂聂，如落榆荚，曰肺平，秋以胃气为本；病肺脉来，不上不下，如循鸡羽，曰肺病；死肺脉来，如物之浮，如风吹毛，曰肺死。

厌厌聂聂，众苗齐秀貌。如落榆荚，轻浮和缓貌，即微毛之象也。不上不下，往来涩滞也。如循鸡羽，轻浮而虚也，亦毛多胃少之义。如物之浮，空虚无根也。如风吹毛，散无绪也，亦但毛无胃之义。

平肝脉来，软弱招招，如揭长竿末稍，曰肝平，春以胃气为本；病肝脉来，盈实而滑，如循长竿，曰肝病；死肝脉来，急益劲，如新张弓弦，曰肝死。

平脾脉来，和柔相离，如鸡践地，曰脾平，长夏以胃气为本；病脾脉来，实而盈数，如鸡举足，曰脾病；死脾脉来，锐坚如鸟之喙，如鸟之距，如屋之漏，如水之流，曰脾死。

和柔，雍雍不迫也。相离，匀净分明也。如鸡践地，从容轻缓也。此即冲和之义。实而盈数，强急不和也。如鸡举足，轻疾不缓也。前篇言弱多胃少，此言实而盈数，皆失中和之气，故曰脾病。鸟喙、鸟距，坚锐不柔也。屋漏

，点滴无伦也。水流，去而不返也。是皆脾绝怪脉，但代无胃。

平肾脉来，喘喘累累如钩，按之而坚，曰肾平，冬以胃气为本；病肾脉来，如引葛，按之益坚，曰肾病；死肾脉来，发如夺索，辟辟如弹石，曰肾死。

喘喘累累，如心之钩，阴中藏阳，而得微石之义。引葛，坚搏索连也。按之益坚，石甚不和也。

索若相夺，甚劲又甚。弹石，其坚可知，但石无胃也。

真肝脉至急，如循刃，责责然，如按琴瑟弦，色青白不泽，毛折乃死。真心脉至，坚而搏，如循薏苡子累累然，色赤黑不泽，毛折乃死。真肺脉至，大而虚，如以羽毛中人肤，色白赤不泽，毛折乃死。真肾脉至，搏而绝，如指弹石辟辟然，色黑黄不泽，毛折乃死。真脾脉至，弱而乍数乍疏，色黄青不泽，毛折乃死。

真脏见乃死也。

青本木色，而兼白不泽，金克木也，五脏准此。然率以毛折死者，皮毛得血气而充，毛折则精气败矣，故皆死。

柯韵伯曰：经云：能合色脉，可以万全。取色脉之相应也。又云：色夭不泽，谓之难治。今见本脏色，又兼见相胜之色，且天然不泽，是色脉之不相应也。虽云肺朝百脉，输精于皮毛，毛脉合精，留于五脏，气归权衡，今毛折是精气不输皮毛也，毛脉之精不合矣。此色诊之易见也。

见真脏曰死，何也？岐伯曰：五脏皆禀气于胃，胃者五脏之本也，脏气者，不能自至于手太阴，必因于胃气，乃至于手太阴也，故五脏各以其时，自为而至于手太阴也。故邪气胜者，真气衰也。故病甚者，胃气不能与之俱至于手太阴，故真脏之气独见，独见者，病胜藏也，故曰死。

此论真藏而拈胃气为本，最为发明显切。夫五脏虽各有本气以主时，要必得胃气之赡养，而其真得藏焉。如心脉之累累连珠，肾脉之喘喘累累以下，皆形容其藏之得胃以为脏真，故浮而不浮，沉而不沉，急而不急，缓而不缓，有神存于其间，此能以时自为，而至于手太阴也。若喘喘连属以下，则五脏之邪气胜而真气衰矣。若胃气竭绝，已不能自至于手太阴，亦不能复藏其神而真脏见，胃家饷绝，真神孤削，故其恶见如此。是以古圣于四时五脏，皆占胃气以为本也。

鼓一阳曰钩，鼓一阴曰毛，阳胜急曰弦，阳绝而亟曰石，阴阳相过曰溜。

此言钩、弦、毛、石之正象，以为诸脉之准则也。经曰：太阳为开，阳明为阖，少阳为枢。三阳者，不得相失也。搏而勿浮，名曰一阳。此一阳者，阳之盛，即太阳也，为心家主脉，其气纯和而一，正心脉之得其平者也。钩脉主夏，故鼓一阳曰钩。

又云：三阴者，不得相失也。搏而勿沉，命曰一阴。清静为阴，而勿沉者，正清轻之谓，当敛燥金之时，而其气不沉于下，而渐收于上，清明之极，故谓之鼓一阴曰毛，此正肺脉应秋之和也。

至于弦者，本阴部厥阴之脉。厥阴为阴中之少阳，木性本达，方沉厥阴之下，与厥阴争而直上，是以阳胜急而弦。要其主春者，惟少阳令之，春生则木气已发，软弱轻虚，端直以长，斯谓之主春之弦。不然，阳之胜急，正仲景所谓残贼之脉也，弦脉本象如此，故谓阳胜急曰弦。

肾为阴中之太阴，水体沉滑之极，此为阳绝不至，而阴独至。阴独至，则至搏而沉，动而且坚，故曰石也。

若夫阴阳之相过，则阴阳之交驰者也，诸家注皆以为脾脉。然以溜言之，非脾脉之正，不可以脾言。然其脉顺而不逆，去而不滞，滑而不衰败，绝似少阳之脉，故曰溜。本文举此以明阴阳之交者耳。若夫脾脉在诸脏，善者不可得而见，故不拈出，欲人体认也。

卷二 脉要集

三阴三阳藏象脉法

太阳藏何象？岐伯曰：象三阳而浮也。曰：少阳藏何象？曰：象一阳也。一阴误文，阴藏者，滑而不实也。曰：阳明藏何象？曰：象大浮也。太阴脏搏言伏鼓也。二阴搏至，肾沉不浮也。

此名象藏者，六经之本脉也。象三阳而浮者，太阳主表，为诸阳之极盛而在上，故象三阳而浮也。

象一阳者，轻虚以滑是也，象大浮者，阳明胃气之海，其气本大而升，故象浮大也。太阴脏搏，言伏鼓者，伏言其主阴主内，鼓言其有力，所谓大而缓，不浮者也。二阴搏至，即所谓沉滑者也。其一阳藏者，滑而不实句，实一阴之误文。盖滑而不实，可言一阴，而不可言一阳。一阳者，轻虚带滑，其滑从浮见。

一阴者，滑而不实，其不实从滑见。要其地为纯阴，阳之所起，实在于此，此为阴阳相错之地，不沉为阴，故滑而不实也。

所谓三阳者，太阳也。三阳脉至手太阴，弦浮而不沉，决以度，察以心，合之阴阳之论。

所谓二阳者，阳明也。至手太阴，弦而沉急不鼓，炅至以病皆死。

一阳者，少阳也。至手太阴，上连人迎，弦急悬不绝，此少阳之病也，专阴则死。

三阴者，六经之所主也，交于太阴，伏鼓不浮，上空志心。

二阴至肺，其气归膀胱，外连脾胃。

一阴独至，钩而滑，经绝，气浮不鼓。

此六脉者，乍阴乍阳，交属相并，谬通五脏，合于阴阳，先至为主，后至为客。

前明六经之脉象，此明六部之至寸口而弦急者，当察也。太阳当浮，今乃带弦，则当约以四时高下之度而决断之，必又察以心，而合之阴阳之论。此不特太阳而然，凡五部皆然也。

阳明浮大，今弦沉急不鼓，是阴胜阳，木乘土也。若是炅至以病，是阳明之阴绝，死矣。

少阳之脉轻虚以滑，今至手太阴上出人迎，脉来弦急而长，浮露不断，则失其所以为少阳矣。若弦急太甚，是真脏脉见，谓之专阴，可以征其死也。

三阴即脾，故为六经之所主，有母万物之象，和缓基本脉。今见伏鼓不浮，则阴盛阳衰，当病上焦空虚，志心为阴所伤，皆致不足，故曰上空志心。

二阴至肺者，肾脉上行入肺，出气口，又主水，与肺行降下之令，通调水道，其气归膀胱也。肾能升降，又即与脾胃，知升降之柄，故曰外连脾胃。外者肾，对肺言，即二阴，为里之义。

一阴独至，则经绝于中，气浮于外，故不能鼓，钩而滑，但弦无胃，生意竭矣。

此六脉者，阴阳皆至于手太阳，是交属相并，谬通五脏，故能合于阴阳也。张景岳曰：六脉之交，至有先后，有以阴见阳者，有以阳见阴者。阳脉先至，阴脉后至，则阳为主而阴为客；阴脉先至，阳脉后至，则阴为主而阳为客。主先至为主，后至为客之谓也。然至有常变，有真假。常阳变阴，常阴变阳，常者主也，变者客也。变有真假，真变则殆，假变无虞，真者主也，假者客也。客主之义，有脉体焉，有运气焉，有久暂焉，有顺逆焉，有主之先而后之客者焉，诊之精妙在此。

卷二 脉要集

附六经主用发明说

罗东逸曰，人身之正，有三阴三阳之经，分主周身。然其经皆起于足，三阳为外，三阴为内。

故足太阳之经，从巅顶头项而下五行，居身之背，以至于足。足阳明从额颅颈喉而下，亦五行，居身之前，以至于足。足少阳从耳前后下胁身畔，而居身之两胁，以至于足，此足三阳之周身，所以主外也。至于三阴，足太阴为后天六经之主，足少阴为先天藏精之腑，足厥阴为阴阳生气之根，所以立人之命蒂者，尽足三阴也。

若手之六经，虽与足六经出入相连，而手少阴心，君主清静高拱，太阴肺

调元行气，包络为佐贰臣，二肠三焦，器能传化之官耳。其经位则见于两臂，地既不多，而所伤之病皆自足六经及之。此仲景于伤寒止立足六经，而不立手经，为古圣传述，为后学发蒙也。

盖手六经缘与足六经相络上下，故详之十二经。其实此六经之阴阳，皆足六经之附庸也。末学不察，见古经三阳之文，遂以膀胱与小肠双举，二阳则大肠与胃双举，辄以附庸为主用，轻重失宜。不知手经缘与足经相接，非谓附庸能与天运四时同体也。此义不明，乃自命为名家者，亦堕此云雾，为之一概。

卷二 脉要集

脉有逆从阴阳

脉有阴阳，知阳者知阴，知阴者知阳。凡阳有五，五五二十五阳。所谓阴者，真脏也，见则必败，败必死也；所谓阳者，胃脘之阳也。别于阳者，知病处也；别于阴者，知死生之期。

所谓阴阳者，去者为阴，至者为阳，静者为阴，动者为阳；迟者为阴，数者为阳。

脉有逆从四时，未有藏形，春夏而脉瘦，秋冬而脉浮大，命曰逆四时也。风热而脉静，泄而脱血脉实，病在中脉虚，病在外脉涩坚者，皆难治，命曰反四时也。

其脉绝不来，若一息五六至，其形肉不脱，真脏虽不见，犹死也。

逆从之例三条，一以反四时，一以反病体，一以形脉相反。凡逆从之见有余不足轻重，皆可知矣。

按阴阳逆从四字，是诊脉辨病之要法。诸脉异等，脏腑异情，四时异宜，死生之辨，皆以此四字别之。故胃气、四时、五脏诸脉之形，为诊家之经；阴阳逆从，为诊家之纬。

卷二 脉要集

脉之大要

夫脉血之府也，长则气治，短则气病，数则心烦，大则病进，上盛则气高，下则气胀，代则气衰，细则气少，浑浑其至如涌泉，病进而色弊，绵绵其去如弦绝者，死。诸急者多寒，缓者多热。大者多气少血，小者气血皆少。滑者阳气盛，微有热；涩者少血少气，微有寒。诸小者，阴阳形气俱不足。

脉之浮沉及与人迎寸口气大小等者，病难已，病之在脏，沉而大者易已，小者为逆；病之在腑，浮而大者易已。人迎盛者伤于寒，气口大伤于食。

沉细悬绝者为阴，盛躁喘数者为阳。

邪气来，紧而疾；谷气来，徐而和。

脉弱以滑，是有胃气。

形盛脉细，少气不足以息者死。形瘦脉大，胸中多气者死。形气相得者生。三部不调者病。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。

上下左右之脉，相应如参春者病；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数者死。中部之脉虽独调，与中脏相失者死。

中部之脉相减者死。

沉甚曰病，弦甚曰病，涩甚曰病，数甚曰病，参见曰病，复见曰病，未去而去曰病，去而不去曰病，反者死。

色脉已定，别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调其脉之缓、急、小、大、滑、涩，而病变定矣。

张景岳曰：脉之见象，阴阳而已。本经谓三阳搏而勿浮，三阴搏而勿沉，是则虽有一阳、二阳、三阳之分，而总在勿浮之例；虽有一阴、二阴、三阴之分，而总在勿沉之例。可见胃气之本，不大不小，不浮不沉，不迟不数，滑而不涩，此太和之人也。一自邪气胜而正气衰，胃气竭而脏气见，遂有太过不及之病形与脉象俱见，于是有浮、沉、大、小、缓、急、滑、涩八者之脉见。夫八者之脉，皆病脉也，然各有所主，有于中者必形于外，要其微甚悬绝之相去，即可得之气血多少，死生之诊。故其诊法虽有不同，而大要则有所定，所谓知要者一言而终也。

卷二 脉要集

推按法

推而外之，内而不外，有心腹疾也。推而内之，外而不内，身有热也。推而上之，上而不下，腰足清也。推而下之，下而不上，头项痛也。按之至骨，脉气少者，腰脊痛而身有痹也。

此系以手推病法，亦诊例也。

柯韵伯曰：按脉内侧推而外，欲候筋骨、气血、肌肉等病，脉反内着，知病已在内，故牢不可移，是胸腹有积聚为患，故脉如是也。推脉外侧而内求之，以候胸腹诸病，指欲内而脉反外鼓，是病已外发，气从外向，形身有热，为可证矣。

寸脉为阳而主降，反脉为阴而主升，天地气交，火既济之理也。按寸推而上之，究其胸喉以上之病，其脉气上而不下，是阳虚而不降，则阴中无阳，腰足清也。按尺推而下之，究其小腹腰股膝胫中病，其脉下而不上，是阴虚而气不上升，阳中无阴，头项痛可知也。

不内不外，是脉气有余；不上不下，皆因脉气不足。然阴阳外降以为和，及其偏胜，则阳下陷入阴中而发热，阴气上入阳中而脑髓恶寒，更可以上下之法神而明之矣。

按之至骨，所以候肾。举指不实，便是少气，肾附腰脊，故痛，精髓不足，故身有痹也。

卷二 脉要集

脉主病

粗大者，阴不足阳有余，为热中也。来疾去徐，上实下虚，为厥巅疾。

粗大者，浮洪之类，阳实阴虚，故为内热。上实者寸盛，下虚者尺弱，皆阳强之脉，故为阳厥巅顶之疾。

来徐去疾，上虚下实，为恶风也。故中恶风，阳气受也。

来之徐，知上之虚，皆阳不足也。阳虚必恶风。

有脉俱沉细者，少阴厥也。

沉细肾脉，兼数则热，阴中有火，此少阴之厥也。然愈虚则愈数。沉细之数，厥则何疑？又不可以火断也。

沉细数散者，寒热也。

沉细为阴，数散为阳，阴脉数散，阴不固也。故或入之阴，或出之阳，而为来往寒热也。

浮而散者为 仆。

浮者阴不足，散者神不守，浮而散，阴气脱，故为 仆。

数动一代者，病在阳之脉也，泄及便脓血。

数动阳脉也，一代阳邪伤其血气也，故为泄脓血。

肝满肾满肺满皆实，即为肿，肺之壅，喘而两胁满，肝壅，两胁满，卧则惊，不得小便。肾壅，胁下至少腹满，胫有大小，髀 大跛，易偏枯。

满，邪气壅滞而为胀满也。三经皆能为满，若其脉实，当为浮肿。肺居膈上，其系横出腋下，故肺壅则喘而两胁满。肝之脉环阴器布胁肋，故壅则两胁满不得小便。肝主惊，卧则愈壅，故多惊也。肾脉循内踝，上 出 ，络膀胱而上行，故壅则胁下至少腹满也。或肿或消，是谓大小跛。易偏枯，不能营运所致。

心脉满大，痫螾筋挛。肝脉小急，痫螾筋挛。

心脉满大，火有余也；火盛则血涸。故痫螾筋挛。肝藏血，小为血不足，急为邪有余，故为是病。

夫痫螾筋挛病一也，而心肝二经皆有之，一以内热，一以风寒，寒热不同，血衰一也。

肝脉鹜暴，有所惊骇，脉不至若喑，不治自己。

鹜，驰骤也。惊骇肝病，肝脉急乱，因惊而然。此特一时气逆耳，通则无喑也。

肾脉小急，肝脉小急，心脉小急，不鼓皆为瘕。

三脉细小而急，阴邪聚于阴分也，故当随经而为瘕。

肝肾并沉为石水，并浮为风水，并虚为死，并小弦欲惊。

水病有阴阳，肾肝在下，肝主风，肾主水。俱沉者阴中阴病也，石水凝结少腹，沉坚在下。俱浮者阴中阳病也，风水游行四体，泛浮于上。并虚者，一为根本，一为发生，根本空虚，有表无里，当死。

并小真阴虚，小而兼弦木邪胜，气虚胆怯，故为欲惊。

肾脉大急沉，肝脉大急沉，皆为疝。

疝者，寒气结聚所为。急者，挟肝邪。沉者，在阴分。沉急而大，阴邪盛也。肝肾之脉络小腹，结于阴器，寒邪居之，故疝，按疝病乃寒邪挟肝邪之证，或结小腹，或结睾丸，或结于丸之左右上下。而筋急绞痛，脉必急搏者，多以寒邪结聚阴分，而挟风木之气也。经曰肝风疝，脾风疝，皆兼一风字，其必挟肝邪可知。

心脉搏滑急为心疝，肺脉沉搏为肺疝。

心脉搏滑急，寒挟肝邪乘心。肺沉搏，寒挟肝邪乘肺。

三阳急为瘕，三阴急为疝。

三阳，太阳也。三阴，太阴也。阳为瘕聚，阴为疝气。凡脉急，皆邪盛也。寒邪气聚，皆可名疝，故五脏皆有之。

二阴急为痢厥，二阳急为惊。

二阴，少阴也。二阳，阳明也。脉急者为风寒邪乘心肾，故为痢为厥；木邪乘胃，故发为惊。

脾脉外鼓，沉为肠，久自己。肝脉小缓为肠，易治。肾肝小搏沉，为肠下血，血温身热者死。心肝亦下血，二脏同病者可治，其脉小沉涩为肠，其身热者死，热见七日死。

肠，下痢也，凡心、肝、脾，肾皆主阴分，或寒湿，或热，各有所伤，乃自大肠下血，均谓肠。

血温身热者，邪火有余，真阴衰败，故死。心主血，肝藏血，故二脏于下血，同病为顺而可治。若肝脾同病，为土败木贼，其难治也明矣。小沉而涩为肠者，以阴不足而伤血也。然脉沉细不当热，今身热，是为逆。七日，六阴败尽也。

胃脉沉鼓涩，胃外鼓大，心脉小坚急，皆膈偏枯。

沉鼓涩，阳不足也。外鼓大，阴受伤也。小坚而急，心火郁而内热也，胃为水谷之海，胃气既伤，心部又病，此上下痞满，膈偏枯矣。

脉至而搏，血衄身热者死，脉来悬钩浮为常脉。

搏，脉坚强，阴虚最忌。若血衄脉搏身热，真阴败脱也。然失血之证多阴虚，阴虚之脉多浮大，故悬钩浮乃其常脉，无足虑也。

脉至如喘，名曰暴厥，暴厥者不知与人言，脉至如数，使人暴惊，三四日自己。

如数，非真数之脉，以猝动肝心之火，故令人暴惊。

心脉搏坚而长，当病舌卷不能言；其软而散，当消环自己。

心脉坚搏，肝邪乘心，脏气亏甚，少阴脉从心系上挟咽，故令舌卷不能言。搏坚之脉，皆肝邪盛也，五脏皆畏之。盖五脏以胃气为本，脉无胃气则死。凡木强者土必衰，脉搏者胃多败，故坚搏为诸脏所忌。搏之微，邪亦微；搏之甚，则几于真脏矣。故当以搏之微甚，而察病之浅深。

肺脉搏坚而长，当病唾血；其软而散者，当病灌汗，至令其不复发散也。

肺脉搏坚，邪乘肺也。肺系连喉，故为唾血。软散，肺虚不敛，汗出如水且亡阳，故不可更为发散。

肝脉搏坚而长，色不青，当病坠若搏，因血在胁下，令人喘逆；其软而散色泽者，当病溢饮。溢饮者，渴暴多饮，而易入肌皮肠胃之外也。

胃脉搏坚而长，其色赤，当病折髀，其软而散当病食痹。

胃脉搏坚，木乘土也。色赤，则阳明火盛也。木火交炽，胃经必伤，阳明下行者，从气街下行抵伏兔，故病髀如折也。软散则胃气本虚，食则气逆，滞闷不行，而为食痹。

脾脉搏坚而长，其色黄，当病少气；其软而散色不泽者，当病足胫肿，若水状也。

邪脉乘脾，脾虚无以生血，故本脏之色见，脾弱不能生肺，故为少气。若软散色不泽者，尤见脾虚，脾络内踝前廉。循骨后，故病足胫肿。若水状，以脾不制水也。

肾脉搏坚而长，其色黄而赤者，当病折腰；其软而散者，当病少血，至今不复也。

邪干肾气必衰，色黄赤为火土有余，故病腰如折也。软散则本虚，肾主水以生化津液，今肾气不化，故病少血。按五脏病脉，一曰搏坚，一曰软散，而其为病多皆不足。盖搏坚之脉，邪胜于正，是谓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，软散者，本原不足，谓正气夺则虚也。有邪致虚，无邪本虚。虚若一而病本不同，所当辨也。

阴搏阳别，谓之有子。

阴，主少阴而言。肾主子宫，胎孕之所主也。阳别者，言阴脉搏手，似乎阳邪，然其鼓动滑利，本非邪脉。盖以阴中见阳，而别有和调之象，是谓阴搏

阳别也。然犹当察孕妇之强弱老少，及平日之偏左偏右，尺寸之素强素弱，斯足以尽其义矣。

脉急者，曰疝瘕少腹痛。脉滑曰风。脉涩曰痹。缓而滑曰热中。盛而紧曰胀。

缓因胃热，滑以阳强，故病热中。缓谓纵缓之状，非迟也。盛则中气滞紧，则邪有余，故为胀也。

阴阳虚，肠死。

阴阳虚，尺寸俱虚也。胃气不留，魄门不禁而阴阳虚者，脏气竭也。故死。

阳加于阴，谓之汗。

阳言脉体，阴言脉位，汗液属阴，而阳加以阴，阴气泄矣。

阴虚阳搏，谓之崩。

阴虚，沉取不足；阳搏，浮取有余。阳实阴虚，故曰内崩失血。

三阴俱搏，二十日夜半死。二阴俱搏，十三日夕时死。一阴俱搏，十日平旦死。三阳俱搏且鼓，三日死。三阴三阳俱搏，心腹满。发尽不得隐曲，五日死。二阳俱搏，其病温，死不治，不过十日死。

三阴俱脾肺也。搏即真脏之击搏。二十日，肺脾成数。夜半阴极气尽，故死。二阴俱心肾也。十三日，心肾之成数。夕时阴阳相半，水火分争也。一阴俱心主与肝也。平旦木火旺极，而邪更甚，故死。三阳俱手足两太阳也。水一火二，故死。在三日，既搏且鼓，阳邪盛极矣。三阴三阳，四脏俱搏，则上下俱病。故在上则心腹满胀，至于发尽；在下则不得隐曲，阴道不通也。四脏俱病，惟以胃气为主，五谷尽而死矣。

二阳俱，大肠胃也。独阙一阳，必脱简。

卷二 脉要集

病主脉

脉虚气虚尺虚，是谓重虚。气虚者，言无常也。尺虚者，行步然。脉虚者，不象阴也。如此者，滑则生，涩则死。

气虚，语言轻微。尺虚，筋脉无力。脉虚亡血可知，故云不象阴也，滑则血未亡，故生。

寒气暴上，脉满而实，实而滑则生，实而逆则死。

脉满而实，伤寒之脉，尺寸俱紧也，逆，涩也。滑则阴血不亏。阴虚则涩，不任大寒也。

脉浮而涩，涩而身有热者死。

涩为无血，浮而身热，为邪盛，为孤阳。不必问四时，死。

乳子而病热，脉悬小者，手足温则生，寒则死。乳子中风热，喘而肩息者，脉实大也，缓则生，急则死。

乳子，婴孩也。病热而脉悬小，阳证得阴脉，为大禁。乳子为纯阳，故手足温者生。脉实大而缓，为有胃气，故生。

肠 便血，身热则死，寒则生。肠 下白沫，脉沉则生，脉浮则死，肠 下脓血，脉悬绝则死，滑大则生。肠 之属，身不热，脉不悬绝，滑大则生，悬涩者死，以脏期之。

肠 便血，赤痢也。身热则血败，而孤阳独存，故死。寒则营气未绝。故生。白沫，白痢。沉则阴气无伤，浮则无阴而虚阳上泛，此死生之判也。脓血，赤白痢也。悬绝，搏而无胃气也。滑为阴血，大为阳气，气血得存，故生。悬涩，异常涩也。肠 之久，大肠之气将绝，故自显其真脉。以脏期之，则丙、丁、午、未，其期也。

癰疾脉搏大滑，久自己；脉小坚急，死不治。癰疾之脉，虚则可治，实则死。

搏，过于有力也，此为肝实。大为气有余，滑为血有余，故久自己。若脉来小而坚急，则肝之真脏脉也，绝无胃气，故死不治。虚则邪气微，实则邪气盛，故虚可治。

消瘴脉实大，病久可治；脉悬小坚，病久不可治。

消瘴，消中而热，善饮善食也。脉实大，真气未漓。脉悬小坚，则胃气已竭，病久则死。

病温，汗出辄复热，而脉躁疾，不为汗衰，狂言不能食，病名阴阳交，死。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，此阴脉之极也，死。其得汗而脉静者，生。热病脉尚躁疾而不得汗者，此阳脉之极也，脉躁疾得汗静者，生。

卷二 脉要集

诊法脉案

人有胃脘痛者，诊当何如？曰：诊此者当候胃脉，其脉当沉细，沉细者气逆，逆者人迎甚盛，则热。

人迎者胃脉也，逆而盛，则热聚于胃口而不行，故胃脘为痛也。

此下六条，皆《内经》脉案，教人以诊之法也。诊者无失色脉，而于脉尤当从容比类，循上及下以求索之，而得其病情。若此条胃脘有痛，当候胃脉。今胃脉即沉细，则胃气不升。人迎在上而盛，则热聚于上而不行。此以本经上下推求而得之也。

有病厥者，诊右脉沉而紧，左脉浮而迟，病主安在？歧伯曰：冬诊之，右脉固当沉紧，此应四时；左脉浮而迟，此逆四时。在左当主病在肾，颇关在肺

，当腰痛也，少阴脉贯肾络肺，今得肺脉，肾为之病，故肾为腰痛之病也。

病厥者左右脉既不伦，则以逆四时者推之。在左则当主肾，以冬令肾为主也，况当腰痛，则诚肾厥矣。

此以时令逆从而推得之者也。

有癰者，一日数十溲，此不足也。身热如炭，颈膺如格，人迎躁盛，喘息气逆，此有余也。太阴脉细微如发者，此不足也。其病安在？曰：病在太阴，其盛在胃，颇在肺，病名曰厥，死不治，此所谓五有余二不足也。五有余者，五病之气有余也；二不足者，亦病气之不足也。今外得五有余，内得二不足，此其身不表不里，亦正死明矣。

癰者气化不及州都，而外证如炭如格，躁盛，喘息气逆，皆以阳盛。或人独太阴脉细如发，则知太阴肺气不得下输膀胱，是中虚已极，已从脉细微见之。而外五有余，此格阳之诊也，故病名厥。日死不治，此从脉细与病癰二不足者决之也。

有人头痛筋挛骨重，怯然少气，哆噫腹满，时惊不嗜卧，此何脏之发也？脉浮而弦，切之石坚，所以三脏者何也？曰：夫从容之谓也。年长则求之于腑，年少则求之于经，年壮则求之于脏。今子所言皆失，八风菀热，五脏消铄，传邪相染。夫浮而弦者，是肾不足也。沉而实者，是肾气内着也。怯然少气者，水道不行，形气消索也。咳嗽烦冤者，是肾气之逆也。一人之气，病在一脏也。若言三脏，不在法也。

此条为证多端，头痛筋挛可入太阳，哆噫腹满可入太阴，时惊不嗜卧可入阳明。而脉则浮弦石坚，又可疑浮为太阴，弦为厥阴，石坚为少阴。只以骨重、怯然少气为的属少阴，故诸证皆决于肾也。其浮为有表无里，弦为肾不养肝，石坚则肾之内着，可知是诸证皆不归元之诊也。此从其病根所在而断之也。

有人四肢懈惰，喘咳血泄，而诊以为伤肺，切脉浮大而紧，粗工下砭石多出血，血止身轻，何也？曰：子治与此病失矢。夫圣人之治，循守法度，援物比类，化之宣之，循上及下，何必守经。今夫脉浮大虚者，是脾气之外绝，去胃外归阳明也。夫二火不胜三水，是以脉乱而无常也。四肢懈惰，此脾精之不行也。喘咳者，是水气并阳明也。血泄者，脉急血无所行也。以为伤肺，不引比类。夫伤肺者，脾气不守，胃气不清，经气不为使，真脏坏决，经脉旁绝，五脏漏泄，不衄则呕，此二者不相类也。

病见四肢懈惰，喘咳血泄。切脉浮大而紧，大为脾脉，带浮而紧，则脾伤气不内归，故喘咳血泄，如所指言者。若以为肺伤，不惟无此脉证，亦无此诊矣。经脉傍绝，五脏漏泄，不衄则呕，盖其证已与伤脾殊，此从其比类以知之也。

诊得心脉而急，此为何病？曰：病名心疝。少腹当有形也。心为牡脏，小肠为之使，故曰，少腹当有形也。

诸急者多寒，心脉独急，宜结寒于心。然心牡脏，卒不得结，必结于小肠，以小肠为其使，故当移之于此也。此得之以心不受病，而知病之移于使也。诊家之治法，不可概列枚举，就《内经》脉案而悟之，斯过半矣。

卷二 脉要集

附：脉诊总论

罗东逸曰：经云：微妙在脉，不可不察。古今察脉之精。莫过《内经》。《内经》之诊法甚详，脉法甚约。自叔和《脉经》兴，而脉象繁，为二十四，撰出七表八里九道之名，以为诊病莫尽于此。不知名象愈繁，诊道莫准，将求精而愈失之。盖由不知脉为胃气之本源，其阴阳精要即相为对待，相去悬绝之间，有甚精之察，而不必多名象之求也。

夫诊脉求病，求其病之表里寒热虚实顺逆而已。《内经》说脉，止于浮、沉、缓、急、大、小、滑、涩八脉，特于对待、微甚、悬绝，着其相去之二等，而脉之情尽变极，察之极精。及仲景，又兼以阴阳着脉为十，以浮、数、动、滑、大为阳，沉、涩、弱、弦、微为阴。而察阴阳之法，又莫过于此。于是诊脉之精，至此大备。

何以言之？人之先天本于阴阳，而阴阳复生于胃气，惟谷神兴而营气足，故脉行焉。中涵先天四时五脏之正，而养于胃气，以微见其间，是以脉常有神，而可诊以阴阳逆从之法。故阴阳逆顺之法，必首诊其胃气、五脏、四时。诊胃气者诊其力，诊五脏者诊其神，诊四时者诊其顺。

何谓力？胃之在三阳，搏而勿浮；在三阴，搏而勿沉。其为洪圆有力，阴阳两和，是平胃脉也。四时而闰以太息，为五至，于何有病？此谓有力。若胃气衰耗，已先见不搏而浮沉矣。何谓神？五脏五神而主五行，则恒见微弦、微钩、微软、微毛、微石之平衡，所谓脏真也。过则相凌，弱则受克而藏神失，再过则真脏现矣，此谓有神。何谓顺？五脏以胃气各自主时而奉天令，故春肝、夏心、秋肺、冬肾，如天之被物，生、长、化、收、藏。以一旺主时，而群脏从焉，毋得以错连事见者，所谓顺也。反顺则为逆矣，逆时则逆脏，并逆胃矣；此谓以顺。是三者病本之诊也。

于是审其阴阳，以别柔刚，而知其逆顺之所在。是以别于阳者，知病起时；别于阴者，知死生之期。

此诊之大源，不可不知也。

嗣是乃有相去之三诊，则于其病情而知之。一法为对待，如浮沉对待，缓急、大小、滑涩各对待，皆两不相侔，判然可识者也。一法为微甚，从对待而

推之，或甚浮微浮、甚沉微沉之过不及，以从容而知之也。

一法为悬绝，如太过、三倍、四倍、不及之迥绝、绝无之殊。此为关格、真脏之见脉，可察而辨也。辨其对待，以察生克；辨其微甚，以察间甚；辨其悬绝，以察生死。而又察仲景之阴阳十脉。合而察之，前三法为经，后四法为纬。不待多脉之名象。而死生顺逆之机，了若指掌矣。

卷二 诸家脉论附

张景岳脉神章

脉者，血气之神，邪正之鉴也。有诸中必形诸外，故血气盛者脉必盛，气血衰者脉必衰。

无病脉正，有病脉乖。

人之疾病，无过表里虚实寒热六字，其中只虚实两字足以尽之。盖表症、里症、寒症、热症，无不皆有虚实，既知表里寒热，而能以虚实二字决之，则千万病情可一贯矣。

治病之法无逾攻补。用攻用补，无逾虚实。欲察虚实，无逾脉息。虽脉之浮沉主病各异，然一脉能兼诸病。一病能兼诸脉，且以诸脉中皆有虚实之变，病值危难，在乎能辨虚实，使虚实得真，则标本阴阳万无一失，或脉有疑似，必兼证以察其孰主孰客，孰缓孰急。能知本末先后，是即神之至矣。

卷二 诸家脉论附

张景岳脉神章

浮脉，举之有余，按之不足。凡洪、大，芤、革之属，皆其阳之类也，主中气虚、真阴不足。其病伤风、伤暑，为表热；或胀满不食，为喘急。其浮大为伤热，浮紧为伤寒，浮滑为宿食，浮缓为风为湿，浮芤为失血，浮数为风热，浮洪为狂躁。虽有分司，全在治法，不可执一也。虽浮为在表，然有真正风寒外感，脉反不浮者。其有紧数而略兼浮者，便是表邪，必发热无汗，身有酸疼，是其候也。若浮而兼缓，多有非表邪者。大都浮而有力有神者，为阳有余，阳有余则火必随之，或痰见于中，或气壅于上，可类推也。若浮而无力空豁者，为阴不足，阴不足则水亏，或血不营心，或精不化气，中虚可知也。若以此等为表证，则害莫大。其浮大弦硬之极，甚至四倍以上者，谓之关格。此非有神之谓，乃真阴虚极而阳亢无根，大凶之兆。凡脉见何部，当随其部而察其症。诸脉皆然。

沉脉，轻取不见，重手乃得，为阴。凡细、小、隐伏、反关之属，皆其类也。此阳郁之候，主气郁，为寒为水。其病停饮，为症为瘕、为胀实，为厥逆，为洞泄。若沉细，为少气，为寒饮，为胃中冷，为腰脚痛，为 癖。沉迟为痼冷，为精寒。沉滑为宿食，为伏痰。沉伏为霍乱，为胸腹痛。沉数为内热。沉

弦沉紧为胸腹痛。沉虽属里，然必察其有力无力，以辨虚实。沉而实者多滞气，故曰下手脉沉，便知是气。气停积滞者，宜消宜攻。若沉而虚者，因阳不达，因气不舒。阳虚气陷者，宜温宜补。

其有寒邪外感，阳为阴蔽，脉见沉紧而数，及有头痛、身热等症，且属表邪，不得以沉为里也。

迟脉，不及四至，为阴，脉凡代、缓、结、涩之属，皆相类也。主阴盛阳亏之候，其病为寒为虚。浮而迟者内气虚，沉而迟者表气虚。迟在上则气不化精，迟在下则精不化气。气寒则不行，血寒则凝滞。

若迟兼滑兼大者，多风痰顽痹之候；迟兼细小者，必真阳亏损而然：或阴寒留蓄于中，则为泄为痛；或元气不营于表，则寒栗拘挛。大都脉来迟慢者，总由元气不充，不可妄施攻击。

数脉有阴有阳，今皆以数为热。详考《内经》则曰：诸急者多寒，缓者多热。滑者阳气盛，微有热。粗大者，阴不足阳有余，为热中。缓而滑者，为热中。及《难经》云：数则为热，迟则为寒。而今世宗之。然余历验，凡内热伏火等症；脉反不数，惟洪滑有力，每如经文所言。夫数脉之辨，大约有七：一在寒邪外感，脉必暴见紧数。寒邪初感，本无热邪，所以只宜温散。惟数大滑实，阳气太重，方可言热。若数而无力，仍是阴症，只宜温中，不可作热治也。一虚损有之，凡阳虚者脉必数而无力，或兼细小，证见虚寒，温之且不暇，尚堪作热治乎？又有阴虚之数脉，必数而弦滑，虽有烦热诸证，慎用寒凉。若但清火，必致脾泄而败矣。且患虚损者，脉无不数；数脉之病，惟损最多。愈虚则愈数，愈数则愈危。若以虚数作热数，万无生理矣。一疟脉有之，疟作之时，脉必紧数；疟止之时，脉则和缓。岂作则有火，止则无火乎？且火症无止时，能作能止者，唯寒邪之进退耳，不可尽以为热。一痢脉有之，痢之作率由寒热内伤，脾肾虚损，所以脉数。但兼弦、涩、细、弱者，总皆虚数，非热数也。温补命门，百不一失。其有形症多火，年力强壮，亦必见洪、滑、实、数，乃为可清。一痈疡有之，凡脉数身无热而恶寒，饮食如常者，或身有热得汗不解者，即痈疡之候也。然疮疡之发，有阴有阳，可攻可补，亦不得尽以数为热症。一瘰疬有之，以邪毒未达也，达则不数矣。此当以虚实大小分阴阳，亦不得以数为热脉，一症瘕有之，凡积滞不行，脉必见数，若积久成痞，而致口臭牙疳发热等证者，宜清胃火，如无火症，而脉见细数者，非热矣。一胎孕有此，以冲任气阻，本非火也。当以强弱分寒热，勿以圣药属黄芩矣。

以上数脉诸证，凡邪盛者多数脉，虚甚者尤多数脉。其是热非热，诸所未尽，可类推矣。

洪脉为阳，举按皆有余，大而实也。主血气燔灼内外，大热之候。或为二

便不通与动血，为头疼、面热、狂躁、烦渴、咽干、喉痛等证。或为痈疡，癰疹。

此阳实阴虚，气实血虚之候。若洪大至四倍以上者，即阴阳离绝之脉也。

微脉，纤细无神，柔弱之极，是谓阴脉。凡细小虚濡之属，皆其类也，乃阴阳俱虚之候，主畏寒恐惧，中寒少气；或胀满食不化，为呕哕泄泻；或腰腹痛，为眩运厥逆，皆系元阳亏损，伤精失血而然。

滑脉，往来流利，如珠走盘。凡洪、大、芤、革之属，皆其类也。乃血热气壅之候，为食滞痰逆，满闷呕吐等症。滑大滑数为内热，上为头目咽喉心肺之热，下为小肠二便之热。妇人脉滑数而经断，为有孕。若平人脉滑而和缓，此营卫充实，佳兆也。如过于清火，则为邪热。凡病虚损者多弦滑，阴虚然也；泻痢多弦滑，以脾肾受伤也，不得通以火论。

涩脉为阴，往来艰涩，如雨沾沙，如刀刮竹。凡虚、细、微、迟，结、促之类，皆相似也。主气血俱虚之候，为脾寒少食，胃寒多呕，二便违和，四肢厥冷，痹痛拘挛麻木，为忧烦，为无汗，为失血，男子伤精，女子不孕，月事不调。凡脉见涩滞，多由七情不遂，营卫耗伤，血无以充，气无以畅。

在上则有上焦之不舒，在下则有下焦之不运，在表则有筋骨之疲劳，在里则有精神之短少，总属阳虚。诸家言气多血少，岂以脉之不利，犹有气多者乎？弦脉，按之有余，如张弓弦，与坚搏紧急相类，阳中伏阴之象也。主气血不和，为气逆邪胜，肝强脾弱，为虚劳寒热，疟痢痹疝，胸胁疼痛，痰饮宿食，积聚胀满，拘挛等证。若洪弦相搏，外紧内热，欲发疮疽也。弦从木化气，通于肝，可以阴亦可以阳，但弦大兼滑者，便是阳邪；弦紧兼细者，便是阴邪。

凡脏腑得胃气所及，则五脏相安；肝邪所浸，则五脏俱病。盖以木之滋生在水，培养在土，若木气过强，则水因食母而耗，土以克贼而伤。肾为精血之本，胃为水谷之海，根本受伤，生气败矣。所以木不宜强也。唯脉见和缓者吉，弦强者凶，若弦甚者土必败。

芤脉，浮大中空，按如葱管。凡浮豁虚散之属，皆相类也。此孤阳脱阴之候，为阴虚发热，失血脱血，头晕目眩，惊悸怔忡，喘急盗汗，为气无所归，血无所附。芤虽阳脉，而阳实无根，大虚之兆。

紧脉，急疾有力，坚搏抗指，有转索之状。凡弦、数之类相似也，阴多阳少。乃阴邪击搏之候，主为痛为寒。紧数在表，为伤寒发热，头痛项强，浑身筋骨疼痛，咳嗽鼻塞，为痹为疰。沉紧在里，为心胁疼痛，胸腹胀痛，为中寒逆冷，吐食泻痢，阴疝 癖，风痼反张。在妇人为气逆经滞，在小儿为惊风抽搐。

缓脉有三：从容和缓，浮沉得中者，此平人正脉；若缓而滑大者多实热，如《内经》所言者是也；缓而迟细者多虚寒，即诸家所言者是也。然实热者必缓大有力，多为烦热口臭、胀满、痈疡、二便不利，或伤寒、温症初愈，而余热未清者，多有此脉，若虚寒者必缓而迟细，为阳虚畏寒，气怯眩运，痹弱痿厥，怔忡诞妄，饮食不化，飧泄疼痛，精寒肾冷，小便频数。在女子为经迟血少，失血下血等证。凡诸疹毒，及中风产后，但得缓脉者易愈。

结脉，脉来忽止，止而复起，总谓之结。旧以数来一止为促，促者为热为阳极；缓来一止为结，为寒为阴极。通谓之气血痰食，积聚 瘕，七情郁结。浮结为寒邪在经，沉结为积聚在内。以余验之，促类数也，未必热结；类缓也，未必寒，但见中止者，总是结脉。多由气血渐衰，精力不继，所以断而复续，续而复断，常见久病者多有之，虚劳者多有之，或误用攻击消乏者亦有之。但缓而结者多阳虚，数而结者为阴虚。缓者犹可，数者更剧。此可以结之微甚，察元气之消长也。至如留滞郁结等病，本此脉之虚，然必形强气实，举按有力者方是。又有无病而一生结脉者，素禀之异也。如病久不退，而渐见结脉，多气血衰残，速宜培本。

伏脉，如有如无，附骨乃见。此阴阳潜伏，阻隔闭塞之象。或火闭而伏，或寒闭而伏，或气闭而伏。

为痛极、霍乱、疝、痢、闭结、气逆、食滞、忿怒、厥逆、水气等症。伏脉之见，虽与沉、微、细、脱者相类而不同。盖脉之伏者，以其本有如无，一时隐蔽不见耳，有胸腹痛剧而伏者；有气逆于经脉，道不通而伏者；有偶因气脱，不相接续而伏者，然必暴病暴逆者乃有之，调其气而脉自复矣。此外有积困绵延，脉本细微，而渐至隐伏者，乃残炉将绝之兆，安得尚有所伏哉？虚脉，无力无神，正气虚也。浮而无力为血虚，沉而无力为气虚，数而无力为阴虚，迟而无力为阳虚。不特微、濡、细、弱、迟、涩之属之虚类，但诸脉之中见指下无神者，总是虚脉。经曰按之不鼓，诸阳皆然，即此谓也。故凡洪大无神者，即阴虚也；细小无神者。即阳虚也。阴虚即金水亏残，龙雷易炽，而五液神魂之病生焉，或盗汗遗精，或上下失血，或惊悸不宁；或喘咳劳热；阳虚则火土受伤，真气日损，而君相化源之病生焉，或头目昏眩，呕恶亡阳，或隔塞胀满，或泄痢疼痛。

救阴者，壮水之主；救阳者，益火之源。渐长则生，渐消则死，此实生死之关也。

实脉，举按皆强，鼓动有力，邪气实也。弦、洪、紧、滑之属皆相类，为三焦壅塞之候。表邪实者，浮大有力，以风寒暑湿，外感于经；里邪实者，沉实有力，因饮食七情，内伤于脏；火邪实者，洪滑有力；寒邪实者，沉弦有力

，为诸痛滞症。凡在气在血，脉有兼见者，当以类求。然实脉有真假，真者易知，假者难辨，必问其所因，兼察形证，必得其神，庶几勿误。

卷二 诸家脉论附

张景岳脉神章

脉有七情之伤，而为九气之别：怒伤于肝，脉促而气上冲；惊伤于胆，脉气乱而动掣；过喜伤心，脉散而气缓；过思伤脾，脉短而气结；忧伤肺，脉涩而气沉；恐伤肾，脉沉而气怯；伤于寒者脉迟，其人气收；伤于热者脉数，其人气泄。故脉促而人气消，因悲伤而心系掣也。

卷二 诸家脉论附

张景岳脉神章

凡众人之脉，有素大素小，素阴素阳者，此赋自先天。若邪变之脉，有倏缓倏疾，乍进乍退者，此病之骤至，脉随气见也。故凡诊脉者，必须先识脏脉，而后可以察病脉；先识常脉，而后可以察变脉。

于常脉中可察人之器局寿夭，于变脉中可察人之疾病死生。

卷二 诸家脉论附

张景岳脉神章

脉言浮表沉里，数热迟寒，弦强为实，微细为虚，是固然矣。然疑似中尤有真辨，不可不察也。

如浮为在表，而凡阴虚血少，中气亏损者，脉必浮而无力，是浮不可概言表。沉为在里，而凡表邪初感，寒束皮毛，脉不能达，则必沉紧，是沉不可概言里，数虽为热，而真热者未必数，凡虚损之症，阴阳俱困，虚甚者数必甚，是数不可概言热。迟虽为寒，然伤寒初退，余热未清，脉多迟滑，是迟不可概言寒。弦强类实，而真阴虚损，胃气大亏，阴阳关格等证，脉必豁大而弦强，是强不可概言实。微细类虚，而凡痛极，气闭营卫，壅滞不通者，脉必伏匿，是微不可概言虚。凡诸脉之中，皆有疑似，皆有真辨，诊家大要，当先识此。

卷二 诸家脉论附

张景岳脉神章

治病之法，有当舍症从脉者，有当舍脉从症者。盖脉有真假，症有真假，凡见脉症有不相合者，则必有一真一假隐乎其中，故有以阳症见阴脉。有以阴症见阳脉，有以虚症见实脉，有以实症见虚脉，此阴彼阳，此虚彼实，欲将何从？余尝熟察之，夫实症脉虚者，必其症为假实；脉实症虚者，必其脉为假实也。何以见之？如外虽烦热，而脉见微弱者，必火虚也；腹虽胀满，而脉见微弱者，必胃虚也。虚火虚胀，其堪攻乎？此宜从脉之虚，不宜从症之实也。

其有本无烦热，而脉见洪数者，非火邪也；本无胀滞，而脉见弦强者，非内实也。无热无胀，其堪泻乎？此宜从症之虚，不宜从脉之实也。盖实有假而虚无假，假实者病多变幻，此其所以有假也；虚者亏损既露，此其所以无假也。故凡脉症不合者，中必有奸，必先察其虚以求其根本，不易之要法也。

然真实假虚，非曰必无。如寒邪内伤，或食停气滞，心腹急痛，以致脉过沉伏，或促或结，此邪闭经络而然，脉虽若虚，而必有痛胀等症可据，是诚假虚之脉，本非虚也。又若四肢厥逆，或恶风怯寒，而脉见滑数，以热极生寒，外虽若虚，而内有烦热便结等证可据者，是诚假虚之病，本非虚也。又若是实脉而无是实症，即假实脉；有是实症而无是实脉，即假实证。知假知真，即知所从舍矣。

又有从脉从症之法，以病之轻重为期，如病本轻浅，别无危候，可因现下以治其标，若病关脏气，稍见疑难，必须详辨虚实，凭根据下药，方为切当。所以轻者从症，十唯一二；重者从脉，十尝八九。故虽脉有真假，实由人见之不真耳，脉何尝假哉。

卷二 诸家脉论附

张景岳脉神章

脉义之见于诸家者，六经有序，脏象有位，三部九候有则，详且备矣。学人按部以索象，按脏以索病，咸谓无遁情矣。

然索部位，审之于寸，似乎病在心肺；索之于关，似乎病在肝脾；索之于尺，似乎病在两肾。乃有不然者，如头痛一证，病本在上，两寸其应也。若以经脏言，则少阳、阳明之痛，不应在两关乎？太阳之痛，不应在左尺乎？如淋遗等症，病本在下，尺中所主也。若气有不摄，病脉见右寸矣；神有不固，病脉见左寸矣。使必以部位言，则上下相关，不可泥也；使必以经脏言，则承制相移，有不执也。故善为脉者，贵在察神，不可察形；贵在众中见独，不在部中泥证。

然独之为义有三：有部位之独，谓诸部无恙，一部稍乖，乖处藏奸。有脏气之独，不得以部位为拘，如诸见洪者皆心脉，诸见弦者皆肝脉，肺之浮，脾之缓，肾之石。五脏之中，各有五脉，五脉互见，独乖者病，乖而强者，即本脏之有余；乖而弱者，则本脏之不足。有脉体之独，《内经》曰：独小者病，独大者病，独疾者病。独迟者病，独陷者病是也。三者之独，但得其一，即见病之本矣。故曰得一之精，以知死生，正此谓矣。

卷二 诸家脉论附

张景岳脉神章

经曰：脉无胃气亦死。又曰：脉弱以滑，是有胃气。又曰：邪气来也紧而

疾，谷气来也徐而和。

是谷气即胃气，胃气即元气也。凡诊脉者，无论浮、沉、迟、数，但于邪脉得兼软滑徐和之象者，便是有胃气。虽诸病叠见，必无害也。

若今日尚和缓，明日更弦急，则知邪气之愈进。若今日甚弦急，明日稍和缓，知胃气之渐至，则病当渐清矣。即如顷刻之间，初急后缓者，胃气之来也；初缓后急者，胃气之去也。

察邪正进退之法，死生之兆，惟以胃气为主。盖脾胃属土，脉本和缓，土惟畏木，木脉弦强，凡脉见弦急者，为土败木贼。

卷二 诸家脉论附

张景岳脉神章

雀啄连连三五啄，屋漏半日一点落，鱼翔似有又如无，虾游静中忽一跃，弹石硬来寻即散，搭指散乱为解索。

卷二 诸家脉论附

张景岳脉神章

有余之病，脉当有神有力，忌见阴脉，如沉、涩、细、弱而不应手者，逆也；不足之症，脉当和缓软柔，忌见阳脉如浮、洪、紧、数而搏击者，逆也。暴病脉宜浮、洪、数、实，久病脉宜微、缓、软、弱。

若新病而沉、弱、微、细，久病而浮、数、滑、实者，皆逆也。元气衰败之脉，有极微欲绝者，用回阳救本之药，脉气渐出为佳。若暴出忽如复元者，假复也，必至复脱不治。

卷二 诸家脉论附

张景岳脉神章

伤寒其脉，以浮紧而有力无力，表之虚实可知；沉紧而有力无力，里之虚实可知；中而有力无力，阴阳之吉凶可知。浮为在表，沉为在里，此古今相传之法也。然沉脉亦有表证，以阴实阳虚寒胜者然也；浮脉亦有里症，此阳实阴虚水亏者然也。故凡欲察表邪者，不宜单据浮沉，只当以紧数与否为辨。盖寒邪脉皆紧数，若紧数浮洪有力，邪在阳分，即阳证也；紧数浮沉无力者，邪在阴分，即阴症也。以紧数之脉而兼见表症者，其为外感无疑，即当治从解散。然内伤之脉亦有紧数症者，但内伤之紧其来有渐，外感之紧发于陡然，以此辨之，最为的当。其有似紧非紧，但较之平昔。稍见滑疾而不甚者，亦有外感之症。以其邪轻，或以初感而未甚，亦多见此脉，是又不可不兼证而察之也。若其和缓全无紧疾，脉虽浮大，自非外邪。

脉大者为病进，因邪气胜，病日甚也，脉渐缓者为病退，缓为胃气至，病将愈也。然亦有宜大不宜大者，如脉体本大，而再加洪数，此为病进之脉也

；如脉体本小，自服药后而渐见滑大有力，此自阴转阳；必将汗解，乃为吉兆。盖脉至不鼓，由气虚而然，无阳岂能作汗？虚损之脉，凡甚急、甚数、甚细、甚弱、甚涩、甚滑、甚短，甚长、甚浮、甚沉、甚弦，甚紧、甚洪、甚实，皆劳伤之脉，然无论浮沉大小，但渐缓则渐有生意。若弦甚者病必甚，数甚者病必危。若以弦细，再加紧数，则百无一生矣。

东垣发明内伤，辨脉一条，以左为人迎主表，右为气口主里，外感则人迎浮紧，内伤则气口脉大，至今相习以为确然，不知其短于论脉，不容不辨。夫人迎本在结喉两傍，本太阴肺脉，两寸口同称也。内伤外感之分，一表一里，如肝肾在左，岂无里乎？脾胃在右，岂无表乎？即仲景之论伤寒，亦浮大为表，沉细为里。仲景之前，未闻以左右言表里者，迨自叔和之后，悉宗其谬。

尝试论之：脉见紧数，此伤寒外感也，然未有左数而右不数者。又如所云左大为风邪，右大为饮食，则又不然。人生禀赋，右脉大者十居八九，左脉大者十居一二。若果阳邪在表，则大者更大，岂以右脉本大而可认为食乎？若饮食在腑，则强者愈强，岂可以左脉本大而可认为寒乎？不知此之大而紧，则彼之小者亦紧；彼之小而缓，则此之大者亦必缓。若因其偏强而即起偏见，则忘其本体者多矣。故以大小言脉体有不同，可以左右分也。若以迟疾言，则息数本相应，不可以左右分也。矧左右表里之说，既非经旨，亦非病征，乌足信哉。夫亦六脉俱有表里，左右各有阴阳。外感者两手俱紧数，内伤者左右俱缓大，又必以有神无神辨虚邪实邪。然必察脉之常体，以参久暂之病，斯可得脉症之真，因辨之为东垣之一助云耳。

诸病惟心腹痛一症，脉多难辨。虽滑实有力固多实邪，虚弱无神者固多虚邪，然暴痛之极，每多沉伏细涩，最是极虚之候。不知气为邪逆，脉道不行而伏沉异常，此正邪实之脉也。若火邪作痛则不然，辨此之法，暴病痛急而脉忽细伏者多实邪，痛缓而脉本微弱者为虚邪，酌之以理可矣。

卷二 诸家脉论附

王中痰脉论

一切痰症，脉有虾游、雀啄、代止之形，须知其痰凝气滞，关格不通，脉因有不动者。有两三路乱动者，有时无者，或尺寸一有一无者，有关上不见者，或时动而大小不常者，有平居之人忽然而然者，有素禀痰病不时而然者，有僵仆暴中而然者，皆非死脉也，实因痰而然。

卷二 诸家脉论附

柯韵伯脉论二则

脉有对看法，有正看法，有反看法，有平看法，有仄看法，有彻底看法。如有浮即有沉，有大即有弱，有滑即有涩，有数即有迟。合之于病，则浮为在

表，沉为在里；大为有余，弱为不足；滑为血盛，涩为气少；动为搏阳，弦为搏阴；数为在腑，迟为在脏，此对看法也。如浮、大、滑、动、数脉，气之有余，名阳，当知其中有阴病阳胜之机。沉、弱、涩、弦、迟脉，气之不足，名阴，当知其中有阴胜阳病之机。此正看法也，夫阴阳之在天地也，有余而往，不足随之；不足而往，有余从之。知从知随，气可与期。故其始也为浮、为大、为滑、为动、为数，其始也反沉、反弱、反涩、反弦、反迟，是阳消阴长之机，其病为进；其始也为沉、为弱、为涩、为弦、为迟，其继也微浮、微大、微滑、微动、微数，是阳进阴退之机，其病为欲愈。此反看法也。浮为阳，如更兼大、动、滑、数之阳，是为纯阳，必阳盛阴虚之病矣；沉为阴，更兼弱、涩、弦、迟之阴脉，是为重阴，必阴盛阳虚之病矣。此为平看法。如浮而弱、浮而涩、浮而弦、浮而迟者，此阳中有阴，其人阳虚而阴气伏于阳脉中也；将有亡阳之变，当以扶阳为急务矣；如沉而大、沉而滑、沉而数者，此阴中有阳，其人阴虚而阳邪下陷于阴脉中也，将有阴虚之患，当以存阴为深虑矣。此为仄看法。如五阳脉体不变，而始为有力之强阳，终为无力之微阳，知阳将绝矣。五阴脉虽喜变阳，如忽然暴见，是阴极似阳，知反照之不长，余烬之易灭也，是为彻底看法。更有真阴真阳之看法。所谓阳者，胃脘之阳也，脉有胃气，是知不死；所谓阴者，真脏之脉也，脉见真脏者死。然邪气来也紧而疾，谷气来也徐而和，此又不得以迟数等定阴阳矣。盖十脉中，浮沉是脉体，大弱是脉势，滑涩是脉气，动弦是脉形，迟数是脉息，总是病脉，而非平脉也。

先哲云：浮而无力为阳虚，沉而无力为阴虚。此道其常耳。然阴虚者必反见阴脉，故阳愈虚脉愈沉。

如沉之极而复浮，是微阳欲脱之兆也，若服药而渐浮，仅得中脉为吉。若忽然而浮，浮而短涩是肺之真脏见，浮而散大是心之真脏矣。阳脉反是阴虚，然阴愈虚则愈浮，如浮极而复沉，是真阴已绝之兆。若服补剂而渐沉，得中脉者吉。忽然而沉，或沉之散涩，或绵绵欲绝者，不可复治矣。此阴阳反作之脉法。

卷二 诸家脉论附

喻嘉言脉论三则（痙损水）

痙病异于常症，痙脉异于常脉。其曰：太阳病发热，脉沉而细者名曰痙，为难治。发热为太阳证，沉细为少阴脉。凡见微脉即阳之微，见细脉即阴之细。微则易于亡阳，细则易于亡阴，所以难治。其曰：太阳病，脉反沉迟，此为痙。虽亦阳症阴脉，而迟与微细大有不同，迟为营血不为充养筋脉而成痙，治不与少阴同法。两证夹阴之脉，其辨如此。《脉经》云痙家其脉伏坚，直上下，而复以按之紧而弦，直上下行，互发其义。明伏非伏藏，按之可得，即

所谓其脉沉也。坚即紧如弦，不为指挠，邪气坚实也。直上下行者，督脉与太阳合行脊里，太阳邪盛，督脉亦显其盛，故见直上直下。《脉经》曰：直上直下者，督脉也。

见则大人癲，小儿痫者是也。惟其夹于沉脉之内，所以病癲及痉。若举指即见，则病为阳狂，登高逾垣，勇力且倍平昔，何至挛缩如是？痉脉中有阳，其辨又如此。盖体强其脉亦强，求其柔软和缓，必不可得。况强脉恒杂于阴脉之内，所以沉弦沉紧，邪深脉锢，难于亟夺耳。可见痉证之欲解，必紧实之脉转为微弱，乃可渐解也。

后人所述损脉，宗本越人，以脉来软者为虚，缓者为虚，滞为虚，芤为中虚，弦为中虚，脉来细而微者血气并虚，脉小者血气俱少，脉沉小迟者脱气。虚损之脉，似可一言而毕，实未足以尽其底里。仲景曰虚劳之脉，多兼浮大，所以男子平人脉大为劳，极虚亦为劳。又谓脉浮者里虚。又谓劳之为病，其脉浮大，手足烦，春夏剧，秋冬瘥。男子脉浮弱而涩，为无子。脉得诸芤动微紧，男子失精，女子梦交。

脉极虚芤迟，为消谷、亡血、失精。脉虚弱细微者，善盗汗。而总结其义曰：脉弦而大，弦则为减，大则为芤，减则为寒，芤则为虚，虚寒相搏，此名为革，妇人半产漏下，男子则亡血失精。可见浮大弦紧，外象有余，中藏不足。不专泥迟缓微弱一端以验脉，而脉之情状，莫逃于指下。

《金匱》有论迟数之脉曰：寸口脉浮而迟，浮脉则热，迟脉则潜，热潜相搏，名曰沉。趺阳脉浮而数，浮脉即热，数脉即止，热止相搏，名曰伏。沉伏相搏，名曰水。沉则络脉虚，伏则小便难，虚难相搏，水走皮肤，即为水矣。如是言脉，令聪明知见，全不得入。夫寸口肺脉所过，趺阳胃脉所过，二脉合诊表里。《内经》：三阴结，谓之水。当以寸口、趺阳定其诊也。寸口脉浮而迟，浮为卫为阳，迟为营为阴，卫不与荣和，其阳独居脉外则为热，营不从卫匿于脉中则为潜，营卫之间，热潜之脉，相搏而至，则肺气不能布化，故自结而沉也。脾与胃以膜相连而为表里，趺阳脉浮而数，胃阳不与脾阴相合，浮而独居于表则为热；脾阴不得胃阳以和，反为阳气所促而变量，数则阴血愈虚而止矣。数止相搏名曰伏者，趺阳之脉本不伏，以热止之故而脉伏也。寸口之沉，趺阳之伏，相搏于中则为水，岂非三阴结一定之诊乎？然肺合皮毛者也，皮肤者络脉之所过，肺沉而气不为充，营潜而血不为养，则络脉虚；脾为胃行津液者也，脾伏则津液不入膀胱，故小便难。络虚便难，水之积者乘虚而走皮间为肿矣。

程郊倩曰：脉浮、数、大、动、滑，此名阳矣。仲景于浮大脉有曰：浮则无血，大则为寒。于数脉有曰：数为虚，虚为寒。于动、滑脉有曰：此三焦伤

也。曰：滑则为哕。此等虚实关头，即阴阳转换处，学人未辨到脉理之精微，穷其变伏，防其胜复，则于脉疑处无有犀烛，何能于病难时下得雷斧？张隐庵曰：识脉难，审脉更难。如浮、沉、迟、数、滑、涩，及二十四脉，以对待之法识之，犹易分别于指下。所谓审脉者，体气强壮之脉何因，所主之病何症，以心印心，而后得确者。叔和曰：浮为在表，沉为在里，数为在腑，迟为在脏。又曰：浮则为热，浮则为风，浮为气实，浮为气虚，浮则无血，浮则为虚。是将为外感乎？为内伤乎？为气乎？为血乎？为实乎？为虚乎？是必审其证之表里阴阳，寒热虚实，病之久病新病，脉之有力无力，而断之以意也。

卷三 病能集一（杂证九门）

阴病门

喻嘉言曰：经云：身之阳气，如天之与日，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。又言：阳气者蔽塞，地气者冒明，冒明者，以阴浊而冒蔽阳明也。仲景以后，英贤辈出，从未有阐扬其烈者。惟韩祗和于中寒微有发明，诲人以附子、干姜为急。至丹溪、节斋诸先生，多以贵阴贱阳立说，制补阴丸，畸重乎阴，畴非至理。第于此道，未具只眼。

夫阴病之不可方物，以其无阳。每见病者，阴邪横发，上乾清道，必显畏寒腹痛，下痢上呕，自汗淋漓，肉筋惕等证。失此不治，浊阴从胸而上入者，咽喉肿痹，舌胀睛突；浊阴从背而上入者，颈筋粗大，头项若冰，浑身青紫而死。故仲景于阴盛亡阳之症，必用真武汤以救逆，所以把住关门，坐镇北方，不使龙雷升腾霄汉。柰医学阙此，诚为漏义。

盖卒中寒者，阳微阴盛，最危最急之候。经曰：阴盛生内寒。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泄，则温气去，寒独留，留则血凝，血凝则脉不通，其脉盛大以涩，故中寒。夫经既言阴盛生内寒，又言故中寒，岂非内寒先生，外寒后中之耶？既言血凝脉不通，又言脉盛大以涩，岂非以外寒中，故脉盛大，血脉闭，故脉涩耶？夫人身卫外之阳最固，太阳卫身之背，阳明卫身之前，少阳卫身之两旁。今不由三阳，而直中少阴，岂是从天而下？缘厥气上逆，积于胸中则胃冷，胃冷则口食寒物，鼻吸寒气，皆得入胃。肾者胃之关也，外寒斩关直入少阴肾脏，故曰中寒也。然其脉盛大以涩，虽曰中寒，尚非卒病。卒中寒，其脉必微。

仲景言伤寒传入少阴。则曰脉微细。若寒中少阳，又必但言脉微，不言脉细。何者？微则阳之微也，细者阴之细也。伤寒寒邪传肾，其亡阳亡阴尚未有定，至中寒则但有亡阳而无亡阴，故知其脉必不细也。

若果见细脉，则其阴先已内亏，何由而反盛耶？且在伤寒惟少阴有微脉，他经则无，其太阳膀胱，为肾之腑，总见微脉恶寒，仲景蚤从少阴施治，而

用附子、干姜矣。盖脉微恶寒，正阳微所致，肾中既以阳微寒自内生，复加外寒斩关直入，或没其阳于内，或逼其阳于外，其人顷刻亡阳，故仲景以为卒病也。

夫人身血肉之躯，皆阴也。其一点元阳，先身而生，藏于两肾之中，而一身之元气由之以生，故谓之生气之原。而六淫之外邪，毫不敢犯，又谓守邪之神。苟为不然，阳微必阴盛，阴盛愈益阳微。是以肾中真阳得水以济之，留恋不脱。得土以堤之，蛰藏不露，除施泄而外，屹然不动。而手足之阳为之役使，流走周身，固护腠理，而捍卫于外；而脾中之阳，法天之健，消化饮食，传布津液，而营运于内；而胸中之阳，法日之驭，离照当空，消阴除翳，而宣布于上。此三者丰享有象，肾中真阳安享太平。

若在外在中在上之阳衰微不振，阴气乃始有权，或肤冷不温，渐至肌硬不柔，卫外之阳不用矣；或饮食不化，渐至呕泄痞胀，脾中之阳不用矣；或当膈阻碍，渐至窒塞不开，胸中之阳不用矣。乃取水土所封之阳出而任事，头面得阳而戴赤，肌肤得阳而燥，脾胃得阳而除中，即不中寒，其能久乎？故治阴之法，不可不谨。治之之法，其难有八。夫寒中少阴，行其严令，埋没微阳，肌肤冻裂，无汗而丧神守，急用附子、干姜，加葱白以散寒，加猪胆汁引入阴分。然恐药力不胜，熨葱灼艾，外内悉攻，乃足破其坚凝。少缓须臾，必无及矣。此一难也。

若其人真阳素扰，腠理素疏，阴盛于内，必逼其阳亡于外，魄汗淋漓，脊项强硬，用附子、干姜、猪胆汁，即不可加葱及熨艾，恐助其散，令气随汗脱，而阳无由内返也。宜扑止其汗，陡进前药，随加固护腠理。不尔，恐其阳复越。此二难也。

用附子、干姜以胜阴复阳者，取飞骑突入重围，使既散之阳望帜争趋。不知此义者，加增药味，和合成汤，反牵制其雄入之势，必至迂缓无功，此三难也。

其次，前药中即须首加当归、肉桂，兼理其荣，以寒邪中入，先伤荣血故也。不尔，药偏于卫，与病即不相当，邪不尽服，必非胜算。此四难也。

其次，前药中即须加入人参、甘草，调元转饷，收功帷幄。不尔，姜附之猛，直将犯上无等矣。此五难也。

用前药二三剂后，运动颇轻，神情颇悦，更加黄、白术、五味、白芍，大队阴阳平补，不可歇手。

如怠缓不为善后，必堕前功。此六难也。

若其人素有热痰，阳去早已从阴而变寒，至此，则无形之阴虽散，而有形之寒痰尚有留为阻塞窍隧者，姜附固可勿施，其牛黄、竹沥一切寒凉，断不可

用，用则阴复用事，必堕前功。此七难也。

用平补后，总有寒痰，但宜甘寒助气开通，不宜辛辣助热。阳既安堵，即宜休养其阴。不尔，转生他患，此八难也。

卷三 病能集一（杂证九门）

中风证

喻嘉言曰：《金匱》云：夫风之为病，当半身不遂，或但臂不举者，此为痹病。脉微而数，中风使然。

又云：寸口脉浮而紧，紧则为寒，浮则为虚，虚寒相搏，邪在皮肤。浮者血虚，络脉空虚，贼邪不泻，或左或右，邪气反缓，正气即急。正气引邪，偏不遂，邪在于络，肌肤不仁。邪在于经，即重不胜。

邪入于腑，即不识人。邪入于脏，舌即难言，口流涎沫。又云：寸口脉迟而级，迟则为寒，缓则为虚。荣缓则为亡血，卫缓即为中风。邪气中经，则身痒而瘾疹，心气不足。邪气入中，则胸满而短气。以及五脏风脉死症，语语金针。

仲景以后，英贤辈出，中风一证，方书充栋，竟鲜画一之法。世咸知仲景为立方之祖，然仲景首推侯氏黑散为主方，后人罔解其意，谨以明之。夫八风之邪，皆名虚邪，人身经络营卫素盛者，无从入之。入之者，因其虚而袭之耳。《内经》谓以身之虚，而逢天之虚，两虚相感，其气至骨，入则伤五脏，工侯禁之，不能伤也，又谓贼风数至，虚邪朝夕，内至五脏骨髓，外伤空窍肌肤。《灵枢》谓圣人避邪如避矢石，是则虚邪之来，为害最烈。然风为阳邪，人身卫外之阳不固，阳邪乘阳，尤为易入，即如偏枯不仁，要皆阳气虚馁，不能充灌所致。又如中风卒倒，其阳虚更审。设非阳虚，其人必轻矫便捷，何得卒倒耶？仲景之谓脉微而数，微者指阳之微也，数者指风之炽也。所出诸证诸脉，字字皆本阳虚为言。然非仲景之言，而《内经》之言也。《内经》谓：天明则日月不明，邪害空窍。可见风性善走空窍，阳虚则风居空窍，渐入脏腑，此惟离照当空，群邪始得毕散。若胸中之阳不治，风必不出矣。扁鹊谓虢太子尸厥之病，曰上有绝阳之络，下有破阴之纽，见五络之纵于头者，皆为阳络，而邪阻绝于上，其阳之根于阴，阴阳相纽之处，而正复破散于下，故为是病。古人立言之精若此。

仲景以后，医脉斩为中断。后贤之特起者，河间主火，是火召风入，火为本，风为标矣；东垣主气，是气召风入，气为本，风为标矣；丹溪主痰，是痰召风入，痰为本，风为标矣。然一人之身，每多兼三者而有之，曷不曰阳虚邪害空窍为本，而风从外入者，必挟身中素有之邪，或火或气或痰而为标耶？王安道谓：审其火、气、痰，则从三子；审其为风，则从《内经》。亦为无权执

一。从三子固各有方论可守，从《内经》果何着落耶？中风之初，治其表里，风邪非不外出，而重门洞开，出而复入，乃至莫御者矣。又谓一句微汗，一气微利，要亦五十步之走耳。

仲景取侯氏黑散为主方，则驱风之中兼填空窍，空窍一实，庶风出而不复入，其病瘳矣。仲景所谓心折者，原有所本，乃遵《内经》久塞其空，真切精粹。诸家中风方论，直是依样葫芦，不足观矣。

侯氏黑散菊花 桔梗 防风 细辛 川芎 桂枝 当归 人参 白术 茯苓 牡蛎 矾石 黄芩 干姜 甘草上十四味，杵为散。酒服方寸匕，日三服。初服二十日，用温酒调服。禁一切猪肉、大蒜。常宜冷食，六十日止，即药积在腹中不下也。热食即下矣，冷食自能助药力。

上治中风四肢烦重，心中恶寒不足者。《外台》用之以治风癰。仲景制方皆匠心独创，乃于中风症首引此散，岂非深服其方乎？夫立方而但驱风补虚，谁不能之？至于驱补之中，行其堵截之法，则非思议可到，方中取矾石以固涩诸药，使之留积不散，以渐填其空窍，服之日久，风自以渐填而熄。所以初服二十日，不得不用温酒调下，以开其痹着。以后则禁诸热食，惟宜冷服，如此再四十日，则药积腹中不下，而空窍填矣。空窍填则旧风尽出，新风不受矣。盖矾性得冷即止，故嘱云热食即下矣。冷食自能助药力，抑何用意之微耶。

脉法新中风挟旧邪，或外感，或内伤，其脉随之忽变。兼寒则脉浮紧，兼风则脉浮缓，兼热则脉浮数，兼痰则脉浮滑，兼气则脉沉涩，兼火则脉盛大，兼阳虚则脉微，亦大而空，兼阴虚则脉数，亦细如丝；阴阳两虚则微数或微细；虚滑为头中痛，缓迟为营卫衰。大抵阳浮而数，阴濡而弱，浮滑沉滑，微虚散数，皆为中风。然虚浮迟缓，正气不足，尚可补救；急大数疾，邪不受制，必死无疑。若大数未至急疾，犹得不死。

《内经》言偏枯者不一，曰汗出偏阻，曰阳盛阴不足，曰胃脉内外大小不一，曰心脉小坚急，曰肾水虚。《灵枢》亦叙偏枯于热病篇中，皆不言风，亦不言其本于何邪。岂非以七情、饥饱、房室，凡能虚其脏气，致营卫经脉痹而不通者，皆可言邪？即河间主火，即肾水虚阳盛阴不足之一端也；东垣主气，即七情抑遏之一端也；丹溪主痰，即饮食伤脾之一端也。一病之中，每多兼三者而有之，安在举一以括其余？《素问》云，不能治其虚，安问其余？偏枯阳盛阴不足固有之，而阳气虚衰，痹而不通尤多，可问其余耶？中络者肌肤不仁，中经者躯壳重着，中腑即不识人，中腑即舌难言，口流涎沫，然中腑必归胃腑，中脏必归心脏也。

腑邪必归胃者，风性善行空窍，水谷入胃，则胃实肠虚，风邪即进入肠中，少顷水谷入肠，则肠实胃虚，风复进入胃中，见胃风必奔迫于二肠之间也。

风入胃中，胃热必盛，蒸其精液，结为痰涎，壅塞隧道，胃之支络心者，才有壅塞，即堵其神气出入之窍，故不识人也。诸脏受邪至盛，必进入于心而乱其神明，神明无主则舌纵难言，廉泉开而流涎沫也。

治中风亦如治伤寒，不但邪在三阳引入三阴为犯大禁，即邪在太阳引入阳明、少阳亦为犯禁也。故风初中络，即不可引之入经，中经即不可引之入腑，中腑即不可引之入脏。引邪深入，酿患无穷，又毋论中风浅深，但见自汗，则津液外出，小便自少。若更利之，使津液下竭，则营卫之气转衰，无以制风火之势，必增其烦热，而其阴日亡也，况阳明利小便，尤为犯禁；少阴利小便，必失溲而杀人矣。且风中经络，只宜宣之使散，误下则风邪乘虚入腑入脏，酿患无穷。若夫中风之候，多有平素积虚，脏真不守者，下之立亡。惟在腑一证，内实便闭，间有可下。然不过解其烦热，非大下也。虽中腑日久，热势深极转入脏者，此属可下，必使风与热俱去为善。若开其壅塞，反增风势，何以下之哉。

李士材曰：凡中风昏倒，先须顺气，然后治风，用竹沥、姜汁调苏合香丸。如口噤，挾开灌之。如挾不开，急用牙皂、生半夏、细辛为细末，吹入鼻中，有嚏可治，无嚏则死。最要分别闭与脱二证明白：如牙关紧闭，两手握固，即是闭症，用苏合香丸，或三生饮之类开之；若口开心绝，手撒脾绝，眼合肝绝，遗尿肾绝，声如鼾肺绝，即是脱证。更有吐沫、直视、肉脱、筋骨痛、发直、摇头上窜、面赤如妆、汗出如珠，皆脱绝之证，宜大剂理中汤灌之，及灸脐下，虽日不治，亦可救十中之一。若误服苏合香丸、牛黄至宝之类，即不可救矣。盖斩关夺门之将，原为闭证设，若施之脱症，如人既入井而又下之石也。世人蹈此弊而死，不可胜数，故特表而出之。惟中脏之症，是闭而非脱者，宜苏合丸、牛黄丸、至宝丹、活命金丹之类。若中腑与中血脉之症，断不宜用。为内有麝香入脾治肉，牛黄入肝治筋，龙脑入肾治骨，恐反引风邪深入骨髓，如油入面，莫之能出。

不语心脾受风，故舌强不语。风寒客于会厌，故卒然无音。若因痰迷心窍，当清心火。若因湿痰，当清脾热。

若因风热，当清肝火。若因风痰，当导痰涎。若因虚火，当壮水之主。若因虚寒厥逆，当益火之源。神仙解语丹、涤痰汤、加味转舌膏、八味丸随证选用。

手足不随诸阳之经皆起于手足，风寒客于肌肤始为痹，复伤阳经，随其虚处而停滞，与血气相搏，故风痹而手足不随。实者脾土太过，当泻其湿；虚者脾土不足，当补其气。血枯筋急者四物汤，木旺风淫者四物汤加钩藤、秦艽、防风，多痰者加秦艽、天麻、竹沥、姜汁。

半身不遂偏枯一症，皆由气血不周。经曰：风气通于肝，风搏则热盛，热盛则水干，水干则气不荣，精乃亡。

此风病之所由作也。故曰：治风先治血，血行风自灭。

痰涎壅盛宜用吐法，稀涎散。或橘红一斤，运流水七碗，煎至二碗，顿服，白汤导之，吐痰之圣药也。二陈汤、星香散加竹沥、姜汁。虚者六君子同星香散。脉沉伏无热者，三生饮加全蝎。一用养正丹，可以坠下痰，镇安元气。

张子和中风论曰：口眼斜，俗工于中风掉眩症一概治之，然而不愈者，盖知窍而不知经，知经而不知气故也。人之七窍，如肝窍目，目为肝之外候；肺窍鼻，鼻为肺之外候；心窍舌，舌无窍，心与肾合而寄窍于耳，故舌与耳俱为心之外候。俗工只知目病归之肝，口病归之脾，鼻病归之肺，耳病归之肾，舌病归之心，更无改张。岂之目之内，上下三纲，足太阳及阳明起于此。

目之锐，是少阳起于此，手少阳至于此。鼻之左右，足阳明、手阳明夹乎此。口之左右，亦此两经环之。此七窍有病，不可独归之五脏，当归之六阳经也。然求之世之能知十二经所起所会所交所合，与夫循环过注、上下夹贯、种种所别，千万人而不得一二人。于其所知，又不过执十二经便为病本，以阳经为热，阴经为寒，检方寻药治之而已。诎知《灵枢》经曰：足之阳明、手之太阳，筋急则口目为僻。此十二经受病之处也，非为病者也。及为病者，天之六气也。俗工不识，往往纷然。然则口眼斜治之若何？曰：足之太阳、足之阳明，右目有之，左目亦有之；足之阳明、手之阳明，口左有之，口右亦有之，此两道也。《灵枢》又言：足阳明之筋，其病颊筋有寒则急，引颊移口；热则筋弛，纵缓不胜收，故僻。左寒右热，则左急而右缓；右寒左热，则右急而左缓。故偏于左者，左寒而右热；偏于右者，右寒而左热也。夫寒不可轻用辛热之剂，盖左中寒而迫热于右，右中风则逼热于左，阳气不得宣行故也。而况风者甲乙木也，口眼阳明皆为胃土，风偏贼之，此口眼之所以僻也。或曰七窍惟口眼斜，而耳鼻独无此病者，何也？曰动则生风，静则风息，天地之常理也。考之《易》象，有足相符者。震、巽主动，坤、艮主静。动则皆属木，静则皆属土。观卦者视之理也，视者目之用也，目之上纲则眨，下纲则不眨，故观卦上巽而下坤；颐卦者养之理也，养者口之用也，口之下颌则嚼，上颌则不嚼，故颐卦上艮而下震。口目常动，故风生焉，耳鼻常静，故风息焉。当思目虽斜而目之眶未常斜，口虽歪而口之辅颊车未尝歪，此经之受病而非窍之受病明矣。此病气虚风入而为偏，上不得出，下不得泄，真气为邪气所陷，此宜灸承泣、地仓，不效当灸人迎。又风火交胜，两手脉必急数弦实。

盖火胜则制金，金衰则木茂，木茂则风生，止可流湿润燥通郁为主，而用及姜、附、乌、桂、起石、硫黄之剂者，是耶？非耶？薛立斋曰：中风者，即

《内经》所谓偏枯、风痺、风懿、风痹是也，而有中腑、中脏、中血脉之分焉。

夫中腑者为在表，中脏者为在里，中血脉者为在中。在表者宜微汗，在里者宜微下，在中者宜调荣。中腑者多着四肢，如手足拘急不仁、恶风寒。如数者病浅，皆易治，用加减续命汤之类。中脏多滞九窍，如眼瞽者中于肝，舌不能言者中于心，唇缓便闭者中于脾，鼻塞者中于肺，耳聋者中于肾。此数者病深，多难治。中血脉者，外无六经之症，内无便溺之阻，肢不能举，口不能言，用大秦芩汤主之。中腑者多兼中脏，如左关脉浮弦，而目青、左胁偏痛、筋脉拘急、目、头目眩、手足不收、坐踞不得，此中胆兼中肝也，用犀角散之类。如左寸脉浮洪，面舌赤、汗多恶风、心神颠倒、言语謇涩、舌强口干、忪悸恍惚，此中小肠兼中心也，用麻黄散之类。如右关脉浮或浮大，面唇黄、汗多恶风、口语涩、身重、怠惰嗜卧。肌肤不仁、皮肉动、腹膨不食，此中胃兼中脾也，用防风散之类。如右寸脉浮涩而短、面色白、鼻流清涕、多喘，胸中冒闷、短气自汗、声嘶、四肢痿弱，此中大肠兼中肺也，用五味汤之类。如左尺脉浮滑，面目黧黑、腰脊痛引小腹、不能俯仰、两耳虚鸣、骨节疼痛、足痿善恐，此中膀胱兼中肾也，用独活散之类。此皆言真中风也，而有气血之分焉：盖气虚而中者，由元气虚而贼风袭之，则右手足不仁，用六君子汤加钩藤、姜汁、竹沥；血虚而中者，由阴血虚而贼风袭之，则左手足不仁，用四物汤加钩藤、姜汁、竹沥；气血俱虚而中者，则左右手足皆不仁，用八珍汤加钩藤、姜汁、竹沥。

其与中风相类者，则有中寒、中湿、中火、中气。食厥、劳伤、房劳等症。如中于寒者。谓冬月卒中寒气，昏冒、口噤、肢挛、恶寒、脉浮紧，用麻黄、桂枝、理中之类。中于暑者，谓夏月卒冒炎暑，昏冒痿厥，吐泻喘满，用十味香薷饮之类。中于湿者，丹溪所谓东南之人多因湿土生痰，痰生热，热生风也，用清燥汤之类，加竹沥、姜汁。中于火者，河间所谓非肝木之风内中，六淫之邪外侵，良由五志过极，火盛水衰，热气怫郁，昏冒而卒倒也，用六味丸，四君子、独参汤之类。内有悲怒伤肝，火动上炎者，用柴胡汤之类。中于气者，由七情过极，气厥昏冒，或牙关紧急，用苏合香丸之类，误作风治者死。食厥者，过于饮食，胃气自伤，不能运化，故昏冒也，用六君子加木香。劳伤者，过于劳役，耗损元气，脾胃虚衰，不任风寒，故昏冒也；用补中益气汤。房劳者，因肾虚精耗，气不归源，故昏冒也，用六味丸。凡此皆类中风也。夫《内经》主于风，河间主于火，东垣主于气，丹溪主于湿。愚之斯论，攢补前人之缺。若夫地之南北，人之虚实，固有不同，其男子女人，大约相似。

附医案靳阁老夫人，先胸胁胀满，后四肢不收，自汗如水，小便自遗，口

紧目，饮食不进，十余日矣。

或以为中脏，公甚忧。余曰：非也。若风既中脏，真气既脱，恶症既见，祸在反掌，焉能延之，乃候其色，面目俱赤，而时或青。诊其脉，左三部洪数，惟肝尤甚。余曰：胸乳胀痛，肝经血虚，肝气痞塞也。四肢不收，肝经血虚不能养筋也。自汗不止，肝经风热，津液妄泄也。小便自遗，肝经热甚，阴挺失职也。大便不实，肝木炽盛，克脾土也。遂用犀角散四剂，诸症顿愈。又用加味逍遥散调理而安。后因郁结，前症复作，兼发热呕吐，饮食少思，月经不止。此木盛克土，而脾不能摄血也。用加味归脾汤为主，佐以加味逍遥散，调补肝脾之气，清和肝脾之血而愈。

卷三 病能集一（杂证九门）

非风证

张景岳曰：非风症，诸书皆云气体虚弱，邪气乘虚而入，此言感邪之由。然有邪无邪，何可不辨？有邪者，即伤寒、疟、痹之属，寒热走注，肿痛偏枯。此病由于经，宜先扶正气，而通经逐邪之品，不得不用以为佐。无邪者，即非风衰败之属，本无寒热痛苦，肢体忽废，言语变常。此病由乎脏，故精虚则气去，为眩运卒倒；气去则神失，为昏愦无知，此时救本不暇，尚可杂用以伤及正气乎？凡非风卒倒等症，无非气脱而然。七情酒色，先伤五脏之真阴，此致病之本也。内外劳伤，或年力衰迈，积损为颓，此发病之因也。

阴亏于前，阳损于后，阴陷于下，阳乏于上，阴阳相失，精气不交，以致卒尔昏愦倒仆，皆阳气暴绝之候。

其为病者，忽然汗出，荣卫之气脱也；或遗尿者，命门之气脱也；或口开不合者，阳明经之气脱也；或口角流涎者，太阴脏气之脱也；或四肢瘫软者，肝脾之气败也；或昏倦无知，语言难出者，神败于心，精败于肾也。此皆冲任气脱，形神俱败而然，故于中年之后，多有此症，治此若痰气阻塞。必须大剂参附峻补元气，以先其急；随用地黄、当归、枸杞之类，填补真阴，以培其本。盖精即气之根，经曰精化为气是也。若误指风痰，治从消散，必不救矣。

风厥之症，独重肝邪。肝有胃气之贼，人无胃气则死。病为强直掉眩之类，皆风木之化。病为四肢不用，痰涎壅盛，皆脾虚之候。虽曰东方之实，然以五阳俱败，肝失所养，责在脾肾之虚。使脾胃不虚，肝木虽强，必无乘脾之患；使肾水不虚，则肝木得养，何有强直之虞？夫所谓胃气者，即二十五阳也，非独阳明为言；所谓肾水者，即五脏六腑之精，非独少阴为言，阴阳一败，真脏自见。真脏者，肝邪也，无胃气也。

此即非风类风病之大本也。

非风多痰者，悉由中虚，夫痰即水也，其本在肾，其标在脾。在肾者，水

不归源，水泛为痰也；在脾者，以饮食不化，土不制水也。

故人不能食者，反能生痰。此以脾虚不能化食，而食即为痰。凡病虚劳，其痰必多，正以脾愈虚则水液悉化为痰。故凡瘫痪蜷，半身不遂等症，虽痰在经络，使果荣卫和调，则津血自充且行，何痰之有？惟元阳亏损，则水中无气，津凝血败，皆化为痰。若谓痰在经络，非攻不去，则安有独攻其痰，而津血无动乎？津血复伤，元气愈竭，惟宜温脾强肾，以治痰之本，使根本渐充，则痰不治而自去矣。

治痰之法，凡初病痰气不盛者，必不可疑其为痰，而妄用痰药。若果痰涎壅盛，填塞胸膈，则不得不先开其痰，以通药食之道。而开痰之法，唯吐为捷，如独圣散、茶调散、稀涎散之属。恐元气大虚，不能当此峻剂，或用牛黄丸、抱龙丸之类，但使咽喉气通，能进汤药即止。故治痰之法，必察其可攻与否，然后用之，斯无误也。若其眼直切牙，肢体拘急，面赤强劲有力者，虽见昏沉，亦为可治。如形症已定，痰气不甚，万勿治痰，当调其气血。若果痰涎，须分虚实治之。若气不甚虚，或寒或湿生痰者，六安煎、二陈汤。因火者，清膈饮及竹沥、童便。火甚者抽薪饮。脾虚兼呕多痰者，六君子汤、五味异功散，阴虚不足，兼燥而咳者，金水六君煎。阴虚水泛为痰者，六味丸、八味丸。脾胃虚寒，不能运化为痰者，但宜温补根本。中气虚者，理中汤、温胃饮。阴不足者，理阴煎。若死证已具，吐亦无益。

若痰气甚极不能吐者，皆不治之症。盖形气大虚，忌用吐法，是皆不可攻者也。

凡非风口眼斜，半身不遂，及四肢无力，掉摇拘挛之属，皆筋骨之病。肝肾精血亏损，不能滋养百骸，故筋有缓急，骨有痿弱。如树木之衰，津液不到，即一枝枯槁。人之偏废，亦犹是也。经曰：足得血而能步，掌得血而能握。今偏废如此，诎非衰败之故乎？陈济川曰：医风先医血，血行风自灭。盖为肝邪之见，本由肝血之虚，肝血虚，燥气乘之矣。而木从金化，风必随之，宜养血以除燥，则真阴复而假风自散矣。若用风药，血必愈燥，大非宜也。然阴中有血亦有气，血中无气，则为纵缓废弛；气中无血，则病抽掣拘挛。盖气主动，无气则不能动，斯不能举矣；血主静，无血则不能静，斯不能舒矣。故筋缓者，当责其无气；筋急者，当责其无血。无气宜五福饮、四君子汤。十全大补汤，无血宜大、小营煎主。其与痿症之不动，痛风之不静，义稍不同。凡非风症，多因表里俱虚而病，治法当以培补元气为主。若无兼症，亦不宜攻补兼施。盖形骸之坏，神志之乱，皆根本伤败之病，何邪之有？能复其元，庶乎可愈。

一、非风有火盛者，即阳证也。火甚者专治其火，如抽薪饮、白虎汤；火

微者兼补其阴，如加減一阴煎。但使火去六七，即当调治其本。然阳胜者阴必病，故治热必从血分，甚者用苦寒，微者用甘凉。

寒甚者即阴症也，专宜益火。寒微者宜温胃饮、八味丸，寒甚者宜回阳饮、理中、四逆汤。然寒胜者阳必病，故治寒之法必从气分，如阳脱寒甚者，宜灸关元、气海、神阙，以回其阳气。

一、非风掉眩惑乱者，总由气虚于上而然。经曰：上气不足，脑为之不满，头为之苦倾，目为之苦眩。又曰：上虚则眩。此明训也。微觉有此，当以五福饮之类，培其中气。虚甚大补元煎。否则，卒倒之渐，所由至也。

一、非风麻木不仁，因气血不至，所以不知痛痒。盖气虚则麻，血虚则木，麻木不已，偏枯痿废，此魄虚之候也。经曰：痺之为病，身无痛者，四肢不收，智乱不甚，其言微知，可治，甚则不能言，不可治。

又经曰：营气虚则不仁；卫气虚则不用；营卫俱虚，则不仁且不用，肉如故也。人身与志不相有曰死。即此类也。凡遇此症，只宜培养血气，勿得误认为痰。

一、非风烦热自汗，小水不利，不可以药利之。盖津液外泄，小水必少，再用渗利，则阴水愈竭，无以制火，而烦躁益甚。但使热退汗止，小水自利，况自汗多属阳明，忌利小便，宜生脉散、一阴煎。

一、非风遗尿者，由肾气虚脱，最为危候，宜参、 、归、术补之。然必命门火衰，所以不能收摄，甚者须加桂、附。

论用药佐使凡非风有兼症，则通经佐使之法，本不可废。盖脉络不通，皆由血气。血气兼症，各有所因：如因于风者必闭抑，宜散而通之，如麻、桂、柴、羌、辛、芷之属；因于寒者必凝涩，宜热而通之，如葱、椒、桂、附、甘、姜之属；因于热者必干涸，宜凉而通之，如芩、连、梔、柏、石膏、知母之属；因于湿者必壅滞，宜顺利，如苍术、茵陈、萆 、五苓之属；血滞者宜活，如芎、归，牛膝、红花、桃仁、硝黄之属；气滞者宜行，如木香、香附、乌、沉、枳壳之属；痰滞者宜开，如星、半、牛黄、天竺黄、朱砂、海石、元明粉之属；气血虚弱者惟宜温补，如参、 、归、术、熟地、枸杞、牛膝之属。然虚实之异，尤当详审。

盖通实者，各从其类，使无实邪，而妄用通药，必伤元气。通虚者，或阴或阳，尤当知要。如参、 所以补气，而气虚之甚者，非姜、附之佐，必不能追散失之元阳；归、地所以补精血，而阴虚之极者，非桂、附之引，必不能复无根之生气。寒邪在经而客强主弱，非桂、附之勇则血脉不行；痰湿在中而土寒水泛，非姜附之暖则脾肾不健。此通经之法，实者可以用寒凉，虚者必宜温热也。但附子性刚勇而热，阴虚水亏多热燥者非所宜。但涉阳虚，非此莫达。

一、经病之轻症：皮毛枯涩、汗出、眩运、鼻塞者，肺之经病。血脉不荣，颜色憔悴者，心之经病。

肌肉消瘦，浮肿不仁，肉筋惕，四肢不用者，脾之经病。筋力疲困，拘急掉𦓐，胁肋胀痛者，肝之经病。

口眼歪斜，足阳明及肝胆病。骨弱无力，坐立不能者，肾之经病。

一、经病之危症：皮肤冰冷，滑汗如油，畏寒之甚者，肺之经病。眼瞽昏黑，筋痛极者，肝肾经病，耳聋无闻，骨痛极者，肾之经病。反张戴眼，腰脊如折，膀胱经病。舌强不能言，心肾经病。唇缓口开，手撒，脾之经病。

一、脏病之稍轻症：咳嗽微喘短气，悲尤不已者，病在肺脏。言语无伦，神昏多笑，不寐者，病在心脏。腹满少食，吐涎呕恶，吞酸暖气，谵语多思者，病在脾脏。胸胁气逆，多惊多怒者，病在肝脏。

小腹疼痛，二便不调，动气上冲，呻吟多恐者，病在肾脏。

一、脏病之危症：气大急大喘，或气脱失声，色灰白或紫赤色者，肺肾气绝。神色脱，昏沉不醒，色赤黑者，心脏气绝。痰涎壅极，吞吐不能，呃逆不止，腹胀极，色赤黑者，脾胃气绝。眼闭不开，躁急扰乱，懊囊缩，色青灰白者，肝脏气绝。声喑寒厥，便闭泄不禁，肾脏气绝。

卷三 病能集一（杂证九门）

痿病门

张子和曰：痿之为状，两足痿弱，不能行用。由肾水不能胜心火，心火上烁肺金，肺金受火制，六叶皆焦，皮毛虚弱，急而薄者，则生痿。者，足不能伸而行也。肾水者，肺金之子也。今肾水衰少，随火上炎，肾主两足，故骨髓衰竭，由使内太过而致。然《至真要大论》云：诸痿喘呕，皆属于上。上者，上焦也。三焦者，手少阳相火也。痿、喘、呕三病，皆在膈上，属肺金之部分也。故肌痹传为脉痿，湿痿不仁传为肉痿，髓竭足传为骨痿，房室太过为筋痿，传为白淫。大抵痿之为病，皆因客热而成，好欲贪色，强力过度，渐成痿疾，故痿属肺，脉痿属心，筋痿属肝，肉痿属脾，骨痿属肾，总由肺受火邪叶焦之故，相传于四脏，痿病成矣。故疾病无寒，其人脉必浮而大，治之之法，与治痹颇异，风寒湿痹犹可汤蒸燔灸，时或一效，惟痿用之转甚。盖痿以肺热为本，叶焦而成痿，以此传于五脏，若作寒治，是不刃而杀也。《内经》谓治痿之法，独取阳明。阳明者，胃脉也，五脏六腑之海也，主润养宗筋。宗筋主束骨，又主大利机关。机关者，身中大关节也，以司屈伸。

是以阳明虚则宗筋纵，宗筋纵则大脉不伸，两足痿弱。然取阳明者，胃脉也，胃为水谷之海，人之四季以胃气为本，本固则精化，精化则髓充，髓充则足能履矣。

丹溪先生曰：诸痿起于肺热，只此一句，便见治法大意。盖肺金体燥而居上，主气，畏火者也。脾土性温而居中，主四肢，畏木者也。火性炎上，若嗜欲无节，则水失所养，火寡于畏而侮所胜，肺得火邪而热矣。木性刚急，肺受热则金失所养，木寡于畏而侮所胜，脾得木邪而伤矣，肺热则不能管摄一身，脾伤则四肢不能为用，而诸痿之病作。经曰：东方实，西方虚，泻南方，补北方。夫泻南方则肺金清而东方不实，何脾伤之有？补北方则心火降而四方不虚，何肺热之有？故阳明实则宗筋润，能束骨而利机关矣。

治痿之法，无出于此。骆龙吉亦曰：风火既炽，当滋肾水。

李士材曰：丹溪之言，治痿当矣，惜乎其未备。经言病本虽五脏各有，而独重太阴肺；治法虽诸经各调，而独重阳明胃。盖肺主气化，以行令于一身，五脏之热火熏蒸，则金被克而肺热叶焦，故致疾有五脏之殊，而手太阴之地未有不伤者也。胃主受水谷以灌溉于四肢，肺金之受邪失正，则本无制而侮其所胜，故治法有五脏之施，而足阳明之地未有或遗者也。然而独取阳明，所谓真气所受于天，与谷并而充身，阳明虚则五脏无所禀，不能行气血、濡筋骨、利机关，故百体中随其不得受水谷处不用而为痿，不独取阳明，而何取哉？丹溪申明泻南补北之说固当，若胃虚减食者，当以芳香辛温之剂治之。若拘于泻南之说，则胃愈伤矣。诚能本此施治，其于痿思过半矣。治法：心热脉痿，铁粉、银箔、黄连、苦参、龙胆草、石蜜、牛黄、龙齿、秦艽、白藓皮、牡丹皮、地骨皮、雷丸、犀角之属；肝气热筋痿，生地、天冬、百合、紫葳、白蒺藜、杜仲、萆薢、菟丝子、川牛膝、黄芩、黄连之属；脾气热肉痿，二木、二陈、霞天膏之属；肾气热骨痿，金刚丸、牛膝丸、加味四斤丸、煨肾丸；肺热痿，黄芩、天冬、麦冬、石斛、百合、山药、犀角、通草、桔梗、枯芩、山梔、杏仁、秦艽之属；挟湿热，健步丸加黄柏、苍术、黄芩，或清燥汤；湿痰，二陈、二术、竹沥、姜汁；血虚，四物汤、二妙散、补阴丸；气虚，四君子汤合二妙散；气血俱虚，十全大补汤；食积，木香槟榔丸；死血，桃仁、红花、蓬术、川山甲，四物汤；肾肝下虚，补益肾肝丸。

卷三 病能集一（杂证九门）

痰饮门

王节斋曰：痰者病也。人之一身，气血清顺则津液流通，何痰之有？惟夫气血浊逆，则津液不清，熏蒸成聚，而变为痰焉。痰之本水也，原于肾；痰之动湿也，主于脾。古人用二陈汤为治痰通用者，所以实脾燥湿，治其标也。然以之而治湿痰、寒痰、痰饮、痰涎，则固是矣。若夫痰因火上，肺金不清，咳嗽时作，及老痰、郁痰，结成粘块，凝滞喉间，吐咯难出，此等之痰，皆因火邪上炎，熏于上焦，肺气被郁，故其津液之随气而升者，为火熏蒸，凝浊郁结

而成，岁月积久，根深蒂固，故名老痰、郁痰。而其原则火邪也，病在上焦心肺之分，咽喉之间，非中焦脾胃湿痰、冷痰、痰饮、痰涎之比也。故汤药难治，亦非半夏、茯苓、苍术、枳实、南星等药所能治也。惟开郁降火，清润肺金，而消化凝结之痰，缓以治之，庶可取效；天冬、黄芩、海粉、栝蒌仁、桔梗、香附、连翘。青黛、芒硝、橘红。大率饮酒之人，酒气上升为火，肺与胃脘皆受火邪，故郁滞而成，此天冬、黄芩泻肺火也，海粉、芒硝咸以软坚也，栝蒌润肺除痰，香附开郁降气，连翘开结降火，青黛解郁火，故皆不用辛燥之药。

痰属湿热，乃津液所化，因风寒湿热之感，或七情饮食所伤，以致气逆液浊，变为痰饮。或吐咯不出，或凝滞胸膈，或留聚肠胃，或流注经络、四肢，随气升降，遍身上下，无处不到。其为病也，为喘，为咳，为恶心、呕吐，为痞膈壅塞、关格异病，为泄，为眩运，为嘈杂、怔忡、惊悸，为颠狂，为寒热，为肿痛。

或胸间辘辘有声，或背心一点常如冰冷，或四肢麻痒不仁，皆痰所致。百病中多有兼痰者，世所不知也。痰有新久轻重之殊，新而轻者，形气清白稀薄，气味亦淡；久而重者，黄浊稠粘凝结，咳之难出，渐成恶味，酸辣咸苦，甚至带血而出。治法：痰生于脾胃，实脾燥湿。又随气而升，宜顺气为先，分导次之，又气升属火，顺气在于降火，热痰则清之，湿痰则燥之，风痰则散之，郁痰则开之，顽痰则软之，食积痰则消之，在上者吐之，在中者下之。又中气虚者，宜固中气以运痰。若攻之太重，则胃气虚而痰愈盛矣。主方用二陈汤，总治一身之痰。如要下行加引下药，上行加引上药。湿痰多饮，如身体倦怠之类，加苍术，白术。寒痰痞塞胸中，加半夏，甚者加麻黄、细辛、乌头之类。痰厥头痛，亦加半夏。风厥加南星、枳壳、白附子、天麻、僵蚕、猪牙皂角之类。气虚者则更加竹沥，气实加荆沥，俱用姜汁。热痰加黄芩、黄连，痰因火盛逆上，降火为先，加白术、黄芩、石膏、黄连之类。眩运嘈杂，火动其痰也，亦加山栀、黄连、黄芩。血虚有痰者，加天冬、知母、栝蒌，香附、竹沥、姜汁。带血者，更加黄芩、白芍、桑皮。血滞不行，中焦有饮者，取竹沥，加姜、韭自然汁。气虚有痰者，加人参、白术。脾虚者，宜补中益气以运痰。下陷加白术、白芍、神曲，兼用升麻提起。内伤挟痰，加参、白术之类，姜汁传送，或加竹沥尤妙。食积痰，加神曲、山楂、麦芽、炒黄连、枳实以消之。甚者必用攻之，宜丸药。兼血虚者，用补血药送下。中焦有痰者，食积也。胃气亦赖所养，若攻之，尽则虚矣。老痰用海石、半夏、栝蒌仁、香附、连翘之类。五倍子佐他药，大治顽痰，宜丸药。喉中有物，咯不出，咽不下者，此痰结也。用药化之，加咸味软坚之类，宜栝蒌、海石、桔梗、连翘、香附

，少佐朴硝、姜汁，蜜化噙服。脉涩者，卒难开，痰在膈上，必用吐法。胶固稠粘者，脉浮者，痰在经络间者，必用吐，吐中有发散之义。凡用吐，升提其气便吐，如防风、川芎、桔梗、芽茶、生姜、韭汁之类，或瓜蒂散。凡吐，用布紧勒肚，于不通风处。痰在肠胃可下，枳实、甘遂、巴豆、大黄、芒硝之类，凡痰用利药过多，肠胃易虚，则痰易生而多。痰在胁下，非白芥子不能除。

痰在皮里膜外，非姜汁、竹沥不可及。在四肢，非竹沥不开。在经络中，亦用竹沥，必佐以姜汁、韭汁。膈间有痰，或颠狂，或健忘，或风痰，俱用竹沥，与荆汁同功。气虚少食，用竹沥。气实能食，用荆沥。凡人身上中下有块，是痰也，问其平日好食何物，吐下后方用药。凡人头面颈颊身中有痰核，不痛不红，不作脓者，皆痰症也，宜随处用药消之。滚痰丸功泻肠胃痰积，及小儿食积痰，急惊痰盛者，最为要药，常令合备，但量人虚实用之。

薛立斋曰，痰者脾胃之津液，或为饮食所伤，或因七情六淫所扰，故气壅而痰聚。谚云肥人多痰，而在瘦人亦有之者，何也？盖脾统血，行气之经，气血俱盛，何痰之有？皆由过思与饮食所伤，损其经络，脾血既虚，胃气独盛，是以湿因气化，故多痰也。游行周身，无所不至，痰气既盛，客必胜主，或夺于脾之大络之气，则倏然仆地者，此痰厥也。升于肺者则喘急咳嗽，迷于心则怔忡恍惚，走于肝则眩运不仁、胁肋胀满，关于肾不咯而多痰唾，留于胃脘则呕泄而作寒热，注于胸则咽隔不利、眉棱骨痛，入于肠则辘辘有声，散则有声，聚则不利。窃谓若脾气虚不能消湿，宜用补中益气汤加茯苓、半夏。若脾气虚弱，湿热所致，宜用东垣清燥汤。若因胃气虚弱，寒痰凝结，宜用人参理中汤。

若因脾胃虚寒，而痰凝滞者，宜理中化痰丸。若因脾虚而痰滞气逆者，宜用六君子加木香。若因脾胃虚弱而肝木乘侮，宜六君子加柴胡，头痛宜用白术半夏天麻汤。若因脾胃虚弱，寒邪所乘以致头痛，宜用附子细辛汤。《脉诀》云热则生风，故云风自火出。若风邪气滞，痰蕴于胸中者，宜用南星、枳壳、白附子、天麻、僵蚕、牙皂之类。若因肺经风热而生痰者，宜用金沸草散。若因风火相搏，肝经风热炽盛而生痰者，宜用牛黄抱龙丸，或牛黄清心丸。若因肝经血燥而生痰者，宜用柴胡栀子散。若因中气虚弱，不能运化而生痰者，宜用六君、柴胡、钩藤。

李士材曰：五痰五饮症各不同，至于脾、肺二家之痰，尤不可混。脾为湿土，喜温而恶寒润，故二术、星、夏为要药；肺为燥金，喜凉润而恶温燥，故二母、二冬、地黄、桔梗为要药。二者易治，鲜不危困。每见世俗恶半夏之燥，喜贝母之润，若是脾痰，则土气益伤，饮食忽减矣。即使肺痰，毋过于凉润以伤中州，稍用脾药以生肺金，方为善治。故曰：不理脾胃，非其治也。

王中 曰：古今医方，痰论已尝喻及。顾外淫之病，当祖仲景专科。若七情之方，虽有多门，原其本标，半因痰病，盖亦有因病而生痰者也。故痰之为病，不出六经。医书以脾为中州，合胃为表里，胃为水谷之海，其气熏蒸，上朝肺为华盖，主司皮毛，周流内外，充润百骸，氤氲为荣卫之气，合会为津液不源。

随经变化，在肝名津，在肺名液，在心名血，在肾为精，在胃为涎。元和纯粹，谷气相资，升降无穷。髓、脑、涕、唾、精、津、气、血、液，同出一源，而随机应感，故凝之则为败痰。夫痰者，湿类也，属足太阴湿土所司，故肿满至极则必浮，在方则有理气消肿之药。故不言痰也。肺为贮痰之器，痰实郁勃而湿热化，化属乎少阴君火所司，在方则有除热清剂，故不言痰也。火盛金衰，木无以制，属足厥阴风木所司，风性飘荡，动静不常，干犯诸经，在方则有一百二十种风，故不言痰也。痰乃败精结实之形，窒碍朝会隧道，气不流畅，在方则有七十二般气，故不言痰也。津既为痰，不复合气，氤氲停留肺胃之间，自为恶物，其冷如冰。积之日久，或咳不咳，或喘不喘，或呕哕涎沫，或不吐痰，或面青唇黑，四肢厥逆，或恶风，或恶寒，或头疼身痛，或多汗如雨，或即无汗。本因肺气，状若伤寒，属足太阳寒水所司，在方则合分治法，故不言痰也。或因志不遂，忧思郁结，或因惊伏痰，或因伏痰怔忡，如畏人捕，拂勃至甚，火气上炎；性好夸大；语言错谬，狂乱悲笑，逾垣上屋，邪阳独盛，膂力过人，属少阳相火所司，在方则有宁志镇心之剂，故不言痰也。中风者，涎痰浮凝，津不润下，大便燥涩。有伏痰者，肺气不治，开合失常，衣食辛热，或天气抑蒸，内外交烁而壅，或冲冒风寒，则毛窍骤开，肺壅痰塞，甚至皮毛枯竭皱燥，并属阳明燥金所司，在方则各方证类，故不言痰也。

盖因痰而致病者，先治其痰，后调余病；因病而致痰者，先调其病，后逐其痰。其有败痰既下，诸症悉除。

经又云：有治本而得者，有治标而得者。此之谓也。

戴元礼曰：凡人忽患胸、背、手、足、头、项、腰、胯痛不可忍，连筋骨，牵引吊痛，坐卧不安，走易不定，俗医不晓，谓之走，用风药及针灸，非也。以药贴，亦非也。或头痛不可举，或神思昏倦多睡，或饮食无味，痰唾稠粘，夜间喉中如锯声，多流涎唾，手足重坠痹冷，脉不通，误认为瘫痪，亦非也。乃是痰饮顽涎伏在心膈上下，变为此疾。

张子和曰：留饮之证，不过蓄水而已。然其得之，由来有五：肝愤郁而不得伸则乘脾，脾气不化，故为留饮。肝主虑，久虑而不决，则饮食不行。脾主思，久思而不已则脾结，故亦为留饮。因劳役远行，乘困饮水，脾胃力衰，因而嗜卧，不能布散于脉，亦为留饮。饮酒过多，肠胃已满，又复增之，腠经不

及渗泄，久久如斯，亦为留饮。隆暑津液焦涸，喜饮寒水，本欲止渴，乘快过多，逸而不勤，亦为留饮。人病饮者，不能出此五者之外。然水者阴物也，积水则生湿，停酒则发燥，久则成痰。在左胁者同肥气，在右胁者同息贲，上入肺则多嗽，下入大肠则为泄，入肾则为涌水，濯濯如囊浆，上下无所不之，故在太阳则为支饮，皆由气逆而得之。故湿在上者，目黄面浮。在下者，股膝肿厥；在中者，支满痞膈。痰逆在阳不去者，久则化气。在阴不去者，久则成形。今代刘河间，根据仲景十枣汤，制三花神佑丸，而加大黄、牵牛。新得之痰，下三五十丸，气流饮去。在上可以瓜蒂散通之，下以禹功丸去之，然后以痰剂流其余蕴。复未尽者，可以苦葶苈、杏仁、桑皮、椒目等逐水之药，伏水皆去矣。夫黄连、黄柏可以清上燥湿，黄、茯苓可以补下渗湿，二者可以收后，不可以先驱。治病有先后，邪未去时，慎不可补耳。

戴院使曰：有饮癖积成块，在腹胁之间，类积聚，用破块药多不效，此当行其饮，宜导痰汤。

何以知其为饮？其人先曾病瘥，口吐涎沫、清水，或素来多痰者是也。又多饮人结成酒癖，腹胁积块，胀急疼痛，或全身肿满，肌黄少食，宜十味大七气汤，红花酒煎服。

王中 曰：一切无痰不嗽不啻者，世人莫知为痰。又见之于脉，有虾游、雀啄、代止之形，亦时有痰气关格者。若非谙练扬历，未免根据经断病，而貽笑大方。盖痰凝气滞，关格不通，其脉固有不可动者。

有两三路乱动，时有时无者，或尺寸一有一无者，有关脉绝滑不见者，或时动而大小不常者，有平居之人忽然而然者，有素稟痰病不时而然者，有僵仆暴中而然者，非皆死脉也，实因乎痰而然。

然痰之为症，方书散入杂症，是以大小七气汤、治中、二陈、半夏茯苓汤，细辛、白术、薄荷、石膏、白矾、皂角、南星、贝母、常山，以至青州白丸子、寿星散，利种消酒化气、去风宽膈、止恶诸方，皆显仁藏，用于其间。古人治痰，莫不在斯。

而余因制滚痰丸一方，获效万无一失。惟脱形不食，及水泄并孕妇不服外，自数岁以上至八旬者，皆可量度饵之。或常人大便频去，或稍腹痛，或微觉后重，但看其色焦黄稠粘者，并是痰泻，正宜服之。

逐去顽痰，脏腑清利，自然不泄也。

喻嘉言曰：痰饮之证，留伏二义，最为难明。《金匱》论留饮者三，伏饮者一。曰：心下有留饮，其人背寒如掌大。曰：留饮者，胁下痛引缺盆。曰：胸中有留饮，其人短气而渴，四肢历节痛。言胸中留饮，阻抑上焦心肺之阳而为阴噎，则有深入于背者有冷无热，并阻督脉上升之阳，而背寒如掌大，无

非阳火内郁之象也。胁下为手足厥阴上下之脉，而足少阳之脉，则由缺盆过季胁，故胁下引缺盆而痛，为留饮偏阻，是木火不升之象。饮留胸中，短气而渴，四肢历节痛，为肺不行气，脾不散精之象也。合三条而观之，心、肺、肝、脾，痰饮皆可留而累之矣。至伏饮，曰：膈上病痰，饮喘嗽吐，发则寒热，背痛腰疼，目泣自出，其人振振身，剧则必有伏饮。言胸中乃阳气所治，留饮阻抑其阳，则不能发动。然重阴终难蔽，有时阳伸，忽而吐发。然伸而复屈，太阳不伸，作寒热、腰背痛、目泣；少阳不伸，风火之化，郁而并于阳明土中，阳明主肌肉，遂振振身而剧也。留饮之伏而不去，其为累更大若此。治法无大于用温药和之，而急以通其阳，若仲景苓桂术甘汤等，虽治支满目眩，可于此仿其意矣。

又曰：小儿慢脾风，痰饮阻塞窍隧，星附六君汤以醒之。老人肾虚水泛，痰饮上涌，崔氏八味丸以摄之。若脾胃虚寒，饮食不思，阴气痞塞，呕吐涎沫者，宜温其中。真阳虚者，更补其下。然热痰乘风火上入，目暗耳鸣，多似虚证，误行温补，转锢其痰，永无出路，医之过耳。

卷三 病能集一（杂证九门）

滞下门

刘宗浓曰：滞下之病，皆由肠胃日受饮食之积余不尽，留滞于内，湿蒸热淤，郁结日深，伏而不作，时逢炎暑大行，相火司令，又调摄失宜，复感酷热之毒，至秋阳气始收，火气下降，蒸发蓄积，而滞下之证作矣。以其积滞之滞行，故名之曰滞下。其湿热积淤，干于血分则赤，干于气分则白，赤白兼下，气血俱受邪矣。久而不愈，气血不运，脾积不磨，陈积脱滑，凝若鱼脑矣。甚则肠胃空虚，关门失守，浊液并流，色非一类，错杂混下，状如豆汁矣。

脾气下陷，虚坐努力，便出色如白脓矣。其热伤血深，湿毒相淤，粘结紫色，则紫黑矣。其污浊积而欲出，气滞而不与之俱出，所以下迫窘痛，后重里急，圉不能便，起止不安，此皆大肠经有所壅遏，窒碍不得宣通故也。

尝见世方一偏，妄用兜涩，下以巴，或指湿热，与以淡渗，非其治矣。长沙论云：痢之可下者，悉用大黄之剂；可温用者，是姜附之类。河间亦言：后重则宜下，腹痛则宜和，身重则除湿，脉弦则去风，脓血稠粘以重药竭之，身冷如汗以重药导之，风邪内蓄宜汗之，鹜溏为痢当温之，在表者汗之，在里者下之，在上者涌之，在下者竭之，身表热内疏之，小便涩者分利之。用药轻重之别，又加详载。行血则便脓自愈，调气则后重自除。而丹溪又谓：有大虚大寒者，法当温补。观此治法，诎可胶柱鼓瑟？又有胃弱而闭不食，此名噤口痢。内格呕逆，火起上炎之象。此则胃虚木火乘之，是土败木贼也，多成危候。

李士材曰：治痢之法，庸工谓痛无补法，是以百无一补。而世之病痢者

，十有九虚，请悉言之。气本下陷，而再行其气，后重不益甚乎；中本虚衰，而复攻其积，元气不愈竭乎？湿热伤血者自宜调血，若过行推荡，血不转伤乎；津亡作渴者自宜止泄，若但与渗利，津不转耗乎？且曰直待痛止方补，不知因虚而痛者，愈攻则愈虚，愈虚则愈痛矣。此皆本末未明，据有形之疾病，不思无形之元气也。是故脉来微弱者可补，形色虚薄者可补，疾后而痢者可补，因攻而剧者可补。尤有至要者，则在脾肾两脏，如先泄而后痢者，脾传肾，为贼邪，难治；先痢而后泄者，肾传脾，为微邪，易治。是知在脾者病浅，在肾者病深。肾为胃关，未有久痢而肾不损，故治痢不知补肾，非其治也。凡四君、归脾、十全、补中，皆补脾虚，未尝不善。若病在火衰，土位无母，设非桂附大补命门，以救脾家之母，则饮食何由而进，门户何由而固哉？后重，有邪迫而后重者，至圉稍减，未几复甚；虚滑而后重者，圉后不减，以得解愈虚故也。下后仍后重者，当甘草缓之，升麻举之。

噤口，食不得入，到口即吐。有邪在上膈，火气冲逆者，黄连、木香、桔梗、橘红、茯苓、菖蒲；有胃虚呕逆者，治中汤；有阳气不足宿食未消者，理中汤加砂仁、木香、陈皮、豆蔻；有肝气呕吐者，木香、黄连、茱萸、青皮、芍药之类；有积秽在下恶气熏蒸者，承气汤，石莲为末，陈米汤调下。石莲即莲子之老者，市中皆木莲，不可用。丹溪用人参、黄连，浓煎，加姜汁，细细呷之。但得一呷下咽便开。

不治症下纯血者死，如屋漏水者死，大孔如筒者死，唇若涂朱者死，发热不休者死。色如鱼脑、如猪肝半死半生，脉细、皮寒、气少、前后泄痢、饮食不入，是谓五虚，死。惟用参附，十可救一。

喻嘉言曰：治疟之法，当从少阳；治痢之表，法亦当从于少阳，盖水谷之气，由胃入肠，疾趋而下，始焉少阳生发之气不伸，继焉少阳生发之气转陷，故泛而求之阳明，不若专而求之少阳。俾苍天清静之气，足以升举，物产之味，自然变化精微，输泄有度，而无下痢奔迫之苦矣。况两阳所藏之精液，既以下泄，尤不可更发其汗。在伤寒经禁，明有阳明禁汗之条，而《金匱》复申下痢发汗之禁，所以当从少阳半表之法，缓缓逆挽其下陷之清气，俾身中行春夏之令。究竟亦是和法，其下陷之气已举矣。

凡先泄后痢者逆也，复通之而不已者虚也。脉微迟宜温补。脉弦数为逆，主死。产后痢亦宜温补。

腹痛因肺金之气郁于大肠之间者，以苦梗发之，后用痢药。肛门痛，热留于下也。初病身热，脉洪大，宜清之，黄芩芍药汤。病久身冷自汗，宜温之，理中汤。下血者，宜凉血活血，当归、黄芩、桃仁之类。

风邪陷下者，宜升提之。湿热伤血者，宜行湿清热。下坠异常，积中有紫

黑血，而且痛甚者，此为死血，用桃仁、滑石行之。血痢久不愈者，属阳虚阴脱，用八珍汤加升举之药。甚有阵阵自下，手足厥冷，脉渐微缩，此为元气欲绝，急灸气海，用附子理中汤，稍迟无救。久痢血，脉沉弱，诸药不效，十全大补加姜枣入蜜煎服。

治痢有标本先后：以肠胃论，大肠为标，胃为本；以经脉论，手足阳明为标，少阳相火为本。故胃受湿热，水谷从少阳之火化，变为恶浊，传入于大肠，不治少阳，但治阳明，无益也。少阳生发之气，传入土中，因而下陷，不先以辛凉举之，而以苦寒夺之，痢无止期矣。且病情有虚实，实者邪气实，虚者正气虚也。

七实三虚，攻邪为先；七虚三实，扶正为本。十分实邪，即为壮火食气，无正可扶，急去其邪，以留其正；十分虚邪，即为奄奄一息，无实可攻，急补其正，听邪自去可耳。

王节斋曰：痢是湿热、食积，治者别五色以属五脏，白者伤气分，赤者伤血分，赤白相杂气血俱伤，黄者食积。治法，泄肠胃之湿热，开郁结之气，消化积滞，通风通用。其初只是下之，下后未愈，随证调之。

痢稍久者，不可下，胃虚故也。痢多属热，亦有虚与寒者。虚者宜补，寒者宜温，年老人及虚弱者不宜下。

主方：黄芩、黄连、白芍（此三味痢疾必用之药）、木香、枳壳、槟榔、炙甘草。

若腹痛，加当归、砂仁，再加木香、芍药。

若后重，加滑石，再加枳壳、槟榔、白芍、生用条芩。

若白痢，加白术、茯苓、滑石、陈皮。初欲下之，加大黄。兼食积，加山楂、枳实。

若红痢，加当归、川芎、桃仁。初欲下之，加大黄。

若红白相杂，加川芎，当归、桃仁以理血，滑石、陈皮、苍术以理气，有食积亦加山楂、枳实。

若白痢久，胃弱气虚，或下后未愈，减芩、连、芍，加白术、黄、茯苓、陈皮、砂仁，再加炙干姜。

若红痢久，胃气弱血虚，或下后未愈，减芩、连，加当归、川芎、熟地、阿胶、陈皮、白术。

若赤黑相杂，此湿胜也，小便赤涩短少，加木通、泽泻、茯苓、山栀，以分利之。

若血痢，加当归、川芎、生地、桃仁、槐花。久不愈，减芩、连、枳、槟，加阿胶、炒侧柏叶、黑干姜、白术、陈皮。

若久利后重不去，此大肠坠下，去槟榔、枳壳，用条芩加升麻以提之。

若呕吐食不得下，加石膏、陈皮、山梔，入姜汁，缓呷之，以泄胃口之热。

如气血虚而痢者，四物汤加人参、白术、陈皮、芩、连、阿胶之类以补之，而痢自止。

若寒痢，用黄连、木香、酒芍、当归、炙干姜、砂仁、浓朴、肉桂之类。

若误服湿热之药止涩之，虽积久亦宜用前法以下之，下后方调之。若下之未愈，又用前法调理而久不愈，此属虚寒滑脱，宜用补寒，更加龙骨、赤石脂、粟壳、乌梅等收涩之药。

张景岳曰：凡治痢疾，最当察虚实、辨寒热。此泄痢中最大关系，而阴阳之诊为尤急。如实症，必形气强壮，脉息滑实，或素纵口腹，多胀满坚痛，及年少新病，脾气未损者，方可用治标之法，行之利之泄之。若虚症，形体薄弱，颜色青白，脉虽紧数而无力无神，脉见真弦，中虚似实；或素禀阳衰，素多痰积；或偶犯生冷，偶中雨水阴寒，总惟脾弱之辈，多有此症。

寒热之辨：果热则必畏热而喜冷，不欲衣被，渴甚饮水，小便热涩而痛，下纯血鲜红，脉滑实有力，形躁急多烦。若无此症而泄痢不止，必是虚寒。

至于阴阳之用，欲其相济不欲其相贼，阳贼阴则为焦枯，阴贼阳则为寂灭。盖阴常喜静而恶动，阳常喜暖而恶寒。及其相贼，阴畏阳之亢，所以阴遇阳邪，非枯即槁；阳畏阴之毒，所以阳逢阴寇，不走即飞。

凡诸病剧而有假真疑似者，即其症也，而尤于伤寒痢疾为最。

今之痢甚者，多见上下皆有热证，而实非真热，如烦则似热非热，躁则似狂非狂，懊 不宁，莫可名状，此非真热之证也，盖以精血败伤，火中无水，而阴失其静，故烦躁若此也。

又如飞于上则为口渴、喉疮，或面红身热；走于下则孔热、孔痛，便黄便血，此非实热症也。盖以水火相刑，阳为阴逐而火离其位，故飞走若此也。今人但见此等症，盍曰热矣，而詎知烦躁之为阴虚，飞走之为阳虚耶？且如肌表皆由热症，本当恶热，而反不舍衣被，或脐腹喜暖，宜熨宜按者，此外虽热而内有寒也。

又如九窍皆有热症，必喜冷冻饮料，然口虽欲寒而腹畏之，或寒冷下咽，反增呕恶腹疼，或噎塞不行，反生胀闷，或口苦虽有疮痛而反欲热汤，此则上下虽热而中焦有寒也。此外有阳气素弱，脉色少神等症，若再犯寒凉，必致飞者益飞，走者益走，欲孤阳之不灭，不可得也。

凡治此者，但能引火归源，使丹田暖则火就燥，下元固则气归精，此阴阳颠倒之神理也。

凡泄痢腹痛，有实热虚寒之辨。实热或因食积、火邪，然多胀满坚硬，痛而拒按，此属停滞，微则行之，甚者逐之。火邪显有内热，清之利之。大都邪实于中者，必多气逆，治法无论是食是火，皆当行气为先。

虚寒者由寒气之在脏，故腹痛也。盖元气不足于内，则虽无外受寒邪，而中气不暖，即寒症也。泄痢不止，胃气受伤，膏血切肤，安能不痛？此其为痛，乃因剥及肠脏而然。凡寒侵脏腑，及络脉受伤，血动气滞者，皆能为痛。但察其不实不坚，喜按熨胸腹，似饥而不欲食，胃脘作呕，而多吞酸，无实热等症，总属虚寒。速宜温养脾胃，不得再加消伐。如痛之甚，少加木香以顺其气，或多加当归以和其血，俟痛稍减，则当去此二味。盖又恐木香之耗气，当归之滑肠也。盖寒在下焦而作痛，必加吴茱萸。或痛不至甚，只以温补脾肾为主，使脾胃安则痛自止。

泄痢之症，必多口渴，当审其有火无火。若火盛熏脾烁胃，津液耗竭，好饮冰水，多而不厌，随饮随消者，此热渴，治宜凉也。若虽饮水而不至甚多，或时喜凉，复不喜凉，此即寒聚于中，而无根之火浮载于上，不宜凉也。于喜热喜凉，即可辨其寒热。似渴者干也，非渴也。口虽干而不欲汤饮，则尤非热症。

盖水泄于下，必津涸于上，故不免于渴。渴而欲饮，正以内水不足，欲得外水以相济也，诎必皆因于火乎？且气为水母。其有气虚不能生水者，必补其母；土为水生，其有脾虚不能约水者，必强其主，而渴止矣。使能不治其渴。而治其所以渴，何渴病之有？凡痢小水必多不利，其寒热虚实，大宜详察。若暴注之泄，清浊不分，水谷并归于大肠，其不利者暂也。若非其热，则或以中寒而逼阳于下，或泄痢亡阴而水亏色变，或下焦阳气不暖而水无以化，或妄用渗利而涕逼汁干者，俱有之。但察其三焦无火，则虽黄虽涩，纵皆亡阴亡液之症，速当培补真阴，是为良法。

凡里急后重，病在广肠下肛，其病本则在脾胃，凡热痢、寒痢、虚痢皆有之，不得尽以为热也。盖中焦有热，则热邪下迫；中焦有寒，则寒邪下迫；脾胃气虚，则气陷下迫。欲治此者，当散其所因，以治脾胃之本，则无有不愈，然病在广肠，已非食积，而所留者，惟下陷之气，气本无形，故虽欲出而实无所出，是皆气之使然耳。河间谓行血则便脓自愈，调气则后重自除，是固然矣。然调气之法，如气热者凉之，寒者温之，虚者补之，陷者举之，皆调也，必使气和，乃为调气。若但以木香、槟榔、当归、大黄行血散气之属，谓之调和，不知此所以行散者，皆中焦之气，气既下陷，而复行之散之，则气必更陷，其能愈乎？痛有大孔痛者，脾胃不和，水谷之气失其正化，而浊恶难堪之味出之孔道，此痛之不能免也，又若火因泄陷，阳为阴逐，则胃中阳气并逼于

下，无从解散，此肿之所由生也。故寒痢、热痢皆为肿痛，痢多则痛多，痢少则痛少，痛与不痛，亦由气之陷与不陷耳。治此者，但治其痢，则痛肿自散。

凡积聚之辩，果以饮食之滞，或积聚成块，或胀满硬痛，不化不行，乃谓之积，所当逐也。至于脓垢，非糟粕之属，实附肠着脏之脂膏，皆精血之属也，无论瘦人、肥人，皆有此脂。今之患此者，必以五内受伤，脂膏不固，故曰剥而下。若脏气稍强，则随去随生。若脏气剥削殆尽，或以久泄久痢，但见血水及屋漏者，此败竭极危之候也，惟安之固之，犹恐不及，况攻之逐之，用苦寒以滑之利之乎？凡痢绝血鲜红者多热症，以火性急速，迫而下也。紫红白者少热症，以阴凝血败，损而然也。绝白者无热症，以脏寒气薄，滑而然也。然有以无红而亦因热者，此亦暴注之类，而非之痢之谓也。有以红紫虽多而不可言热者，此以阴络受伤，而非暴注之比也。黄深而秽臭者，此有热症。若浅黄色淡不甚臭，或兼腥馊气者，此即不化之类，皆寒症也。黑而脓浓大臭者，此焦色也，多有火症。若青黑而臭薄者，此肝肾腐败之色也。凡痢之见血者，无非阴络受伤，或寒或热，但伤络脉，则无不见血，故不可必认为热，当以脉色形气兼而察之，庶不误耳。

凡痢有发热者，似乎属火，然实热之证，反未必发热。惟痢伤精血，阴虚水亏者，多为热症。或虚中有火，脉见有力，惟保其阴。若脉本无力，全属虚火，宜壮水补阴，六味、八味。若阴虚格阳为外热，则胃关煎、右归饮。

一噤口不食，最危急之候。丹溪以胃口热甚用黄连、人参治之，不知噤口不皆实热，而虚寒者居多。

果火郁胃中，脏腑必多炽热，脉见洪数。若察其胃口无胀满、火邪，但见其有出无入，脏气不能容受。一由脾胃之弱，或呕恶、恶闻食臭，或肌不能食，此以中焦不运，责在脾也，一由肾气之弱，命门不暖，则大肠不固，小肠不化，而胃气不能行，此以下焦失守，化源无主，责在肾也。欲健中焦，非参、术、姜、草之属不可。欲实下焦，非熟地、附子、吴茱萸、肉桂之属不可。脾肾强而食自入，其理甚明矣。

卷三 病能集一（杂证九门）

吐泻门（霍乱、水泄、脾泻、肾泻）

张子和曰：风、湿、三气，合而成霍乱吐泻转筋，风应厥阴肝木，湿应太阴脾土也。又曰：厥阴所至，为胁痛呕泄；少阳所至，为呕涌；太阳所至，为中满霍乱吐下；太阴所至，为濡化也。转筋者，风主肝，肝主筋，风急甚，故转筋也。吐者，火主心，心主炎上；故呕吐也。泄注者，土主湿，脾湿下注，故泄注也。脾湿，土气为风木所克，土化不行矣。亢无雨，火盛过极，上怒发焉，甚则雷霆骤雨，大水横流，山崩岸落，讵非太阴怒发之象耶？故人病心

腹满胀、肠鸣，而为数便，甚则心痛胁胀，呕吐霍乱，厥发则注下，跗肿身重。启元子谓以上病症，皆脾湿所生，是矣。

王海藏曰：夫呕吐而利者，霍乱也。三焦者，水谷之道路。邪在上焦者，则吐而不利；邪在下焦者，则利而不吐；邪在中焦，既吐且利。以饮食不节，冷热不调，清浊相干，阴阳乖隔，遂成霍乱。挥霍撩乱，重也；吐利而已，轻也。风湿外至，生冷硬内生，内外合而为病。六淫所伤，各有先后；饮食所滞，各有多少；内外传变，各有轻重。以经脉脏腑，随所应见治之。吐利止后，见外症者，只作外伤治之。

薛立斋曰：泄泻，米食所伤，用六君子加谷芽；面食所伤，加麦芽；肉食所伤，加山楂。若兼寒热作呕，乃肝木侮脾土，用六君子加柴胡、生姜。兼呕吐腹痛，手足厥冷，乃寒水侮土，六君加姜、桂；不应，用钱氏益黄散。若元气下陷，发热作渴，肢体倦怠，用补中益气汤。若泄泻色黄，乃脾土之真色，用六君加木香、姜、桂。若泻在五更，清晨饮食少思，乃脾肾虚弱，五更服四神丸，日间用白术散；如不应，或愈而复作，或饮食少思，急用八味丸补命门火，以生脾土为善。

朱丹溪曰：泄泻有湿、火、气虚、痰积，食积。湿用四苓散加苍术，甚者苍白二术同加，燥湿并渗泄。

火用四苓散加木香、黄芩，伐火邪。痰积宜豁之，用海粉、青黛、黄芩、神曲，糊丸服之。在上者用吐提。

在下陷者宜升提之，用升麻、防风。气虚用人参、白术、炒芍药、升麻。食积二陈汤加泽泻、苍术、白术、山楂、神曲、芎，或吞保和丸。泻水者仍用五苓散。久病大肠气泄，用熟地半两，炒白芍、知母各三钱，升麻、干姜各二钱，炙甘草一钱，为末，粥丸服之。仍用艾炷于百会穴灸三壮。脾泻当补脾气，健运后常用炒白术四两，炒神曲三两，炒芍药三两半，冬月及春初用肉豆蔻代之，或散或汤，作饼子尤佳。脾泄已久，大肠不禁，此脾已脱，宜急涩之，以赤石脂、肉豆蔻、干姜。

戴元礼曰：凡泻水腹不痛者，是湿。饮食入胃不住，或完谷不化，是气虚。腹痛泄水，肠鸣，痛一阵泻一阵，是火。或时泻，或时不泻，或多或少，是痰积。腹痛，甚而泻，泻后痛减者，是食积。

王节斋曰：凡泄泻病，误用参、等甘温之药，则病不能愈，而成变为黄瘵，盖泻属湿，甘温之药能生湿热，故反助病邪，久则湿热甚，而为瘵矣。惟用苦温、苦寒之药以治之则愈，若寒泻湿热，苦温除湿寒也。

泄止后脾胃虚弱，方可参、之药以补之。

赵养葵曰：泻痢，东垣着脾胃之论，其间治脾泄之症，庶无余蕴矣，特未

及乎肾泄也。仲景云：下利不止，医以理中与之，利益甚，理中者，理中焦也。此利在下焦，当以理下焦法，则愈矣。昔赵以德云：闻先师言泄泻之症，其类多端，得于六淫、五邪、饮食所伤之外，复有杂合之邪，似难执法而治。乃见先师治气暴脱而虚，顿泻不知人，口眼俱闭，呼吸甚微，凡欲绝者，灸气海，饮人参膏十余斤而愈。治积痰在肺，致其所合大肠之气不固者，涌出上焦之痰，则肺气不降，而大肠之虚自复矣。治忧思太过，脾气结而不能升举，陷入下焦而成泄泻者，开其郁结，补其脾胃，使谷气升发也。治阴虚而不能司禁固之权者，峻补其肾而愈也。凡此之类甚多，先生治之，圆机活法，无他，熟在《内经》耳。

经曰：肾主大小便。又曰：肾司开阖。又曰：肾开窍于二阴。肾既虚衰，则命门之火熄而水独治，故每天五更天明时，正亥子水旺之刻，故特甚也。惟八味丸以补其阳，则肾中之水火既济，而开阖之权得宜。况命门之火旺，火能生土，而脾亦强矣。古方有椒附丸、五味子散，皆治肾泄之神方，不可不考也。

秦越人《难经》有大瘕泄者，即肾泄也。注云：里急后重，数至圜而不能便，茎中痛。世人不知，误为滞下，治之祸不旋踵，此是肾虚之症。

褚氏精血论中云：精已耗而复竭之，则大小便牵痛，愈痛则愈便，愈便则愈痛，须以补中益气汤倍升麻送四神丸，又以八味丸料加五味子、茱萸、补骨脂、肉豆蔻，多服乃愈。此等症候，以利药致损元气，肢体肿胀而毙者，不可枚举。

方约之曰：久泄肠胃虚脱，止涩之剂不得已而用之，又用药不可太苦太甘，太苦则伤脾，太甘则生湿。

惟当以淡剂利窍为最，以渗湿燥脾为主。症虽分湿、火、虚、寒、痰、食六者之殊，而三虚不可不察。三虚者，脾虚、肾虚、肝虚也。脾虚饮食所伤也，肾虚色欲所伤也，肝虚忿怒所伤也。饮食伤脾，不能运化；色欲伤肾，不能闭藏；忿怒伤肝，木邪克土，皆令泄泻。

又尝论之：泻泄、痢、疟，同乎一治，多由暑月脾胃气虚，饮食伤损所致。才伤便作，则为泄泻；停积既久，则为疟痢。而疟与痢又有分别：饮食为痰，充乎胸胁，则为疟疾；饮食为积，胶乎肠胃，则为痢症。古人谓无痰不成疟，无积不成痢，有以哉。

王海藏曰：吐泻转筋，身热脉长，阳明本病也，宜和中，四君、平胃、建中选用。自汗脉浮者，四君加桂。胁下痛，脉弦者，建中加木瓜柴胡汤，平胃加木瓜亦可。如吐泻后大便不通，胃中实痛，四君加大黄主之。如腹中痛，体重，脉沉细，四君加芍药、高良姜。四肢拘急，脉沉迟，属少阴，四君加姜、

附、浓朴。四肢厥冷，微缓，属厥阴，建中加附子、当归。

张景岳曰：泄泻之本，由于脾胃受伤，则水反为湿，谷反为滞，精华之气不能输化。惟脾强者滞去则愈，此可以清利攻逐也。脾弱者因虚，所以易泄，因泄所以愈虚。盖关门不固，则气随泄去，气去则阳衰，而寒从中生。且阴寒之性降下，必及肾，故泄多亡阴，谓亡其阴中之阳耳。所以泄泻不愈，必自太阴传于少阴，而为肠，诎非降泄之甚，而阳气不升，脏气不固之病乎？若复以寒凉攻逐，无不致败。

先哲曰：治泄不利小便，非其治也。然小便不利，其因非一，宜详辨之。如湿胜而不利，以水土相乱，并归大肠而然也。热胜而不利，以火乘阴分，水道闭涩而然也。有寒泻而不利，以小肠之火受伤，气化无权也。有脾虚而不利，以土不制水，清浊不分也，有命门火衰而不利，以真阴亏损，元精枯涸也。凡此小水不利之候，惟暴注新病，形气强壮者可利。若病久形不足，脉症多寒，形气虚弱者不可利。盖虚寒之泄，本非水有余，实因火不足；本非水不利，实因气不行。倘不察其所病之根，未有不愈利愈虚，而速其危者矣。

又气泄症，必先怒时挟食，随触而发。此肝、脾二脏受病，法当补脾之虚，顺肝之气。但虚实有微甚，宜分轻重治之。

程郊倩曰：凡病至而能奠安治定者，全赖脾胃之气为之主。今则邪犯中焦，卒然而起，致令脾胃失其主持，一任邪之挥霍，呕吐下利，从其治处而扰乱之。毋论受寒中暑及挟饮食之邪，皆属中气乖张，阴邪来侮。

以其病阴而症则阳，变治为乱，是名霍乱。故中虚受扰，外气辄亦失治，病发热、头痛、身疼、恶寒，夹此吐利而来，其脉则微涩。此属正虚邪胜，阳微阴扰。舍温经散寒、扶阳抑阴外，均非其治。自其初证言之，其有头疼、发热、身疼痛之表症，要以分寒热而治。热多饮水者，五苓散主之，于温经植土中，彻其寒水；寒多恶饮水者，理中丸主之，一意温中补土。若恶寒脉微复利，利止为亡血，所以更复发热，四逆加人参汤主之，助阳生阴，务复尽真阳为主。若吐利止而身痛不休，当消息和解其外，宜桂枝汤小和之。若吐利汗出，发热恶寒，四肢拘急，手足厥冷者，与既吐且利，小便复利，而大汗出，下利清谷，内寒外热，脉微欲绝者，四逆汤主之，回阳救急，交通其气，用仲景之法可耳。

卷三 病能集一（杂证九门）

疟疾门

缪仲淳曰：经云：夏伤于暑，秋必疟。疟论一篇，发明已详。盖其间中气不足，脾胃虚弱，暑邪乘虚客之而作，虽随经随症投药解散，必先清暑益气，调理脾胃为主。有食者兼消导夺食，有风兼散风，有老痰、伏饮者，兼豁痰

逐饮，感瘴疔者兼消瘴疔，汗多者固表，无汗者解表，泄利兼升发、利小便，便燥者兼益阴润燥。久而不解，必属于虚，气虚补气，血虚补血，两虚者气血兼补，非大补真气，大健脾胃不得瘳也。

盖疟邪由于中气虚，破气则伤中气，邪不能解，甚则中满不思饮食，作泄，恶寒口干。惟伤食宜消，不同此法。若误下则邪气陷于内，变为滞下，或腹痛、肿胀、呕恶、不思食。凡破气下泄药，切戒勿用。

宜清暑益气，健脾开胃，兼消痰。

宜分脏腑、手足六经所见症施治。先清暑热，宜服白虎汤加减，消息用之。其药俱宜黄昏煎以井水，澄冷，露一宿，五更时温服。盖疟乃暑邪，得露则散也。

若足太阳见症，其人腰痛、头痛、头重、寒从背起，先寒后热，然，热止汗出难已，或遍身骨痛，小便赤，宜羌活、广皮、黄芩、前胡、甘草、猪苓、知母。若渴者，即兼阳明，宜加石膏，倍知母、麦冬。渴而汗少，加葛根。若涉深秋，或入冬，宜多加姜皮。因虚加人参。虚汗多加黄、桂枝，汗止即止，桂枝不可多用。若病患素有热，去桂枝，以芍药、五味代之。若发于阴，并加当归。小便短涩，与六一散二三服，下午服理脾健胃药橘红、豆蔻、茯苓、山楂、麦芽、藿香、人参、白术、白芍、扁豆。有肺火者，去参、术，加麦冬、钗斛、乌梅肉。停食者必恶食，加消导药，食消即已，多服则损中气。胃家素有湿痰者，其症不渴、寒多，方可用半夏、橘红、二术，大剂与之。呕甚者兼用姜皮。

若症见足阳明，其人发热头痛，鼻干，欲引饮，目，不得眠，甚则烦躁，畏火光、人声、木声，可加葛根。虚而作劳者，加人参。汗多加白术，痰多加贝母、橘红。寒热俱盛，指爪见紫暗者，加桂枝。久而不解，用人参、姜皮两许，下午服理脾健胃药如前。

若症见足少阳经，其人往来寒热，口苦耳聋，胸胁痛或呕，宜服小柴胡汤。渴者去半夏，加石膏、麦冬。

肺热去人参，加知母，倍加麦冬。有痰不渴，本方加贝母、白术、茯苓、姜皮。病患阴虚而有热者，虽呕恶，忌用半夏、生姜，宜竹茹、橘红、麦冬、茯苓、乌梅代之。以上三阳经症。

邪在三阳，药宜辛寒，如石膏、知母、柴胡，甘寒如葛根、麦冬、竹叶、粳米，苦寒如黄芩之类为君，乃可以散暑邪，除热渴，坠头痛。兼寒甚者，则间用辛温，如姜皮、桂枝以为向导，以伏其邪，则病易退。

凡寒甚者，病因于虚，或作劳者，亦因于虚，皆宜甘温，以人参、黄，术为君，佐以辛甘，如桂枝、姜皮之属。脾胃虚弱，饮食不消者，则补之以参术

，佐以消导，如白豆蔻、麦芽、砂仁、草豆蔻、枳实、陈皮、山楂之属。在阴分者，则以当归、牛膝为君，佐以姜、桂。如热甚而渴，去姜，桂，加知母，麦冬、竹叶，牛膝、鳖甲。

若足厥阴经，其症先寒后热也，色苍苍然，善太息，甚者状如欲死，或头疼而渴，宜先服三黄石膏汤加鳖甲、柴胡、陈皮，以祛暑邪，后用当归、鳖甲、牛膝、柴胡。如热甚而渴，加花粉、麦冬、知母。如脾胃薄弱或溏泻，去当归，加人参。寒甚者，加桂枝，姜皮、人参。

足太阴见症，先寒后热或寒多。若脾症，必寒从中起，善呕，呕已乃衰，然后发热，热过汗出乃已，热甚者或渴，否则不渴，喜火，宜服桂枝汤、建中汤。虚者以人参、姜皮各两许。有痰加术、陈皮。

足少阴见症，寒热俱甚，腰痛脊强，口渴，寒从下起，小便短赤，宜先服人参白虎汤加桂枝，以祛暑邪，后用鳖甲、牛膝。热甚者，加知母、麦冬。寒甚者，加桂枝。呕则兼加姜皮。如热甚而呕，去桂枝、姜皮，加竹茹、人参、陈皮。肝肾同一治也。以上三阴经症。

夫疟病多挟痰，以故热痰须用贝母为君，竹沥、竹茹、花粉、橘红、茯苓佐之。如寒痰发热不渴者，用半夏、白术、陈皮为君，加生姜皮。

疟病多挟风，有风者必用何首乌为君，白术、陈皮为臣，葛根、姜皮、羌活佐之，不头痛除羌活。

劳疟病患阴不足，或作劳，或房劳，发于阴，或间日，或二日、三日一发，为病深，以鳖甲、牛膝、何首乌为君，陈皮为佐。发于夜而便燥者，加当归，脾虚弱者勿加。

薛立斋曰：疟因脾胃虚弱，饮食停滞，或外邪所感，或郁怒伤脾，或暑邪所伏。审系饮食停滞，用六君子加桔梗、苍术、藿香。外邪多而饮食少，用藿香正气散。外邪少而饮食多，用人参养胃汤。劳伤元气，用补中益气汤。若郁怒所伤，用小柴胡兼归脾汤，随证加减用之，病作时大热躁渴，以姜汤乘热饮之，此截疟之良法也。每见发时饮啖生冷，多致脾胃虚损。大抵属外感者主以补养，佐以解散，其邪自退。审系劳伤元气，虽有百症，但用补中益气，其病自愈，若外邪既退，即补中益气，以实其表。若过用发表，亏损脾胃，皆致绵延难治。凡此不问阴阳日夜所发，皆宜补中益气，此不截之截也。

夫人以脾胃为主，未有脾胃实而患疟痢者。若专主发表、攻里、降火、导痰，治其末而忘其本也。

然此乃疟之大略，如不应，当分六经表里而治之。

大凡久疟多属元气虚寒，盖气虚则寒，血虚则热，胃虚则恶寒，脾虚则发热，阴火下流则寒热交作，或吐涎不食，战栗，泄泻，手足逆冷，皆脾胃虚弱

，但补中益气，诸症悉愈。

喻嘉言曰：夫人四体安然，外邪得入而疟之，每伏藏于半表半里，入而与阴争则寒，出而与阳争则热。半表半里者，少阳也。寒热往来，一皆少阳所主。谓少阳而无他经之症则有之，谓他经而全不涉少阳，则不成其为疟矣。

柴胡汤本阴阳两停之方，可随疟邪之进退以为进退：如加桂枝、干姜，则进而从阳，痹着之邪可以开矣；加黄芩、黄连，即退而从阴，暑留之邪，亦可以解矣。

卷三 病能集一（杂证九门）

咳嗽门

徐叔拱曰：咳嗽为患，所感不同，内分经络脏腑，外辨风寒暑湿燥火，冷热虚实之因。咳者声重，从丹田下起，连咳不已，为肺气伤而不清；嗽者声轻，在上焦中起，因脾湿动而为痰。咳嗽者，有痰有声，痰从声出，痰出而声方止是也。

治之当随脏腑四时，伤感之因，七情内伤，五脏相胜而辨治之。推其何因何脉，以用何药。假令脉浮缓为风，风宜发散，非麻黄、细辛、旋复花、前胡之属，金沸草散、参苏饮之类，则不能散其风邪。

脉弦紧为寒，寒宜温解，非干姜、官桂、款冬、佛耳草之属，理中汤、温肺汤之类，则不能温其寒邪。

脉虚软为暑，暑当清之，非柴胡、黄芩、地骨皮之属，六和汤中加麦冬、乌梅之类，则不清其暑毒。

脉沉涩为湿，湿当燥之，非苍术、白术辈，不换金正气散、白术散之类，则不能燥其湿。

脉弦滑，在胃中及气口则为痰，痰当利之，非白芥子、皂角、石碱、二陈汤、导痰汤之属，非半夏、南星、茯苓、陈皮之类，则不能去其痰涎。

脉浮盛在气口者，则为气，气当舒之，非紫苏、香附、枳壳、并香砂二陈汤、紫苏子汤、加减三奇汤之属，则不能升降郁结之气。脉虚弱渐细者为虚，虚宜温补，非钟乳、阿胶、黄、人参不能补肺之虚。

虚而极，作喘急，又当暖补镇坠于下。

脉弦细数者为虚劳，劳则当滋养血气，非人参、天冬、五味子、当归之属，并黄 鳖甲散、秦艽鳖甲散之类，则不能滋养荣卫。

脉沉实有力者为气实，气实则当泄之，非葶苈、桑皮之属，以泻白散、平肺汤之类，则不能以泻肺之实。

脉濡而弱者，为肺气耗散，则宜敛之，非粟壳、诃子、乌梅酸涩之类，提金散、细辛五味汤之属，则不能收敛肺气。

中间止有散敛二法，散者为解散寒邪，敛为收敛肺气也。宜散而敛，则敛住寒邪，为害匪轻；宜敛而散，走泄正气，害亦非小。且如感风咳嗽，已经发散，表虚复感，虚邪相乘，又为喘咳，若欲散风则愈重，若收敛又滞其邪，当先清解，渐次敛之，喘嗽自止矣。

喻嘉言曰：内伤之咳，治各不同。火甚壮水，金虚崇土，郁甚舒肝，气逆理肺，食积和中，房劳补下。

内已先伤，药不宜峻。

李士材曰：咳虽肺病，五脏六腑皆能致之。晰其条目，经文尚有漏义；总其纲领，不过内伤外感而已。

风寒暑湿伤其外，则先中于皮毛，皮毛为肺之合，肺邪不解，他经亦病，此自肺而后传于诸脏也；欲劳情志伤于内，则脏气受伤，先由阴分，而病及上焦，此自诸脏而后传于肺也。

自表而入者，病在阳，宜辛温以散邪，则肺清而咳愈；自内而生者，病在阴，宜甘以壮水，润以养金，则肺宁而咳愈。

大抵治表者药不宜静，静则流连不解，变生他病，故忌寒凉收敛，如五脏生成篇所谓肺欲辛是也；治内者药不宜动，动则虚火不宁，燥痒愈甚，故忌辛香燥热，如宣明五气篇所谓辛走气，气病无多食辛是也。

然治表者虽宜动以散邪，若形病俱虚者，又当补中气而佐以和解。倘专于发散，恐肺气益弱，腠理益疏，邪乘虚入，病反增剧也；治内者虽宜静以养阴，若命门火衰，不能归元，则参、 、桂、附在所必用，否则气不化水，终无补于阴也。

随所症而调治，在老人、虚人，皆以温养补脾胃为主，稍稍治标可也。

赵养葵曰：肺为清虚之腑，一物不容，毫毛必咳。又肺为娇脏，畏热畏寒，火刑金故嗽，水冷金寒亦嗽，故咳嗽者必责之肺。而治之之法，不在于肺而在于脾，不专在脾而又归重于肾。盖脾者肺之母，肾者金之子，故虚则补其母，虚则补其子也。如外感风寒而咳嗽者，今人率以麻黄、枳壳、紫苏之类发表散邪。果系形气俱实，一汗而愈。若形气病气俱虚，宜补脾为主，而佐以解表之药。古人所以制参苏饮中必有参，桂枝汤中有芍药、甘草，解表兼实脾也。脾实则肺金有养，皮毛有卫，已入之邪易以出，后来之邪无自入矣。

又《仁斋直指》云：肺出气也，肾纳气也。肺为气之主，肾为气之本。凡咳嗽暴重，动引百骸，自觉气促，脐下逆奔而上者，此肾虚不能收气归元，当以地黄丸、安肾丸主之，毋徒从事于肺。此虚则补子之义也。

有火烁肺金而咳嗽者，宜清金降火。然清金降火之理，补北方正所以泻南方也，滋其阴即所以降火也。自王节斋论酒色过度损伤肺肾真阴者，不可服参

，服之过多则死，盖恐阳旺而阴消也。

此说行，而世之治阴虚嗽者，视参 为砒毒，以知柏为灵丹。反不如能寡欲而不服药者，可绵延得活，可悲也。盖病起于房劳亏损真阴，阴虚而火上刑肺金，金不能不伤。当先以壮水之主以补真阴，使水升而火降，随以参 救肺之品，以补肾之母，使金水相生，则病易愈矣。

又有脾胃先虚，土虚不能制水，水泛为痰，子来乘母而嗽者。初虽起于心火刑金，因误服寒凉，致脾土受伤，寒水挟木势而上，侵于肺胃，水冷金寒。粗工不达，尚谓痰火难除，寒凉倍进，不知此症须用六君子加炮姜以补脾肺，八味丸以补土母而引水归元，否则殆矣。

有嗽而声哑者，盖金实不鸣，金破亦不鸣。实则清之，破则补之。又须知少阴之络入肺中，循喉咙，挟舌本，肺为之标，本虚则标弱，故声乱咽嘶，舌萎声不能前。

卷四 病能集二（杂证十一门）

暑证

王节斋曰：夏至后病热者为暑。暑者相火行令也，夏月人感之，自口齿而入，伤心胞络之经。其脉虚，或浮而大散，或弦细扎迟，盖热伤气则气消而脉虚弱。其为证，烦则喘渴，静则多言，身热而烦，心痛，大渴引饮，头痛自汗，倦怠少气，或下血、发黄、生斑，甚者火热制金，不能平木，搔搦不省人事。治暑之法，清心利小便最好。暑伤气，宜补其气为要。又有恶寒，或四肢逆冷，甚者迷闷不省，而为霍乱吐利，痰滞呕逆，腹痛泻利，此则非暑伤人，乃因暑而自致之病也。以其因暑而得，故亦谓之暑病，然治法不同也。

若行人或农夫于日中劳役得之者，是动而得之，阳症也。其病必苦头痛，发躁热，恶热，扪之肌肤火热，必大渴引饮，汗大泄，无气以动，乃天热外伤元气也。宜清暑益气，用香薷、黄连、扁豆、人参、黄 、五味、知母、石膏之类。

暑热发渴、脉虚，用人参白虎汤，或竹叶石膏汤。

若暑热之时，无病之人，或避暑热，纳凉于深堂大厦、凉台水阁，大扇风车，是静而得之，阴症也。其人必头痛恶寒，身形拘急，肢节疼痛而烦心，肌肤大热，无汗，此为阴寒所遏，使周身阳气不得伸越。宜用辛温之剂以解表散寒，用浓朴、紫苏、葛根、藿香、羌活、苍术之类。

若外既受寒，内复伤生冷瓜果之类，前药再加干姜、砂仁、神曲之类。此非治暑也，治因暑而致之病也。

若外不受寒，止是内伤冰水冷物，腹痛泄泻，或霍乱吐逆，宜缩脾饮，或理中汤加神曲、麦芽、砂仁、苍术，温中消食也。

若吐泻脉沉微者，不可用凉药，宜用大顺散加熟附等分，或附子理中汤加炒白芍。

若既伤暑热，复伤生冷，外热内寒，宜先治其内，温中消食，次治其外，清暑益气，而以理脾为主。

东垣立方，已兼此意。其用黄、升麻、人参、白术、甘草、麦冬、当归、五味、黄柏，葛根，是清暑补气也；苍术、神曲、青皮、陈皮、泽泻、是补脾也。

朱丹溪曰：暑病之外，又有注夏，属阴虚元气不足。夏初春末，头疼脚软，食少体热者，宜补中益气汤去升柴，加炒黄柏、白芍。挟痰加半夏、橘红，或用生脉汤。

喻嘉言曰：暑症，日中劳役而触冒其暑，此宜清凉，解其暑毒。若深居广厦，袭风凉，餐生冷，遏抑其阳而病者，一切清凉之方，即不得径情直施。如无汗，仍须透表，以宣其阳。如吐利，急须和解，以安其中，甚者少用温药以从治之。故冒暑之霍乱吐泻，以治暑为主；避暑之霍乱吐泻，以和中温中为主，不可不辨也。

元丰朝立和剂局，萃聚医家经验之方，于中暑一门独详。夏月暑症，五方历试，见闻广耳。其取小半夏茯苓汤，不治其暑，专治其湿。又以半夏、茯苓，少加甘草，名消暑丸，见消暑在消其湿，名正言顺矣。其香薷饮，用香薷、扁豆、浓朴为主方。如热盛则去扁豆，加黄连为君，治其心火。湿盛则去黄连，加茯苓、甘草，治其脾湿。其缩脾饮，则以脾为湿所浸淫而重滞，于扁豆、葛根、甘草中，佐以乌梅、砂仁、草果，以快脾而去脾所恶之湿。甚则用大顺散、来复丹，以治暑症之多泄利者，又即缩脾之意而推之也。医者于热湿虚寒，浅深缓急间酌而用之，其利溥矣。

而后来诸贤，以益虚继之。河间之桂苓甘露饮、五苓三石，意在生津液以益胃之虚。子和之桂苓甘露饮，用人参、葛根、甘草、藿香、木香，益虚之中又兼去浊。或用十味香薷饮，于局方五味中增参、术、陈、木瓜，益虚以去湿热。

乃至东垣之清暑益气汤、人参黄汤，又补中实卫以去其湿热。肥白内虚之人，勿论中暑与否，所宜频服也。中暑必显躁烦热闷，东垣仿仲景竹叶石膏汤之制，方名清燥汤，仍以去湿为首务。夫燥与湿相反者也，而清燥亦务除湿，非东垣具过人之识，不及此矣。

又如益元散之去湿而加辰砂，则并去其热；五苓散之去湿而加人参以补其虚，加辰砂减桂以去热；白虎汤加人参以益虚，加苍术以胜湿。合之局方，则大备矣，然尚有未备者焉。

暑风一症，为心火暴甚，煎熬阴血，其卒倒类乎中风，而不可从风门索治。《百一选方》虽有大黄龙丸，初不为暑风立法，然有中昏死，以此方灌之立苏。但其人阴血素亏，暑毒深入血分，此方慎不可用。

《良方》复有地榆散，治中暑昏迷不省人事而欲死者，但用平常凉血之药，清解深入血分之暑风，良莫良于此矣。

中暑卒倒无知，名曰暑风。大率有虚实两途：实者痰之实也，平素积痰，充满经络，一旦感召盛暑，痰阻其气，卒倒流涎，此湿合病之最剧者也，宜先吐其痰，后清其暑，犹易为也；虚者阳之虚也，平素阳气衰微不振，阴寒久已用事，一旦感召盛暑，邪凑其虚，此湿病之得自虚寒者也，宜回阳药中兼清其暑，最难为也。

东垣曰：夫脾胃虚弱，至六七月间，人汗沾衣，身重短气，甚则四肢痿软，行走不正，脚欹眼花，黑欲倒者，此肾也膀胱俱竭之状也。当急救之，滋肺气以补水之上源。又汗多则津液伤，筋骨失养则痛或渴，不可作暑热治。

卷四 病能集二（杂证十一门）

湿证

《原病式》曰：诸痉强直，积饮痞膈，中满霍乱吐下，体重跗肿，肉如泥，按之不起，皆属于湿。

张三锡曰：湿有天之湿，雾露雨是也。天本乎气，故先中表之荣卫。有地之湿，水泥是也。地本乎形，故先伤皮肉筋骨血脉。有饮食之湿，酒水乳酪之类是也。胃为水谷之海，故伤于脾胃。有汗液之湿，汗液亦气也，止感于外。有人气之湿，太阴湿土之所化也，乃动于中。治外感之湿，当表散，大法湿在上甚而热者，平以苦，佐以甘辛，以汗为效而止。治内伤之湿，宜健脾理胃，利小便。大抵皆宜发汗及利小便，使上下分消可也。

卷四 病能集二（杂证十一门）

燥证

张三锡曰：金者水之源，金受火克，不能生水而源于上，则不能荣养皮肤、肠胃、筋骨，诸燥症作矣。情欲无涯，精髓枯竭，劳神过虑，心血耗散，加以浓酒炙爆，辛香浓味，邪火弥炽，真水顿亏。在上则咽干口燥，在中则烦渴不已，在下则肠胃枯涩，为消渴，为噎膈，为经闭身热，为干嗽。治须养血生津，润泽肠胃，使源竭而复流，枝枯而再荣也。医者不察，谬指为火，大汗大下，复损津液，祸不旋踵。《原病式》曰：经云风、热、火同阳也，寒、燥、湿同阴也。然燥金虽属秋阴，而异于寒湿，故反同其风热。燥万物者莫于火，故火热胜金，气必衰而风生，风能胜湿，热能耗精，风热相扇而燥也。燥金主于收敛，劲切紧涩，故为病筋脉劲强紧急而口噤也，或消渴痿痹，筋缓毛落

，色焦不润，二便阻塞，皆属金燥。如秋燥甚则草摇落，病之象也。是以手得血而能握，足得血而能步。燥之为病，血液衰少，不能荣养四肢百骸也。或病后曾服汗下药，及吐后、产后、老年见诸燥症，脉细涩或洪数者，俱属血液不足，补以润之。又纵欲人多肾虚，以肾主五液。

卷四 病能集二（杂证十一门）

火证

张景岳曰：君火者其化虚，相火者其化实。化虚者无形者也，其或衰或旺，惟见于神明。神惟贵足，衰则可畏也。化实者有形者也，其或热或寒，必着于血气。确有证据，方可以言火也。然君火衰则相火亦败，此以无形者亏及有形者也；相火炽则君火亦炎，此亦有形者病及无形者也。

故火得其正，即为阳气，此火不可无，亦不可衰，衰则阳气之虚也；火失其正，是为邪热，此火不可有，尤不可甚，甚则真阴之败也。然阳以元气言，火以病气言，病在元气者不得以火论。盖人之元气止于充足，焉得有余？既非有余，何以言火？所谓无形者其化虚也。惟病在形体者，乃可以察火症，盖其不在气即在血，所谓有形者其火实也。若以形质之间，本无热症可据，而曰此火也热也，是皆妄谈者矣。且火症即具，犹有虚实之殊，真假之异，其可不为详辨乎？虚火病即假热症也。病有寒热真假之不同，真寒宜温，真热宜清，此正治也。而惟假热假寒为难治，如虚火之病源有二，虚火之外症有四。一曰阴虚者能发热，此以真阴亏损，水不制火也；二曰阳虚者能发热，此以元阳败竭，火不归源也。此病源之二也。至若外症，一曰阳戴于上，而见于头面咽喉之间者，此其上虽热而下则寒，所谓无根之火也；二曰阳浮于外，而发于皮肤肌肉之间者，此其外虽热而内则寒，所谓格阳之火也；三曰阳陷于下，而见于便溺二阴之间者，此其下虽热而中则寒，所谓失位之火也；四曰阳亢乘阴，而见于精血髓液之间者，此其金水败而铅汞干，所谓阴虚之火也。此外症之四也。

证虽有四，本则惟二，阴虚阳虚尽之矣。第阴虚唯一金水败者是也，治法当壮水，壮水之法只宜甘凉。

阳虚有三，上中下者是也，治宜益火，益火之法只宜温热，大忌清凉。但温热之效速，每一二剂便可奏功；甘凉之力缓，非多服不能见效也。然清凉之药，终损脾胃，如不得已，易以甘平。倘甘平未效，则惟有甘温之一法。斯堪实济，否则生气之机，终非清凉所能致也。此义最微，不可不察。

一火有虚实，故热有假真，而察之之法，总当以中气为主，而外寒外热无足据也。故凡假热之证，本中寒也；假寒之症，本中热也。中寒者原是阴症，中热者原是阳症，内有可据，本皆真病，又何假之有？

卷四 病能集二（杂证十一门）

诸痹门

张子和曰：痹之为状，麻木不仁，以风寒湿三气合而成之。故《内经》曰：风气胜者为行痹。风则阳受之，故其痹行，旦剧而夜静。世俗不知，反呼为走注疼痛、虎咬之疾。寒气胜者为痛痹。寒则阴受之，故其痹痛，旦静而夜剧。世俗不知，反呼为鬼忤。湿气胜者为着痹。湿胜则筋脉皮肉受之，故其痹不去，肌肉削而着骨。世俗不知，反呼为偏枯。

痹则从外入，所受之邪各有浅深，或痛或不痛，或仁或不仁，或筋屈而不能伸，或引而不缩，寒则虫行，热则缩缓，不相乱也。

皮痹不已，而成肉痹；肉痹不已，而成脉痹，脉痹不已，而成筋痹；筋痹不已，而成骨痹。久而不已，乃舍其合。若脏腑俱病，虽有智者不能善图也。

凡病痹，其脉沉涩。其病以湿热为源，风寒为兼，三气合而为痹。

李士材曰：痹病初在外，久而不去，则各因其合，而内舍于脏。在外者祛之犹易，入脏者攻之实难。

治外者散邪为亟，治脏者养正为先。治行痹者散风为主，御寒利湿仍不可废，大抵参以补血之剂，盖治风先治血，血行风自灭也。治痛痹者散寒为主，疏风燥湿仍不可缺，大抵参以补火之剂，非大辛大温不能释其凝寒之害也。治着痹者利湿为主，祛风解寒亦不可缺，大抵参以补脾补气之剂，盖土强可以胜湿，而气足自无顽麻也。分条治法，别列于左。

筋痹即风痹也，游行无定，上下左右，随其虚邪与气血相搏，聚于关节，或赤或肿，筋脉弛纵，古称走注，今名流火，防风汤主之，如意通圣散、桂心散、没药散、虎骨丸、十生丹、一粒金丹、乳香应痛丸。

脉痹即热痹也，脏腑移热，复遇外邪，客搏经络，留而不行，故痹，肌肉热极，唇口反裂，皮肤色变，升麻汤主之。

肌痹即着痹，湿痹也，留而不移，汗多，四肢缓弱，皮肤不仁，精神昏塞，今名麻木，神效黄 汤主之。

皮痹者，邪在皮毛，瘾疹风疮，搔之不痛，宜疏风养血。

骨痹即寒痹，痛痹也，痛苦切心，四肢挛急，关节浮肿，五积散主之。

喻嘉言曰：痹症非不有风，然风入于阴分，与寒湿互结，扰乱其血脉，致身中之阳不通于阴，故致痹也。古方多有用麻黄、白芷者，以麻黄能通阳气，白芷能行荣卫也，然入在四君、四物等药之内，非专发表明矣。至于攻里之药，从无用之者，以攻里之药皆属苦寒，用之则阳愈不通，其痹转入诸腑，而成危症者多矣。

朱丹溪痛风论曰：气行脉外，血行脉内，昼夜五十营，此平人之造化也。

得寒则行迟而不及，得热则行速而太过，内伤于七情，外感于六淫，则气血之运，或迟或速，而病作矣。痛风者，大率因血受热已自沸腾，其后或涉于水，或立湿地，或扇取凉，或卧当风，寒凉外搏，热血得寒，污浊凝滞，所以作痛。

夜则痛甚，行于阴也。治以辛热之剂，流散寒湿，开发腠理，其血得行，与气相和，其病自安，然亦有数种。

东阳傅文年逾六十，性急作劳，患两腿痛，动则更甚。予视之曰：此兼虚症，当补血温血，病当自安。

遂与四物汤加桃仁、陈皮、牛膝、生甘草，煎入生姜汁，研潜行散，热饮三四十帖而安。

又朱宅阍内，年近三十，食味甚浓，性躁急，患痛风挛缩数月，予视之曰：此挟痰与气症，当和血疏气导痰，病自安。遂以潜行散入生甘草、牛膝、炒枳壳、通草，陈皮、桃仁、姜汁，煎服半年而安。

又邻鲍六，年二十余，因患血痢，用涩药取效，后患痛风，叫号撼邻。予视之曰：此恶血入经络症，血受湿热，久必凝浊，所下未尽，留滞隧道，所以作痛。经久不治，恐成偏枯。遂与四物汤加桃仁、红花、牛膝、黄芩，陈皮、生甘草，煎入生姜汁，研潜行散，入少酒饮之，数十剂而安。

张三锡曰：痛风即《内经》痛痹。但今人多内伤，气血亏损，湿痰阴火流滞经络，或在四肢，或在腰背，痛不可当，一名白虎历节风是也。大抵湿多则肿，热多则痛，阴虚则脉数而重在夜，气虚则脉大而重在昼。

肢节痛须用羌活，去风湿亦宜用之。如肥人肢节痛，多是风湿，与痰饮流注经络而痛，宜南星、半夏。

如瘦人肢节痛，是血虚，宜四物汤加防风、羌活。如瘦人性躁急、肢节痛、发热，是血热，宜四物加酒炒黄芩、黄柏。如肢节肿痛脉滑者，常用燥湿，宜苍术、南星，兼行气药木香、枳壳、槟榔，在下加汉防己。

若肢节肿痛脉涩数者，此是淤血，宜桃仁、红花、当归、川芎，及大黄微利之。如倦怠无力而肢节痛，此是气虚。兼有痰饮流注，宜参、术、星、半。

戴院使曰：臂痛有血虚一症，血不荣于筋，或致臂痛，宜蠲痹汤、四物汤各半煎服。若坐卧为风湿所搏，或睡后手在被外，为寒邪所袭，遂令臂痛，宜五积散及蠲痹汤、乌药顺气散。审知是湿，蠲痹汤加苍术、防己三四分。

方约之曰：风、痿之别，痛则为风，不痛则为痿。经曰：痛则为实，不痛则为虚，曰风曰痿，虚实二者而已。东垣曰：气盛病盛，气衰病衰。何则？人之气血充实，而风寒客于经络之间，则邪正交攻，而疼痛作矣。人之气血虚弱，而痰火起于手足之内，则正不胜邪，而痿痹作矣。故丹溪先生曰：痿症切不

可作风治，而用风药。

盖以风为实而痿为虚也。曰散邪曰补虚，岂可紊乱乎？附香港脚张三锡曰：香港脚委属湿热。《内经》曰：诸湿肿满，皆属脾土。又曰：伤于湿者，下先受之。盖脾主四肢，足居于下，而足多受其湿，湿郁成热，湿热相搏，其病作矣。是以先从气冲穴隐核痛起，及两足红肿，或恶寒发热，状若伤寒，是其候也。或一旬，或半月，复作如故，渐至足筋肿大如瓠者有之。古方名为缓风，宋元以来呼为香港脚。原其所由，非止一端；有从外感而得者，有从内伤而得者。所感虽有内外之殊，其湿热为患则一也。凡香港脚初起，其势甚微，饮食起居如故。惟卒起脚屈弱不能动为异耳。

风痹薛立斋曰：手足不随，由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。风多者为风痹，其状肌肤尽痛。诸阳之经皆起于手足，而循行于身体，风寒之气客于肌肤始为痹，复伤阳经，随其虚处而停滞，与血气相搏，血气行则迟缓，故风痹而手足不随也。

若风邪淫旺，或怒动肝火，血燥筋挛，用加味逍遥散。脾肺气虚不能滋养筋骨，或肝脾血虚而筋痿痹，用六味丸。服燥药而筋挛者，用四物汤加生甘草。气血俱虚，用八珍汤。

何《医林集要》等方，新刊《丹溪心法》附录，云若人大拇指麻木不仁，或手足少力，或肌肉微掣，三年内必有大风之证，宜先服八风汤、天麻丸、防风通圣散以预防之？不知河间云：风者，病之末也。所以中风有瘫痪者，非谓肝木之风内中，亦非六淫风邪外袭，良由五志过极，心火炽盛，肾水虚衰不能制之，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拂郁，心神昏冒，筋骨无所用，而卒倒无知也。治法当以固元气为主。若遽服八风等药，则反伤元气，适足以招风取中。医风先医血，此论得之经曰：风客淫气，精乃亡，邪伤肝也。夫风搏则热盛，热盛则水干，水干则气不荣，精乃亡。此风病之所由作也。

卷四 病能集二（杂证十一门）

三消

刘宗浓曰：三消之症，总由燥热伤阴所致。然因乎饮食失节，肠胃干涸，而气液不得宣平；或耗乱精神，过违其度；或因大病，阴气损而血液衰虚，阳气悍而燥热益甚；或久嗜咸物，恣食炙爆，饮食过度。

亦有服金石丸散，积久实热结于下焦，燥甚于肾，故渴而不饮。

若饮水多而小便多者，名曰消渴。若饮食多而不甚渴，小便数而消瘦者，名曰消中。若渴而饮水不绝，腿消瘦，而小便有脂液者，名曰肾消。此三消者，其燥热同也。

夫肾水属阴而本寒，虚则为热；心火属阳而本热。虚则为寒，若肾水阴虚

，则心火阳实，水虚不能制火，阳实热燥其液，是以燥热太甚，而三焦肠胃之腠理怫郁结滞，致密壅塞，而水液不能渗泄浸灌于外，以养乎百骸。故肠胃之外燥热太甚，虽多饮水入于肠胃之内，终不能浸润于外，致渴不止而小便多。水液既不能渗漉浸灌于外，则阴益燥竭，而无以自养，故久而多变为聋盲、疮疡、痲痺之类而危殆。

故治是疾者，补肾水真阴之虚，而泄心火阳热之实，除肠胃燥热之甚，济一身津液之衰，使道路散而不结，津液生而不枯，气血利而不涩，则病日已矣。若日用苦寒，反从火化，不危何待哉。

喻嘉言曰：消渴之患，常始于微而成于着，始于胃而极于肺肾。始如以水沃焦，水入犹能消之；既而以水投石，水去而石自若。至于饮一溲二，则燥火动其真阴，而势成矣。

经谓凡治消瘴、仆击、偏枯、痿、厥、气满发逆，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。此中消所由来也。夫既瘴成为消中，随其或上或下，火热炽盛之区，以次传入矣。

上消者，胃以其热上输于肺，而子受母累；心复以其热移之于肺，而金受火刑。金者，生水而出高源者也。饮入胃中，游溢精气而上。则肺通调水道而下，今火热入之，高源之水为炎威所逼，合外饮之水建瓴而下，饮一溲二，不但不能消外水，且并素酝水精竭绝而尽输于下，较大腑之暴注暴泄，尤为甚矣，故死不治也。所谓由心之肺，谓之死阴，死阴之属，不过三日而死者，此之谓也。

至于胃以其热由关门下传于肾，又或以石药耗其真，女欲竭其精，阳强于外，阴不内守，而小溲混浊如膏，饮一溲一，肾消之症成矣。夫惑女色以丧志，精泄无度，以致水液混浊，反从火化，亦最危候。经云：君火之下，阴精承之。故阴精有余，足以上承心火，则其人寿；精不足，心火直下肾中，阳精所降，其人夭。

故肾者胃之关也。关门不开，则水无输泄而为肿满；关门不闭，则水无底止而为消渴。消渴属肾一症，其曰饮一斗溲一斗者，肾气丸主之。于以蒸动精水，上承君火，而止其下入之阳光，可谓其通天手眼。

戴人以承气治壮火，然施之消渴，又无其事。故下消之火，水中之火也，下之则愈燔；中消之火，竭泽之火也，下之则愈伤；上消之火，燎原之火也，水从天降可灭，徒攻肠胃，无益反损。夫地气上而为云，然后天气下为雨，是故雨出地气，地气不上，天能雨乎？故亟升地气，以慰三农；亟升肾气，以溉三焦，皆事理之必然者乎。

《金匱》云：寸口脉浮而迟，浮即为虚，迟即为劳。虚则卫气不足，劳则

荣气竭。趺阳脉浮而数，浮则为气，数则消谷而大坚，气盛则溲数，溲数则坚，坚数相搏，即为消渴。举寸口以候胸中之气，举趺阳以候胃中之气。盖阴在内为阳之守，阳在外为阴之固。寸口脉浮，阴不内守，故卫外之阳浮，即为虚也；寸口脉迟，阳不外固，故内守之阴迟，即为劳也。总因荣伤荣卫，致寸口脉虚而迟也。然荣者水谷之精，卫者水谷之悍气，虚而且迟，水谷之气不上充而内郁，已见膈虚胃热之一斑矣。更参以趺阳脉之浮数，浮则为气，即《内经》热气熏胸中之变文；数则谷消而大坚，是胃中坚燥不受水之润浸，转从火热之势，急奔膀胱，故溲数，溲去其内愈燥。所以坚数相搏，即为消渴。

直引《内经》味过于苦，反从火化，脾气不濡，胃气乃浓之意，为消渴之源，精矣微矣。

洁古云：能食而渴者，白虎加人参汤；不食而渴者，钱氏白术散加葛根。末传疮疽者，火邪盛也，急攻其阳，无攻其阴。下焦元气，得强者生，失强者死。此皆虑泉竭之微言。

然火之在阳在阴，分何脏腑，合何脏腑，宜升宜降，宜抑宜伏，各各不同，从其性而治之，使不相扞格，乃为良法。若不治其火，但治其热，火无所归，热宁有止耶？如肾消，阴病用六味，阳病用八味，此亦一法。若谓下消只此一法，其在中消宜下之说，能以寸哉？瘕成为消中，胃热极深，胃火极炽，以故能食、易饥、多渴。诸家咸谓宜大承气下之，不知积渐之热，素蕴之火，无取急下。下之亦不去，徒损肠胃，转增其困耳。即当用大黄，当久蒸以和其性，更不可用枳、朴助其疾趋之势。大黄与甘草合用，则缓急互用；与人参合用，则攻补兼施，如充国之屯田乃可耳。

张景岳曰：消症有阴阳，不可不察。如多渴者曰消渴，善饥者曰消谷，小便淋浊如膏曰肾消，凡此者多由于火，火盛则阴虚，是皆阳消之症也。

至于阴消之义，则未有知之者。凡阴阳血气之属，日见消败者，皆谓之消，此不可尽以火为言。如气厥论曰：心移寒于肺为肺消，饮一溲二，死不治。此正以元气之衰，而金寒水冷，故水不化气，而气悉化水，诎非阳虚之症也。又如邪气脏腑病形篇曰：五脏之脉细小者，皆为消瘵。岂以微小之脉，而为有余之阳症也。此《内经》阴消之义显然，而人多未察也。

故古人虽以上焦属肺，中焦属胃，下焦属肾，皆从火治，而不知三焦之火，多有病本乎肾，而无不由乎命门者。夫命门为水火之腑，已水亏而为消渴者，以水不济火，则火不归源，故有火游于肺而为上消者，火游于胃而为中消者，火铄阴精而为下消者。是皆真阴不足，而水亏于下消症也。

若火亏而消铄者，以阳不化气，则水精不布，水不得火，则有降无升，所以直入膀胱，而饮一溲二，以致泉源不滋，天壤枯涸，是皆真阳不足，火亏于

下之消症也。阴虚之消，治宜壮水矣。若阳虚之消，谓宜补火，人必不信，不知釜底加薪，槁禾得雨，彻顶归巔，所必然耳。

卷四 病能集二（杂证十一门）

噎膈

朱丹溪曰：气之初病也，其端甚微，或因此小饮食不谨；或外冒六淫；或内感七情；或食味过浓，偏助阳气，积成膈热；或资禀充实，表密无汗；或性急易怒，火炎上，以致津液不行，清浊相干。气为之病，或痞或痛，不思饮食，或噫腐气，或吞酸，或糟杂，或膨满。不思原本，遂以辛香燥热之剂投之，临时得快，浓味仍前不节，七情反复相因，溺液易于攒聚，如此蔓延，自气成积，自积成痰，此为痰、为饮、为吞酸之由也。良工未遇，谬药又行，痰挟淤血，遂为窠囊，此为痞、为痛、呕吐、为噎、为膈、反胃之次第也。

饮食汤液滞泥不行，渗道蹇涩，大便或秘或溏，下失传化，中焦愈停，求可以温脾壮胃、消积行气，以冀一旦之效。不思胃为水谷之海，多血多气，清和则能受；脾为消化之脏，清和则能运，若香燥偏助，气血沸腾。其始也，胃液凝聚，无所容受；其久也，脾气耗散，传化渐迟。积而久也，血液俱耗；胃脘干槁。其槁在上，近咽之下，水饮可行，食物难入，名之曰噎；其槁在下，与胃为近，食虽可入，难尽入胃，良久复出，名之曰膈，亦曰反胃，大便秘少，若羊矢然。

古方用人参以补肺，御米以解毒，竹沥以消痰，归、芍以养血，粟米以实胃，蜜水以润燥，姜以去秽，病邪易伏，其病自安。张鸡峰亦曰：噎是神思间病，惟内观静养可以治之。此言深中病情。夫噎病生于血干，阴主静，内外两静，则脏腑之火不起，而金水二气有养，阴血自生，肠胃津润传化合宜，何噎之有？赵养葵曰：丹溪之论其妙，惜其分别欠明，且以润血为主，而不直探乎肾中先天之源。故其立方，以四物中牛羊乳之类，加之竹沥、韭汁，化痰化淤，皆治标而不治本也。《内经》曰：三阴结，谓之膈。三阳者，大肠、小肠、膀胱也。大肠主津。小肠主液。大肠热结则津涸，小肠热结则液燥。膀胱为州都之官，津液藏焉，膀胱热结则津液竭。然而三阳何以致结热，皆肾之病也。肾主五液，又肾主大小便，肾水既干，阳火偏盛，煎熬津液，三阳热结则前后闭塞。下既不通，必反于上，直犯清道，上冲吸门，喉咽所以噎食不下也。何为水饮可入，食物难下？盖食入于阴，长气于阳，反引动胃口之火，故难入；水者阴类也，同气相投，故可入。口吐白沫者，所饮之水，沸而上腾也。粪如羊矢者，食入者少，渣滓消尽，肠亦干小而窄也。此症多是年高五十于外，其天真已绝，只有孤阳，治之唯以养阴为主。王太仆曰：食入即出，是无水也；食入反出，是无火也。无水者壮水之主，无火者益火之源，褚侍中云：上

病疔下，直须六味地黄料，大剂煎饮久服，可挽十中之一二。又须远绝房帏，薄滋味可也。若曰温胃，胃本不寒；若曰补胃，胃本不虚。若曰开郁，香燥之品适以助火，无如补阴，光焰自灭。

反胃，东垣书谓吐有三症，气、积、寒也。上焦吐者从气，中焦吐者从积，下焦吐者从寒。若脉沉迟，暮食朝吐，朝食暮吐，小便利，大便闭，此下焦吐也，法当通其闭，温其寒。观此，可见下焦吐乃命门火衰，釜底无薪，不能蒸腐胃中水谷，腹中胀满，不得不吐也。王太仆所谓食入反出，是无火也是矣。须益火之源，先以八味丸补命门火，以救脾土之母，徐以附子理中汤理中焦，万举万全。

李士材曰，噎寒大都属热，反胃大都属寒，然亦不可拘也，脉大有力当作热治，脉小无力当作寒医。

色之黄白而枯者为寒虚，色之红赤而泽者为实热。以脉合症，以色合脉，庶乎无误，此症之所以疑难者。方欲健脾理痰，恐燥剂有妨于津液，方欲养血生津，恐润剂有凝于中州。审其阴虚火旺者，当以养血为亟；脾伤阴盛者，当以温补为先。更有忧悲盘礴，火郁闭结，神不大衰，脉犹有力，当以仓公。河间之法下之。小小汤丸，累累加用，关扃自透。膈间痰盛，微微涌出，因而治下，药势易行。设或不行，蜜盐下导，始终勾引，自然宣通。此皆虚实阴阳之辨，临症之权衡也。

方约之曰：丹溪云年高者不治。盖少年气血未虚，用药劫去痰火，病不复生；年高气血已虚，用药劫去痰火，虽得暂愈，其病复作。所以然者，气虚不能运化而生痰，血虚不能滋润而生火也。丹溪又云此症切不可用香燥药，服之必死，宜薄滋味。予尝用霞天膏加于补虚药中治此症，一人则吐泻以去积血，一人则吐泻以去积痰，俱获病安思食。然二人俱不能节戒，随啖肥甘，终不能免。殊不知此症挟虚，脾胃尚弱，肥甘难化，故复病也。霞天膏吐泻后，又宜用人参炼膏补之。

刘河间曰：趺阳脉紧，内燥盛而温气衰。又紧而见涩，其血已亡。上脘亡血，膈间干涩，食不得入；下脘亡血，又并大小肠皆枯，食不得下，故难治也。

张仲景反胃脉症，问曰：病患脉数，数为热、当消谷引饮，而反吐者，何也？师曰：以其发汗，令阳脉微，膈气虚，脉乃数，数为客热，不能消谷，胃中虚冷也。脉弦者虚也，胃气无余，朝食暮吐，变为胃反。

寒在于上，医反下之，令脉反弦，故名曰虚。

又曰：寸口脉微而数，微则无气，无气则荣虚，荣虚则血不足，血不足则胸中冷。

此二条，仲景形容脉证之微妙。凡阳盛则数，阴盛则迟，其人阳气既微，何得脉反数？脉既数，何得胃反冷？此不可不察，求其故也。阳气微则荣虚，荣虚则不为阳守而浮为客热。阳气微则膈气虚，膈气虚则亦不能运阴而为胃冷。况医不知而反下之，致上下之阳俱损，其脉遂从阴而变为弦。因是上之阳不足，日中已前所食，亦不消化；下之阳不足，日暮已后，阳亦不入于阴，而糟粕亦不输于大小肠。故曰胃气无余，所以反胃而朝食暮吐也。盖人身之脉法天地，微则阳不健运，数则阴不尽翕，阴阳两乖其度，荣卫不充而胸中冷。荣卫本生于谷，能复消磨其谷，是荣卫非谷不充，谷非荣卫不化，胸中既冷，胃必不能出纳其谷，证成反胃，又何疑乎？东逸改注。

喻嘉言曰：胸中之阳，如天之有日，其关系纳谷之道，最为扼要，此条所云是也。盖胸中下连脾胃，其阳气虚者，阴血亦必虚，但宜用冲和之剂，以平调脏腑，安养荣卫，舍纯粹以精之药不可用也。肾中之阳如断鳌立极，其关系命根存亡之机，尤为宏矩，后条四逆汤等是也。盖肾中内藏真阳，其阳外亡者，阴气必极盛，惟从事刚猛之剂，以推锋陷阵。胜阴复阳，非单刀直入之法，不可行也。

卷四 病能集二（杂证十一门）

痞满

河间曰：痞与否同，不通泰之义也。其心膈闷而不痛者为痞满，内外皆胀急者为肿胀，二者似同实异。

有中气弱不能营运精微而为痞者，又有饮食痰积不能运化而为痞者，又有湿热太甚，上乘心下而为痞者，有误下以致内虚入而痞者，皆土邪之为病。东垣曰：伤寒杂症，下之太过则为痞满，皆血症也，盖下则亡阴，阴者即脾胃之阴亡也。故胸中之气，因阴虚而下陷于心之分，以致心下痞满，宜理脾胃兼阴药治之。若全用气药，则痞益甚。此发前人所未发也。

然痞有虚实之殊：实痞能食而大便闭，黄连、枳实、浓朴苦以泄之；虚痞不能食而大便利，白芍、陈皮酸以收之。有湿则四肢困重，小便短少，苍术、茯苓、半夏、滑石、泽泻以渗之。郁滞不通，食难消化，抚芎、浓朴、香附、苍术、枳实以开之。脾胃虚而运转不舒为痞者，人参、甘草、茯苓、白术甘以温之。

饮食过伤痞寒者，青皮、枳实、浓朴、山楂、神曲以消导之。挟痰血成窠囊者，桃仁、红花、香附、大黄之类。右关多弦迟者，必心下坚满，以肝木克脾土，郁结不得开通，木香顺气丸。如大病后元气未复而痞者，补中益气汤加陈皮。

卷四 病能集二（杂证十一门）

肿胀

李士材曰：《内经》之论肿胀，五脏六腑靡不有之。详考全经，如脉要论曰：胃脉实则胀。病形篇曰：胃病者，腹胀。本神篇曰：脾气实则腹胀，泾洩不利。应象论曰：浊气在上，则生胀。此四条皆实胀也。太阴阳明论曰：饮食起居失节，入五脏则满闭塞。师传篇曰：足太阴之别公孙，虚则鼓胀。此二条皆虚胀也，经脉篇曰：胃中寒则胀满。方宜论曰：脏寒生满病。风论曰：胃风膈寒不通，失衣则胀。此三条皆寒胀也。六元正纪、至真等论，云太阴所至为跗肿，及土郁之发，太阴之初气，太阴之胜复，皆湿胜之肿胀也。或曰水运太过：或曰寒胜则浮；或曰太阳司天，太阳胜复；少阳司天，少阳胜复；或曰热胜则肿，皆火胜之热胀也。或曰厥阴司天、在泉，厥阴之复；或曰阳明之复，皆水邪侮土，及金气反胜之肿胀也。由是，则五运六气亦各有肿胀矣。

然经有提其纲者，曰：诸湿肿满，皆属于脾；又曰：其本在肾，其末在肺。皆聚水也。又曰：肾者胃之关也，关门不利，故聚水而从其类也。可见诸经虽皆有肿胀，无不由于脾、肺、肾者。盖脾土主营运，肺金主气化，肾水主五液，凡五气所化之液，悉属于肾；五液所行之气，悉属于肺；转输二脏，以制水生金者，悉属于脾，故肿胀不外此三经也。

但阴阳虚实，不可不辨，大抵阳症必热，热者多实；阴症必寒，寒者多虚。先胀于内，而后肿于外者为实，先肿于外，而后胀于里者为虚。小便黄赤，大便秘结者为实；小便清白，大便泻泄为虚。滑数有力为实，弦数微细为虚。色红气粗为实，色悴声短为虚。凡诸实症，或六淫外客，或饮食内伤，阳邪急速，甚至必暴，每成于数日之间。若是虚症，或情志多劳，酒色过度，日积月累，其来有渐，每成于经月之后。

然治实颇易，理虚恒难。虚人气胀者，脾虚不能运气也。虚人水胀者，土虚不能制水也。水虽制于脾，实则统于肾。肾本水脏，而元阳寓焉。命门火衰，既不能自制阴寒，又不能温养脾土，则阴不从阳，而精化为水，故水肿之症多属火衰也。

丹溪以为湿热，宜养金以制水，使脾无贼邪之患，滋水以制火，使肺金得清化之权。夫制火固可保金，独不虑其害土乎？惟属热者宜之。若阳虚者，岂不益其病哉。

更有不明虚实，专守下之则胀已之一法，虽得少宽于一时，真气愈衰，未几而肿胀再作，遂致不救，殊可叹也。

余于此症，察其实者，直清阳明，反掌收功。苟涉虚者，温补脾胃，渐次康复。其有不大实亦不大虚者，先以清利见功，继以补中调摄。

又有标实而本虚者，泻之不可，补之无功，极为危险。在病名有鼓胀与蛊

胀之殊：鼓胀者，中空无物，腹皮绷急，多属于气也；蛊胀者，中实有物，腹形充大，非虫即血也。在女科有气分、血分之殊：气分者，心胸坚大，而病发于上，先病水胀，而后经断；血分者，血结胞门，而病发于下，先因经断，而后水胀。在治法有理肺、理脾之殊：先喘而后胀者，治在肺；先胀而后喘者，治在脾。此其大略也。

腹胀身热者死。腹胀寒热似疟者死。腹大胀，四未清，脱形，泄甚者为逆。腹胀便血，脉大时绝者死。

唇黑或肿肝伤。缺盆平心伤。脐突脾伤。足心平肾伤。背平肺伤。五伤死。大便滑泄，水肿不消者死。泻后腹胀而有青筋者死。阴囊及茎肿者死。水肿先起于腹，后散四肢者可治；先起于四肢，后归于腹者死。

中满 赵养葵曰：中满与鼓胀、水肿无异，然而不同者，中满中空似鼓，虚满而非实满也。大约脾肾两虚所致，治者惟知泄水，而不知益胃，是以发而不能制也。

若真知为水湿之气客于中焦，侵于皮肤，如水晶之光亮，手按之随起者，《内经》去菀陈、开鬼门、洁净府之法，近如舟车丸、禹功散之类，一服而退，何误之有？若久病大病后，或伤寒疟痢后，女人产后，小儿痘后，与夫元气素弱，概以前法施之，脾气愈泄愈虚，不可复收矣，故治肿者先以补脾土为主。

或为喘满，而又加纯补，恐益胀，必加行气利水之品方妙，不知肺气已虚，不可复行其气；肾水已衰，不可复利其水。纯补之剂，初时似觉不快，过时药力得行，渐有条理矣。

张仲景金匮肾气丸，能补而不滞，通而不泄，为治肿之神方。以中满之病，原于肾中之火气虚不能行水，此方以八味为主，以补肾中之火，则三焦有所禀命，而能行水。又火能生土，土实而能制水矣。如牛膝、车前二味，最为切当。车前利小便而不走气，与茯苓同功，强阴益精；牛膝治老人失溺，补中续绝，壮阳益精。此方试之甚效，故详着焉。

前所论症，乃治脾肾两虚者。至于纯是脾虚，既以参 四君为主，亦须以八味丸兼补命门火，盖脾土非命门不能生，虚则补母之义也。

喻嘉言曰：从来肿病，遍身头面俱肿尚易治，若只单单腹胀肿则难治。遍身俱肿者，脏腑俱各有见症，故泻肝、泻肺、泻膀胱、泻大小肠之药，间有取效之时。而单单腹胀，则中州之地，久窒其四达之轴，而清者不升，浊者不降，互相结聚，牢不可破，实因脾气之衰，而泻脾之药尚敢漫用乎？或谓肿为大满大实，必从乎泻，则病后肿与产后肿，将亦泻之耶？世人过信刘张之学，以汗、吐、下三法劫除百病，罔顾元气之羸劣。所以凡用劫夺之药，其始非不遽

消，其后攻之不消矣，后再攻之，如铁石矣。不知者见之，方谓何物邪气，若此之甚。自明者观之，不过为猛药所攻，即以此身之元气，转与此身为难首，实有如驱良民为寇之比。所以赤子盗兵，弄于潢池，稟其然哉。

惟理脾一法，可以行之。故有培养一法，补元气是也。三法俱不言泻，而泻在其中，无余蕴矣。

徐东皋曰：经云脏寒生满病，胃中寒则胀满，太阴所至为中满。大抵脾湿有余，无阳不能施化，如土之久于雨水，则为泥矣。惟风和日暖，湿去阳生，自然生长也，治此宜以辛热药主之。若湿热，饮食有余，脾胃充实者，可下。如伤寒邪入于里，而或腹满坚实，大便硬结者，三承气下之。若因脾虚为主，少佐辛热，以行壅滞之气，庶使脾土旺健，胀满营运，经所谓塞因塞用也。

张景岳曰：肿胀之病，气水二字足以尽之，能辨而知其虚实，无余蕴矣。病在气分，当治气为主；病在水分，则治水为先。然气水本为同类，故治水者当兼理气，益气化水自化也；治气亦当兼水，以水行气亦行也。

夫病在气分者，因气之滞，气血之逆，饮食之逆，寒热风湿之逆，气虚不能运化之逆，但治节有不行者，悉由气分作胀。而虚实之治，反如冰炭，必详辨之，乃能因机通变。

若病在水分者，以阴胜于阳，而肌肤皆肿，光薄明润，且肿不速，每自下而上，肿有分界。

欲辨水气之异者，须辨阴阳。若病在气分，阳症、阴症皆有之；若病在水分，则为阴症。盖阳旺则气化，而水即为精；阳衰则气不化，而精即为水。水即身中之血气，为邪为正，总在化与不化耳。水不能化，因气之虚，岂非阴中无阳乎？然水主于肾，气主于肺，水清于下，而气竭于上，所以下为肿满，上为喘急，标本俱病，危斯亟矣。

此宜速救本原，若作实喘，犹然泄肺，无不败矣。

卷四 病能集二（杂证十一门）

水肿

喻嘉言曰：病机之切于人者，水火而已矣。水泛滥于表里，火游行于三焦，可无具以应之乎？三阳结谓之消，三阴结谓之水。手足阳明热结而病消渴，火之为害，已论之矣。

而三阴者，手足太阴脾、肺二脏也。胃为水谷之海，水病莫不本之于胃，经乃以属之脾肺昔何耶？使足太阴脾足以转输水精于上，手太阴肺足以通调水道于下，海不扬波矣。惟脾肺二脏之气，结而不行，乃胃中之水曰蓄，浸灌表里，无所不到也。是则脾肺之权，可不伸耶？然其权尤重于肾，肾者胃之关也，肾司开阖，肾气从阳则开，阳太盛则关门大开，水直下而为消；肾气从阴

则阖，阴太盛则关门常阖，水不通而为肿。经文谓肾本肺标，相输俱受为言，然则水病以脾、肺、肾为三纲矣。于中节目，尤难辨晰。

《金匱》为五水之名，及五脏表里主病，曰风水，曰正水，曰皮水，曰石水，曰黄汗。其风水、皮水、黄汗虽关于肾，属在阳分。至于正水与石水，则阴分之水，一切治阳之法，所不得施。

正水其脉沉迟，外症自喘。北方壬癸自病，故脉见沉迟。肾藏水，肺生水，子病累母，故外症自喘。《内经》曰：肾者胃之关，关门不利，故聚水成病，上下泛滥于皮肤，跗肿腹大，上为喘呼，不得卧。

《金匱》正水之名，盖本诸此。

石水其脉自沉，外症腹满不喘。此因肾气并于水而不动。故脉沉。水蓄膀胱之内胞，但小腹满硬，气不上于肺，故不喘。《内经》曰：阴阳结斜，阴多阳少，名曰石水。又曰：肾肝并沉为石水。以肝肾两脏之气，皆得贯入于胞中故也。然石水即关于肝肾两脏，肾多即下结而难上，肝多则挟水势上犯胃界，亦势所必至也。后世漫不加察，治水辄宗霸术，可谓智乎？然水在心之部，则郁心火炳明之化；在肝之部，则郁肝木发生之化；在肺之部，则孤阳竭于外，其魂独居；在脾之部，则阴竭于内，而谷精不布；在肾之部，不但诸阳退伏，即从阳之阴亦且退伏，孤阳独居于下而隔绝也。

故胃中之水，惟恐其有火，有火仍属消渴，未传中满之不救，肾中之水，惟恐其无火，无火则真阳灭没，而生气内绝。

其在心之水，遏抑君火，若得脾土健运，子必救母。即在肝，在肺、在肾之水，脾土一旺，水有所制，斯不敢于横发。故当襄陵怀山之日，而欲求土宜稼穡，舍神禹、仲景之道，而谁师乎？胃为水谷之海，五脏六腑之大源。脾不能散胃之水精于肺，而病于中；肺不能通胃之水道于膀胱，而病于上；肾不能司胃之关门，时其输泄，而病于下。所以胃中积水浸注，无所底止耳。

仲景论杂症，于水气一门，极其精详，惟恐足太阴脾之健运失职，手太阴肺之治节不行，足少阴肾之关门不开，并其腑膀胱之气化不行，所以方药，皆不蹈重虚之戒，立于无过之地。

后世诸治，不伤脾即泻肺，不泻肺即泻膀胱。水病门中，成方百道，求一救肺气之郁而伸其治节之方，无有也；求一救膀胱阻绝而伸其气化之方，无有也。海藏设水气问难、用药大凡，要其方治，浑是后人窠臼，况其他乎？张景岳曰：凡水肿症，乃脾、肺、肾三脏相干之病。盖肺虚则气不化精而化水，脾虚则土不制水而反克，肾虚则水无所主而妄行，水不归经，则逆而上泛，故传入于脾而肌肉浮肿，入于肺则气息喘急。分言之，三脏各有所主；合言之，总由阴胜之害，而病本皆归于肾。

经曰：肾为胃关，关门不利，故聚水而从其类。然关门何以不利也？经曰：膀胱者，州都之官，津液藏焉，气化则能出矣。夫所谓气化者，即肾中之气也，阴中之火也。阴中无阳，则气不能化，所以水道不通，溢而为肿。故治肿，惟下焦之真气得行，始能传化；下焦之真水得位，始能厘清。

求古法，惟薛立斋加减肾气汤诚对症之方也。此虽壮水之剂，而即脾、肺、肾三脏之正治。盖肾为先天生气之源，若先天元气亏于下。则后天胃气失所本，而由脾及肺，治节所以不行而喘胀。但宜峻补命门，使气复元，则三脏自安。方中用桂、附化阴中之阳也，熟地、山药、牛膝养阴中之水也，茯苓、泽泻、车前利阴中之滞也。此能使气化于精，即所以治肺；补火生土，即所以治脾；壮水通窍，即所以治肾。补而不滞，利而不伐，诚诸方是第一也。

若症有全由脾胃不足而为肿胀者，宜四君，归脾之属，须兼补命门。人知土能克水，而不知阳实制阴；知气化为精，不知精化为气。虚则补母，正此之谓也。

脾肾虚症，用肾气汤诚善，然有脾肾大虚，并以渗利，未免减去补力，正与实漏扈者同，元气终不能复。惟参附理阴，仍加白术大剂与之。凡治全虚，悉用此法，无一不效。塞因塞用，斯其最也。

卷四 病能集二（杂证十一门）

关格证

喻嘉言曰：关格之症，自《灵》、《素》以及《难经》、仲景脉法，皆深言之，然无其方也。《素问》谓人迎一盛病在少阳，二盛病在太阳，三盛病在阳明，四盛以上为格阳；寸口一盛病在厥阴，二盛病在少阴，三盛病在太阴，四盛以上为关阴。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以上为关格。关格之脉羸，不能极于大地之精气，则死矣。

《灵枢》复言邪在腑则阳脉不和，阳脉不和则气留之，气留之则阳气盛矣。阳气太盛则阴脉不和，阴脉不和则血留之，血留之则阴气盛矣。阴气太盛，则阳气不能荣也，故曰关；阳气太盛，则阴气不能荣也，故曰格；阴阳俱盛，不能相荣，故曰关格。关格者，不能尽期而死也。

越人宗之，发为阴乘、阳乘之脉，因推其阴乘之极，上为鱼溢，入尺为覆，形容阴阳偏而不返之象，精矣。

至仲景，复开三大法门，谓寸口脉浮而大，浮为虚，大为实、在尺为关，在寸为格，关则不得小便，格则吐逆，从两手关阴格阳过盛中，察其或浮或大，定其阴虚阴实。阳虚阳实，以施治疗。盖于《灵枢》阴阳太盛不能相荣，以及越人阳乘阴乘之法，加以浮大之辨，而虚实始得燎然。不尔，关则定为阴实，格则定为阳实矣。此一法也。

谓心脉太盛而长，是其本脉。上微头小者，则汗出；下微本大者，则关格不通，不得尿。头无汗者可治，有汗者死。

此则深明关格之源，由于五志厥阳之火，遏郁于心胞之内。其心脉上微见头小，亦阳虚之验；下微见本大亦阳实之验。头无汗者可治，有汗则心之液外亡，自焚而死矣，此一法也。在二阳之病发心脾，且不得隐曲，男子少精，女子不月，传为风消索泽，况关格之病，精气竭绝，五脏空虚，厥阳之火独行，上合心神，存亡之机，间不容发。此一法也。

谓趺阳脉伏而涩，伏则吐逆，水谷不化，涩则食不得入，名曰关格。诊趺阳足脉，或伏或涩，胃气之所存可知矣。荣卫之行迟，水谷之入少，中枢不运，下关上格，诂待言哉？此一法也。仲景以此三法言关格，大概在顾虑其虚矣。

后世云岐子述其阴阳反背之状，传其所试九方，其谓阴阳易位，病名关格，膈以上阳气常在，则热为主病；身半以下阴气常在，则寒为主病。胸中有寒，以热药治之；丹田有热，以寒药治之；若胸中寒热兼有，以主客之法治之。治主当缓，治客当急。此从《伤寒论》胸中有寒，丹田有热立说，实非关格本症。

所引运气治主客之法，亦属无据。于《素》、《难》、《金匱》之文，绝不体会，所定诸方，又入后人恶劣窠臼，殊不嫌人。夫阴阳不交，各造其偏，而谓阴反在上，阳反在下，可乎？九死一生之症，而以霸术劫夺其阴阳，可乎？仲景之以趺阳为诊者，正欲人调其荣卫，不偏阴偏阳，听胃气之自为敷布，乃始得协于平也。故不问其关于何开，格于何通，一惟求之于中，握枢而运，以渐透于上下。俟其趺阳脉不伏不涩，乃因其势而利导之，庶不与药扞格耳。惟治吐逆之格，由中而渐透于上；治不洩之关，由中而渐透于下；治格而且关，由中而渐透于上下可耳。

进退黄连汤肾气丸治法论黄连汤，仲景治伤寒之方也。伤寒胸中有热，胃中有邪气，腹中痛，欲呕吐者，黄连汤主之。以其胃中有邪气，阻遏阴阳升降之机，而不交于中土，于是阴不得升，而独滞于下为下寒，阳不得降，而独治于上为胸中热，欲呕吐。与此汤以升降阴阳，固然矣。

而湿家下之，舌上如胎者，丹田有热，胸中有寒，亦用此方，何耶？盖伤寒分表、里、中三法，表里之邪俱盛，则从中而和之。故有小柴胡汤之和法，以人参、甘草、半夏、生姜，大枣助胃之中，但加柴胡一味透表，黄芩一味透里，听胃气之升者，带柴胡出表，胃气之降，带黄芩入里，一和而表里之邪尽服。

其有未尽者，加工治之，不相扞格矣。至于丹田胸中之邪，则在于上下

，而不为表里，即变柴胡为黄连汤，和其上下，以桂枝易柴胡，以黄连易黄芩，以干姜易生姜，亦听胃气之上下敷布，故不问上热下寒，上寒下热，皆可治之也。

夫表里之邪，则用柴胡、黄芩；上下之邪，则用桂枝、黄连。表里之邪，则用生姜之辛以散之；上下之邪，则用干姜之辣以开之。仲景圣法灼然矣。前论所谓求之于中，握枢而运，以渐透于上下，俟其荣气前通，卫气后通，而为进退也。

夫格则吐逆，进而用此方为宜。盖太阳主开，太阳不开，则胸中窒塞，食不得入，入亦复出，以桂枝为太阳经药，和调荣卫而行阳道，故能开之也。至于五志厥阳之火上入，桂枝又不可用矣。用之以火济火，头有汗而阳脱矣。

其关不得小便，退之之法，从胃气以透入阴分，桂枝亦在所不取。但胃之关门已闭，少阴主阖，少阴之气不上，胃之关必不开矣。《内经》常两言之，曰肾气独沉，曰肾气不衡。夫真气之在肾中，犹权衡也。

有权有衡，则关门时开时阖；有权无衡，则关门有阖无开矣，小溲亦从何而出耶？是以肾气丸，要亦退之之中所有事矣。肾气交于胃则关门开，交于心则厥阳之火下伏，有不得不用之时矣。

张景岳曰：关格一症，在《内经》本言脉体，以明阴阳离绝之危症也。自越人以上鱼为溢，入尺为覆，以尺寸言关格，已失本经之意。仲景亦云在尺为关，在寸为格。夫《内经》云人迎四倍寸口，四倍既非尺寸之谓。再至丹溪，则曰此症寒在上热在下，脉两寸俱盛四倍以上，法当吐，以提其气之横格。夫两寸俱盛四倍，又安得谓寒在上耶？且脉大如此，则浮豁无根，其虚可知，又堪吐乎？谬而又谬，莫此甚矣。

夫关格症者，在《内经》本以人迎察六腑之阳，寸口察五脏之阴。人迎盛至四倍以上者，此阳明经孤阳独见，水不济火也，故曰格阳。格阳者，阴格于阳也，气口盛至四倍以上，此太阴经元阴无主，气不归精也，故曰关阴。关阴者，阳关于阴也。若人迎、寸口俱盛至四倍以上，且大且数，此其阳气不藏，故阴中无阳；阴气不升，故阳中无阴。阴阳相离，故名关格也。

《脉度篇》曰：阴气太盛，则阳气不能荣，故曰关；阳气太盛，则阴气弗能荣，故曰格。阴阳俱盛，不能相荣，故曰关格。关格者，不得尽期而死也。是可见阳病极于阳分，阴病极于阴分也。凡阳盛于阳，似乎当泻，而阴分见阴，又不可泻；阴极于阴者，似乎当补，而阳分见阳，又不可补。病至此，阳自阳，阴自阴，上下痞隔，两顾不能，补泻不可，有死而已。

此与真寒假热、假热真寒之症大有不同。凡见此症，总由酒色伤肾，情欲伤精以致阳不守舍，故脉沉气露，亢极如此。真阴败竭，元海无根，诚亢悔之

象，最危之危也。

然关格诊法，后人不察人迎，但寸口为脉之大会，脉见于彼，未有不见于此者。若其弦大至极，四倍以上，且大且数者，便是关格之脉，不得误认为火症。

盖其症无实邪发热，又无咳嗽失血，所以为异也，然富贵之人及形体丰肥者多有此症，求其所因，无非耽嗜少艾，中年酒色所致。虽与劳损症若有不同，实则劳损之别名也。

故关格之脉，必弦大至极，夫弦者为中虚，浮大者为阴虚，此肾水大亏，有阳无阴之脉也。治此宜峻补真阴为主，然又当察虚中之寒热，阴中之阴阳，分别处治。

卷四 病能集二（杂证十一门）

用药总论附

东庵曰：药品多端。理可融会，性不过寒、热、温、凉，味不过辛、甘，酸、涩、苦、咸六种而已。寒者凝滞，热者宣行，温者热之次，凉者寒之轻，酸则必收，涩则必固，苦则必降，辛则必散，咸能润下，甘能缓中。香燥者其性窜烈，多服则耗气。滋润者其性濡湿，多服则伤脾。消导者其性甚劣，多服则破气。推荡者其性迅烈，多服则伤阴。渗泄者其性下流，多用则走泄。诸凡种种，可以类推。是能于去病之功，但用之不宜偏务；推有补益之品，久服多服不妨，但不宜呆补。以行滞分消之品，用之则万全而无弊矣。

卷五 病能集三（杂证十三门）

痉病

张景岳曰：痉之为病，即《内经》之 病也。以痉作 ，盖传写之误耳。其证脊背反张，头摇口噤，戴眼项强，四肢拘急，或见身热足寒，恶寒面赤之类。仲景以汗、下为言，谓其误治亡阴所致。然有不因误治者。而凡属阴虚血少，不能荣养筋脉，致搐挛僵仆者，皆是此证、但人多不识耳。如中风有此者，必年力衰残，阴之败也。产妇有此者，必去血过多，冲任竭也。疮家有此者，必血随脓出，营气涸也。

小儿有此者，或风热伤阴，遂为急惊；或汗泻亡阴，遂为慢惊，此皆阴虚之证。盖精血不亏，虽有邪干，断无筋脉拘急之病。而病至坚强，其枯可知。治此者，当先以气血为主，邪甚者兼治其邪，邪微者不必治之。盖此证所急在元气，元气复而血脉行，则微邪自不能留矣。今人误从风治，不知此内生之风燥症也，止宜滋补，本无外邪。即以伤精败血，枯燥而成，若再治风痰，难乎免矣。

陈无择曰，血气内虚，外为风寒湿热之所中则 。盖风散气，故有汗而不恶

寒，曰柔痉；寒泣血，故无汗而恶寒，曰刚。原其所因，多由亡血，筋无所荣，故邪得以袭之。其病在筋脉，筋脉拘急，所以反张。

其病在血液，血液枯燥，所以筋挛。仲景曰：太阳病，发汗太多，因致痉。风病下之则成痉。疮家发汗亦成痉。可见病痉者多由误治，虚实了然矣。陈无择能知所因，而犹有未善者。外为风寒湿热所中，则仍是风湿为邪，而虚反次之。不知发汗必伤血液，误下必伤真阴，阴血伤则血燥，血燥则筋失所滋，拘挛、反张、强直之病，势所必至，岂待风寒湿热之相袭，而后为痉邪？必再受邪，而后成痉，无邪则无痉哉？如以散风去湿为事，岂血燥阴虚所能堪乎？仲景言痉病，止属太阳，以痉之反张在背，背之经络惟太阳、督脉，言太阳则督在其中。然仲景止言表，而未详里。《内经》曰：足少阴之脉，贯脊属肾，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。又曰：足少阴之筋，循脊内，挟脊上至项，结于枕骨，与足太阳之经合。又曰：足太阳之筋病，脊反折，项筋急。足少阴之筋病，主痲痺及痉。阳病者腰反折，不能俯；阴病者不能仰。观此，则痉病乃太阳、少阴之病。膀胱主津液，肾主藏精，病在二经，水亏可知。治此当以真阴为主。

治法：因汗因泻，其气必虚，微虚宜三阴煎、五福饮；大虚阴胜，脉沉细，大营煎、大补元煎。多汗者，三阴煎、参归汤、人参建中汤；阳气大虚，汗出，或亡阳者，参附汤、附汤、大补元煎。汗出兼火热燥者，当归六黄汤。因泄泻者，胃关煎、温胃饮。泻止而痉者，大营煎、五福饮。兼火者，必脉有洪数滑，症见烦热，宜一阴煎，或加一阴煎。火盛而阴血燥涸者，清化饮、玉女煎。若有表邪未解者，当察邪之微甚，及证之阴阳。身有微热，脉不紧数者，微邪也，只补正气，五福饮。若表邪未解，阴虚无汗，身热，宜三四柴胡饮、补阴益气煎。

若阳气大虚，阴极畏寒，邪不能解而痉者，大温中饮。痰盛者先清上焦。火盛多痰，清膈煎、抱龙丸。多痰无火，六安煎。此证多属虚痰、虚火，因其壅满，不得不暂为清理。但得痰气稍开，盒饭调理血气。若兼湿，以王海藏法治之，刚痉神术汤加羌活、麻黄，柔痉白术汤加桂心、黄。

喻嘉言曰：《素问》谓诸痉项强，皆属于湿。《千金》推展其义，谓太阳中风，重感寒湿，则变痉。

是合风、寒、湿三者以论痉矣。《金匱》以痉、湿、名篇，又合暑、湿、热三者言之。然所谓柔痉、刚痉，未尝不兼及风寒。又云发汗过多因致痉。古今言痉之书止此。王海藏论痉，知宗仲景，可谓识大之贤矣。夫以仲景论痉病所举者，太阳一经耳。后之治此病者，知为太阳，或用《金匱》桂枝、葛根二方，茫不应手，每归咎仲景未备。不思外感六淫之邪，由太阳而传六经，邪不

尽传即不已，故三阴三阳皆足致痉。仲景之书虽未明言，其隐而不发之旨，未尝不跃然，如太阳之传阳明，项背几几；少阳之颈项强。是知三阳皆有痉矣。而三阴岂曰无之？王海藏谓三阳、太阴皆病痉，独不及少阴、厥阴。云背反张属太阳；低头视下，手足牵引，肘膝相构属阳明；一目或左或右斜视，一手一足搐溺属少阳；发热，脉沉细，腹痛属太阴。治太阴以防风当归汤。治太阳、阳明发汗过多而致痉者，以柴胡加防风。治少阳汗后不解，寒热往来而成痉者，制附子散、桂心白术汤、附子防风散。虽不及少阴、厥阴，意原有在。观其白术汤下，云上解三阳，下安太阴，一种苦心，无非谓传入少阴、厥阴，必成死症耳。《灵枢》谓足少阴之经筋，循脊内，挟膂上至项，与太阳筋合，其病在此，为主病蜷及痉，在外阳病不能俯，在内阴病不能仰。是则足少阴与足太阳，两相内外，以不能俯者，知为太阳主外；不能仰者，知为少阴主内。其辨精矣。太阳主外，则阳明、少阳主外可知；少阴主内，则太阴、厥阴之主内可知。故仲景之以项强、脊强、不能俯者，指为太阳之痉，原以该三阳也；以身蜷、足蜷、不能仰者，指为少阴之痉，以该三阴。所谓引而不发，跃如也。《素问》谓肾病者喜胀，尻以代踵，脊以代头，形容少阴病俯而不能仰之状更着。海藏所谓低头视下，肘膝相构，正不能仰之阴病，反指为阳明之痉，立言殊有未确。况仲景谓：少阴病下利，若利自止，恶寒而蜷卧，手足温者可治。又谓：少阴病，恶寒而蜷，时自烦，欲去衣被者，可治。言可用温以治之也。然仲景于太阳症，独见背恶寒者，无俟其身蜷，蚤已从阴急温，而预救其不能仰。于少阴症而见口燥咽干，及下利纯青水者，无俟项背牵强，蚤已从阳急下，而预救其不能俯。盖脏阴之盛，腑有先征；腑阳之极，入脏立槁。此皆神而明之之事，后代诸贤，不能赞一辞耳。

此外如小儿之体脆神怯，不耐外感壮热，多成痉病，后世以惊风立名，投金石脑麝之药，死而不悟。又如新产妇人，血室空虚，外风袭入而成痉病。辄称产后惊风，妄投汤药，可慨也已。

凡痉病所因，或外感六淫，或发汗过多，或疮家误汗，或风病误下，或灸后火炽，或阴血素亏，或阳气素弱，各各不同。故痉病之壤、不出亡阴、亡阳两途。亡阴者，津液精血素亏，不能营养其筋脉，此宜急救其阴也；亡阳者，阳气素薄，不能充养柔和其筋脉，此宜急救其阳也。阴已亏而复补其阳，则阴立尽；阳已薄而复补其阴，则阳立尽。不明伤寒、经络、脉理，动手辄错。无怪矣。

卷五 病能集三（杂证十三门）

大头瘟

王海藏曰：大头病者，虽在半身以上。热伏于经，以感天地四时非节瘟疫

之气，所着以成此疾。

至于溃裂脓出，而又染他人，所谓疫疔也。大抵足阳明邪热太甚，实资少阳相火为之炽，多在少阳，或在阳明，甚则逆传。视其肿势在何部分，随其经而取之。湿热为肿，火盛为痛，此邪发于首，多在两耳前后所见。先出者为主为根，治之宜早。药不宜速，恐过其病所，谓上热未除，中寒已作，有伤人命矣，此疾自外而之内者，是谓血病。况头部受邪，见于无形之处，至高之分，当先缓而后急。

先缓者，谓邪气在上，着无形之部分。既着无形，所传无定，若有重剂大泻之，则其邪不去，反过其病矣。虽用缓药，若又急服之，或食前，或顿服，咸失缓体，则药不能除疾矣。当徐徐服，渍无形之邪。或药性味形体，据象服饵，皆须不离缓体。及寒药，或酒炒浸之类，皆是也。

后急者，谓前缓剂已经高分泻，邪气入于中，是到阴部，染于有形质之所，若不速去，反损阴也。此却为客邪，当即去之，是治客以急也。

且治主当缓者，谓阳邪在上，阴邪在下，各属本家病也，若急去之，不惟不能解其纷，而反致其乱矣，所以治主当缓也。治客当急者，谓阳分受阳邪，阴分受阴邪，主也；阴分受阳邪，阳分受阴邪，客也。凡所谓客，当急去之，此治客以急也。

假令少阳、阳明之为病，少阳为邪者，出于耳前后也；阳明者，首面大肿也，先以黄芩、黄连、甘草通炒过，煎，不住呷之。或服毕再用大黄，或酒浸，或煨，又以牛蒡子炒香煎，纳芒硝，各等分，亦细细呷之，当食后用，徐微得利。及邪气已，只服前药。不已服后药，根据前项次第用之，取大便利，邪已即止。如阳明渴者加栝蒌根，阳明行经加升麻、葛根、芍药之类，太阳行经加羌活、防风、荆芥之类，选而加之，并与上药均分，不可独用散也。

卷五 病能集三（杂证十三门）

厥逆

张景岳曰：厥逆之证，危症也。《内经》特重而详言之，如云卒厥、暴厥，皆厥逆之总名；寒厥、热厥，分厥逆之阴阳；连经、连脏，论厥逆之死生。近世犹有气厥、血厥、痰厥、酒厥、尸厥、脏厥、蛔厥等症。

张仲景亦论伤寒厥之阴阳。然仲景所论伤寒之厥，辨在邪气，故寒厥宜温，热厥宜攻。《内经》之厥重在元气，故热厥当补阴，寒厥当补阳也。以上症，今悉误认中风，而不知总属非风之证。

一、气厥有二，气虚、气实也。气虚卒倒者，必形气索然，色青白，身微冷，脉微弱，此气脱症也，宜参、 、归、术、地黄、枸杞、大补元煎，甚者回阳饮、独参汤。气实者形气愤然勃然，脉沉弱而滑，胸膈喘满，此气逆症也。

经曰：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。治宜排气饮、四磨饮、八味顺气散、苏合香丸，先顺其气，然后随其虚实调之。若因怒伤气，逆气旋去，而真气受损。又若素多忧郁恐惧，气怯气陷者，勿用行气开滞之药。

一、血厥有二，血脱、血逆也。血脱者如大崩大吐，或产血尽脱，气亦随之而脱，故卒仆暴死。宜先掐人中，或烧醋炭，以收其气。急用人参一二两煎汤灌之，使气不尽脱，必渐苏矣。然后因其寒热，徐为调理。此血脱益气也。若用血药及寒凉止血者，必死。血逆者，即经云血之与气并走于上，又云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之类。夫血因气逆，必先理其气，气行则血无不行。宜通淤煎、化肝煎，俟血行气舒，然后随症调之。

一、色厥有二，暴脱、动血也。暴脱者，以其人本虚，偶因奇遇，而悉力勉焉；或相慕日久，而纵竭情欲。故于事毕，则气随精去，暴脱不返。宜急掐人中，仍用阴人搂定，用口相对，务使暖气嘘通，以接其气，勿令放脱，以保其神，随速用独参汤灌之，或速灸气海数十壮，以复阳气，庶可挽回。又有不即病而病此者，以精去于频，气脱于渐，每于房欲二三日后，方见此症，人于中年之后，多因病此。是皆所谓色厥也。治此宜培补命门，或水或火，从宜而补，色厥之血动者，以血气并走于上，与大怒血逆者不同。此因欲火上炎，故血随气上。必情欲动极，或不能遂，或借酒以强遏其郁火者有之。其症忽尔暴吐，或鼻衄不止，或厥逆汗出，气喘咳嗽，此皆阴火上冲而然。治此必先制火，以抑其势，消化饮、四阴煎。其有阴竭于下，火不归原，则无烦热脉症。血厥垂危，非镇阴煎不能救。待其势定，然后因症治之。

一、痰厥症，凡痰壅气闭，宜或吐或开，以治其标。痰气稍开，盒饭治本。如因火者，清之降之；因风寒者，散之温之；因湿者，燥之利之；因脾虚补脾；因肾虚补肾。治其所以痰，而痰自清矣。然犹有不可治痰者，愈攻则痰愈多矣。

卷五 病能集三（杂证十三门）

诸郁证

王安道曰：《内经》帝曰：郁之甚，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木郁达之，土郁夺之，金郁泄之。总十三句，通为一章，当分三节。火郁以上九句为一节，治郁之问答也。

然调其气为一节，治郁之余法也。过者抑之，以其畏也，所谓泻之三句为一节，调气之余法也。夫五法者，经虽为病由五运之郁所致而立，然扩而充之，则未尝不可也，且凡病之起也，多由乎郁，郁者滞而不通之义。

或所乘而为郁，或不因所乘而本气自郁，皆郁也。郁既非五运之变可拘，则达之、发之、夺之、泄之、折之之法，固可扩焉而充之矣。

木郁达之，达之者，通畅之也。如肝性急，怒气逆，肝胁或胀，火时上炎，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，则用升发之药，加以厥阴报使而从治之。又如久风入中为飧泄，及不因外风之入，而清风在下为飧泄，则以轻扬之剂举而散之。凡此之类，皆达之之法也。王氏谓吐之令其条达，以吐训达，则是凡为木郁皆当吐矣，可乎？至于东垣所谓食塞太阴，金旺克木，夫为物所伤；岂有反旺之理？若吐伸木气，则是反为木郁而施治，非为食伤而施治矣。且食塞胸中而用吐，正《内经》所谓其高者因而越之之义耳，恐不烦木郁之说以之也。

火郁发之，发者汗之也，升举之也。如腠理外闭，邪热怫郁，则解表取汗以散之。又如龙火郁甚于内，非苦寒降沉之剂可治。则用升浮之药，佐以甘温，顺其性而从治之，使势穷则止，如东垣升阳散火是也。

凡此皆发之之法也。

土郁夺之，夺者攻下也，劫而衰之也。如邪热入胃，用咸寒之剂以攻去之。又如中满腹胀，温热内甚，其人壮气实者，则攻下之。甚有势盛而不能顿除者，则劫夺其势而使之衰。又如湿热为痢者，有非力轻之剂可治者，则或攻或劫，以致其平。凡此皆夺之之法也。

金郁泄之，泄者渗泄而利小便也，疏通其气也。如肺金为肾水上源，金受火烁，其令不行，原郁而渗道闭矣，宜整肃金化，滋以利之。又如肺气满，胸凭仰息，非利肺气之剂，不足以疏通之。

凡此皆泄之之法也。王氏谓渗泄、解表、利小便，使解表二字，间于渗泄、利小便之中，是渗泄、利小便为二治矣。未当于理，宜删去。

水郁折之，折者制御也，伐而挫之也，渐杀其势也。如肿胀之病，水气淫溢，而渗道以塞。夫水之不胜者土也，今土气衰弱不能制之，故反受其侮，治当实其脾土，资其运化，俾可以制水而不敢犯，则渗道达而后愈。或病势既旺，非上法所能遽制，则用泄水之药以伐而挫之，或去菀陈、开鬼门、洁净腑，三治并举，选用以渐平之。王氏谓抑之制其冲逆，虽俱为治水之法，乃不审病者之虚实、久近、浅深，妄施治之，其不踣者寡矣。

然邪久客，正气必损，今邪气虽去，正气岂能遽平？苟不平调正气，使各安其位，复其常，于治郁之余，犹未足以尽治法之妙，故又曰然调其气。苟调之而其气犹或过而未服，则当益其所不胜以制之。如木过者当益金，则木斯服矣。所不胜者，所畏者也，故曰过者抑之以所畏也。物顺其欲则喜，逆其欲则恶。今逆之以所恶，故曰所谓泻之。王氏未尽厥旨，余故推明之。若应变之用，则又未必尽然矣。

朱丹溪曰：郁者积聚而不能发越也，当升者不得升，当降者不得降，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。其郁有六，气、湿、痰、热、血、食。气郁者，胸胁痛，脉

沉涩。湿郁者，周身走痛，或关节痛，遇阴寒则发，脉沉细。

痰郁者，动则喘，寸口脉沉滑。热郁者，督闷，小便赤，脉沉数。血郁者，四肢无力，能食便红，脉沉。食郁者，暖酸腹饱，不能食，人迎脉平和，气口紧盛。苍术、抚芎总解诸郁，随症加入药。凡郁在中焦以苍术、抚芎开提其气以升之，假如食在气上，提其气则食自降矣。又方，气郁香附、苍术、抚芎，湿郁白芷、苍术、抚芎、茯苓，痰郁海石、香附、南星、栝蒌，热郁山栀、青黛、香附、苍术、抚芎，血郁桃仁、红花、青黛、香附、川芎，食郁苍术、香附、山楂、神曲、针砂醋炒七次，并越鞠丸解诸郁。

王节斋曰：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血、气、痰三者，故用药之要有三：气用四君，血用四物，痰用二陈。

又云久病属郁，立治郁之方，曰越鞠丸。盖气、血、痰三病，多有兼郁者，或郁久而生病，或病久而生郁，或误药杂乱而成郁，故予每用此三方治病时，以郁法参之。故四法治病，用药之大要也。

卷五 病能集三（杂证十三门）

黄瘴证

喻嘉言曰：《金匱》云：趺阳脉紧而数，数则为热，热即消谷；紧则为寒，食即为满。尺脉浮为伤肾，趺阳脉紧为伤脾。风寒相搏，食谷则眩，谷气不消，胃中苦浊，浊气下流，小便不通，阴被其寒，热结膀胱，身体尽黄，名曰谷瘴。此论内伤发黄，直是开辟。

盖人身脾胃，居于中土。脾之土，体阴而用阳；胃之土，体阳而用阴。两者和同，则不刚不柔，胃纳谷食，脾行谷气，通调水道，灌注百脉。惟七情、饥饱、房劳，过于内伤，致令脾胃之阴阳不相协和。胃偏于阳，无脾阴以和之，如造化之有夏无冬，独聚其热而消谷；脾偏于阴，无胃阳以和之，如造化之有冬无夏，独聚其寒而腹满。其人趺阳之脉紧寒数热，必有明征。诊其或紧或数，而知脾胃分主其病；诊其紧而且数，而知脾胃合受其病。法云精矣。

更有精焉，诊其两尺脉浮，又知兼伤其肾。夫肾脉本沉也，何以反浮？盖肾藏精者也，而精生于谷，脾不运胃之谷气入肾，则精无俾而肾伤，故沉浮反浮也。知尺脉浮为伤肾，即知趺阳脉紧为伤脾。然紧乃肝脉，正仲景谓紧乃弦，状若弓弦之义。脾脉舒缓，受肝克贼则变紧。肝之风气，乘脾聚之寒气，两相搏激，食谷即眩。是谷入不能长气于胃阳，而反动风于脾阴，即胃之聚其热而消谷者，亦特蒸为腐败之气，而非精华之清气矣。浊气由胃热而下流入膀胱，则膀胱受其热，气化不行，小便不通，一身尽黄。浊气由脾寒而下流入肾，则肾被其寒，而克贼之余，其腹必满矣。

究竟谷瘴由胃热伤膀胱者多，由脾寒而伤肾者，十中二三耳。若饮食伤脾

，加以房劳伤肾，其症必腹满而难治矣。

黄瘧由于火土之湿热，若合于手阳明之燥金，则湿、热、燥三气，相搏成黄，其人必渴而饮水。有此则去湿热药中，必加润药，乃得三焦气化行、津液通，渴解而黄退。渴不解者，燥未除耳。然非死候。又云瘧而渴者难治，则更虑其下泉之竭，不独云在中之津液矣。

仲景云诸病黄家，但利小便。假令脉浮，当以汗解之，宜桂枝加黄 汤。可见大法当利小便，必脉浮始可言表。然瘧症之脉，多有荣卫气虚，湿热乘之而浮，故用桂枝黄 汤和其荣卫，用小柴胡汤和其表里，但取和法为表法，乃仲景之微旨也。

湿热郁蒸而黄发，其当从下夺，亦须仿治伤寒之法，里热者始可用之。重则大黄硝石汤，荡涤其湿热，如大承气之例；稍轻则用栀子大黄汤，清解而兼下夺，如三黄汤之例；更轻则用茵陈蒿汤，清解为君，微加大黄为使，如栀子豉汤中加大黄如博棋子大之例。是则汗法固不可轻用，下法亦在所慎施。以瘧症多夹内伤，不得不回护之耳。

然瘧症有湿多热少者，有湿少热多者，有湿热全无者，不可不察也。仲景虑瘧病多夹内伤，故尔慎用汗、吐、下之法。其用小建中汤，则因男子发黄而小便自利，是其里无湿热，惟以入房数扰其阳，致虚阳上泛为黄。故不治其黄，但和荣卫，以收拾其阳，听其黄之自去，即取伤寒邪少虚多，心悸而烦，合用建中之法以治之。

又有小便本黄赤，治之其色稍减，即当识其蕴热原少；或大便欲自利，腹满，上气喘急，即当识其脾湿原盛；或兼寒药过当，宜亟用小半夏汤温胃燥湿。倘更除其热，则无热可除，胃寒起而呃逆矣。此又一端也。

黄家日晡所发热，而反恶寒，此为女劳得之。膀胱急，小腹满，身尽黄，额上黑，足下热，因作黑瘧，其腹胀如水状，大便必黑，时溇，此女劳之病，非水也。腹满者难治。夫男子血化为精，精动则一身之血俱动，以女劳而倾其精，血必继之。故因女劳而尿血者，其血尚行，犹易治也；因女劳而成瘧者，血淤不行，为难治矣。甚者血瘀之久，而成血蛊，尤为极重。非亟去其膀胱少腹之淤血，万无生路。然女劳瘧蓄积之血，必非朝夕，峻攻无益。《金匱》以硝石矾石散方，取药石之悍，得以疾趋而下达病所。硝石寒咸走血，可逐淤，为君；矾石，本草谓能除锢热在骨髓，用以清肾及膀胱脏腑之热，并建消淤除浊之功，此方之极妙也。

朱丹溪曰：瘧病不必分五，同是湿热，热多加芩连，余但以利小便为先，小便利黄自退矣。

赵羽黄曰：黄瘧之病，经云：中央色黄，入通于脾。盖脾属土，色黄，外

至肌肉，上应湿化。今太阴邪气炽盛，湿滞热蒸，郁而不发，如曲相似，遂成黄色，所谓病痛是也。治法有汗、下之分，补、泻之异焉。今人治此，但用平胃、五苓、茵陈汤之类，清热渗利之外，并无他说，虽然，其湿热之甚于肠胃者，或可攻之，若郁于肌肤之间而不得发越，过用疏利，则湿热反内陷而不出矣。

仲景治身热发黄者，有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一法，无非急解其表，令热邪自外而散耳。方论止知可降，而不知可升者，非理也。

至于素患脾虚，寒凉过甚，或小水清白，而大便微溏，力倦神疲，而脉细少食，皆太阴脾气虚极，而真色外现之候也。惟用补中益气汤，略加车前、茯苓一二味。热胜者，连理汤尤宜。

今此每遇此症，不辨其孰实孰虚，在表在里，概用寒凉通利。诎知脾胃虚者不宜寒，寒之则中气愈败矣；脾胃弱者不宜降，降之则下多亡阴矣。或攻或补，或升或降，惟随时变通可耳。

卷五 病能集三（杂证十三门）

肺痈证、附肺痿

喻嘉言曰：肺痈由五脏蕴崇之火，与胃中停蓄之热，上乘乎肺，肺受火热熏灼，即血为之凝，血凝即痰为之裹，遂成小痈。所结之形日长，则肺日胀而胸骨日昂，乃至咳声频并，浊痰如胶，发热畏寒，日晡尤甚，面红鼻燥，胸中甲错。如先即能辨其脉症，属表属里，极力开提、攻下，无不愈者。若至脓血吐出，始识其症，嗟无及矣，间有痈小气壮，胃强善食，仍可得生。然不过十中一二。此症治法，用力全在成痈之先。

盖肺痿者，其渐积已非一日，其寒热不止一端，总由胃中津液不输于肺，肺失所养。转枯转燥，然后成之。但胃中津液暗伤之窠实多，医者不知爱护，或腠理素疏，无故而大发其汗；或中气素馁，频吐以倾倒其囊；或瘵成消中，饮水而渴不解，泉竭自中；或肠枯便秘，强利以求其快，漏卮难继。于是肺火日炽，肺热日深，肺中小管日窒，咳声以渐不扬，胸中脂膜日干，咳痰艰于上出，行动数武气即喘鸣。治法大要，缓而图之，生胃津，润肺燥，下逆气，开积痰，止浊唾，补真气以通肺之小管，散火热以复肺之清肃。如半身痿废，及手足痿软，治之得法，亦能复起。

然肺痈属在有形之血，血结宜骤攻；肺痿属在无形之气，气伤宜徐理。肺痈为实，误以肺痿治之，是谓实实；肺痿为虚，误以肺痈治之，是为虚虚。此辨症用药之大略也。

《金匱》论肺痈、肺痿之脉云：寸口脉数，其人咳，口中反有浊唾涎沫者，为肺痿之病。若口中辟辟燥，咳即胸中隐隐痛，脉反滑数，此为肺痈，咳吐

脓血。脉数虚者为肺痿，数实者为肺痈。

又云：寸口脉微而数，微则为风，数则为热；微则汗出，数则畏寒。风生于卫，呼气不入；热过于荣，吸而不出。风伤皮毛。热伤血脉，风舍于肺，其人则咳，口干喘满，燥而不渴，时唾浊沫，时时振寒。热之所过，血为之凝滞，蓄结痈脓，吐如米粥，始萌可救，脓成则死。

咳嗽之初，即见上气喘急者，乃外受风寒所致，其脉必浮，宜从越婢加半夏之法，及小青龙加石膏之法，亟为表散。不尔，即是肺痈、肺痿之始基。须亟散邪下气，以清其肺。然亦分表里虚实为治，不当误施，转增其困矣。

程郊倩曰：肺痿气虚不能化血，故血干不流，只随火热沸上，火亢乘金，不生气血而生痰，可知无血无液，而枯金被火，肺叶安得不焦？盖肺处脏之最高，叶间布有细窍，凡五脏之蒸濡，从肺腕吸入之便是气，从泉眼呼出之便成液，息息不穷，以之灌溉周身，此所谓水出高源也。一受火炎，呼处成吸，有血即从此眼渗入，碍了窍道，便令人咳，咳则见血，愈咳愈渗，愈渗愈咳，久则细窍俱闭。吸时从引火升喉间，或痒或疮；呼时并无液出，六叶逐尔枯焦，此肺痿之由也，补肺散中，用杏仁、大力子者，宣窍道也；用阿胶者，消窍淤也；用马铃者，消窍热也。肺全无一补药，而反以糯米补及脾者，但取母气到肺。立方之旨，全从肺家细窍着想，使此处呼吸无阻，则气入液出，肺不补而自补矣。

卷五 病能集三（杂证十三门）

喘

赵养葵曰：喘，经云诸喘皆属于上，又谓诸逆冲上，皆属于火。故河间叙喘病在于热条下，华佗云肺气盛为喘，《活人书》云气有余则喘。后代集症类方，不过遵此而已。独王海藏辨云：气盛当作气衰，有余当认作不足。肺气果盛，有余则清者下行，岂复为喘？以其火入于肺，炎烁真阴，衰与不足而为喘焉。海藏之辨，超出前人，惜乎未竟火之所由。愚谓火之有余，水之不足也；阳之有余，阴之不足也。凡诸逆冲上之火，皆下焦冲任相火，出于肝肾者也。肾水虚衰，相火偏胜，壮火食气，销烁肺金，乌得而不喘焉。

丹溪云喘有阴虚，自少腹下，火起而上，宜四物加青黛、竹沥、陈皮，入童便煎服。如挟痰者，四物加枳壳、半夏，补阴以化痰。夫谓阴虚发喘，丹溪实发前人所未发，但治法实流弊于后人。盖阴虚者，肾中之真阴虚也，诂四物补阴血之谓乎？其火起者，下焦龙雷之火也，诂寒凉所能降乎？其间有有痰者，有痰者，水挟木火而上也，岂竹沥、枳、半之能化乎？须用六味地黄加麦冬、五味，大剂煎饮，以壮水之主，则水升火降，而喘自定矣。

又有一等似火而非火，似喘而非喘者。经曰：少阴所至，呕咳上气。喘者

阴气在下，阳气在上，诸阳气浮，无所根据归，故上气喘也。黄帝《针经》云：胃络不和，喘出于阳明之气逆。阳明之气下行，今逆而上行，故喘。真元耗损，喘出于肾气之上奔，是非气喘，乃气不归元也。其外症，或四肢厥逆，面赤而烦躁恶热。非火也，乃命门真元之火，离其宫而不归也。察其脉，两寸虽浮大而数，两尺微而无力，或似有而无为辨耳。不知者，以其有火也，用凉药以清之。以其喘急难禁也，佐以四磨之类以宽之，岂知宽一分，更耗一分。若寒凉快气之剂屡进，去死不远矣。惟善治者能求其绪，而以助元接真镇坠之药，俾其反本归原，或可回生，然亦不可峻补也。宜先以八味丸，安肾丸、养正丹之类，煎人参生脉散之类送下，觉气稍定，然后以参补剂，如破故纸、阿胶、牛膝等以镇于下。又以八味加河车为丸，遇饥吞服。然须远房帟、绝色欲，方可保全，不然终亦必亡矣。

又有一等火郁之证，六脉俱涩，甚至沉伏，四肢悉寒，甚至厥逆。拂拂气促而喘，却似有余。欲作阴虚，而按尺鼓指。此为蓄郁已久，阳气拂遏，不能营运于表，以致身冷脉微，而闷气喘急。然不可以寒药下之，又不可以热药投之，惟逍遥散加茱、连之类，宣散蓄热，得汗而愈。此谓火郁发之，木郁达之，即《金匱》云六脉沉伏，宜发散则热退而喘定是也。后仍以六味养阴和阳方佳。以上详阴虚发喘之例，若阳虚致喘，东垣已详尽矣；外感发喘，仲景已详尽矣。

王节斋曰：喘与胀二症相因，必皆小便不利，喘则必生胀，胀则必生喘。

但要识中标本先后：先喘而后胀者主于肺，先胀而后喘者主于脾。何则？肺金司降，外主皮毛。经曰：肺朝百脉，通调水道，下输膀胱。又曰：膀胱者州都之官，津液藏焉，气化则能出矣。是小便之行，由于肺气之降下而输化也。若肺受邪而上喘则失降下之令，故小便渐短，以致水溢皮肤，而生肿满焉。此则喘为本，胀则为标，治当清金降火为主，而行水次之。

脾土恶湿，外主肌肉，土能克水。若脾土受伤，不能制水，则水湿妄行，浸渍肌肉。水既上行，则邪反侵肺，气不得降而生喘矣。此则胀为本而喘为标，治当实脾行水为主，而清金次之，苟肺病而用燥脾之药，则金得燥而喘愈加；脾病而用清金之药，则脾得寒而胀愈甚。近世治喘胀，但知行水，而不知分别脾肺，故发明之。

李士材曰：《内经》论喘，其因众多，究不外于火逆上而气不降也。丹溪曰实火可泻，虚火可补。而世俗一遇喘家，纯行破气，不知喘症因虚而死者十九，因实而死者十一。实者攻之即效。无所难治；虚者补之未必即效，须悠久成功。其间转相进退，良非易也。故辨症不可不急，而辨喘症为尤急。顾巢氏、严氏止言实热，独王海藏谓肺气衰、肺中之火盛，创出前见。但惜其未能缕

析立方，为后人窠臼，请得而详之。

气虚而火入于肺者，补气为先，六君子汤、补中益气汤。阴虚而火来乘金者，壮水为亟，六味地黄丸。

风寒者，解其邪，三拗汤、华盖散。湿气者，利其水，渗湿汤。暑邪者，涤其烦，白虎汤、香薷饮，肺热者，清其上，二冬、二母、甘桔、梔、芩。痰壅者消之，二陈汤。气郁者疏之，四七汤。饮停者吐之，吐之不愈，白术防己汤主之，火实者清之，白虎汤加栝蒌仁、枳壳、黄芩。肺痈而喘，保金化毒，杏仁、甘草节、桔梗、贝母、防风、银花、橘红、麦冬、肺胀而喘，利水散邪。肺胀之状，喘而烦躁，目如脱状，脉浮大者，越婢加半夏汤；脉浮者，心下有水，小青龙汤加石膏主之。肾虚火不归经，导龙入海，八味丸主之。肾虚水邪泛滥，逐水下流，金匱肾气丸。

薛立斋曰：喘症，若肺中伏热，不能生水而喘且渴者，用黄芩清肺饮以治肺，用五淋散以清小便。若肺脾虚弱，不能通调水道者，宜用补中益气汤以培元气，用六味地黄丸以补肾水，若膏粱浓味，脾肺积热而喘者，宜清胃散以治胃，用滋肾丸以利小便。若心火克肺金，而不能生肾水者，用人参平肺散以治肺，用滋肾丸以滋小便。若肾经阴亏，火烁肺金而小便不生者，用六味地黄丸以补肾水，用补中益气以培脾土。若脾气虚弱，不能相制而喘者，用补中益气以培元气，六味地黄丸以生肾水。若肝木克脾土，不能相制而喘者，用六君、柴胡、升麻以培元气，六味丸以补肾。若脾肾虚寒，不能相制而喘且胀者，用八味丸以补脾肺、生肾水。若肺肾虚寒，不能通调水道而喘且胀者，宜用《金匱》加味肾气丸补脾肺、生肾水。若酒色过度，亏损足三阴，而致喘胀痰涌，二便不调，或大小便通，相牵作痛者，宜用前丸，多有生者。

卷五 病能集三（杂证十三门）

虚劳门

喻嘉言曰：虚劳之症，伤于精血。营血伤则内热起，五心常热，目中生花见火，耳内蛙聒蝉鸣，口舌糜烂，不知正味，鼻孔干燥，呼吸不利，乃至饮食不为肌肤，怠惰嗜卧，骨软足酸，荣行日迟，卫行日疾，营血为卫气所迫，不能守内而脱出于外，或吐或衄，或出二阴之窍。血出既多，大热进入，逼迫煎熬，漫无休止，营血有立尽而已。

更有劳之之极，而血痹不行者，血不脱于外，但蓄于内，蓄之日久，周身血走之隧道，悉痹不流，惟就干涸，皮鲜滑泽，面无荣润，于是气之所过，血不为动，徒蒸血为热，或日晡，或子午，蒸热不已，瘵病成焉。亦有始因脱血，后遂血痹者，血虚血少，艰于流布，发热致痹，尤易易也。《内经》云大肉枯槁，大骨陷下，胸中气高，以致真脏脉见。然枯槁已极，即真脏脉不见，亦

宁有不危者乎？秦越人发虚损之论，谓虚而感寒则损其阳，阳虚则阴盛，损则自上而下：一损损于肺，皮聚毛落；二损损于心，血脉不能荣养脏腑；三损损于胃，饮食不为肌肤。虚而感热则损其阴，阴虚则阳盛，损则自下而上：一损损于肾，骨痿不能起于床；二损损于肝，筋缓不能收持；三损损于脾，饮食不能消化。自上而下者，过于胃则不可治；自下而上者，过于脾则不可治。盖饮食多自能生血，饮食少则血不生，血不生则阴不足以配阳，势必至于五脏齐损。越人归重脾胃，旨哉言矣。谓精生于谷，谷入少而不生其血，血自不能化精。《内经》于精不足者，必补之以味，味者五谷之味也。补以味而节其劳，则积贮渐富，大命不倾。垂训十则，皆以无病男子精血两虚为言，而虚劳之候，焕若指掌矣。

故血不化精则血痹矣，血痹则新血不生，并素有之血淤积不行，血淤则荣虚，荣虚则发热，热久则蒸其所淤之血，化而为虫，遂成传尸瘵症。以故伤寒狐惑之症声哑嘎，劳瘵之症亦声哑嘎，是则声哑者，营气为虫所蚀明矣。

巢氏《病源》不察，遂有种种分门异治，后人以其歧路之多，茫无所适，讳其名曰痰火，又谓有虚有实，肺虚用某药，肺实用某药，及心、肝、脾、肾，咸出虚实两治之法。是以虚损虚劳中，添出实损实痹矣，岂不谬哉。

仲景于男子平人，谆谆致戒，无非谓荣卫之道，纳谷为宝，居常调荣卫以安其谷；寿命之本，积精自刚，居常节嗜欲以生其精。至病之甫成，脉才见端，惟恃建中，复脉为主治。夫建中、复脉，皆稼穡作甘之善药，一遵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之旨也。后人补肾诸方，千蹊万径，以治虚劳，反十无一全。仲景及其血痹不行，为驱其旧、生其新，诚有一无二之圣法，第牵常者不能用耳。

然秦越人发明虚损一症，优入圣域。其论治损之法，损其肺益其气；损其心者，调其荣卫；损其脾，调其饮食，适其寒温；损其肝，缓其中；损其肾，益其精。即此便是正法眼藏矣。

凡虚劳病多有夺血而无汗者，若认为阳实，而责其汗，必动其血，是名下厥上竭。又最防脾气下溜，若过用寒凉，其人必至清谷。且骨蒸发热，热深在里，一切轻扬之药，禁不可用。用之反引热势外出，而增其炽，灼干津液，肌肉枯槁四出，安望除热止病乎？李士材曰：治劳之法，以《内经》为式，以脾肾为主。水为万化之源，土为万物之母。故脾安则土生金母，金实水源，且土不凌水，水安其位，肾亦安矣。肾兼水火，肾安则水不挟肝上泛而凌上湿，火能益土而化精微，故肾安则脾愈安也。

救肾者必本于阴血，血属阴，主下降，虚则上升，当敛而抑，六味丸是也；救脾者必本于阳气，气为阳，主上升，虚则下陷，当升而举，补中益气是也。

近世治劳，专以四物加黄柏、知母。不知四物皆阴，行秋冬之令，非所以生万物者也。且血药常滞，非痰多食少者所宜；血药常润，久行必致滑肠。黄柏、知母，其性苦寒，能泻实火，实燥而伤阴。又苦先入心，久能增气，反能助火。至其败胃，所不待言。然矫其偏者，又辄以桂、附为家常茶饭，此惟以火衰者宜之，若血气燥热之人，能无助火为害哉。

大抵虚劳之症，疑难不少。如补脾、保肺，法当兼行，然脾喜温燥，肺喜清润，保肺则碍脾，补脾则碍肺。惟燥热而甚，能食而不泻者，润肺当急，而补脾之药亦不可缺也。倘虚羸而甚，食少泻多，虽喘嗽不宁，但以补脾为急，而清肺之品宜戒矣。肺无扶脾之力，脾有生肺之能，故补脾之药，尤要于保肺也。尝见劳症之死，多死于泄泻；泄泻之因。多因于清润，司命者能不为之兢兢耶？又如补肾、理脾，法当兼行。然方欲以甘寒补肾，其人减食，又恐不利于脾；方欲以辛温快脾，其人阴伤，又恐愈耗其水。两者并衡而校重脾者，以脾土上交于心，下交于肾故也。若肾水大虚而势困笃者，又不可拘。要知滋肾之中，佐以砂仁、沉香；壮脾之中，参以五味、肉桂，随时治法可耳。

又如无阳则阴无以生，无阴则阳无以化，宜不可偏也。东垣曰甘温能除大热，又曰血脱益气，又曰独阴不长。虚者必补以人参之甘温，阳生阴长之理也。

且虚劳症，受补者可治，不受补者不治。故葛可久治劳，神良素着，所垂十方，用参者七。丹溪专主滋阴，所述治劳方案，用参者亦十之七。不用参者，非其新伤，必其轻浅者耳。

自好古肺热伤肺，节斋服参必死之说，印定后人眼目，甘用苦寒，直至上呕下泄，犹不悔悟，良可悲矣。幸李濒湖、汪石山详为之辨。而宿习难返，贻祸未已。不知肺经自有热者，肺脉按之而实，与参诚不相宜。若火来乘金者，肺脉按之而虚，金气大伤，非参不保。前哲有言曰：土旺而金生，勿拘拘于保肺；水旺而火息，毋汲汲于清心。可谓洞达《内经》之旨，深窥根本之治也。

张景岳曰：凡虚损之由，无非酒色、劳倦、七情、饮食所致。或先伤其气，气伤必及于精；或先伤其精，精伤必及于气。但精气在人，无非谓之阴分，阴为天一之根，形质之祖，凡损形质者，总曰阴虚。

然分而言之，则有阴中之阴虚，其病为发热烦躁，头红面赤，唇干舌燥，咽痛口疮，吐血衄血，便血尿血，大便燥结，小水痛涩等症；有阴中之阳虚，其病为怯寒憔悴，气短神疲，头运目眩，呕恶食少，腹痛飧泄，二便不禁等症。甚至咳嗽吐痰，遗精盗汗，气喘声暗，筋骨疼痛，心神恍惚，肌肉尽削，梦与鬼交，妇人月闭等症。凡病至极，皆所必至，总由真阴之败耳。

然真阴所居，惟肾为主，而人之生气，同天地元阳，无非自下而上。故肾水一亏，则肝失所滋而燥生，水不归源而脾痰起，心肾不交而神色败，盗伤脾气而喘嗽频，孤阳无主而虚火炽，凡劳伤等症，使非伤及根本，何以危笃至此？故凡病甚于上者，必其竭甚于下也。余故曰：虚邪之至，害必归阴，五脏之伤，穷必及肾。夫亦贵其知微而已。

凡人心耽欲念，肾必应之。凡君火动于上，则相火必应于下。夫相火者，水中之火也，静而守位，则为阳气，炽而无制，则为龙雷，涸泽燎原，无所不至。故其在肾，则为遗、淋、带、浊。水液渐以干枯，炎上入肝，则逼血妄行，为吐为衄。或为营虚，筋骨疼痛。又上入脾，脾阴受伤，或为发热，饮食悉化痰涎。再上至肺，皮毛无以扃固，亡阳嗽喘，哑暗声嘶。是皆无根虚火，阳不守舍，而火焰诣天，自下而上，由肾而肺，本源渐槁，上实下虚，诚剥极之象也。又师尼室女，失偶之辈，私情系恋，所愿不得，则欲火摇心，真阴日削，遂致不救。五劳之中，莫此为甚。

经曰：尝贵后贱，虽不中邪，病从内生，名曰脱荣。常富后贫，名曰失精。故五脏之伤，惟心为本。

思生于心，脾必应之。思之不已，劳伤在脾。脾气结，则为噎膈，为呕吐，饮食不能运，气血日消，肌肉日削，四肢不为用，而生胀满、泄泻等症，此伤心脾之阳也。然思本伤脾，尤亦伤脾。经曰：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，意伤则乱，四肢不举。七情伤肾，恐亦居多。经曰：恐惧而不解则伤精，精伤则骨酸痿厥，精时自下。又常见猝恐者必阴缩，或遗尿，是皆伤肾之征也。然恐伤肾，怒亦伤肾。经曰：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，志伤则喜忘其前言，腰背不可以俯仰屈伸。是知盛怒不惟伤肝，肾亦受害也。

怒生于心，肝必应之。经曰：怒伤肝。怒则气逆，甚则呕血及飧泄，故气上矣。盖肝为阴中之阳脏，故肝之为病，有阴阳。如火因怒动而逼血妄行，以致气逆于上而胀痛喘急者，此伤阴气；以怒伤而木郁无伸，致侵脾土气陷，为呕为胀，为泄为痛，为饮食不行，此伤阳。然怒本伤肝，而悲哀亦最伤肝。经曰：悲哀动中则伤魂，魂伤则狂妄不精，阴缩筋挛，两胁骨不举。盖盛怒伤肝，肝气实也；悲哀伤肝，肝气虚也。实不终实，而虚则终虚耳。

惊本入心，实通于肝胆。经曰：惊则心无所根据，神无所归，虑无所定，故气乱矣。然胆为中正之官，十一脏阳刚之气，皆取决焉。又为少阳生气所居，若或损之，则诸脏生气皆消索致败。故惊畏日积，或一时大惊损胆，致胆汁泄，通身发黄，默默无言者，皆不可救。

虚损两颊红赤，或唇红者，阴虚于下，逼阳于上也。仲景曰，其面戴阳者，下虚故也。虚而多渴者，肾水不足，引水自救也。喑哑声不出者，由肾气之

竭。盖声出于喉而根于肾。经曰：内夺而厥，则为暗瘁。此肾虚也。虚而喘急者，阴虚肺格，气无所归也。喉干咽痛者，真水下亏，虚火上浮也。不眠恍惚者，血不养心，神不能藏也。时多烦躁者，阳中无阴，柔不济刚也。易生嗔怒，或筋急酸疼者，水亏木燥，肝失所资也。饮食不甘，肌肉渐削者，脾元不守，化机日败也。心下跳动，怔忡不宁者，气不归精也。盗汗不止者，有火则阴不能守，无火则阳不能固也。虚而多痰，或如清水，或白沫者，此水泛为痰，脾虚不能制水也。

骨痛如折者，肾主骨，真阴败竭也。腰胁痛者，肝肾虚也。膝以下冷，命门衰绝，火不归原也。小便黄涩淋漓者，真阳亏竭，气不化水也，足心如烙者，虚火烁阴，涌泉涸竭也。

虚损之脉，凡甚急、甚数、甚细、甚弱、甚涩、甚滑、甚短、甚长、甚浮、甚沉、甚弦、甚紧、甚洪、甚实，皆劳伤之脉。然无论浮、沉、大、小，但渐缓则渐有生意。若弦甚，病必甚；数甚病必危。若以弦细而再加紧数，则百无一生矣。《要略》曰：脉芤者为血虚，沉迟而小者为脱气，大而无力为阳虚，数而无力为阴虚，脉大而芤者为血虚。平人脉大为劳，虚极亦为劳。脉微细者盗汗，寸弱而软者为上虚，尺弱软涩为下虚，尺脉滑疾为血虚，两关沉细为胃虚。又《脉经》曰：脉来软者为虚，缓者为虚，弱者为虚，弦者为中虚，细而微小者气血俱虚。

人赖以生，惟此精气。气虚即阳虚，凡病有水盛火亏，而见脏腑寒、脾肾败者是也。故病见虚弱，别无热症者，便是阳虚，即当温补元气，使真元自复，万勿兼清凉寒滑之品，以残此发生之气。精虚者即阴虚，凡病有火盛水亏，而见营卫燥、津液枯者是也。故见病多热燥，水不济火者，便是阴虚。欲滋其阴，惟宜甘凉醇静之物，凡阴中有火，大忌辛温。然阴虚者，因其水亏，而水亏又忌寒凉。盖苦劣之流，断非滋补之物。其有火盛之甚，不得不从清凉者，亦当兼壮水之剂，相机间用。

一、虚损咳嗽，虽五脏皆有，然专主则在肺肾。盖肺为金脏，所畏者火，化邪者燥，燥则必痒，痒则必嗽。正以肾水不能制火，所以克金，阴精不能化气，所以病燥，故为咳嗽喘促，咽痛声哑，喉痒喉疮等症。治此宜甘凉至静之剂，滋养金水，使肺肾相生，真阴渐复。

一、虚损吐血者，伤其阴也。但当察其火有与无，及火之微甚而治之。凡火之盛，而火戴血上，脉症之间自有热证可辨。急则治标，暂用芩、连、梔、柏、竹叶、童便之属。血止即当养血，不宜过用寒凉也。

若无实火，而金属伤阴，则阴虚水亏，血由伤动。此宜甘纯养阴之品，以静制动，以和治伤，使阴气安静，得养则血自归经，若阴虚于下，格阳于上

，六脉无根，而大吐大衄者，此火不归源，真阳失守而然，万不可用凉药。若大吐大衄，六脉细脱，手足厥冷，危在顷刻，厥逆昏愤者，速当益气，以固生机，若过用寒凉即死。总之，失血吐血，阴分大伤，使非加意元气，培养真阴，而专用寒凉，血虽得止，病必自败。

一、虚损伤阴，本由五脏。然五脏症治，有可分者，有不可分者。如诸气之损，其治在肺；神明之损，其治在心；饮食肌肉之损，其治在脾；诸血筋膜之损，其治在肝；精髓之损，其治在肾。此其可分者也。至气主于肺，而化于精；神主于心，而化于气；肌肉主于脾，而土生于火；诸血藏于肝，而血化于脾胃；精髓主于肾，而受之于五脏。此其不可分者也。及乎既盛，则标本相传，连及脏腑，此又方之不可执言也。故凡补虚之法，但当明其阴阳、升降、寒热、温凉之性，精中有气、气中有精之因。

且凡上焦阳气不足者，必下陷于肾也，当取之至阴之下；下焦真阴不足者，多飞越于上也，可不引之归原乎？所以治必求本，方为尽善。

凡虚损既成，不补将何以复？而有不能服人参、熟地诸药者，此为虚不受补，何以望生？若以失血后嗽不止、痰多甚者，此脾肺虚极，饮食无能化血，而随食成痰。此虽非血，而实血之类也。经曰：白血出者死。

有不得左右眠，而认一边难转者，此其阴阳之气有所偏竭而然，多不可治。若虚症别无邪热，而谵妄失伦，此心脏之败，神去之兆也，必死。劳嗽啞哑，声不能出，此肺脏之败也，必死。劳损肌肉脱尽者，此脾脏之败也，必死。筋为罢极之本，病虚损而筋骨疼痛，若痛至极，不可忍者，乃血竭不能养筋，此肝脏之败也，必死。劳损既久，再大便泄泻不能禁止者，此肾脏之败也。必死。

卷五 病能集三（杂证十三门）

内伤阴虚发热证

《治法纲》曰：内伤发热，则从内自汗出，六脉微弱，或右手气口大三倍于人迎，按之无力，浑身酸软或痛，倦于言，动怠惰，属内伤元气虚，宜补中益气汤加减。发热甚于午后，遗滑，或咳嗽有红，皮毛枯槁，属阴虚，热久则变为骨蒸劳极，治法如劳瘵条下。又有伤食发热，恶寒头痛，呕恶，胸中饱闷而痛胀，右寸关俱紧而滑，左脉弦急，属内伤饮食，外感风寒之热，先宜解散，后消导和中。又有发热昼重夜轻，口中无味，阳虚也；午后发热，夜半则止，阴虚也。阳虚责之胃，阴虚则之肾。盖饥饱伤胃，房劳伤肾。以药论之，甘温补气，甘寒滋阴。若气血两虚，只补其气，阳旺生阴也。

东垣曰：昼则发热，夜则安静，是阳气自旺于阳分也。夜则发热，昼则安静，是阳气下陷入阴中也，名曰热入血室。昼则发热烦躁，夜亦发热烦躁，是

重阳无阴也，当亟泻其阳，峻补其阴。

王冰曰：病热而脉安，按之不鼓，乃寒盛格阳而致之，非热也。形症是寒，按之脉气鼓击于手下者，此为热盛拒阴，非寒也。

赵养葵曰：病热作渴，饮冷便闭，此属实热，人皆知之。或恶寒发热，引衣蜷卧，四肢逆冷，大便清利，此属真寒，人亦易知。至于烦扰狂越，不欲近衣，欲坐卧泥水中，此属假热之证。甚者烦极发躁，渴饮不绝，舌如芒刺，两唇燥裂，面如涂朱，身如焚燎，足心如烙，吐痰如涌，喘急，大便闭结，小便淋沥，三部脉洪大而无伦。当是时也，却似承气症，承气入口即毙；却似白虎症，白虎下咽即亡。若用二丸，缓不济事。急以加减八味丸料一斤，内肉桂一两，以水煎五六碗，冰冷与饮，诸证自退。翌日必畏寒脉沉，是无火也，当补其阳，急以附子八味丸料，煎服自愈。此证与脉气俱变其常，而不以常法治之者也。若有产后及大失血后，阴血暴伤，必大发热，亦名阴虚发热，若以凉药正治，立毙。正所谓象白虎证，服白虎必死。须用独参汤，或当归补血汤，使无形生出，此阳生阴长之妙。或问：气虚、血虚均是内伤，何以辨之？曰：阴虚者面必赤，无根之火戴于上也。若阳症，火入于内，面必不赤。其口渴者，肾水干枯，引水自救也。但口虽渴而舌必滑，脉虽数而尺必无力，甚者尺虽洪数，而按之不鼓，此为辨耳。戴复庵云：服凉药而脉数者火郁，宜升补。

王节斋曰：世间发热。类伤寒者数种，治各不同，外感、内伤乃大关键。张仲景论伤寒、伤风，此外感也。风寒自表入里，故宜发表，以解散之，此麻、桂二方之义也。以其感于冬春寒冷，药用辛热胜寒。若时非寒令，则药当变矣。如春温之月，则药当以辛凉；夏暑之月，则药当以甘苦寒。故云：伤寒不即病，至春变温，至夏变热。而其治法，必因时而有异也。又有一种冬温之病，谓之非其时而有其气，冬寒也而反病温。

此天时不正，阳气反泄，用药不可温热。又有一种时行寒疫，却在温暖之时，而寒反为病。此亦天时不正，阴气反逆，用药不可寒凉。又有一种天行瘟疫热病，多发于春夏之交，沿门阖境相同。此天地之厉气，当随时令，参运气而施治，宜用刘河间辛凉甘苦寒之药，以清热解毒。以上诸症，皆外感天地之邪气也。

若夫饮食劳倦，内伤乎元气，此真阳下陷，内生虚热。故东垣发补中益气之论，用人参、黄 等甘温之药，以补其气而提其下陷，此用气药以补其气之不足者也。

又若劳心好色，内伤真阴，阴血既伤，则阳气偏胜而变为火矣，是为阴虚火旺劳瘵之证。故丹溪发阳有余阴不足之论，用四物汤而黄柏、知母，补其阴而火自降，此用血药以补血之不足者也。益气、补阴，皆内伤症也。一则因阳

气之下陷以升提之，一则因阳火之上升而滋其阴以降下之，一升一降，迥然不同矣。

又有夏月伤暑之病，虽属外感，却类内伤，与伤寒大异。盖寒伤形，寒邪客表，有余之症，故宜汗之；暑伤气，元气为热气所伤，为耗散不足之症，故宜补之，东垣所谓益气清暑是也。

又有因时暑热，而过食冷物，以伤其内；或过取凉风，以伤其外。此则非暑伤人，乃因暑而自致之病。治宜辛热解表，或辛温理中之药，却与伤寒治法相类者也。

凡此数证，外形相似，而实有不同，治法多端，而不可或谬。盖外感之与内伤，寒病之与热病，气虚之与血虚，如冰炭相反，治之若差，则轻病必重，重病必死矣，可不谨哉。

张景岳曰：阴虚阳胜，或阴阳俱虚，为寒热往来者，此以真阴不足，总属虚损之病也。然其阴阳微甚，亦所当辨。如昼热夜静，此阳邪旺于阳分，阳有余也；昼静夜热，阳邪陷入阴中，阴不足也。其有昼夜俱热，兼烦躁多汗，而本非外感，此症虽曰重阳，而实则阴虚之极也。又有或见溏泄，或上见呕恶，而潮热夜热者，此元气无根，阳虚之病也。大都阳实宜泻阳，泻阳者宜用苦寒；阴虚者宜补阴，补阴者宜用甘凉。惟阳虚一证，则身虽有热，大忌寒凉，此则人多不识也。

又有寒邪抑伏经络，而为寒为热，此似疟非疟之类也，治法虽宜表散，然邪气得以久留者，必其元气之虚，而正不胜邪。故凡治此者，皆当以兼补气血为主。若病久元气大虚，而寒热不退者，但当单培元气，不必兼散。察其阴阳，择而用之，若果阳虚，非用温补不可。

又曰：凡寒自内生者，必由脏及表，所以战栗憎寒，或厥逆拘挛。总之热者多实，寒者多虚，故凡治寒证者，当兼察其虚，而仍察其脏，此不易之法也。

卷五 病能集三（杂证十三门）

汗证

张景岳曰：汗出一症，有自汗，有盗汗。自汗属阳虚，治宜实表补阳；盗汗属阴虚，阴虚阳必凑之，故阳蒸阴分，治宜清火补阴。然自汗中亦有阴虚，盗汗中亦多阳虚。如遇烦劳火热之类，最多自汗，故饮食之火起于胃，酒色之火起于肾，能令人自汗，此非阳盛阴衰而何？且人之寤寐，总由卫气之出入，卫气者，阳气也，人寐时卫入于阴，非阳虚于表而何？欲辨阴阳，当察其有火无火。火盛而汗出者，以火烁阴，阴虚也；无火汗出者，表气不固，阳虚也。知斯二者，无余义矣。

一、汗由血液，本乎阴也。然汗发于阴而出于阳，此其根本，则由阳中之营气；而其启闭，则由阴中之卫气。故凡欲疏汗而不知营卫之盛衰，欲禁汗而不知阴阳之橐龠，吾知其必败矣。

一、汗有阴阳。人但知热能致汗，而不知寒亦能致汗。所谓寒者，非曰外寒，以阳气内虚，则寒生于中，而阴中无阳，阴无所主，故汗随气泄。凡大惊恐惧，皆令汗出，是皆阳气顿消，真元失守之兆。如病后、产后、大吐大泄失血后，必多汗出，岂非气去而然乎？经曰：阴胜则自寒汗出，身常清，数栗而寒，寒则厥，厥则腹满，死。仲景曰：极寒反汗出，身必冷如冰。是皆阴汗之谓。治此当察气虚之微甚，微虚者略扶正气，汗自收；甚虚者，非速救元气不可，即姜、桂、附之属，必所当用。

又湿气乘脾，亦能作汗。症见身重困倦，脉见缓大，声音如从瓮中出者，多属湿症。但湿热甚者，去火而湿自清。寒湿胜者，助火而湿自退；健脾土之气，则湿去而汗自收。丹溪曰：心之所藏，在内者为血，发外者为汗。汗为心液，故自汗之症，未有不由心肾俱虚而得者。故阴虚阳必凑，发热而自汗；阳虚阴必乘，发厥而自汗。皆阴阳偏胜所致也。

李士材曰：汗为心之液，而肾主五液，故汗症未有不由心肾虚而得者。心阳虚，不能卫外而为固，则外伤而自汗；肾阴虚，不能内营而退藏，则内伤而盗汗。

及夫肺虚、脾虚，皆令汗出。治法：肺虚者，固其皮毛，黄 六一汤、玉屏风散；脾虚者，壮其中气，补中益气汤、四君子汤；心虚者，益其血脉，当归六黄汤；肝虚者，禁其疏泄，白芍、枣仁、乌梅；肾虚者，助其封藏，五味、山萸、龙骨、牡蛎、远志、五倍、首乌。五脏之内，更有宜温、宜清、宜润、宜燥，无胶一定之法，以应无穷，可耳。

张三锡曰：阳衰则卫虚，所虚之卫，行阴当瞑目之时，则更无气以固其表，故腠理开、津液泄而为汗。

迨寐则目张，其行阴之气，复散于表，则汗止矣。夫如是者，谓之盗汗，即《内经》之寝汗也。然自汗、盗汗，虽分阴虚、阳虚，细而察之，悉属于卫。且卫气者，实由谷气之所化，肺脏之所布，天真之阳必得是而后充大，无是则衰微。故《素问》曰：阳气者，如苍天之气，顺之则阳气固。又曰：阳因而上，卫外者也。

又曰：阳者卫外而为固也。又曰：卫气者，所以肥腠理，温分肉，而司开阖者也。学人不可不知。

卷五 病能集三（杂证十三门）

不能食证

李士材曰：不能食，东垣云胃中元气盛，则能食而不伤，过时而肌肉。脾胃俱旺，能食而肥。脾胃俱虚，不能食而瘦。罗谦甫云：脾胃弱而食少，不可克伐，补之自然能食。许学士云，不能食者，不可全作脾治。肾气虚弱，不能消化饮食，譬之釜中水谷，不有火力，其何能熟？严用和云：房劳过度，真阳衰弱，不能上蒸脾土，中州不运，以致饮食不进，或胀满痞塞，或滞痛不消，须知补肾。肾气若壮，丹田火盛，上蒸脾土，脾土温和，中焦自治，膈开能食矣。

愚按：脾胃者，具坤顺之德，而有干健之运。故坤德所渐，补土以培其卑监；干健稍弛，益火以助其转运。故东垣、谦甫以补土立言，学士、用和以壮火垂训，盖有见于土强则出纳自如，火强则转输不怠。

火者土之母也，虚则补其母，治病之常经。每见世俗一遇不通食者，便投香、砂、积、朴、曲、卜、楂、芽，甚而黄连、山梔，以为开胃良方，而夭枉者多矣。不知此皆实则泻子之法，因脾胃间有积滞有实火，元气未衰，邪气方张者设也。虚而伐之，则愈虚。虚而寒之，遏真火生化之源，有不败其气而绝其谷乎？且误以参、术为滞闷之品。畏之如砒毒，独不闻经云虚者补之，又云塞因塞用乎？又不闻东垣云：脾胃之气，实则枳实、黄连泻之，虚则白术、陈皮补之。故不能食者，皆属脾虚。补之不效，当补其母，八味地黄丸、二神丸。挟痰宜化，六君子汤；挟郁宜开，育气汤；仇木宜安，异功散加木香，沉香；子金宜顾，肺气虚则盗土母之气以自救，而脾益虚，甘、桔、参、苓之属。夫脾为五脏之母，土为万物之根，安谷则昌，绝谷则亡，慎毋少忽。

赵养葵曰：余于脾胃，分别阴阳水火而调之。如不思饮食，此属阳明胃土受病，须补少阴心火，归脾汤补心火以生胃土也；能食不化，此属太阴脾土，须补少阳相火，八味丸补相火以生脾土也。理中汤用干姜，所以制土中之水也；建中汤用芍药，所以制土中之木也。黄 汤所以益土之子，使不食母之气也。六味丸所以壮水之主也，八味丸所以益火之源也。土无定位，寄旺于四季，无专能，代天以成化，故以四脏兼用。总之，以补为主，不用克伐。脾气下陷，补中益气。肝火乘脾，加左金丸，郁怒伤脾，归脾汤。脾虚不能摄痰，六君子汤。脾肾两虚，四君、四神。阴火乘脾，六味丸。命门火衰，不生脾土，八味丸。先天之气足，而后天之气不足者，补中气为主；后天之气足，而先天之气不足者，补元气为主。

张三锡曰：《内经》曰，有所劳倦，形气衰少，谷气不胜，上焦不行，下脘不通，胃气热，热气熏胸中，故内热。大凡劳倦过度，则阳和之气亢极而化为火矣。况水谷之味，少食是阳愈亢而阴愈衰。此阴字，指身中之阴，与水谷之气耳。然有所劳倦者，过劳伤气也。形气衰少者，壮火食气也。谷气不胜者

，食少不能胜邪火也。上焦能行者，清阳不升也。下脘不通者，浊阴不降也。夫胃受水谷，生化气血，故清阳升而浊阴降，以传化出入，滋养一身。今胃不纳食而谷气少，则清无升浊无降矣。故上焦不行，下脘不通，非谓全不行不通，但较之平时不行不通耳。上不行下下通，则郁矣。郁则少火皆成壮火，而胃居上焦、下脘两者之间，若虚火上炎，故熏胸中而为内热。此劳倦内伤生热如此。

卷五 病能集三（杂证十三门）

似疟证

赵养葵曰：世间似疟非疟者，世人一见寒热往来，便以截疟丹施治，以致委顿。经曰：阳虚则恶寒，阴虚则发热。阴气上入阳中则恶寒，阳气下陷入阴中则恶热。凡伤寒后、大病后、产后，劳瘵等症，俱有寒热往来，似疟非疟，或一日二三度发，并作疟治，但有阳虚阴虚之别。阳虚者补阳，如理中汤、六君子汤、补中益气汤加姜桂，甚则加附子。诸方中必用升麻、柴胡，以提出阴中之阳，水升火降而愈，医者有论及之者矣。至于阴虚者，其寒热亦与正疟无异。

而阴疟中又有真阴真阳之分，经曰：昼见夜伏，夜见昼止，按时而发，是无水也：昼见夜伏，夜见昼止，倏忽往来，时作时止，是无火也，无水者壮水，六味汤主之；无火者益火，八味汤主之。世人患久疟而不愈，亦治之不如法故耳。丹溪云：邪入阴分，宜用血药引出阳分，芎、归、地、红花、黄柏治之。亦未及真阴真阳之至理。

夫发疟有面赤口渴者，俱作肾中真阴虚治，治之无不立愈。凡见患者寒来如冰，热来如烙，惟面赤如脂，渴欲饮水者，以六味地黄加柴胡、芍药、肉桂、五味，大剂一服便愈。

又有一种郁症似疟者，其寒热与正疟无异，但其口苦，呕吐清水或苦水，面清胁痛，耳鸣脉涩。须以逍遥散加茱萸、黄连、贝母，倍柴胡，作一服。继以六味地黄加柴胡、芍药，调理而安。

至于三阴疟者，惟太阴疟当用理中汤，必加肉桂。若少阴、厥阴，非八味地黄不效。

卷五 病能集三（杂证十三门）

怒伤肝证

《治法纲》曰：夫肝为将军之官，其性善怒，故经谓肝性最急，以甘缓之，如用细生甘草之属。大怒则火起于肝，实火用黄连、栀子泻之，虚火看阴阳而施治。《内经》曰：怒则气逆，甚则呕血及飧泄。呕血者，用四物加丹皮、甘草兼香附。飧泄者，以四君子加青皮、柴胡、神曲、香附以清之。

有乘于肺者，则咳嗽，或喘急衄血；乘于心者，则病心跳怔忡。精神恍惚，夜卧不安，或烦躁口渴，或吐血；乘于脾者，则善食易饥，食入反胀；乘于肾，则病骨蒸烦热，或夜梦泄，咳嗽，而似阴虚火动。若本经自病，则两胁与小腹疼痛而吐，或吐血，或如寒热似疟，是皆怒气所伤，而致气血乘乱，母子相乘为患。则当平肝调气为主，各加引经之药。

有肝胆之火动，而热火沸腾，留滞于颈项之间而成瘰者。

有因怒而致小腹与两足肿胀者，此肝气郁滞于下故也。

有怒而致小便欲去时，则两手十指甲痛不可忍，盖爪甲乃筋之余，筋乃肝之余，况肝主疏泄，而失其令故也。

有郁怒所伤，而患头疼之疾，凡遇怒气则头便痛，此则先因浊血与滞气留积于头故也。

有暴怒而卒中者，名曰中怒。《内经》曰阳气者，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，使人薄厥是矣。

有因大怒，复患腰背强痛难以伸屈者。《内经》曰志伤于盛怒，则腰脊难以俯仰是矣。

有怒火郁于肝经，用诸开郁降火之药而不愈，反用发散之药，微取其汗而愈者，此亦火郁则发之义也。

有怒气挟食，郁于胃口，患吐呕不食，胸膈胀闷，痰涎壅盛。治分虚实，实则可吐者吐之，此因而越之之法；虚则元气不足故也。

有怒气挟血，郁于胃口而然，用破血行气之剂开之。

凡怒气伤肝，肝木之气凌犯脾土，致使胃中元气衰甚不食，虽肝之病气有余，只宜益元救土，不宜疏正气。可于补养药中多加白芍，少佐青皮治之。

又有遇怒便欲泄泻，此先因怒气挟食伤胃故也。禀壮者，用调胃承气汤下之，去其旧积，其病自瘳；禀弱者，只以消导等剂主之。

有患手足冷，心下痛，痛则汗泄，呕吐不欲食。或食入复出，此肝木之气乘于脾胃之间，使太阴、阳明之气上逆而不出，名曰食痹，治以白术、青皮、人参、香附、神曲、砂仁、沉香之类。

妇人产后及小产后，或行经时，因怒气所伤，凡遇行经之时，则小腹胀痛，及经水不调，此为怒伤血海，用当归、川芎、乌药、香附、木香、青皮、玄胡索、蒲黄、五灵脂作汤。看有血逆者，再加破血之剂。

夫肝者，风之舍也，大怒则伤肝，因怒而内动厥阴，与少阳风热，患头疼发热，或嗽咳气逆，或为耳鸣烦躁，或为寒热似疟，并以四物汤加香附、柴胡、防风、黄芩、栀子、黄柏之类。

又有郁怒伤肝，患目珠胀痛，四物汤加柴胡、青皮、黄连、甘草、香附主

之。

若真脏脉见，其人不病而自死。有真肝脏病者亦死。

卷六 病能集四（杂证十门）

诸血证

张三锡曰：营血之行，各有常道。为火所迫，则错乱沸腾，而诸失血之证作矣。有如火急汤沸，势不可遏。丹溪之论曰：口鼻出血，皆是阳盛阴虚，有升无降，血随气上，越出上窍。法当补阴抑阳，气降则血归经矣。是论血症三昧语。盖阳明之脉络鼻，是经火盛，迫血妄行，从鼻出者曰衄，从口涌出者曰吐。

初起脉洪大，宜犀角地黄汤。犀角性升散，能散一切有余之火，乃阳明经药，故曰如无犀角，以升麻代之。

今人不知，泥于犀角解乎心热一句，不分虚实，与四物同用。若是实火，固为得宜，阴虚者宁免飞扬之祸？吐血，心口胀懣，口中血腥气，用韭汁、童便、姜汁、郁金同饮，其血自清。势盛脉芤大吐，用十灰散遏之，次用花蕊石散消之，后用清血药郁金、丹皮、赤芍之类，加降火。有因怒而得者，宜平肝降火，炒栀子、青皮、芩、连、柴胡。一切上焦血症，用五生饮，大获奇验。用生韭、藕（荷叶亦可）京墨、侧柏、生地，各取汁一杯，对童便。其生地、侧柏研烂，以童便和方得汁。凡一应上溢之症，若脾胃气壮，不泻能食者，皆当以大黄醋制，和生地汁，及桃仁泥、牡丹皮之属，引入血分，使血下行，转逆为顺也，最妙法。不知此而徒事凉药，脾胃反伤。今人治此，无一生者，此也。诸失血后，倦怠昏愤，面失血，懒于言动，浓煎人参汤，所谓血脱补气也，最妙。

先恶心，血杂痰出，呕多至升许者，为呕血。有怒而得者，有过饮得者，郁悒人久之，气血凝滞，中焦运化失常，亦作呕痰带血出，宜分治之。若肝脉旺，两手弦数，宜平肝降火，连、栀、青皮、香附、柴胡、甘草、归、芍，或用赤茯苓心汤，是实者泻其子也。若右寸脉洪滑或数，解酒毒，降火和中，二陈加芩、连、栀、丹皮。若沉结或洪数，宜舒郁，越鞠丸去苍术，加丹皮、赤芍、归尾主之，加韭汁亦妙。

脾统血，肺主气，劳神多言，脾肺致伤，血妄行，忌凉剂，必用补中益气汤加减。遇劳即发，心肺受伤，其血必散，补中益气加麦冬、五味、山药、熟地、茯神、远志佳。

咳血，热壅于肺者易治，损于肺者难治。瘦人有此，脉细数，多成劳，宜二母、二冬、紫菀、花粉、生地、丹皮、竹沥、童便、姜汁，选用一方。服药血不止，是肺上有窍也。用白芨末、猪肺煮熟，蘸食，日三四次，妙不可言。

昔人为白芨下咽至血窍，则窍为填而血止。详见《本草纲目》。一法，取末于粥中吃，妙。劳伤肺经，咳嗽有血，鸡苏散最妙。功在阿胶、炒蒲黄。劳嗽，服阿胶不止，无药用矣。咳血非静养绝欲，不可与治。诸病皆然，此尤当慎者。

咳血胸中痛，腥臭异常，肺脉数而虚，是肺痿。诸失血过多，体倦少食，及血不止，扶正气为急，人参、黄、五味子、芍药、麦冬、甘草、归身，加郁金亦可。

唾血，平时津唾中有血，一属肾虚有热，一属上焦实火。

有余则泻，加减凉膈加牡丹皮、藕节之类；不足则补，滋肾坎离，酒炒黄柏、肉桂一分许，泻肾火，或加二冬、二母。

咯血，不嗽而咳出血也，咯同于痰。气郁于喉咙之下，滞不得出，咯而乃出。求其所属，咯、唾同出于肾也。咯血为病最重，以肺手太阴之经。气多血少，又肺为清肃之脏，为火所烁，迫血上行，以为咯血，逆之甚矣。上气见血，下闻病音，谓喘而见血，且咳嗽也，为难治。初起用童便、青黛，以泻手足少阳三焦胆经之相火，而姜汁为佐，用地黄、牛膝辈以补阴，安其血。如喉中咯出小血块或血点，亦分虚实，瘦人最忌。大法四物入童便，姜汁、青黛，或牛膝膏、地黄膏，尤妙。上焦一切血症，稍止即服六味丸，最不可缓。

有血症者，终身不可脱。

滑伯仁曰：失血家须用下剂破血，盖施之于妄蓄之初。亡血虚家不可下，盖戒于亡失之后。

朱丹溪曰：凡血症既久，古人多以胃药收功。

喻嘉言曰：血证有新久微甚，本无不由于火，然火有阴阳不同，治法因之迥远。今有暴病呕血数盂，经曰暴病非阳，则其为火也，即非阳火甚明。阳火者。五行之火，天地间经常可久之物，何暴之有？惟夫龙雷之火，潜伏阴中，方其未动，不知其为火也。及其一发，暴不可御，以故载阴血而上溢。盖龙雷之性，必阴云四合，然后遂其升腾之势。若天青日朗，则退藏不动矣。故凡用凉血清火之药者，皆以水制火之常法，施之于阴火，未有不转助其虐者。大法惟宜温补，而温补之微细曲折，要在讲明有素。经曰少阴之脉营舌本，又曰咯血者属肾，明乎阴火发于阴中。

其血咯之成块而出，不比咳嗽劳症，痰中带血为阳火也。此义惟张长沙伤寒症中垂戒一款，云误发少阴汗，动其经血者，下竭上厥，为难治。后人于下竭上厥之理，总之弗省。不知下竭者，阴血竭于下也；上厥者，阴气逆于上也。故阴火动，而阴气不得不上奔；阴气上奔，而阴血不得不从上溢；阴血上溢，则下竭矣。血既上溢，其随血之气，散于胸中，不能复返本位，则上厥矣。

阴气上逆不过至颈而止，不能越高巅清阳之位，是以喉间窒塞，心忡耳鸣，胸膈不舒也。然阴气久居于上，势必龙雷之火应之于下。血不尽，竭不止也；气不尽，厥不止也。仲景断为难治，其以是乎？吾将辟其扁，则以健脾中之阳气为第一义。健脾之阳有三善；一者，脾中之阳气旺，如青天日朗，而龙雷潜伏也；一者，脾中之阳气旺，而胸中窒塞之阴气，如太空不留纤翳也；一者，脾中之阳气旺，而饮食运化精微，复生其下竭之血也。况乎地气必先蒸土为湿，然后上升为云。若土燥而不湿，地气于中隔绝矣，天气不常清乎。

今方书皆治阳火之法，至龙雷之火，徒有其名，而无其治。反妄引久嗽成癆，痰中带血之阳症，不敢用健脾增嗽为例。不思咯血之嗽，不过气逆上厥，气下则不嗽矣。

古方治龙雷之火用桂附，然施于暴血之症，可暂不可常。盖已亏之血，恐不能制其悍；而未动之血，恐不可滋之扰。况此症以劳房忧恐，伤精伤肾。又肝惟疏泄，是以少阴之气当藏不藏，而少阴之血无端溢出，与仲景所谓误发少阴，汗动其血者，无少异矣。

究而论治龙雷之火，全以收藏为主，以秋冬则龙雷潜伏也。故治法惟以崇土为先，土浓则阴浊不升，而血患自息矣。

缪仲淳曰：吐血有三要。宜降气，不宜降火。气有余即是火，气降则火降，血随气行，无溢出上窍之患矣。降火必用寒凉之剂，反伤胃气，胃气伤则脾不能统血，血愈不能归经矣。今之疗吐血者，大患有二：一则专用寒凉，往往伤脾作泄，以致不救；一则专用人参，肺热伤肺，咳逆愈甚。亦有用参而愈者，此是气虚喘嗽，不由阴火致。然宜以白芍、炙草制肝，枇杷叶、麦冬、薄荷、橘红、贝母清肺，苡仁、山药养脾，番降香、苏子下气，青、鳖甲、银柴胡、丹皮、地骨皮补阴清热，酸枣仁、茯神养心，山萸、枸杞子、牛膝补肾，此累试辄验之方。然阴无骤补之法，非多服不效。

宜行血，不宜止血。血不循经络者，气逆上壅也。血得热则行，得寒则凝，故降气行血，则血循经络矣。若血凝必发热、及胸胁痛、病曰沉痾耳。

宜补肝，不宜伐肝。经曰：五脏者，藏精气而不泻者也。肝主藏血，吐者肝失其职也。养肝则肝气平，而血有所归；伐之则肝不能藏血，血愈不止矣。

薛立斋曰：血症多属形病俱虚，治者当求其属而主之。若郁热伤肺而衄者，用黄 益气汤；肺气虚热，不能摄血而衄者，用四君加芎、归、五味；郁结伤脾而咳吐血者，用归脾汤；胃经有热而咳吐血者，用犀角地黄汤；胃气弱而咳吐血者，用四君子加川芎、当归、升麻；肾经虚热，阴火内动而咯吐血者，用六味丸、补中益气汤；怒动肝火而见血者，用逍遥散。虽曰血得热而错经妄行，亦有卫气虚不能统摄营血而为妄行者，不可不察，临症审诸。

又曰：劳嗽见血，亦有劳伤元气，内火妄动而伤肺者；亦有劳伤肾水，阴火上炎而伤肺者；有因过服天冬、生地寒药，损伤脾胃，不能生肺气而不愈者；有因误用黄柏、知母之类，损伤阳气，不能生阴精而不愈者。凡此脾肺亏损，而肾水不足，以致虚火上炎，真脏为患也，须用补中益气汤补脾土而生肺金，用六味丸滋肾水而生阴精，否则不救。

戴元礼曰：牙宣有二证：有风壅牙宣，有肾虚牙宣。风壅者，消风散擦，仍服。肾虚者，以肾主骨，牙者骨之余，虚而上炎，故宣。服凉剂而愈甚者，此属肾，下虚上盛，宜盐汤下安肾丸，间黑锡丹，仍用姜、盐炒香附黑色，为末揩擦，妙。

鼻衄，鼻通于脑，血上溢于脑，所以从鼻而出。有头风自衄，头风才发，则衄不止，宜芎附饮，间进一字散。有因虚而衄，此为下虚上盛，不宜过用凉剂；宜养正丹，佐以四物汤、芎归汤，磨沉香饮。伤湿而衄，肾着汤加川芎，名除湿汤。伤胃致衄者，名酒食衄。喜、怒、忧、思诸气，皆能动血，以此致衄者，名五脏衄，上膈极热而衄者，金沸草散去麻黄、半夏，加茅花，如荆芥散，或用黄芩芍药汤加茅花一撮。虚极者，茯苓补心汤。饮酒过多，及食热物而衄，先用茅花汤。衄愈甚，则用理中汤去干姜，加干葛，蓦然以水喷其面，使战惊则止。衄愈后，血因旧路，一月或三四衄；又有洗面而衄，日以为常，此即水不通，借路之意，并宜止衄散，茅花煎汤调下。或四物汤加石菖蒲、阿胶、蒲黄各半钱，调熟石膏一匙许，兼进养正丹。

赵羽皇曰：营者，水谷之精气也；卫者，水谷之悍气也。又云：肺朝百脉之气，脾统诸经之血，可知血藏于肝而属于脾胃，明矣。但人身之失血，种种不同。故有郁热伤胃而吐血者，怒动肝火而见血者，肾虚火泛而咯血者，治法如清胃散、地黄汤、六味丸之属，用之得宜，无不获效。

独见血之出于脾胃者，每略不讲，一遇此等症，而莫可如何。盖人身之脾为营卫之主，气血之根，今人思虑不遂，郁伤火动，脾不摄血而从上窍出者，用归脾汤补以敛之；力役过度，中气劳伤，脾不统血而从下窍出者，用补中汤升以举之。一滋脾胃之阴，而从阴以引阳；一补脾胃之阳，而从阳以引阴。

先哲有言，曰血脱益气，须以参救之。又云：下血诸症，日久多以胃药收功。无非为阳生阴长，以滋化生之源耳。世人往往不识此症，多用地黄、童便，以清火养阴。岂知脾胃既虚，多不利地黄之泥滞；中气既弱，断不宜童便之沉寒。予见蹈此病者多，特为拈出。

柯韵伯曰：失血之症，关系最重。先辈立论甚详，治法甚备。如血脱益气，见之东垣矣；滋阴清火，见之丹溪矣；安神补血，见之陆迎矣；引血归源，见之吴球矣；攻补迭用，见之伯仁矣；逐瘀生新，见之字泰矣；辛温从治

，见之巢氏矣。先止后补，见之葛氏矣；胃药收功，见之石山矣；宜滋化源，见之立斋矣。无说不通，无治不善。乃创法者用之而痊，遵法者因循而败，岂古今人有不相及欤？抑亦未知其要耳。

请言治血之要，其取效在调气而补血，其收功在安神而固精。夫人身中惟气血用事，血随气行，谁不能言？独于失血病，不言调气之理。血脱须补，谁不知之？反于失血症，不知补血之法，惟以降火为确论，寒凉为定方，至于气绝血凝，犹不悔悟，不深可悯耶？夫气亢于上焦之阳分，则阳络伤，血随气上溢于口鼻，当桃仁承气以下之；气并于下焦之阴分，则阴络伤，血随气而下陷于二便，用补中益气以举之。气有余必挟火，当用苦寒以凉其气；气不足便挟寒，宜用甘温以益其气。此调气之大要也。血自心来者，补心丹主之；脾来者，归脾汤主之；肺来者，生脉散主之；肾来者，肾气丸主之，此补血之大要。

然气血者后天，精神者先天，故精神不散，气血和调，形体不敝，精神内守。故治血者，必用安神固精，使病者积精全神，以善其后，何有夭枉之憾哉？

卷六 病能集四（杂证十门）

惊悸怔忡健忘烦躁不寐

张三锡曰：《内经》云：心者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。夫怔忡惊悸之病，或因怒气伤肝，或因惊入胆气，母令子虚，因而心血为之不足；又或遇事烦冗，思想无穷。则心君亦为之不宁，故神不安，而怔忡惊悸之所由生也。

夫所谓怔忡者，心神惕惕然，动摇而不得安静，无时而作者是也。惊悸者，蓦然跳动有欲厥之状，有时而作者是也。然症之由，亦有停痰积饮，留结于心胸胃口而病者，又不可执以为心虚而治。健忘者，陡然而忘其事也，为事有始无终，言谈不知首尾。此因遇事烦冗，思想无穷，精神斫丧之所致也。然过思伤脾，亦能令人健忘。治之当兼理心脾，神宁志定，其证自除。大抵怔忡、惊悸、健忘三者，名虽不同，未有不由心血不足，脾气虚弱，积饮停痰而成此症。其治惟在补养心血，调和脾气，宁神化痰，使神完气充，则无此三者之患矣。

又有一种虚烦，心中扰乱，郁郁不宁，良由津液去多，五内枯燥；或营血不足，阳胜阴微；或肾水下竭，心火上炎，故虚热而烦生焉，甚则至于躁也。

又有大病后，血气未复而烦者。陈氏曰：内热曰烦，外热曰躁；心热则烦，肾热则躁。宜八珍汤加竹叶、枣仁、麦冬，或四物加人参、茯神。

又有不寐一种，老年人及病后虚弱人，阳衰而不寐；有痰在胆经，神不归舍而不寐。虚者四君子加枣仁、黄、痰者温胆汤加天南星。亦有心血不足而然者，宜益营汤。

《原病式》曰：因水衰火旺，其心胸躁动，谓之怔忡。然悸之为病，是心脏之气不得其正，动而为火邪者也。盖心为君火，包络为相火，火之为阳，阳主动。君火之下，阴精承之；相火之下，水气承之。夫如是而动，则得其正，而清静光明，为生之气也。若乏所乘，则君火过而不正，变而为烦热，相火妄动，既热且动，岂不见心悸之证哉？况心者神明居之，经曰两精相搏，谓之神。又曰：血气者，人之神。则是阴阳气血在心脏，未始相离也。今失其阴，偏倾于阳，阳亦失其所承而散乱，故精神怔怔忡忡不能自安矣。如是者，当自心脏中补其不足之心血，以安其神气。不已，则求其属以衰之，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也。又包络之火，非惟辅心，而且游行于五脏。故五脏之气妄动者，皆火也。是以各脏有痰，皆能于包络之火合动而作悸。如是者，当自各脏补泻其火起之由，而后从包络调之平之，随其攸利而治。若各脏移热于心，而致包络之火动者，治亦如之。若心气不足，肾水凌之，逆上而停心者，心折其逆气，泻其水，补其阳。若左肾之真水不足，而右肾之火上逆，与包络合动者，必峻补左肾之阴以制之。若内外诸邪郁其二火，不得发越，隔绝营卫，不得充养其正气者，则皆以治邪解郁为主，若痰饮停于中焦，碍其经络，不得舒通，而郁火与痰相击于心下，以为怔忡者，必导去其痰，经脉行则病自己。

朱丹溪曰：怔忡，大概属血虚与痰。有虑使动属虚。时作时止者，痰因火动，瘦人多是血虚。肥人多是痰饮。食直觉心跳者是血少。多劳则心跳，属虚兼气。

东垣曰：六脉大而空虚，病面赤心跳，乃火虚炎上也，补以降之，有不因惊而心动者，谓之动，属痰火。王宇泰曰：一阴一阳，多对待而言。如喜怒并称者，喜出于心，为阳；怒出于肝，为阴。志意并称者，志是静而不移，意是动而不定；静则阴也，动则阳也。惊恐并称者，惊因触于外事，内动其心，心动则神摇；恐因惑于外事，内歉其志，志歉则精却。是故《内经》所谓：惊则心无所根据，神无所归，虑无所定，故气乱矣；恐则精却，却则上焦闭，闭则无气还，无气还则下焦胀，故气不行矣。又谓尝贵后贱，尝富后贫，悲忧内结，至于脱营失精，病深无气，则洒然而惊。此类皆是病从外事而动内之心神者也。

若夫在人身之阴阳盛衰而致惊恐者，惊是火热，躁动其心，心动则神乱，神用无方，故惊之。变态亦不一状，与五神相应而动。肝藏魂，魂不安则为惊骇为惊妄；肺藏魄，魄不安则惊躁；脾藏意，意不专则为惊惑；肾藏志，志不谦则为惊恐，心惕惕然；胃虽无神，然五脏之海，诸热归之，则发惊狂，若闻木音，亦惕惕然心欲动也。惊则安其神而散乱之气可敛，恐则定其志而走失之精可固。

卷六 病能集四（杂证十门）

声喑

张景岳曰：声音出于脏气，脏实则声宏，脏虚则声怯。然舌为心苗，心病则舌不能转，此心在声音之主也。声由气而发，肺病则气夺，此肺为声音之户也。肾藏精，精化气，阴虚则无气，此肾为声音之根也。病虽由五脏，而三者实为之主。

然人以肾为根，元气所由生，使肾一衰，则元阳寝弱。声音之标在心肺，声音之本则在肾。经云：内夺而厥，则为喑痺。此肾虚也。肾为声音之根，信非谬矣。

喑病分虚实：实者病在标，风寒火邪，气逆之闭，易治之；若其色欲伤肾，忧思伤心，惊恐伤胆，饥馁疲劳伤脾，非各求其属，而大补元气，安望其嘶败者复完，而残损者复振乎？此虚为难治矣。

然犹有难易者，暂而近者易，渐久者难；脉缓滑者易，细数者难；素无损伤者易，积有劳怯者难。以及病患久嗽声哑，肺肾俱败，但宜补肺气，滋肾水，养金润燥，其声自出。或略加诃子、百药煎之类，兼收敛以治其标。若见假热痰盛，再用寒凉消耗，鲜不危矣。

卷六 病能集四（杂证十门）

癲癩狂证

癲、癩，狂三者，虽有轻重之分，实因痰火郁悒，心神耗散，气虚不能胜敌，痰火猖狂犯上之所致也。

正《内经》所谓主不明则十二官危，使道闭塞不通，形乃大伤是也。

夫人事混浊，神识不清，语言颠倒，曰癲。一云失心风。有狂之意，不如狂之甚。属心血不足。乃求望高远，所愿不遂者有之。心脉及两寸必虚数，或洪大无力。当从心清，治心舒郁养神，石菖蒲、香附子、川芎、当归、茯神、梔子、贝母、麦冬、橘红、柏仁之类。痰多者先以涌剂，去其痰后，服安神药。若心经蓄热，发作不常，或时烦躁，鼻眼觉有热气，不能自由，有类心风，稍定复作，清心汤加石菖蒲。思虑伤心而得者，酒调天门冬、地黄膏，多服乃效。

妄歌妄笑，登高逾垣，骂詈不避亲疏，曰狂，俗谓之风子是也。与伤寒热极发狂，同属痰火内盛。

有乐极而成，有怒极而成。寻火寻痰，分多少而治。牛黄泻心汤、滚痰丸，极对症方。须断浓味、酒肉、面食、姜蒜、煎炒。《内经》所谓夺其食乃已，即此义也。此心火独盛，阳气有余，神不守舍，痰火壅盛而然耳。

亦有水涸相火独旺而致者，忽然僵仆作兽声，手足劲强，厥不知人，曰癎

，俗名羊头风是也。方书以五畜分五脏。丹溪断其为痰，千古灼见。大法行痰为主，用黄连、胆星、栝蒌仁。如内有热者，用凉药以清其心。有痰气实者，可用吐法。虚实在脉上辨，不可以肥瘦取。若虚而不能吐下者，用人参、菖蒲、茯苓、麦冬、全蝎、竹沥之类。

大抵癫为心血不足，狂为痰火实盛，痫病独生乎痰，因火动之所作也。治法：痫宜乎吐，狂宜乎下，癫则安神养血，兼清痰火。虽然，此病神脱目瞪，如愚如痴者，纵仓扁复生，亦末如之何也。

又有小儿胎痫，胎元之始，当母受惊之邪，出腹后一二岁始发，或八九岁发之，必待复感之邪，与所感母腹之邪相搏而后作。然小儿质弱，目瞪不过岁月，难出成人之年。盖肾间生命之气虚而不复，故不复寿也。

卷六 病能集四（杂证十门）

诸积病

《准绳》曰：大全方分 癖诸气、疝瘕、八瘕、腹中瘀血、痞、食、血，凡七门。者在腹内，近脐左右，各有一条筋脉急痛，大者如臂，次者如指，因气而成，如弦之状，故名曰弦。癖者僻在两胁之间，有时而痛，故名曰癖。疝者痛也。瘕者假也，其积聚浮假而痛，推移乃动也。瘕有八症：黄、青、燥、血、脂、狐、蛇、鳖。积在腹内，或肠胃之间，与脏气结搏坚牢，虽推之不移。名曰，言其病形可征验也。气壅塞为痞，言其气痞塞不宜畅也。伤食成块，坚而不移，名曰食，淤血成块者也。大抵以推之不动为，动为瘕也。至夫疝与 癖，则与痛俱见，不痛即隐。在腹左右为，在两胁之间为癖，在小腹而牵引腰胁为疝。

朱丹溪曰：痞块在中为痰饮，在右为食痰积，在左为血块。气不能作块成聚。块乃有形之物，痰与食积、死血而成也。用醋煮海石、三棱、蓬术、桃仁、红花、五灵脂、香附之类为丸，石碱、白术汤吞下。

瓦子能消血块，次消痰。石碱一物，有痰积、有块可用，洗涤垢腻，又能消食积。治块当降火，消食积，即痰也。行死血块，去须大补。凡积不可用下药，徒损真气，病亦不去，当用消积药，使之融化，则除根矣。

张子和曰：积之在脏，如陈莖之在江河，中间多着脂膜曲折之处，区臼之中。如陈莖之在江河，不在中流，多在汀湾洄薄之地，遇江河之溢，一漂而去。积之在脏，理亦如之。故予先以丸药驱新受之食，使无梗塞，其辟着之积，已离而未下。次以散药，满胃而下，横江之筏，一壅而尽。设未尽者，得以药调之。惟坚积不可用此法，宜以渐除。《内经》曰坚者削之是也。

凡食积，酸心腹满，大黄、牵牛之类，甚者礞石、巴豆。

酒积，目黄口干，干葛、麦芽之类，甚者甘遂、牵牛。

气积，噎气痞塞，木香、槟榔之类，甚者枳壳、牵牛。

涎积，咽喉如曳锯，朱砂、膩粉之类，甚者瓜蒂、甘遂。

痰积，涕唾稠粘，半夏、南星之类，甚者瓜蒂、藜芦。

癖积，两胁刺痛，三棱、广术之类，甚者甘遂、蝎梢。

水积，足胫胀满，郁李、商陆之类，甚者甘遂。芫花。

血积，打扑衄淤，产后不月，桃仁、地榆之类，甚者虻虫、水蛭。

肉积，赘瘤核疔，膩粉、白丁香，砭刺出血，甚者砂、信石。

九积皆以气为主，各据所属之状而对治之。

方约之曰：凡积聚痞块之症，人之气血营卫，一身上下周流，无时少息，一旦七情感动五志之火，火性炎上，有升无降，以致气液水谷不能顺序，稽留而为积也必矣。

丹溪以为气不能成块成聚，块必痰与死血食积而成，在中为痰饮，在右为食积，在左为血块，诚哉言也。夫左关肝胆之位，藏血液；右关脾胃之位，藏饮食。所以左边有积为血块，右边有积为食积。中间则为水谷出入之道路，五志之火熏蒸水谷而为痰饮，所以中间有积，则为痰饮也。

治法，顺气破血，消食豁痰是已。如木香、槟榔去气积，三棱、莪术去血积，麦芽、神曲去酒积，香附、枳实去食积，牵牛、甘遂去水积，山楂、阿魏去肉积，海粉、礞石去痰积，雄黄、白矾去涎积，干姜、巴豆对寒积，黄连、大黄去热积，各从其类也。

大抵积之初，固为寒；而积之久，则为热矣。予分辛温、辛平、辛凉三例，正欲人知新久之义耳。然阴虚难补，久积难除，诚节欲以养性，内观以养神，固可从容而治耳。

《治法纲》曰：积有常所，痛有常处；聚无常所，痛无常处。盖阴伏而静，阳浮而动，故脏腑之气，有积聚之别。然虽有积聚之脉，总皆气病，无二端也。其脉浮洪者易治，沉涩者难治。治宜审其所因：倘有风寒束于外，使气不宣通，当以驱邪为主；或忧思纳于内，使气不流畅，当以理气为本。丹溪治积法甚善。

又云若积于皮里膜外者，尤非药石所能治，必须针灸之，方能消散，甚得肯綮。洁古云养正则积自除，亦有滋味。盖元气实，方可攻邪也。

今以通用药味，加减主之，各加引经之药，庶无差误。以槟榔、木香、青皮、陈皮、枳壳、三棱、莪术之类，如因风寒外束，气滞不行，加麻黄、苏叶、干姜、官桂、吴茱萸之类；因七情内伤，气郁不散，加香附、川芎、苍术、苏梗之类；如肝积左胁，呕逆，倍用青皮，加柴胡、白芍、川芎，防风之类；如心积脐上至心，烦闷，加菖蒲、炒黄连、香附，川芎、当归之类；如脾积

中脘，其人黄瘦，加白术、苍术、神曲、麦芽、山楂之类；如肺积右胁，喘咳，加桔梗、葶苈、前胡、苏子之类；如肾积脐下奔筑，加细辛、官桂、香附之类；如手足太阳经聚，加羌活；如手足少阳经聚，加柴胡；如手足阳明经聚，加白芷。

若治痞块，以培养脾胃为主。而兼以消化之剂，以人参、白术、茯苓、黄、陈皮、白芍、归身、甘草之类。如痰块，加半夏、苍术、南星、海石、牡蛎。如血块，加三棱、莪术、香附、桃仁、红花、苏木、干漆。如食积，加山楂、麦芽、神曲、枳实。如肉积，加生姜、黄连、阿魏。

卷六 病能集四（杂证十门）

疝证

张三锡曰：疝属肝经湿热，为外寒所郁，气不得通，则痛甚，是固然也。乃或肾气惫甚，酒色无节，渗利不及，浊气流入下部厥阴之分，或劳碌，或遇寒则发，发作有时。或有形，结于小腹，不能顿消。乃湿热为标、肾虚为主。丹溪法用参术，佐心疏导是也。张子和以寒、水、筋、血、气、孤、名七疝，其治一以攻下为主，恐非确。

大抵七疝为病，若非劳役过度，即是远行辛苦，涉水履冰，热血得寒，而凝滞于小肠、膀胱之分；或湿乘虚而流入于足厥阴之经。古方一以为寒，而纯用乌、附。我丹溪先生独断为湿热也，发前人所未发也。火郁于中，而寒束于外，宜有非常之痛，故治法宜驱逐本经之湿热，消导下焦之瘀血。而寒因热用，则邪易伏。稍安即加培养，更慎酒色、浓味为佳。

其症有有声者，有无声者，或有形如瓜，或有声如蛙，有小腹痛连睾丸者，有痛在下部一边者。

然湿热又须分多少而治。湿者肿多，疝是也。其有挟虚而发者，肺沉紧大豁无力，其痛亦轻，惟觉重坠牵引耳，当补而兼疏导。

寒疝，其状囊冷结硬如石，阴茎不举，或控睾丸而痛。得之坐卧湿地，寒月涉水，或冒雨雪，或劳碌热极，坐卧砖石。

水疝，其状肾茎肿痛，阴汗时出，或囊肿状如水晶，或囊痒而搔出黄水，或小腹按之作水声。得之饮水醉酒使内，过劳汗出，寒湿乘虚袭入下部而然。

筋疝，其状阴囊肿胀，或溃或痛，而里急筋缩；或茎中痛，痛极则痒；或挺纵不收；或白物随溺而下，得之房劳及邪术。

血疝，其状如王瓜，在小腹傍核骨两端，俗云便痈。得之醉饱劳碌入房，气血流入睪囊，结成痈肿，后复生梅疮。

气疝，其状上连肾区，下及肾囊。或因号哭忿怒，则气郁而胀，胀罢则气

散是也。小儿有此，俗名偏气。

惟灸筑宾穴可消。

狐疝，其状如瓦，卧则入小腹，行立则出小腹，入囊中。狐则昼出穴而溺，夜入穴而不溺，此疝出入往来，正与狐相类，今人带钩钳是也。

疝，其状阴囊肿绀，如升如斗，不痒不痛是也。得之地气卑湿所生。

女子前阴突出，后阴痔核，皆疝类。但不谓之疝，谓之瘕。

卷六 病能集四（杂证十门）

心胸胃脘腹痛诸证

李士材曰，心腹诸痛，按《内经》之论，心痛未有不兼五脏为病者，独详于心，而略于胸腹，举一以利其余也。心为君主，义不受邪，受邪则本经自病，名真心痛，必死不治。然经有云：邪在心则病心痛，喜悲，时眩仆。此言胞络受邪，在腑不在脏也。又云：手少阴之脉，动则病嗌干心痛，渴而欲饮，此言别络受邪，在络不在经也。其络与腑之受邪，皆因怵惕思虑，伤神涸血。而方论复分九种：饮、食、热、冷、气、血、悸、虫、疰。苟不能遍识病情，将何治耶？胃属湿土，列处中焦，为水谷之海，五脏六腑，十二经脉，皆受气于此。壮者邪不能干，弱者着而即病。

偏热偏寒，水停食积，皆与真气相搏而痛。肝木相乘为贼邪，肾寒厥逆为微邪。挟他藏而见症，当与心痛相同。但或满或胀，或呕吐，或不能食，或吞酸，或大便难，或泻利，面浮而黄，本病与客邪又参杂而见也。

胸痛即膈痛。其与心痛别者，心痛在歧骨陷处，胸痛横满胸膈间也。其与胃脘痛别者，胃脘在心之上也。经曰：南风生于夏，病在心俞，在胸胁。此以胸属心也。肝虚则胸痛引背胁，肝实则胸痛不能转侧。

此又以胸属肝也。夫胸中，肺家之分野，其言心者，以心之脉从心系却上肺也。其言肝者，以肝之脉贯膈上注肺也。胁痛旧从肝治，不知肝固内HT 肋，何以异于足少阳，手心主所过而痛者哉？若谓筋脉挟邪而痛，何以异于经筋所过而痛者哉？故非审色按脉，熟察各经气变，卒不能万举万当也。且左右、肺肝、气血、阴阳，亦有不可尽拘，临症者可不详察耶？腹痛分为三部：腹以上痛者，为太阴脾；当脐而痛者，为少阴肾；少腹痛者，为厥阴肝，及冲、任、大小肠。每部各有五脏之变，七情之发，六气之害，五运之邪，至纷至博。苟能辨气血、虚实、内伤、外感，而为之调剂，无不切中病情矣。

心痛有停饮，则恶心烦闷，时吐黄水，甚则摇之作水声，小胃丹或胃苓汤。食积则饱闷，噫气如败卵，得食辄甚，香砂枳术丸加神曲、莪术。火痛，忽减忽增，口渴便秘，清中汤。外受寒，内食冷，草豆蔻丸。虚寒者，归脾汤加姜、桂、菖蒲。气壅，攻刺而痛，沉香降气散。死血，脉必涩，饮下作呃，手

拈散，甚者桃仁承气汤。心痛而烦，发热动悸，此为虚伤，妙香散。虫痛，面上白斑，唇红能食，或食后即痛，或痛后能食，或口中沫出，剪红丸。蛔虫，蛔动则恶心呕吐，乌梅丸、茱萸散，鬼疰，昏愤妄言，苏合香丸。热厥心痛，金铃子散。寒厥心痛，术附汤。胃脘痛与心痛相仿，但有食积，按之满痛者，下之，大柴胡汤；虚寒者，理中汤。

胸痛肝虚者，痛引背肋，补肝汤；肝实者，不得转侧，喜太息，柴胡疏肝散。有痰，二陈汤加姜汁。

腹痛，芍药甘草汤主之。稼穡作甘，甘者己也；曲直作酸，酸者甲也。甲己化土，此仲景妙法也。脉缓伤水，加桂枝、生姜；脉洪伤金，加黄芩、大枣；脉涩伤血，加当归；脉弦伤气，加芍药；脉迟伤火，加干姜。绵绵痛而无增减，欲得热手按及热饮食，其脉迟者，寒也，香砂，枳术、理中汤。冷痛，用温药不效，大便秘者，当微利之，藿香正气散加官桂、木香、大黄。时痛时止，热手按而不散，脉大而数者，热也，大金花丸，或黄连解毒汤。暑痛，十味香薷饮。湿痛，小便不利，大便溏，脉必细缓，胃苓汤。痰痛，或眩晕，或吐冷涎，或下白积、或小便不利，或得辛辣热汤则暂止，脉必滑，轻者二陈加枳壳、姜汁，重者用礞石滚痰丸。食积，痛甚，大便后减，其脉弦，或沉滑，平胃加枳实、山楂、麦芽、砂仁、木香，甚者加大黄。酒积痛，葛花解醒汤加三棱、莪术、茵陈。气滞必腹胀脉沉，木香顺风散。死血作痛，痛有定在而不移，脉涩或芤。虚者四物汤料加大黄蜜丸服；实者归尾、桃仁，加童便、酒、韭汁、桃仁承气汤，或丹皮、香附，穿山甲、降香、红花、苏木、元胡。虫痛，心腹懊，往来上下，痛有休止，或有块耕起，腹热善渴，面色乍青乍白乍赤，吐青水者，虫也，椒汤吞乌梅丸安之。

夫近世治痛，有以诸痛为实，痛无补法者；有以痛则不通，通则不痛；有以痛随利减者，以为不可易之法。不知形实病实，便闭不通乃为相宜；若形虚脉弱，食少便泄者，岂容混治？须知胀闭而痛者为实，不胀闭者多虚；拒按者为实，可按者为虚；喜寒者多实，受热者多虚；饱则甚者多实，饥则甚者多虚；脉实气粗者多实；脉虚气少者多虚；新病年壮者多实，久病年衰者多虚；补而不效者多实，攻而愈剧者多虚。痛在经者，脉多弦大；痛在脏者，脉多沉微。必以望、闻、问、切四者详辨，则虚实灼然。故表虚而痛者，阳不足也，非温经不可；里虚而痛者，阴不足也，非养营不可。上虚而痛者，以脾伤也，非补中不可；下虚而痛者，脾肾败也，非温补命门不可。若泥痛无补法，则杀人惨于刀剑矣。

胁痛：左痛多留血，代抵当汤；右痛多痰气，痰二陈汤，气推气散。左为肝邪，枳芎散；右为肝移邪于肺，推气散。挟寒，理中汤加枳壳。死血，日轻

夜重，或午后热，脉涩或芤，桃仁承气汤加枳壳、鳖甲。

痰饮，导痰汤加白芥子。食积，有一条扛起者是也，枳术丸加吴茱萸、黄连、神曲、山楂。肝火盛，龙荟丸。虚冷，理中汤送黑锡丹。肝脉软，补肝汤。惊伤胁痛，桂枝散。

胁痛肝火盛，左金丸。治肝火有气郁者，看其脉沉涩，当作郁治。痛而不得伸舒，龙荟丸最快。右胁痛，严氏推气散。左胁痛，苍术、川芎、青皮、当归、柴胡，痛甚当归龙荟丸。姜汁下。

然胁痛固属肝，常见口吐苦水，胁痛寒热，用猪胆炒黄连，入小柴胡，是胆家有火也。若夫谋虑不决，不眠辛苦，胆气伤而作痛，用归、芍、人参、麦冬、茯神、枣仁，有火加元参，此胆虚胁痛也。

方约之曰，胁痛之症，多是肝火上升，不得条达之故。予每度其左胁痛甚者，即是肝火盛，木气实也，宜用龙荟丸、左金丸，辛凉之剂以治之；凡右胁痛微者，即是痰症，宜用盐煎散、顺气丸，辛温之剂以治之是也。

又尝论左胁痛，胃脘痛之症，妇人为多，以其忧思忿怒之气，素灌于中，发则上冲，被湿痰死血阻滞其气，而不得条达，故作痛也。故治妇人诸痛；必以行气开郁为主，而破血散火兼之，庶乎得法矣。谚云：香附、缩砂，女人之至宝。此之谓也。

张景岳曰：胁痛者，左右气血之辨，若左无气，右无血，食积痰饮岂必无涉于左乎？此谬谈也。予以为莫若察其有形无形。盖血积有形而不移，或坚硬而拒按，气痛流行而无迹，或倏聚而倏散。若食积痰饮，皆属有形之症，详察所因，自可识别。凡属有形之症，亦无非由气之滞，但得气行，则何聚而不散？无论是气是血是痰，必皆兼气为主，而后随宜佐使以治之可也。

一内伤虚损，房劳肾虚之人，多有胸胁间隐隐作痛，此肝肾精虚，不能化气，气虚不能生血而然。凡人之气血，犹源泉也，盛则流畅，少则壅滞。故气血不虚则不滞，虚则无有不滞者。倘于此症不知培气血，而但知行滞通经，则误矣。

王节斋曰：凡治心腹疼痛，但是新病，须问曾何饮食，因何伤感，有无积滞，便与和中消导之药。若日数已多，曾多服过辛温燥热之药，呕吐不纳，胸膈饱闷，口舌干燥，大小便涩难，则内有郁热矣，或原有旧病，因感而发，绵延日久，见症如前者，俱用开郁行气、降火润燥之药，如川芎、香附、山栀、黄连、姜汁之类。甚者再加芒硝。但治心腹久痛，须于温散药内，加苦寒、咸寒之药，温治其标，寒治其本也。

诸积诸痛，喜温而恶寒，热药与病情相合，积久成郁，而火邪深矣，郁热既深，则见寒愈逆，见热愈喜，雨热相从，故不生他病，所谓火极而似水者也

。然真气被食，阴血干枯，病日深锢而不可为矣。世人不识，但见投热不热，误认为沉寒锢冷，而益投之，至死不悟。然则如之何？曰从治法，热因寒用，寒因热用，伏其所主，先其所因是也。

朱丹溪曰：心膈之痛，须分新久。病久则成郁，久郁则蒸热，古方多以山梔为热药之向导。用梔子炒，去皮，每服十五枚，浓煎汤一呷，入生姜汁令辣，再煎小沸，又入川芎一钱，尤妙。大概胃中有热而作痛者，用山梔不可，须佐以姜汁、台芎开之。痰发者，或用二陈汤加川芎、苍术，倍加炒梔。痛甚者，加干姜从之，反治之法也。若用山梔并劫药不止，用元明粉，一服立止。

腹痛有寒、有热、死血、食积、湿痰。脉弦为食，脉滑为痰。湿痰多作腹痛，台芎、苍术、香附、白芷为末，以生姜汁入汤服。大法：主方，在气用气药，如木香、槟榔、香附、没药之类；血用血药，如当归、川芎、桃仁、红花之类。

初得时，元气未虚，必推荡之，此通因通用之法。壮实者同。

若人虚弱衰与久病者，宜升之消之。凡心腹痛，必用温散，此是郁结不行，阻气不运，故痛。在上者多属食，用炒干姜、苍术、川芎、白芷、香附、姜汁之类，不可用峻药攻下之。更兼行气快气药助之，无不可者。

寒痛者，绵绵痛，无增减者是也。时痛时止者，是热也。死血痛者，痛有处，不移者也。大便利后减者，是湿痰。东垣云：感寒而痛，宜姜、桂，呕者加丁香。伤暑而痛，宜玉龙丸。肥人腹痛，属气兼湿痰，宜人参、苍术、白术、半夏。或曰：痰岂能作痛，不知气郁则痰聚，痰聚则凝，气道不得运，故痛也。如禀受素弱，饮食过伤而腹痛者，以养胃汤加桂、茱萸各半钱，木香三分。又或理中汤、建中汤，皆可用，内加茱萸良。绞肠痧，以樟木煎汤大吐，或白矾调汤吐之，盐汤亦可探吐，亦宜刺委中出血。

喻嘉言曰：五脏失治，皆为心痛，理甚明晰。肾心痛者，多由阴邪上冲，故善，如从后触其心，胃心痛者，多由停滞，故胸腹胀满。脾心痛者，多由寒逆中焦，故其病甚，肝心痛者，多由木火之郁，病在血分，故色苍苍如死状。肺心痛者，多由上焦不清，病在气分，故动作则病益甚。若知其气则顺之，在血则行之，郁则开之，滞则逐之。火多实，则或散或清。实多虚，则或温或补。必真心痛，乃不可治。否则得其本，随手而应也。

张景岳曰：诸症虚实，皆可以脉辨。惟心腹痛症，脉多难辨。虽滑实有力者，固多实邪；虚弱无神者，固多虚邪，此其常也。然暴病之极，每多沉伏细涩，最似极虚之候。不知气为邪逆，脉道不行，而沉伏异常，此正邪实之脉。然于沉伏之中细察之，必有梗梗然弦紧之意，此必寒邪阻遏阳气者，多有是脉。若火邪作痛，则不然也。辨此之法，但当察其形气，以见平素强弱；问其病

因，以知新久，及何所因而起。大都暴病痛急，而脉忽细伏者，多实邪；久病痛缓，而脉本微弱者，为虚邪。论其虚实，酌之以理，参而论之，则万无一失矣。

凡治心腹痛症，已经攻击荡涤，愈而复作，或再三用之，愈作愈甚，脉反浮弦虚大，为中虚之候。速当酌其虚实，或专补正气，或兼治邪气。若用补无碍，不可妄乱杂投，使脾胃强，则痛自愈矣。

一胸腹之痛，有无关于内，而在筋骨皮肉之间，此邪之在经，不可混作里症，必详问的当，而分其或火或寒或气，或血滞或血虚，或淫疮邪毒，留蓄在经，庶治之无误也。

附医案：余治一上舍，年近三旬，因食面角，午刻至初更，食及小腹下至右角间，遂停积不行，坚突如拳，痛剧之甚。余察其明系面积已入大肠，乃与木香槟榔丸，连下二三次，其痛如故。疑药未及病，更投神佑丸泻之，又不效。又疑药性皆寒，故滞不行，因再投备急丸，连得大泻，而坚痛毫不为减。因潜测其由不过因面，岂无所制之？今既逐之不及，使非借气以行之不可也。计面毒非大蒜不杀，气滞非木香不行，又其滞深道远，非精锐之向导不能得达，乃用火酒磨木香，令其嚼生蒜一瓣，而以香酒进之。一服后觉痛稍减，三四服后，痛渐止而食渐进，方得全愈。然小腹之块，仍在半年许始得尽消。由是知欲消食滞，即大黄、巴豆犹有所不能及，而惟宜以行气为先也。且知饮食下行之道，必由小腹下右角间，而后出于广肠。此自古无人言及者，因笔之广闻见云。

卷六 病能集四（杂证十门）

腰痛

《治法纲》曰：腰者肾之外候，一身所恃，赖转移者也。盖诸经皆贯于肾而络于腰脊，肾气一虚，腰必痛矣。有肾虚而腰痛者，有淤血而痛者，有挫闪而痛者，有痰而痛者，有湿热而痛者，有风寒而痛者，有气滞而痛者。

腰者肾之府，不能转摇，肾将惫矣。戴氏曰：腰痛而不已者，是肾虚也，宜补肾。淤血作痛，日轻夜重是也，宜行血顺气。有暑热动作必有痰，或一块作痛，遇天阴而发也，宜燥湿行气豁痰，使痰随气运化也。

腰枢因拗 忽然不可俯仰，此淤血为患，以桃仁、大黄、苏木、当归、红花之类。若痛转侧如锥刺者，尤是也。肾冷如冰，饮食如故。小便自利，腰间如带五千钱，治宜去湿之药，兼用温散之剂。

又曰：肾虚腰痛者，其脉必大，不能转侧，如疲弱嗜卧，痛而不已，宜用加味虎潜丸之类。风伤肾腰痛者，其脉必浮，或左或右，痛无常处，牵引两足，宜用独活寄生汤。感寒而痛，其脉必紧，见热则减，见寒则增，宜用五积散

去桔梗，加吴茱萸。气滞而作痛者，其脉必沉，宜乌药顺气散，可加木香。腰软而不能强者，是肝肾二经受病，宜消息用药。凡腰痛之症，多因肾脏真阴虚损，外被风寒之郁遏，内有湿热之流注，以致营卫不通，故作痛也。

《千金》云所感不同，腰痛有五：一曰阳气不足，少阴肾衰之故；二曰风痹，风寒湿着之故；三曰肾虚，劳役伤肾之故；四曰坠堕伤腰之故；五曰湿地寝卧之故。此皆各有所因而致之，治宜审症用药。

大抵腰之作痛，亦不宜补气之药，又不宜峻用寒凉。因而气虚作痛者，非补不可，不能不用补气之药，当监制之，又何执一论哉。

背痛有静坐久而痛者，属虚，补中益气汤、八物汤。肥人多痰，年高必用人捶而痛快者，属痰与虚，除湿化痰，兼补肾脾。醉饱后多痛欲捶，是脾不运而湿热作禁也，须节饮。瘦人多是血少阴虚，亦不禁酒及浓味而然，养血清火为要。又有素虚后，及病后、产后、经行后心痛，或牵引乳胁，或走注背肩，此元气上逆，当引使归元，不可复下疏利，愈利愈虚。发汗后患此者众，惟宜温补。拘于痛无补法，谬矣。汗者心之液，阳受气于胸中，汗过多则心液耗，阳气不足，故致痛也。

柯柏斋曰：腰痛之证，多因肾虚所致。盖肾虚则精血之真气不足，寒湿之气乘虚而入，久则结滞不通，真气与之相攻，故痛。先泻其邪，后补其气，此治法也。未泻而补，则补而不效；泻而不补，则痛必复作，盖邪乘其虚而再入也。腰痛亦有因闪挫而得者，闪挫之初，必有凝滞之处，亦宜先泻而后补也。疝痛与腰痛皆起于肾虚寒湿，由前而入则为疝，由后而入则为腰痛。

张景岳曰：腰痛之虚症，十居八九。但察既无表邪，又无湿热，而或年衰劳苦，或酒色斫丧，或七情忧郁所致者，悉属真阴虚症。凡虚证之候，形色必青白，间或见黧黑；脉息必和缓，而或细微；或行立劳动更甚，而卧息少可。盖积而渐至者皆不足，暴而痛甚者多有余，治宜辨之。凡肾水真阴虚，宜当归地黄饮，及左右归丸；若病稍轻，或痛不甚，虚不甚者，青娥丸、煨肾丸、补髓丹、通气散。

丹溪云：诸腰痛，不可用参补气，亦不可峻用寒凉。此言未当。盖凡劳伤虚损而阳不足者，多有气虚之症，何为参不可用？又如火聚下焦，痛极不可忍者，速宜清火。而热不甚，不宜过用寒凉者有之；或虚中挟实，不宜参者亦有之。概谓不可用寒凉，岂其然乎？

卷六 病能集四（杂证十门）

头痛眩运风汗证

李士材曰：经之论头痛，风也，寒也，虚也。运气论头痛十条，《伤寒论》太阳头痛一条，皆六气相侵，与真气相搏，经气逆上，乾清道，不得营运

，壅遏而痛也。头为天象，六腑清阳之气，五脏清华之血，皆会于此。故天气六淫之邪，人气五贼之变，皆能相害。或蔽覆其清明，或瘀塞其经络，与气相搏，郁而成热，脉满而痛。若邪气稽留，脉满而气血乱，则痛乃甚，此实痛也。寒湿所侵，真气虚弱，虽不相搏成热，然邪客于脉外，则血泣脉寒，卷缩紧急，外引小络而痛，得温则痛止，此虚痛也。因风痛者，抽掣恶风。

因热而痛者，烦心恶热。因湿而痛者，头重而天阴转甚。因痰痛者，昏重而欲吐不休。因寒而痛者。绌急而恶寒战栗。气虚痛者，恶劳动，其脉大。血虚痛者，善惊惕，其脉芤。

头痛自有多因，而古方每用风药。盖高巅之上，惟风可到，味之薄者，阴中之阳，自地升天者也，在风寒湿者，固为正用，即虚与热者，亦假引经。

须知新而暴者，但名头痛；深而久者名为头风。头风必害眼者，经所谓东风生于春，病在肝，目者肝之窍，肝风动则邪害空窍也。

头痛九窍不利属气虚，补中益气汤加芍药、川芎、细辛、眉尖后近发际曰鱼尾，鱼尾上攻头痛属血虚，四物汤加薄荷。动作头痛，胃热也，酒炒大黄，浓茶煎服。心烦并头痛，清空膏加麦冬、丹参。

张三锡曰：《内经》云诸风掉眩，皆属肝木。其气虚肥白之人，湿痰滞于上，阴火起于下，是以痰挟虚火上冲头目，正气虚不能胜敌，故忽然眼黑生花，如坐舟车而旋晕，甚而至于卒倒无所知者有之。丹溪所谓无痰不作晕者，此也。若黑瘦之人，躯体弱，真水亏欠，或劳役过度，相火上炎，亦有时眩晕，何湿痰之有？《原病式》曰：静顺清谧，水之化也；动乱劳扰，火之用也。脑者，地之所生，故藏阴于目，为瞳子，系肾水至阴所主，二者喜静谧而恶动扰，若掉眩散乱，故脑转目眩也。治法：肥白人作眩运，宜清痰降火，兼补阴；黑瘦人宜滋阴降火而带抑肝之剂。亦有感风邪而为眩运者，宜祛风顺气，伐肝降火为良。

有因呕血而眩运，多是血亏气损，虚火泛上，与产后血晕同。《准绳》曰：凡有过节，即随其所动经脏之气而妄起。又或肾水不足，或精血伤败，不能制其五阳之火独光。或中土虚衰，不能提防下气之逆，则龙雷之火得此震动于巅。诸火上至于头，轻则旋转为眩晕，重则搏击而为痛矣。

薛立斋曰：头目眩运，丹溪先生曰：眩者言其黑运旋转，其状目闭眼暗，身转耳聋，如立舟车之上，起则欲倒。盖虚极乘寒得之，亦不可一途而取轨也。若风则有汗，寒则掣痛，暑则热闷，湿则重滞，此四气乘虚而眩运也。若郁结生痰而眩运者，此肾虚气不归元也。若吐衄崩漏而眩运者，元气虚也，正元饮下黑锡丹。伤湿头晕，用肾着汤加川芎。有痰用青州白丸子。头风，风热也，久则目昏；偏头风，相火也，久则目紧便涩，皆宜出血以开表之。窃谓前

症肝虚头晕，用钩藤散；肾虚头晕，六味丸。头晕吐痰，养正丹，不应，八味丸。血虚四物参、苍、白术，不应，当归补血汤。气虚，四君归、，不应，补中益气汤。肝木实，泻青丸；虚，地黄丸，不应，川芎散。脾气虚，二陈参、术、柴、升，不应，益气汤加茯苓、半夏。脾胃有痰，半夏白术天麻汤。风痰上涌，四神散。发热恶寒，八物汤。

七情气逆，四七汤。伤寒而晕，除湿汤。

朱丹溪曰：头眩，痰挟气虚并火。治痰为主，挟补气药及降火药。无痰则不作眩。左手脉数热多，肺涩有死血。右手脉实有痰积，脉大是久病之人。气血俱虚而脉大，痰浊不降也。

头痛多主于痰，痛甚者火多。有可吐者，可下者。头痛可用川芎。如不愈，各加引经药：太阳川芎，阳明白芷，少阳柴胡，太阴苍术，少阴细辛，厥阴吴茱萸。肥人是湿痰，宜半夏、苍术；瘦人是热，宜酒制黄芩、防风。感冒头痛，宜羌活、本、芷。风热在上，宜天麻、蔓荆子、台芎、酒芩。肥白人是气虚，宜黄、生地、南星、秘藏安神汤。形瘦苍黑是血虚，宜芎、归、酒芩。如苦头痛，用细辛。顶巅痛，宜本、防风、柴胡。且如太阳头痛，恶风，脉浮紧，川芎、羌活、独活、麻黄之属为主；少阳头痛，脉弦细，往来寒热，柴胡为主；阳明头痛，自汗，发热恶寒，脉浮缓长实，升麻、葛根、石膏、白芷为主；太阴头痛，必有痰，体重，或肠痛，脉沉缓，以苍术、半夏、南星为主；少阴头痛，足寒气逆，为寒厥，其脉沉细，麻黄、附子、细辛为主；厥阴头痛，或吐痰沫，厥冷，其脉浮缓，吴茱萸汤主之。血虚头痛，川芎、当归为主；气虚头痛，参、为主；气血俱虚头痛，调中益气，内加川芎、蔓荆子、细辛，其效如神。

头风，属痰者多，有热，有风，有血虚。在左属风，薄荷、荆芥；属血虚，川芎、当归。在右属痰，苍术、半夏；属热，酒芩为主；又，属湿痰，川芎、南星、苍术。偏头风，在左属风者，荆芥、薄荷，此二味即是治之至药。

须要察其兼见何症而佐使之，如有痰，即以二陈治痰而佐之。察识病情，全在活法。

王海藏曰：头汗出，剂颈而还，血证也。额上偏多，何谓也？曰：首者，六阳之所会也，故热蒸熏而头汗出也。额上偏多，以部分，左颊属肝，右颊属肺，鼻属中州，颐属肾，额属心。三焦之火，涸其肾水，沟渠之余，迫而上入于心之分，故发为头汗。而额上偏多者，属心之部，而为血证也。饮酒饮食头汗出者，亦血症也。

至于杂症，相火迫肾水上行，入于心，为盗汗，或自汗，传而为头汗出者，或心下痞者，俱用血症例治之，无问伤寒、杂症。

酒积下之而心下痞者，血症也，何以然？曰：下之亡阴。亡阴者，则损脾胃而亡血。气在胸中，以亡其血。陷在心之分也，故心下痞。世人以为血病，用气药导之，则痞病愈甚。而又下之，故变为中满膨胀。

非其治也。独益中州脾土，为血药治之，其治无以加矣。

王节斋曰：久头痛，略感风寒便发，寒月须重绵浓帕包裹者，此属郁热，本热而标寒。世人不识，率用辛温解散之剂，临时得效，误认为寒。殊不知因其本有郁热，毛窍常疏，故风寒易入，外寒束其内热，闭逆而为痛。辛热之药，虽能开通闭逆，散其标之寒邪，然以热济热，病本益深，恶寒益甚矣。惟当泻火凉血为主，而佐以辛温散表之剂，以从法治之，则病可愈而根可除也。

戴院使曰：有头风眩晕，不可谓其无痛而不以为风。切宜详审，未可遽作虚治，若投补剂愈甚。别又无疾，又非诸般病后，卒然得此，是风晕分晓，宜小续命汤加全蝎三四个。

眼眶骨痛，有二症：有肝虚而痛，才见光明，则眶骨痛甚，宜生熟地黄丸；又有肝经停饮一证，发则眉棱骨痛，眼不可开，昼静夜剧，宜导痰饮，或芎辛汤去茶芽，或二陈汤吞青州白丸子。

张介宾曰：头痛，须先审久暂，次辨表里。暂痛必因邪气，久病必兼元气。暂痛有表邪，治宜疏散，忌清降；有里邪，治宜清降，忌升散。久病者或发或愈，或表虚，微感则发；阳胜，微热则发；或水亏于下，虚火乘之；或阳虚于上，阴寒胜之而发，所重元气。此大纲也。亦有暂病而虚，久病而实，当以脉证辨之。

火邪痛，诸经有之，阳明为最。无表邪者，白虎汤加生地、麦冬、木通、泽泻。他经则芩、连、知、柏。治火不宜佐以升散，外邪之火，可散而去；内郁之火，得升愈炽矣。

张景岳曰：眩晕一证，河间取《内经》诸风掉眩，皆属于肝。丹溪曰：痰在上，火在下，火炎上而动其痰，无痰不能作眩也。据此二说，则凡眩晕，无非风火痰症也。然痰饮之症，轩岐绝不言此，但曰上气不足，头为之倾，目为之眩；曰上虚则眩；曰督脉虚则头重高摇；曰髓海不足，则脑转耳鸣而眩冒。凡此，岂皆痰症耶？丹溪以无痰不能作眩，余则以为无虚不能作眩。当以治虚为主，而兼酌其标。

且头痛之与头眩，有虚实之辨。《内经》分别甚明，曰：头痛巅疾，上实下虚，为厥巅疾。此以邪气在上，所以为痛，故曰上实也。若至眩晕，则曰上气不足，又曰上虚则眩，未闻言上之实也，岂非头眩为上虚证耶？诸家以气逆奔上，下虚上实，何与《内经》相反若此？夫眩晕之症，或为头重，或为眼黑，或脑髓旋转，不可以动。求其言实之由，不过以头重。不知头本不重于往日

，惟不胜其重者，乃甚于往日耳。上力不胜，阳之虚也，岂上实乎？然头眩犹有大小之异。今人气禀薄弱，或劳倦酒色，忽有耳鸣如磨，头眩眼黑，倏顷而止者，乃人所常有之事。至于中年之外，多见眩仆卒倒等症，亦人所常有之事。但忽运即止者，皆谓头运眼花；卒倒不醒者，必谓中风、中痰。不知忽止者，以气血未败，故旋见旋止，即小中风也。卒倒而甚，以根本既亏，故遽病而难复，即大头眩也。于此察之，是风非风，是痰非痰，虚实从可悟矣。

然头眩虽属上虚，不能无涉于下。盖上虚者，阳中之阳虚也；下虚者，阴中之阳虚也。阳虚宜治其气，四君子、异功散、归脾汤、补中益气汤；阴虚宜补其精，左归、右归、四物等汤主之。故伐下者，必枯其上；滋苗者，必灌其根。当以兼补气血为最。兼火清火，兼痰清痰，有气顺气，在乎因机应变，无不当以治虚为先也。

卷六 病能集四（杂证十门）

二便门

李士材曰：小便闭与癃，二症也。新病为溺闭，盖点滴难通也；久病为溺癃，盖屡出而短少也。闭癃之病，《内经》分肝与督脉，三焦与膀胱。膀胱但主藏溺，其主出溺者，皆肝经及督脉、三焦也。又考膀胱为州都之官，津液藏焉，气化则能出矣。夫主气化，太阴肺经也。若使肺燥不能生水，则气化不及州都，法当清金润肺，车前、紫菀、麦冬、桑皮之类。如脾湿不运，而精不上升，故肺不能生水，法当燥脾健胃，苍术、白术、茯苓、半夏之类。如肾水燥热，膀胱不利，法当滋肾涤热，黄柏、知母、茯苓、泽泻、通草之类。

夫滋肾泻膀胱，名为正治；清金润肺，名为隔二之治；健胃燥脾，名为隔三之治。

又或有水液只渗大肠，小腑因而燥竭，宜以淡渗之品，茯苓、猪苓、泽泻、通草之类，分利而已。

或有气滞，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者，顺气为急，枳壳、木通、橘红之类。有实热者，非纯阴之剂，则阳无以化。上焦热者，栀子、黄芩；中焦热者，黄连、白芍；下焦热者，黄柏、知母。

有大虚者，非与温补之剂，则水不能行，如金匱肾气丸及补中益气汤是也。如东垣治一人小便不通，目突腹胀，皮肤欲裂，服淡渗之药无效。东垣曰：疾急矣，非精思不能处。思至半夜，曰：吾得之矣，膀胱为州都之官，津液之腑，必气化而能出。服淡渗气薄，皆阳药也，孤阳无阴，欲化得乎？以滋肾丸群阴之剂投之即愈。

丹溪言曰：吾以吐法通小便，譬如滴水之器，上窍闭则下无以自通，必上窍开而下窍之水出焉。气虚者补中益气汤，先服后吐。血虚者芎归汤，先服后

吐。痰多者二陈。气闭者香附、木通，探吐。

更有淤血而小便闭者，牛膝、桃仁为要药。《别录》云：小便不利，审是气虚，独参汤如神。由是观之，受病之源，自非一途矣。

赵养葵曰：小便不利，东垣分在气在血而治之。辨在渴乎不渴，如渴而小便不利，此属上焦气分。水生于金，肺热则是消化之源绝矣，当于肺分助其秋令，用清金之药，如生脉散之类为当。又有脾虚，因饮食失节伤其胃，气陷于下焦，经所谓脾胃一虚，令人九窍不通。用补中益气汤，以参甘温之品，先调其胃气，以升麻、柴胡从九原之下而提之，则清升而浊自降矣。清肺者隔二治，补脾者隔三治。东垣虚则补母之妙。如不渴而小便不利，此属下焦血分。下焦者，肾与膀胱也，乃阴中之阴，阴受热，闭塞其下流。经曰：无阳则阴无以生，无阴则阳无以化，若淡渗之药，乃阳中之阴，非纯阴之剂，阳何以化？须用滋肾丸，此气味俱阴，乃阴中之阴也。东垣尝治一人，便秘危急，以此法治，即愈。然真阴者，东垣未之论。真阴虚，惟六味丸以补肾水，滋肾丸又所当禁。黄柏、知母，恐其苦寒泄水。又忌淡味渗泄之药。有真阳虚者，须八味丸。戴氏云：有似淋非淋，便中似鼻涕之状，此乃精溺俱出，精塞溺道，故欲出不能而痛，宜大菟丝子丸、鹿茸丸。戴氏亦用褚侍中之法也。

丹溪治一老人，患小便不利，因服分利之药太过，遂致闭塞，点滴不出。予以其胃气下陷，用补中益气汤，一服而通。因先多用利药，损其肾气，遂至通后遗尿，一夜不止，急补其肾，然后已。凡医之治是症者，未有不用泄利之剂，谁能固其肾气之虚哉？书此以为世戒。

薛立斋曰：小便赤涩短少，若津液偏渗于大肠，大便泻而小便少者，宜用猪苓、泽泻、茵陈、山梔分利之。若阴阳已分，而小便短少者，此脾肺气虚不能生水也，宜补中益气汤加麦冬、五味。阴火上炎而小便赤少者，此肺气受伤不能生水也，用六味丸加麦冬、五味。肾经阴虚，阳无所生而小便短少者，用补中益气汤、六味丸。若误用渗泄分利者，先用滋肾丸，急投金匱加减肾气丸。

王节斋曰：小便不禁或频数，古方多以为寒，而用温涩之药。殊不知属热者多，盖膀胱火邪妄动，水不得宁，故不能禁而频数来也。故年老人多频数，是膀胱血少，阳火偏旺也。治法当补膀胱阴血，泻火邪为主，而佐以收涩之味，如牡蛎、山萸、五味子之类，不可用温药也。病本属热，故宜泻火。因水不足，故火动而致小便多，小便既多，水益虚矣，故宜补血泻火治其本也，收之涩之治其标也。

薛立斋曰：经云：膀胱不约为遗溺。小便不禁，常常出而不觉也。人之旋溺，赖心肾两气之所传送。

盖心与小肠为表里，肾与膀胱为表里，若心肾气亏，传送失度，故有此症。治宜温暖下元，清心寡欲。女人有产蓐不慎，致伤膀胱，属虚寒者，秘元丹、韭子丸。内虚湿热者，六味地黄加五味、杜仲、补骨脂。年老者，八味丸，收生不谨，损破尿胞者，参术补胞汤加猪羊胞煎之类。窃谓肝主小便，若肝经血虚，用四物、山梔。若小便涩滞，或茎中作痛，属肝经湿热，用龙胆泻肝汤。若小便频数，或劳而益甚，属脾气虚弱，用补中益气加山药、五味。若小便无度，或淋漓不禁，乃阴挺痿痹也，用六味。若小便涩滞，或补而益甚，乃膀胱热结也，用五淋散。其脾肺燥不能生化者，黄芩清肺饮。膀胱阴虚，阳无所生者，滋肾丸。膀胱阳虚，阴无所化者，六味丸。若阴痿，思色精不出，茎道涩痛如淋，用加减八味丸料加车前、牛膝。治老人精竭复耗，大小便牵痛如淋，亦用前药。不应，即加附子，多有生者。

遗尿，若脬中有热，宜加味道遥散。若脾肺气虚，补中益气加益智仁。若肝肾阴虚，宜六味丸。

赵养葵曰：脏腑秘一证，肾司二便，其不禁者，责之肾矣，然则大便不通者，独非肾乎？肾气虚则大小便难，宜以地黄、苁蓉、车前、茯苓之属，补其阴，利水道；少佐辛药，开腠理，致津液而润其燥，洁古云：脏腑之秘，不可一概治疗。有热秘，有冷秘，有实秘，有虚秘，有风秘；有气秘。老人与产后，及发汗利小便过多，病后气血未复者，皆能成秘。禁用硝、黄、巴豆、牵牛等药。世人但知热秘，不知冷闭，冷秘者，冷气横于肠胃，凝阴固结，津液不通，胃气闭塞，其人肠内气攻，喜热恶冷，宜以八味料大剂煎之，冷冻饮料即愈。或局方半硫丸，碾生姜调乳香下之。或海藏已寒丸俱效。其丸虽热，得芍药、茴香润剂，引而下之，阴得阳化，故大小便自通。如遇春和之阳，则冰自消矣。东垣尝论治秘，予体之而不用其方，如润肠丸、润燥汤、通幽散之类，俱不用。惟用六味地黄丸料煎服，自愈，如热秘而又兼气虚者，以前汤加参、各五钱，立愈。此因气虚不能推送，阴虚不能濡润故耳。

李士材曰：五淋：石淋，清其积热，涤去砂石，则水道自利，宜神效琥珀散、如圣散，独圣散，选用。

劳淋，有脾劳、肾劳之分。多思多虑，负重远行，应酬纷忧，劳于脾也，宜补中益气与五淋散分进。专思考虑者，归脾汤。若强力入房，或施泄无度，劳于肾也，生地黄丸，或黄汤。肾虚而寒者，金匱肾气丸。

血淋，有血瘀、血虚、血冷、血热之别。小腹硬满，茎中作痛欲死，血瘀也，一味牛膝，煎膏酒服，大效。但虚人能损胃耳，宜四物加桃仁、通草、红花、牛膝、丹皮。血虚者，六味丸加侧柏、车前子、白芍，或八珍汤送益元散。血色鲜红者，心与小肠实热，脉必数而有力，柿蒂、侧柏、黄连、黄柏、生

地、丹皮、白芍、木通、泽泻、茯苓。血气黑暗，面色枯白，尺脉沉迟，下元虚冷也。金匱肾气丸。然有内热过极，反兼水化而色黑者，未可便以为冷也。

气淋，有虚实之分。如气滞不通，脐下妨闷而痛者，沉香散、石韦散、瞿麦汤。气虚者，八珍汤加杜仲、牛膝，倍茯苓。

凡膏淋，似淋非淋，小便色似米泔，或如鼻涕，此精溺俱出，精塞溺道，故欲出不快而痛，鹿角霜丸、大沉香丸、海金砂散、菟丝子丸，随症选用。

冷淋，是肾虚，肉苁蓉丸、泽泻散、金匱肾气丸。

胞痹。膀胱者，州都之官，津液藏焉，气化则能出矣。风寒湿邪气客于胞中，则气不能化出，故胞满而水道不通，小腹膀胱按之内痛，若沃以汤，涩于小便。以足太阳经上交于巅，入络脑，下灌鼻则为清涕也，肾着汤、肾沥汤，巴戟丸。

方约之曰：淋证，其感不一、或因房劳，或因忿怒，或因醇酒，或因浓味。夫房劳，阴虚火动也；忿怒者，气动生火也；醇酒、浓味者，酿成湿热也。积热既久，热积下焦，所以小便淋沥，欲去不去，又来，而痛不可忍者。初则热淋，血淋，久则煎熬水液，稠浊如膏，如沙如石也。故诸方中，类多散热，利小便，而于开郁行气、破血滋阴盖少焉。若夫散热、利小便，只能治热淋、血淋而已，其膏淋、沙淋、石淋三者，必须开郁行气、破血滋阴方可也。东垣用药凡例：小腹痛，疏肝滋肾。盖小腹、小便乃肝肾之部位也，学人不可不知。

戴院使曰：五淋皆有冷有热，血有热有淤，气有热有冷，劳有虚冷虚热，与汤过差，精不由其道，妄行不禁，与溺俱出，此热剂之伤，未可概以为冷也。治淋之法，除的然虚冷之外，其余诸症，若用本题不效，便宜施于调气之剂。盖津道之逆顺，皆一气之通塞为之也。如木香流气饮，却为的当。其中自有木通、麦冬、腹皮辈。此如不效，但宜受以益血之方。盖小便者，血之余也，血苟充满，则滋腴下润，自然流通。如火府丹，却为的当，其中有地黄辈。然此非特言血淋、气淋，一应淋皆可用，独不可用之虚冷耳。淋病小便之色多见赤，未可便以赤为热，气道蕴结，故如此耳。

张景岳曰：淋病，小便滴沥痛涩，严氏有气、石、血、膏、劳之辨。亦有浊久而为淋者，多因心肾不交，积热郁结而致。初病固因于热亦有久寒不愈。或痛涩皆无，但下膏液如白浊者，此中气下陷，及命门不固之症，宜辨脉以定虚实。

治淋与浊同，热宜清，涩宜利，下陷者宜升，虚者宜补，阳不固者宜温补命门。

赵羽皇曰：经云膀胱者，州都之官，津液藏焉，气化则能出矣。遍考诸方

，独指膀胱立论，如五苓、八正，清热渗利以为正治。而深于治者，又有隔二、隔三之论。然不能畅发气化之旨。岂知气化之由，则有上焦、中焦与下焦之辨。盖水液虽潴于脬中，而降升总由乎肺。经云水出高源，又曰金为水母。若肺金燥则气化之源绝，而寒水断流，肺金虚则治节之令失，而下输失职，以致洩溺不通，而或时淋漓者，实由上焦之气不化也。治以生脉散加茯苓、牛膝，润燥清金，如天令至秋而白露降矣。平人饮食入胃，精气输脾，肺不自专而上奉于肺，是天气之下降，本于地气之上升。今人久病而大气未复，汗下而津液重亡，以致脾肺气虚，不能生水而小便数少者，由于中焦之气不化也。法以补中益气汤加麦冬、五味，滋其化源，清阳升而浊阴自降矣。肾司开合，主二便，其藏主水，得阳则开，得阴则合。故肾中有火，则津液干涸而小便涩；肾中无火，则天寒水冻而小便闭。古人用八味丸治此症效者，以其有桂附之辛温，蒸动肾气，化而膀胱之气亦化也。三焦之说，大率如此。外有心移热于小肠而小便闭者，肝移热于膀胱而茎中痛者，又须以导赤、逍遥加减治之，不可混也。

赵羽皇曰：脱肛有二，一属虚寒，一属湿热。盖虚寒则中气馁而不能收，湿热则火邪迫而不能闭，此芩连、参附，用药霄壤也。然虚者不痛，火热肿痛。

卷七 病能集五（杂证十门）

遗溺

张景岳曰：遗溺有睡中自遗，有气门不固而不禁，又有气脱于上，下焦不约而遗，三者皆虚，有轻重之辨。睡遗者，幼稚多有之，气壮而固，自愈。若水泉不止，膀胱不藏，气虚也。盖气为水母，水不蓄以气不固，更至无所知觉，此虚极也。又年衰大病后多有之。仲景曰：下焦竭则遗溺失禁也。古方有虚实之论，不知不禁多属虚寒，若淋漓痛涩，方是热证，勿以遗失误用凉药。

又古方多用固涩 此治标法也。小水虽主于肾，而肾上连肺，若肺气无权，则肾水必不能摄，故治水必须治气。宜参、 、归、术、桂，附、干姜之属为主，佐以固涩之剂。

卷七 病能集五（杂证十门）

赤白浊遗精

李士材曰：赤白浊，按经文前哲所论，而知浊病即精病，非溺病也。故患浊者，茎中如刀割火灼而溺清，惟窍端时有秽物，如疮之脓，如目之眵，淋漓不断，与便溺绝不相混。大抵精败而腐者，十之六也；由湿热流注与虚者，十之二三。其有赤白之分者，何也？精者血之所化，浊气太多，精化不及，赤未变白，故成赤浊，此虚之甚也。所以少年天癸未至，强力行房，所泄半精半血

；壮年施泄无度，亦多精血杂出。则知丹溪以赤属血，白属气者，未尽善也。又以赤为心虚有热，由思虑而得；白为肾虚有寒，因嗜欲而得，亦非确论。总之，心动于欲，肾伤于色，或强忍房事，或多服淫方，败精流溢，乃为白浊。虚滑者血不及变，乃为赤浊。挟寒则脉来沉迟无力，小便清白，菟厘清饮、八味丸、内补鹿茸丸之类。挟热则口渴便赤，脉必滑数有力，清心莲子饮、香苓散。有胃中湿痰流注，苍白二陈汤加升紫。有属虚劳，六味加莲须、芡实、菟丝子、五味、龙骨、牡蛎。有因伏暑，四苓散加香薷、麦冬、人参、石莲之类。

有稠粘如膏，涩痛异常，乃精塞窍道，香苓散送八味丸，或金匱肾气丸。有热者菟厘清饮、茯菟丸。有思想太过，心动烦扰，则精败下焦，加味清心饮、瑞莲丸之类。如上数端，此其大略也。若夫五脏之伤，六淫之感，更难以枚举，慎勿轻忽。

遗精，古今方论皆以遗精为肾气衰弱之病，若与他脏不相干涉。不知《内经》言五脏六腑各有精，肾则受而藏之。以不梦而自遗者，心肾之伤居多；梦而后遗者，相火之强为害。若夫五脏各得其职，则精藏而治。

苟一脏不得其正，甚则必害心肾之主精者焉。治之之法，独因肾病而遗者，治其肾；由他脏而致者，则他脏与肾两治之。如心病而遗者，必血脉空虚，本纵不收。肺病而遗者，必皮革毛焦，喘急不利。脾病而遗者，色黄肉消，四肢懈惰。肝病而遗者，色青而筋痿。肾病而遗者，色墨而髓空。更当六脉参详。然所因病更多端，有用心过度，心不摄肾而失精者，宜远志丸，佐以灵砂丹。有色欲不遂而致精泄者，四七汤吞白丸子。甚者耳闻目见，其精自出，名曰白淫，妙香散吞玉华白丹。有色欲过度，精窍虚滑，正元散加牡蛎粉、肉苁蓉各半钱，吞灵砂丹，仍佐以鹿茸丸、山药丸、。大菟丝子丸、固阳丸之类。有壮年久旷，精满而溢，清心丸。有饮酒浓味，痰火湿热，扰动精府，二术、二陈、升、柴，俾清升浊降，脾胃健运，则遗滑自止矣。有脾虚下陷者，补中益气汤。有肾虚不固者，五倍子二两、茯苓四两，为丸服之，神验。然其证亦复不同，或小便后出，多不可禁者；或不小便而自出；或茎中痒痛，如欲小便者；或梦女交者，并从前法中分别施治。总共大纲言之，精滑宜涩之，不效即泻心火，不效即以补中益气，举其气上而不下，往往有功。

王节斋曰：梦遗滑精，世人多作肾虚治，而用补肾涩精之药不效。殊不知此证多属脾胃，饮食浓味，痰火湿热之人多有之。盖肾藏精，精之所生由脾胃，饮食化生而输归于肾。今脾胃伤于浓浓湿热，内郁中气，浊而不清，则其所化生之精，亦得浊气。肾主闭藏，脏静则宁，今所输之精既有浊气，则邪火动于肾中，而水不得宁静，故遗而滑也。此症与白浊同，丹溪论白浊为肾中浊气

下流，渗入膀胱，而云无人知此也。其有色心太重，妄想过用而致遗滑者，自从心肾治。但兼肺胃者不少，要当审察。

张介宾曰：梦遗精滑，总皆失精之病，无不始由于心，心为君火，肾为相火，心动肾必应之。凡少年多欲妄想，多致此。然精之藏蓄在肾，而主宰在心，精之蓄泄听命于心，治此宜净心为要。遗精有九：有注恋而梦者，此精为神动，因于心。有欲事不遂而梦者，此精失其位，因于肾。有劳倦即遗，此肝脾气弱也。思虑而遗，心脾虚陷也。湿热下流，相火妄动，肺肾之火不清也。有无故滑而不禁，此下元虚。肾肺不固也。有素禀不足而精滑者，此先天元气薄也。有久服冷利等药，元阳失守而滑也。有年壮节欲而遗，精满而溢也。诸症五脏皆有所主，心主神，肺主气，脾主湿，肝主疏泄，肾主闭藏，当各求其所因治之。

梦遗有情有火，情动者清心，精动者固肾。滑精无非因肾气不守而然。若暴滑兼痛，当从赤白浊论治。

凡劳倦思虑，每触即遗，当补心脾，归脾汤去木香。气分稍滞，不堪者，人参吞茯苓白术菟丝丸。

凡心火甚者清火，相火甚者壮水，气焰者升举，滑泄者固涩，湿热乘者分利，虚寒利者温补下元，元阳不足，精气两虚，专培根本。若概用坎离丸辈，苦寒适害肾耳。

浊症有赤、白、精、溺之辨：赤者多由于火，白者寒热俱有，由精者在心肾，由溺者在膀胱肝脾。有浊在溺者，色白如泔，凡肥甘辛热所致，此湿热由内生也，宜清之。

柯韵伯曰：白赤浊之病，有伤精伤血之分，由肾肝相火摇动之所致也。夫肾者作强之官，其人或妄想淫欲，或好为阴阳，肾火内炽，不能藏精，强忍其精而精逆焉。精未泄而离其处，不复仍归于肾，乃渗入于水道，与小便同出。败精虽出，肾火内蕴，因之窍孔不闭，热虚相搏，新精虚应之，淋漓不止，因名为白浊。肝者罢极之本，其人或劳役苦辛，或恼怒内伤，肝火下流，不能藏血，热伤阴络而血溢焉。血未行而离其经，不得反于肝，亦渗入于水道，合小便同出。败血虽尽，阴络未完，肝极不摄，郁火内守，复以新血继之，浸淫不绝，是名曰赤浊。白浊与遗精、膏淋不同，赤浊与血淋、尿血亦异。治之必当兼浚其源。源者何？至阴是也。

脾为阴中之至阴，精血所由生。又肾为阴中之太阴，精为阴中之阴；肝为阴中之少阳，血为阴中之阳。故白浊当理脾肾之阴，法在滋阴降火，先用导赤散加知柏以清之，继用六味加五味子以收之，而精自藏矣。赤浊当理脾肝二阴，法在升阳散火，先用逍遥散加丹皮以清之，继用补中益气加白芍以收之，而

血自藏矣。夫下者举之，白浊用补中益气汤而不应，是阴虚，不宜升，助阳则阴愈虚也。

赤浊用六味汤而无不平复者，是虚则补母之法，癸乙同归一治也。至于脾虚不能散精归肺，以致湿热下流而然，所谓中气不足而溲便为之变也，婴儿最多此症。宜四君子倍茯苓，加升麻、砂仁主之，则水精四布，膀胱得气化而清出矣。

卷七 病能集五（杂证十门）

脑漏证

缪仲淳曰：脑者诸阳之会，而为髓之海，其位高，其气清。忽下浊者，其变也。东垣云：上焦元气不足，则脑为之不满。经云：胆移热于脑为鼻渊。夫髓者至精之物，为水之属；脑者至阳之物，清气所居。今为浊气邪热所干，遂下臭浊之汁，是火能消物，脑有所伤也。治法先宜清肃上焦气道，以镇坠心火，补养水源，此其大略耳。药多取夫辛凉者，辛为金而入肺，有清肃之义，故每用以升散上焦之邪，如薄荷、荆芥、甘菊、连翘、升麻、粘子、天麻之属；镇坠心火，补养水源，如犀角、人参、天冬、麦冬、五味、朱砂、甘草、山药、生地、茯苓、丹皮之属。然须兼理乎肺肝，盖鼻乃肺之窍，而为脑气宣通之路，又治乎上焦而行清肃之令；胆为春升少阳之气，与厥阴为表里，而上属于脑。戴人有云：胆与三焦寻火治。《内经》谓胆移热所干，义亦明矣。理肺用桑皮、粘子、桔梗、二冬、花粉、竹沥，清肝胆以柴胡、白芍、羚羊角、竹茹、枣仁、川芎。或者又谓世人多用辛温辛热之药取效，以辛热甘温多能宣通发散，故病之微者亦能奏效耳。此从治劫法，非不易常经，明者察之。

卷七 病能集五（杂证十门）

痧疹

缪仲淳曰：痧疹者，手太阴肺、足阳明胃二经之火热，发而为病者也。小儿居多，大人亦时有之。殆时气瘟疫之类欤！其症类多咳嗽多嚏，眼中如泪，多泄泻，多痰，多热，多渴，多烦闷，甚则躁乱，咽痛唇焦，神昏，是其候也。治法当以清凉发散为主，用药辛寒、甘寒、苦寒以升发之。惟忌酸收，最宜辛散。误施温补。

祸不旋踵。辛散如荆芥穗、干葛、西河柳、石膏、麻黄、鼠粘子，清凉如元参、花粉、薄荷、竹叶、青黛，甘寒如麦冬、生甘草、蔗浆，苦寒如黄芩、黄连、贝母、连翘，皆应用之药也。

盖肺胃热邪，初发时必咳嗽，宜清热透毒，不得止嗽。疹后咳嗽，但用贝母、花粉、甘草、麦冬、苦梗、元参、薄荷，以清余热、消痰壅则易愈，慎勿用五味子等收敛之剂。多喘，喘者热邪壅于肺故也，慎勿用定喘药，惟应大剂

竹叶石膏汤加西河柳两许，元参、薄荷各二钱。如天寒甚，痧毒为寒气郁于内不得透出者，加蜜酒炒麻黄，一剂立止，凡热势甚者，即用白虎汤加西河柳，忌用升麻，服之必喘。多泄泻，慎勿止泻，慎用黄连、升麻、干葛、甘草，则泻自止。疹家不忌泻，泻则阳明之热邪得解，是亦表里分消之义也。痧后泄泻及便脓血，皆由热邪内陷故也，大忌止涩，惟宜升散，仍用升麻、干葛、白芍、甘草、扁豆，黄连，便脓血则加滑石末，必自愈。痧后牙疳最危，外用雄黄、牛粪尖，存性，研极细，加真脑片一分，研匀吹之；内用连翘、荆芥、元参、干葛、升麻、黄连、甘草、生地，水煎，加生犀角汁一二匙调服，缓则不可救。痧后元气不复，脾胃虚弱，宜用白芍、炙草为君，莲肉，扁豆、山药、青黛、麦冬、龙眼肉为臣，多服必渐强，慎勿轻用参、术。痧后生疮不已，余热未尽故也，宜用银花、荆芥、元参、甘草、生地、鳖虱、胡麻、川连、木通，浓煎饮之良。

痧疹不宜根据证施治，惟当治本。本者手太阴、足阳明二经之邪热也，解其邪热，则诸症自除矣。

卷七 病能集五（杂证十门）

厉风鹤膝风

朱丹溪曰：大风病是受得天地间杀物之风。古人谓之厉风者，以其酷烈暴悍可畏耳。人得之者，须分在上在下。夫在上者，以醉仙散取臭涎恶血于齿缝中出；在下者，以通天再造散取恶物陈虫于谷道中出。所出虽有上下道路之殊，然皆不外乎阳明一经。治此病者，须知此意，看其疙瘩与疮。若上先见者，上体多者，在上也；若下先见者，下体多者，在下也。上下同得者，在上复在下也。阳明胃经与大肠，无物不受，此风之入人也，气受之则在上多，血受之则在下多，气血俱受者甚重。

古人谓大风疾三因五死。三因者，一曰风毒，二曰湿毒，三曰传染。五死者，一曰皮死，麻木不仁；二曰脉死，血溃成脓；三曰肉死，割切不痛；四曰筋死，手足纵缓；五曰骨死，鼻梁崩塌，与夫眉落眼昏，唇翻声噎，甚可畏也。所以然者，由邪正交攻，气血沸腾，而湿痰死血，充满于经络之中，故生虫生疮，痛痒麻木也。

夫从上从下，皆是可治之病。人见病势之缓，多忽之。治疗大法，内通脏腑，外发经络，按法施治，亦须首尾断酒戒色，忌食发风动气、荤腥盐酱、炙爆生冷之物，消心寡欲，方得无虞也。

喻嘉言曰：凡治厉风之法，以清营卫为主。其汗宜频发，血宜频刺，皆清营卫之捷法也。生虫由于肺热，其清肃之令不行，故由皮毛渐及腠理肠胃、莫不有虫。消其金，则虫不驱自熄。试观金风一动，旱魃绝踪，其理明矣。然清

肺亦必先清营卫之气，盖营卫之气腐而不清，传入于肺，先害其消肃之令故也。苦药虽能泻肺杀虫，亦能伤胃，不可久服。胃者，营卫从出之源也，久服苦寒，腐败壅郁，不可胜言矣。所以苦参丸之类，营卫素弱谷食不充之人，不宜久服也。大枫子油最能杀虫驱风，然复过于辛热，风未除而自先坏者多矣。

其硫黄酒，服之必致脑裂之祸。又醉仙散入轻粉和末，日进三服，取其人昏昏苦醉，毒涎从齿缝中出，疔未除而齿先落矣。盖除疔之药，服之近而少，疔必不除；服之久且多，疔虽除，药之贻害更大。惟易老驱风丸、东坡四神丹二方，可久服。且非极意惩戒之人，不可与治也。

鹤膝风，即风寒湿之痹于膝者也。如膝骨日大，上下肌肉日枯细者，且未可治其膝，先养血气，俾肌肉渐营后，治其膝可也。此与治左右半身偏枯之症大同。夫既偏枯矣，急溉其未枯者，然后既枯者得以通气而复营。倘不知从气引血，从血引气之法，但用麻黄、防风等散风之劫药，鲜不有全枯而速死者。故治鹤膝风而亟攻其痹，必并其足痿不用矣。

古方治小儿鹤膝风，用六味加鹿茸、牛膝，共八味。不治其风，其意最善。小儿非必为风寒湿所痹，多因先天所禀肾气衰薄，阴寒凝聚于腰膝而不解，从外可知其内也。故以六味丸补肾中之水，以鹿茸补肾中之火，以牛膝引至骨节，而壮裹撷之筋，此治本不治标之良法也，举此为例。

卷七 病能集五（杂证十门）

面病

张景岳曰：形色者，气之质，神之华，而皆见于面。然易见者形中之色，而难辨者色中之神。

凡病患面赤气盛，必火证。

两颧鲜赤，如脂如缕，余地不赤者，阴虚。

如面红不退，邪甚病进，为难愈。

面色白，气虚。

白兼淡黄而气不足，必失血。

面白枯，血气俱败，证有痰火，尤难治。

面青兼白，阳虚阴胜。

面黄润微赤，必主湿热。

面黄兼青，木邪犯土，多不可治。

面色青苍，主疼痛。

病瘥而面色如煤，终凶。

平人面色如尘，眼下青黑，病至必重。

女人色青，必肝强脾弱，多怒少食，或经脉不调。

颧颊鲜红，有虚火。

若久病患，面转黄苍，此欲愈也。

面肿有虚实，肿为实，浮为虚。实为风火上炎，脉紧数，症寒热，或清或散或下，邪去而肿自消。

虚浮者，无痛无热。

面目浮肺，因脾肺阳虚，输化失常，或肝肾阴虚，水邪泛滥。

然浮而就上，其形虚软者，多由乎气；肿而就下，按而成窝者，多由乎水。实而调之泄之，气虚补之，水虚化之。然水气有相因之治，不可执也。眼下如卧蚕者，亦水病。气浮亦有虚实：虚者多因乎脾，或劳倦色欲，或泻痢中寒所致，脉必微弱，气必虚馁；实者多因乎胃，或木火炽盛，或纵酒纵食，脉必滑数，症必多热。

卷七 病能集五（杂证十门）

目证

赵养癸曰：经曰五脏六腑之精，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，肾藏精，故治目者以肾为主。目虽肝之窍，子母相生，肾肝同一治也。华元化云：目形类丸，瞳神居中而前，如日月之丽东南而晦西北也。有神膏、神水、神光、真气、真血、真精，此注目之源液也。神膏者，目内包涵膏液，此膏由胆中渗润精汁而成者，能涵养瞳神，衰则有损。神水者，由三焦而发源，先天真一元气所化，目上润泽之水是也。水衰则有火胜燥暴之患，水竭则有目轮大小之疾，耗涩则有昏眇之危。亏多益少，是以世无全精之目。神光者，原于命门，通于胆，发于心，火之用事也。火衰则有昏瞶之患，火炎则有焚燥之殃。虽有两心，而无正轮。心，君主也，通于大，故大赤者，实火也；命门为小心，小心，相火也，代君行令，通于小，故小赤者，虚火也。若君主拱默，则相火自然清宁矣。真血者，即肝中升运注目注络之血也，此血非比肌肉间易行之血，即天一所生之水，故谓之真也。真气者，即目之经络中往来生用之气，乃先天真一发生之元阳也。真精者，乃先天元气所化精汁，起于肾，施于胆，而后及瞳神也。乃此数者，一有损目则病矣。

大概目圆而长，外有坚壳数重，中有消脆肉包黑稠神膏一函。膏外则白稠神水，水以滋膏；水外则皆血，血以滋水；膏中一点黑莹，是肾胆所聚之精华。惟此一点，烛照鉴视空阔无穷者，是曰水轮，内应于肾，北方壬癸亥子之水也。五轮之中，惟瞳神乃照。或曰瞳神水耶，气耶，血耶，膏耶？曰：非气，非血，非水，非膏，乃先天之气所生，后天之气所成，阴阳之妙蕴，水火之精华，血养水，水养膏，膏护瞳神。气为运用，神即维持。喻以日月，理实同之。男子右目不如左目精华，女子左目不如右目光彩，此皆各得其阴阳气分之

正也。

许学士云，经曰足少阴之脉，是动则病坐而欲起，目KT KT 如无所见。又曰：少阴所谓起则目KT KT无所见者，阴内夺，故目KT KT 无所见也。此盖房劳目昏也。左肾阴虚，益阴地黄丸、六味丸；右肾阳虚，八味丸、补肾丸。

东垣曰能远视而不能近视者，阳有余、阴气不足也。阴精不足，阳光有余，病于水者，此光华发见散乱，而不能收敛近视。治之在心肾，心肾平则水火调而阴阳和。夫水之所化为血，在身为津液，在目为膏汁。

若贪淫欲，饥饱失节，形脉劳甚，过于悲泣，能斫丧真阴，阴精亏则阳火盛，火性炎而发见，阴精不能制伏挽回，故越于外而远照，不能近之而反视也，治之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。能近视不能远视，阳不足，阴气有余也。阳不足，阴有余，病于火者，故光华不能发越于外，而猥敛近视耳。治之在胆肾，胆肾足则木火通明，神气宣畅，而精华远达矣。夫心之所用为气，在身为威仪，在目为神光。若纵恣色欲，丧其元阳，元阳既惫，则云霾阴翳，肾中之阴水仅足以回光自照耳，焉能健运精汁以滋于胆，而使水中之火远布于空中？治之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。

以上诸证，皆阴弱不能配阳，内障之病。其病无眵泪痛痒、羞明紧涩之证，初但昏如雾露中行，渐空中有黑花，又渐睹物成二体，又则光不收，遂为废疾。患者宜养先天根本，乘其初时而治之。况此病最难疗，服药必积岁月，绝酒色，毋饥饱劳役，驱七情五贼，庶几有效，不然终不复也。世人不察，谓目昏无伤，及病成翳，直曰热，致竟用凉药，药又伤胃，况凉为秋金，肝为春木，又伤肝矣，往往致废而后已。悲夫！又有阳虚不能抗阴者。若因饮食失节，劳役过度，脾胃虚弱，下陷于肾肝，浊阴不能下降，清阳不能上升，天明则日月不明，邪害空窍，令人耳目不明。夫五脏六腑之精，皆禀受于脾胃，而上贯于目。脾者阴之首，目者血气之宗，故脾虚则五脏之精皆失所司，不能归明于目矣。况胃气下陷于肾肝，名曰重强，相火挟心火而妄行，百脉沸腾，血气逆上，而目病矣。若两目昏暗，四肢不怠者，用东垣益气聪明汤。若两目紧小，羞明畏日者，或视物无力，肢体倦怠，或手足麻木，乃脾肺气虚。不能上行也，用神效黄 汤。若病后，或日晡，或灯下不能视者，阳虚下陷也，用决明夜光丸，或升麻镇阴汤。

张子和曰：目不因火则不病，白轮病赤，火乘肺也；肉轮赤肿，火乘脾也；黑水神光被翳，火乘肝与脾也；赤脉贯目，火自甚也。能治火者，一句可了。但子和一味寒凉治火，余独补水以配火，亦一句可了。至于六淫七情，错杂诸证，见《原机启微》。而薛立斋又为之参补，深明壮水益火之法。其于治目，精于古矣。

卷七 病能集五（杂证十门）

口鼻齿证

张三锡曰：《内经》曰中央黄色，入通于脾，开窍于口。

又口属上焦心肺，有病则口亦病。胃中有邪热，亦炎上作楚。原其所由，七情烦扰，五味过伤，皆能致此。

是以肝热则口酸，心热则口甜，肺热则口辛，肾热则口咸。有口淡者，知胃热也。又有谋虑不决，肝移热于胆而口苦者；有脾胃气弱。木乘土位而口酸者；有膀胱移热于小肠，膈肠不便，上为口糜者，故口疮舌破，炎上之故，不独脾也。而丹溪又曰：劳役过度，虚火上炎，服凉药不效，属中气虚。虚火炎上，游行无制，用炮姜、理中汤。理可见矣。

赵养葵曰：口疮者，上焦实热，中焦虚寒，下焦阴火，各经传变，当分别而治之。如发热作渴饮冷，实热也，轻则补中益气，重则六君子。饮食少思，大便不实，中气虚也，用人参理中汤。手足逆冷，肚腹作痛，中气虚寒，用附子理中汤。晡热内热，血虚也，用八物加丹皮、五味、麦冬。发热作渴，唾痰，小便频数，肾水虚也，用八味。日晡发热，或从小腹起，阴虚也，用四物加参、术、五味、麦冬；不应，用加減八味丸。

若热来复去，昼见夜伏，夜见昼伏，不时而动，或无定处，或从肺起，乃无根之火也，亦用前丸，及十全大补加麦冬、五味，更以附子末唾津调，涂涌泉穴。若概用寒凉，为害非轻。

王节斋曰：鼻塞不闻香臭，或但遇寒月多塞，或略感风寒便塞；不时举发者，世俗皆以为肺寒，而用解表通利辛温之药。殊不知此是肺经素有火邪，火郁甚则喜得热而恶见寒。故遇寒便塞，遇感便发也。治法，清肺降火为主，而佐以通气之剂。若如常鼻塞不闻香臭者，再审其平素，只作肺热治之，清金泻火消痰，或丸药噙化，或末药轻调缓服，久服无不效矣。其原无旧症，一时偶感者，自作风寒调治。鼻者，由饮酒血热熏肺，外遇风寒，血凝不散也；亦有非饮酒而自赤者，肺风血热之故。其鼻疮、鼻痔、鼻瘤，皆因肺热所致，但有浅深之不同，受病之有异。日久不已，经成肉，如枣塞鼻中。丹溪曰：胃中有食积热痰流注，故浊凝结而生肉也。鼻宜化滞生新，四物加片芩、红花、茯苓、陈皮、甘草、生姜等药，调五灵末服，如气弱加黄。

齿属肾，上下龈属阳明，上龈阳明胃，下龈阳明大肠。凡动摇袒脆而痛，或不痛，或出血，或不出血，全具如欲落之状者，皆属于肾。龈肿不动，溃烂痛秽者，皆属阳明。或诸经错杂之邪，与外因为患，俱分虚实治之。肾经寒者，安肾丸、还少丹，重则八味丸主之。如齿痛摇动，肢体倦怠，饮食少思者，脾胃亏损之症，用安肾丸，补中益气汤并服。如喜寒恶热者，乃胃血伤也

，清胃汤。若恶寒喜热者，胃气伤也，补中益气汤。

凡齿痛遇劳即发，或午后甚者，口渴而齁，或遗精者，皆脾胃虚热，补中益气，用六味丸或十全大补汤。

若齿龈肿痛，连腮颊，此胃经风热，犀角升麻汤。若善饮者，齿痛，颊肿，此胃经湿热，清胃汤加葛根，或解醒汤。海藏云：齿龈臭秽不可近，当作阳明蓄血治，桃仁承气汤为末，蜜丸服之。间有齿缝出血者，余以六味地黄汤加骨碎补，大剂一服即瘥。间有不瘥者，肾中火衰也，本方加五味子、肉桂可也。

王节斋曰：牙床肿痛，齿痛动摇，或黑烂脱落，世人皆作肾虚治，殊不知此属阳明湿热症也。盖齿虽属肾，而生于牙床，上下床属阳明大肠与胃，犹木生于土也。肠胃伤于美酒浓味，膏粱甘滑之物，以致湿热上攻，则牙床不清，而为肿为痛，或出血，或生虫，由是齿不得安，而动摇黑烂脱落也。治宜泻阳明之湿热，则牙床清宁而齿固矣。

张介宾曰：口苦口酸等症，《原病式》皆指为热，不知口苦未必因心火，口淡未必尽胃热。凡思虑、劳倦、色欲，多有口苦舌燥，饮食无味。或因心脾虚，肝胆邪溢而为苦；或因肝肾虚，真阴不足而为燥。凡口淡，或大劳、大汗、大泄、大病后，多有此。若无火症火脉，皆劳伤之症。

凡口渴与口干不同：渴因火燥有余，多实热，干因津液不足，为阴虚。然渴有实热之渴，亡阴之渴。凡大泻、大汗、大劳、大病、新产、痼疽后，悉由亡阴水亏所致。

舌苔黑，有虚火、实火之别：实热之黑，必兼红紫干渴或多芒刺；若沉黑少红，而带润滑，非实证也。

六脉细弱，形困气倦，最为虚候，必寒水乘心，火不归原之病，治标即死。

鼻塞由风寒者，多喷嚏，多在太阳，宜辛散。火炎上焦，出自心肺，黄芩知母汤。火甚多出阳明，微兼头痛，竹叶石膏汤。大约常塞者多火，暴塞者多风，以此辨之。

鼻渊由太阳督脉之火上连于脑，多由湿热上熏，津汁溶溢而下，有作臭者，古方用辛散，不若但清阴火，而兼以滋阴，为高者抑之之法。若流渗既久，液道不能扃固，故新病多因于热。漏泄既多，伤其髓海，则气虚于上，多见头脑隐痛，及眩晕不宁等症，此非补阳不可，宜十全大补汤。

阳明热壅牙痛，清胃散。肾阴虚，为热渴，玉女煎。外治，辛温可散热，三香散、赴筵散。虫牙蛀空痛，巴豆丸。牙缝出血，胃火所致；亦有阴虚于下，格阳于上，六脉微细，血出不止，手足厥冷，速宜镇阴煎。肾虚症当辨寒

热，热六味丸，寒八味丸，通加骨碎补丸，妙。若齿牙浮动脱落，牙缝出血，而口不臭，亦无痛，肾中阳虚，安肾丸。走马牙疳，腐烂脱落，速内泻阳明之火，外宜冰白散、三仙散，或用干枣烧存性，同枯矾敷之效。

凡齿脆、摇动疏松，或突而不实，宜补肾，若因劳酒色，齿有浮突之意，轻轻咬实，渐咬渐齐。或日行二三次，而根自固。于小解时，先咬定牙根，则肾气可摄。非但固精，亦能坚齿。又夜晚漱洗，或饭后必漱齿，至老坚白不衰。

卷七 病能集五（杂证十门）

咽喉证

张子和曰：咽与喉，会厌与舌，此四者同在一门，其用各异，喉以候气，咽以咽物。会厌与喉上下，以司开合，食下则吸而掩，气上则呼而出。是以舌抵上，则会厌能蔽其咽矣。四者交相为用，乃气与食出入之门，最急之处。故《难经》言七冲门，而会厌之下为吸门。及其为病，一言可了，曰火。《内经》曰：一阴一阳结，谓之喉痹。一阴者，手少阴君火心主之脉气也。一阳者，手少阳相火三焦之脉气也。二火皆主脉，并络于喉。气实则内结，结甚则肿胀，肿胀甚则痹，痹甚不通则死矣。推十二经，惟足太阳别项下，其余皆凑于喉咙，《内经》何独言一阴一阳结为喉痹！盖君相二火，独胜则热结正络，故痛且速也。凡十二经，言咽干、咽痛、咽肿、颌肿、舌本强，皆君火为之。惟喉痹最速，相火之所为也。君火犹人火，相火犹龙火。人火焚木，其势缓；龙火焚木，其势速。《内经》之言喉痹，则咽与舌在其间矣。以其病同是火，故不分也。后人立八名，曰单蛾、双蛾、单闭、子舌胀、木舌胀、缠喉风、走马喉痹。生死人特反掌之间。治之无如砭针出血，血出则病已。然喉痹为龙火，虽用凉剂，而不可使令服，宜以火逐之，以热行寒，不为热病扞格，乃可以散龙火。凡用针创者，宜捣生姜一块，调以热白汤，时时呷之，则创口易合。

《内经》谓火郁发之，出血者乃发之一端也。若其微者，可以咸软之。大者以辛散之，如薄荷、乌头、僵蚕、白矾、朴硝、铜绿之类，皆其药也。

方约之曰：缠喉风、喉痹之症，其人膈间素有痰涎，或因饮食过度，或因忿怒失常，或房室不节而发作也。何则？饮酒过度，是胃火动也；忿怒失常，是肝火动也；房室不节，是肾火动也。火动痰上而为痰热，燔灼壅塞于咽喉之间，所以内外肿痛而水浆不入也。治法：急则治标，缓则治本。治标用丸散，以吐痰散热；治本用汤药，以降火补虚。诸方出症，但云风热，未云治痰；但云治脾肝火，未云降肝肾火。予虽不敏，赘以管见。如挟痰加以栝蒌、半夏，或千缗汤之类；挟肝火，加以柴胡、黄连，或小柴胡汤、左金丸之类；挟肾火，加以生地、黄柏，或四物汤加知母，黄柏之类。凡人之五脏六腑皆有火

，不知此三经之火，常更而为病之多也。

赵养葵曰：喉咽痛，喉与咽不同：喉，肺脰呼吸之门户，主出而不纳；咽，胃脰水谷之道路，主纳而不出。经曰：足少阴所生病者，口渴舌干，咽肿上气，噎干及痛。《素问》云：邪客于足少阴之络，令人咽痛不可纳食。又曰：足少阴之络，循喉咙，通舌本。凡喉痛者，皆少阴之病，但有寒热虚实之分。少阴之火，直如奔马，逆冲于上。到此咽喉紧锁处，郁结而不得舒。故或肿或痛也。其症必内热口干面赤，痰涎涌上，其尺脉必数而无力。盖缘肾水枯损，相火无制而然。须用六味地黄，麦冬，五味，大剂作汤服之。又有色欲过度，元阳亏损，无根之火游行无制，客于咽喉者，须用八味肾气丸大剂，煎成冰冷与饮，便引火归原。如此治法，正褚氏所谓上病治下也。以上论阴虚咽痛。

张景岳曰：喉痹一症，有实火虚火之别，凡实火可清；虚火即水亏症也，复有阴盛格阳者，即真寒症也，皆不宜清。经云：太阳在泉，寒淫所胜，民病咽痛颌肿。其义即此。喉痹所属诸经——少阳、阳明、厥阴、少阴、厥阴、少阳为木火之藏，固多热症，阳明为水谷之海，胃气直透咽喉，火为尤甚。察其情志郁怒而起者。多属少阳厥阴；肥甘辛热而致者，多属阳明，此实火也。若少阴络横骨，终于会厌，系于舌本，阴火逆冲于上，多因喉痹。有实火者，自有火症火脉。若因酒色过度，真阴亏损，此肾中虚火症也，非壮水不可。又有火虚于下，而格阳于上，此无根之火，非温补命门不可。

凡火浮于上，结于头面、咽喉者，最宜清降，切不可升散。盖火得升愈炽，非火郁宜发之义。经曰高者抑之，正此义也。

阴虚喉痹者，亦多内热，口渴喉干，或唇红颊赤，痰涎壅盛，然必尺脉无神，脉虽数而浮软无力。但察过于酒色，或素禀阴虚，多倦少力，是水不制火。火甚者滋阴，八味煎。火微而便不坚，小便不热，六味地黄汤。

格阳喉痹，由火不归原，上热下寒。诊其六脉微弱，全无滑大之意，且下体绝无火证，腹不喜冷，即其候也。此因色欲伤精，泄泻伤肾所致，八味地黄汤。

阳虚喉痹，非喉痹因于阳虚，乃阳虚因于喉痹也。因喉痹而过于攻击，致伤胃气。凡中气内虚，疼痛外逼，多致元阳飞越，脉浮而数，或弱而涩，声如曳锯。此肺胃垂绝之候，速宜挽回元气，以独参汤饮之。痰多者加竹沥、姜汁。若再用寒凉，必致不救。

卷七 病能集五（杂证十门）

耳诸证

《治法纲》曰：耳者肾之窍，足少阴之所主。人身十二经络中，除足太阳、手厥阴，其余十经络皆入于耳，故治耳者，以肾为主。或曰心亦开窍于耳

，何也？盖心窍本在舌，以舌无孔窍，固寄于耳。此肾为主，心为客。五脏开于五部，分阴阳言之：在肾肝居阴，故耳目二藏阴精主之；在心脾肺居阳，故口、鼻、舌三窍阳精主之。

《灵枢》云：肾气通于耳，肾和则能闻五音。五脏不和则九窍不通。故凡一经一络，有虚实之气入于耳者，皆足以乱其聪明，而致于聋聩。此言暴病者也。

若夫久聋者，于肾亦有虚实之异。左肾为阴主精，右肾为阳主气。精不足、气有余则聋，为虚。若其人瘦，而其色黑，筋骨健壮，此精气俱有余，固藏闭塞，是聋为实，寿兆也。二者皆重所致，不须治之。

又有乍聋者。经曰：不知调和七损八益之道，早衰之节也。其年未五十，体重，耳目不聪明矣。其症耳聋面颊黑者，为精脱神惫，用安肾丸、八味丸、苁蓉丸、薯蓣丸，选而用之。若肾经虚火。面赤口干，痰盛内热者，六味丸主之。此论阴虚者也。

至于阳虚者，亦有耳聋。经曰：清阳出上窍。胃气者，清气、元气、春升之气也，今人饮食劳倦，脾胃之气虚，不能上升，而下流于肾肝。故阳气者闭塞，地气者冒明，邪害空窍，令人耳目不明。此阳虚耳聋，须用东垣补中益气汤主之。若不知自节，日就烦劳，即为久聋之症矣。

又有因虚而外邪乘之聋者，如伤寒邪入少阳之类。

又有耳痛、耳鸣、耳痒、耳脓、耳疮，亦当从少阴正窍分寒热虚实而治之，不可专作火与外邪治。

耳鸣以手按之而不鸣，或少减者，虚也；手按之而愈鸣者，实也。王节斋曰：耳鸣盛如蝉，或左或右，或时闭塞，世人多作肾虚治，不效。殊不知此是痰火上升，郁于耳而为鸣，甚则闭塞矣。若其人平昔饮酒浓味，上焦素有痰火，只作清痰降火治之。大抵此症先多有痰火在上，又感恼怒而得。怒则气上，少阳之火客于耳也。若肾虚而鸣者，其鸣不甚，其人必多欲，当见劳怯等症。

惟薛立斋详分缕晰。云：血虚有火，用四物加山梔、柴胡。若中气虚弱，用补中益气汤。若气血俱虚，用八珍加柴胡。若怒便聋，而或鸣者，属肝胆经气实，用小柴胡加芎、归、山梔。气虚用补中益气汤加柴胡、山梔。午后盛者，阴血虚也，四物加白术、茯苓。若肾虚火动，或痰盛作渴者，必用地黄丸。

耳中哄哄然，是无阴也。又液脱者，脑髓消，胫瘦，耳数鸣，宜地黄丸。肾虚耳中潮声无休止时，妨害听闻者，当坠气补肾，正元饮咽黑锡丹，间进安肾丸。肾脏风，耳鸣，夜间睡着如打战鼓、更鼓，四肢抽掣痛，耳内觉风吹奇

痒，宜黄 丸。肾者宗脉所聚，耳为之窍，血气不行，宗脉乃虚，风邪乘虚随脉入耳，风与之搏，故为耳鸣。先用生料五苓散，加制枳壳、橘红、紫苏、生姜同煎，吞青木香丸，散邪下气。续以芎归饮和养之。

耳中叮聆、耳鸣、耳聋，内有污血，宜柴胡聪耳汤。又《圣惠》云：有一人耳痒，一日一作，可畏，直挑剔出血，稍愈，此乃肾脏虚，致浮毒上攻，未易以常法治之，宜服透冰丹。勿饮酒，啖湿面、鸡、猪之属，能尽一月为佳。不能戒则无效也。

又有耳内生疮，为足少阴，其经虚，风邪乘之，随脉入耳，与气相搏，故令耳门生疮也。曾青散主之，黄连散亦可，内服鼠粘子汤。盖耳疮属于少阳三焦经，或足厥阴肝经，血虚风热，或肝经暴火风热，或肾经风火等因。若发热痛，属少阳、厥阴风热，用柴胡山梔散。若内热痒痛，属二经血虚，用当归川芎散。若寒热作痛，属肝经风热，小柴胡汤加山梔、川芎。若内热口干，属肾经虚火，用加味地黄丸；如不应，用加味八味丸。

又耳脓，即 耳，用红绵散、麝香散，内服柴胡聪耳汤、通气散。如壮盛之人，积热上攻，脓水不差，红绵散、麝香散，不宜收敛太过也，宜三黄散。

若虫入耳痛，将生姜擦猫鼻，其尿自出，取滴耳内，虫即出。用麻油则虫死难出。或用炒芝麻枕之，虫亦出，但不及猫尿之速也。

有一小儿患耳脓，经年药不效，此肾虚也，用六味地黄丸加桑螵蛸，服之即愈。

喻嘉言曰：人身有九窍，阳窍七，眼、耳、目、口、鼻是山；阴窍二，前后二阴也。阳气走上窍，而下入阴位，则有下泄腹鸣之候；阴气走下窍，而上入于阳位，则有窒塞耳鸣之候。故人当五十以外，肾气渐衰于下，每每从阳上逆。肾主闭藏，不欲外泄，因肝木为子，疏泄母气而散于外。是以谋虑郁怒之火一动，阴气从之上逆，耳窍窒塞不清。年高之体大率类此。然较之聋病，一天一渊。聋病者，窍中另有一膜，遮蔽外气不得内入，故以升窍为主。而方书所用石菖蒲、麝香等药，及内外攻法，皆为此而设。至于高年阴气不自收摄，越出上窍之理，从无一人言及。不知阴气致上窍，亦隔一膜，不能越出窍外，止于窍中如蛙鼓锣鸣，鼓吹不已，以故外入之声，为其内声所混，听之不清。若气稍不逆上，则听稍清；气全不逆上，则听全清矣。余悟明此理，治高年逆上之气，屡获奇验。大意全以磁石为主，以其重能达下，性主下吸，又能制肝木之上吸故也。

而用地黄、龟胶群阴之药辅之，更用五味子、山茱萸之酸以收之，令阴气自旺于本宫，不上触于阳窍，声入即通，无壅碍也。方书指为少阳胆、厥阴肝二经热多所致，是说左耳分部。然少阳之气能走上窍，其穴皆络于脑巅，无触

筋冲耳之理，不当与厥阴混同立说。其通圣散一方，汗下兼用，乃治壮火之法。丹溪所取，亦无确见。惟滚痰丸一方，少壮用之多有效者，则以大黄、黄芩、沉香之苦，最能下气。而礞石之重坠，大约与磁石之用相仿也，然大损脾胃，耗胸中氤氲之气。至于肾虚耳鸣，指作膀胱相火上升，则阳火必能透出上窍，不为鸣也，尤见丹溪无稽之谈。高年之人，肾水已竭，真火易露，故肾中之气易出难收，况有厥阴之子为之挹取乎！然则壮水以制阳光，如盎中加油，灯焰自小，诚为良治。乃云作肾虚治不效，岂为老人立法哉？收摄肾气，老人之先务，以丹溪明哲，而为此等议论乎？

卷七 辑选薛立斋各证医案四十六条

脾胃亏损吞酸噯腐证

一儒者面色痿黄，吞酸噯腐，恪服理气化痰之药，大便不实，食少体倦，此脾胃虚寒，用六君子加炮姜、木香渐愈，更兼用四神丸而元气复。此症苦中气虚弱者，用人参理中汤，或补中益气加木香、干姜；不应，送左金丸或越鞠丸。若中气虚，必加附子，或附子理中汤，无有不验。

一上舍呕吐痰涎，发热作渴，胸膈痞闷，或用清气化痰降火，前症益甚，痰涎自出。余曰：呕吐痰涎，胃气虚寒，发热作渴，胃不生津，胸膈痞满，脾气虚弱，须用参、、归、术之类，温补脾胃，生发阳气，诸病自退。不信，虚症悉至。余曰：饮食不入，吃逆不绝，泄泻腹痛，手足逆冷，是谓五虚；烦热作渴，虚阳越于外也；脉洪大，脉欲绝也。死期迫矣，果然。

陆陈湖母，久患心腹痞痛，每作必胸满厥逆，面赤唇麻，呕吐，咽干舌燥，寒热不时，而脉洪大，众以痰火治之，屡止屡作，迨春发热频甚，用药反剧。有欲用参术等，疑痛无补法，迎余折中。余曰：此寒凉损真之故，内真寒而外假热也。且脉弦洪而有怪状，乃脾气亏损，肝脉乘之而然。惟当温补其胃，遂与补中益气加半夏、茯苓、吴茱萸、木香，一服而效。自病发月余，竟夕不安，乃熟寐彻晓，脉洪顿敛，诸证释然。

一妇人年逾二十，不进饮食二年矣，日饬清茶、果品之类，面部微黄浮肿，形体如常，仍能步履，但体倦怠，肝脾二脉弦浮，按之微而结滞。余用六君子、木香、吴茱萸，下痰积甚多，饮食顿进，形体始瘦，卧床月余，仍服六君之类而安。

卷七 辑选薛立斋各证医案四十六条

脾胃亏损停食痢疾等证

罗给事，小腹急痛，大便欲去不去，此脾胃气虚而下陷也，用补中益气送八味丸，二剂而愈。此等证候，因痢药致损元气，肢体肿胀而死者不可枚举。

少宗伯顾东江，停食患痢，腹痛下坠，或用疏导之剂，两足肿胀，食少体

倦，烦热作渴，脉洪数、按之微细。余以六君子加姜、桂各二钱，吴茱萸、五味各一钱，煎热凉服，诸证顿退，再服全退。此假热而治以假寒也。

一老妇，因食后怒。患痢里急后重，属脾气下陷，与大剂六君子，加附子、肉蔻、煨木香各一钱，吴茱萸五分，骨脂、五味各一钱，二剂诸证顿愈。惟小腹胀满，此肝气滞于脾也，与调中益气加附子、木香五分，四剂而安。后口内觉咸，此肾水泛也，与六味地黄丸，二剂顿安。

先母，年八十，仲夏患痢，腹痛作呕不食，热渴引汤，手按腹痛稍止，脉鼓指而有力，真气虚而邪气实也。急用人参五钱，白术、茯苓各三钱，陈皮、升麻、附子、炙甘草各一钱，服之睡觉索食，脉症顿退，再剂而安。此取证不取脉也。凡暴病母论其脉，当从其症。时石阁老太夫人，年岁脉证皆同，彼专治其痢，遂致不起。

横金陈梓园，年六十，面带赤色，吐痰口干，或时作泄就疹余曰：仆之症，或以为脾经湿热，痰火作泻，率用二陈、黄连、枳实、神曲、麦芽、白术、柴胡之类，不应，何也？余脉之，左关弦紧，肾水不能生肝木也；右关弦大，肝木乘脾土也。此乃脾肾亏损，不能生克制化，当滋化源。余谓其甥曰：令舅不久当损于痢，后果然。

卷七 辑选薛立斋各证医案四十六条

脾胃亏损症疾寒热等证

冬官朱省庵，停食感寒而患疟，自用清脾、截疟二药，食后腹胀，时或作痛，服二陈、黄连、枳实之类，小腹重坠，腿足浮肿，加白术山楂，吐食未化。谓余曰：何也？余曰：食后胀痛，乃脾虚不能克化也；小腹重坠，乃脾虚不能升举也；腿足浮肿，乃脾虚不能营运也；吐食不消，乃脾胃虚寒无火也。治以补中益气，加吴茱萸、炮姜、肉桂，一剂诸证顿退，饮食顿加，不数剂而痊。大凡停食之症，宜用六君子、枳实、浓朴。

若食已消而不愈，用六君子汤。若内伤外感，用藿香正气散。若内伤多而外感少，用人参养胃汤。若劳伤元气兼外感，用补中益气加川芎。若劳伤元气兼伤食，补中益气加神曲、陈皮。若气恼兼食，用六君子加香附、山栀。若咽酸或食后口酸，当节饮食。病作时，大热燥渴，以姜汤乘热饮之，此截疟之良法也。夫人以脾胃为主，未有肺胃实而患疟，痢者，若专主发表攻里，降火导痰，治末而忘本矣。

一儒者，秋患寒热，至春未愈，胸痞腹胀。余用人参二两，生姜二两煨熟，煎服，寒热即止。更以调中益气加半夏、茯苓、炮姜数剂，元气顿复。后任县尹，每饮食劳倦疾作，服前药即愈。

卷七 辑选薛立斋各证医案四十六条

脾胃亏损心腹作痛等证

府庠徐道大母，胃脘当心而剧痛，脉右寸关俱无，左虽有，微而似绝，手足厥冷，病势危笃。察其色，眼胞上下青黯。此脾虚肝木所胜，用参、术、茯苓、陈皮、甘草补其中气，用木香和胃气以行肝气，用吴茱萸散脾胃之寒，止心腹之痛，急与一剂，病悉愈。向使泥其痛无补法，而反用攻伐之药，祸不旋踵。

卷七 辑选薛立斋各证医案四十六条

脾胃亏损暑湿所伤等证

一儒者，每春夏口干发热，劳则头痛，服清凉化痰药，泻喘烦躁，用香茹饮，神思昏倦，脉大而虚。此因闭藏之际，不远帟幕为患，名曰注夏。用补中益气去升麻、柴胡，加五味，麦冬、炮姜，一剂，脉益甚。仍用前药加肉桂五分，服之即苏，更用六味丸而痊。

卷七 辑选薛立斋各证医案四十六条

肝脾亏损头目耳鼻等证

给事张禹功，目赤不明，服祛风散热药，反畏明重听，脉大而虚，此因劳心过度，饮食失节。以补中益气加茯苓、枣仁，山药、山萸，五味，顿愈。又劳役复甚，用十全大补兼以前药，渐愈，却用补中益气加前药而痊。东垣云：诸经脉络，皆走于面而行空窍，其清气散于目而为精，走于耳而为听。若心烦事冗，饮食失节，脾胃亏损，心火太甚，百脉沸腾，邪害空窍而失明矣。况脾为诸阴之首，目为血脉之宗，脾虚则五脏之精气皆为失所，若不理脾胃，不养气血，乃治标而不治本也。

少宰李浦汀，耳如蝉鸣，服四物汤，耳鸣益甚，此元气亏损之症。五更服六味丸，食前服补中益气，顿愈。此证若血虚而有火，用八珍加山栀、柴胡；气虚而有火，四君加山栀、柴胡；若因怒遂聋，用小柴胡加芎、归、山栀；虚用补中益气加山栀；午前甚，用四物加术，苓；久须用补中益气；午后甚，用地黄丸。

一儒者，两目作痛，服降火祛风之药，两目如绛，热倦殊甚。余用十全大补汤数剂，诸证悉退，服补中益气兼六味丸而愈。复因劳役，午后目涩体倦，服十全大补而痊。

卷七 辑选薛立斋各证医案四十六条

脾肺亏损咳嗽痰喘等证

鸿胪苏龙溪，咳嗽气喘，鼻塞流涕，余用参苏饮一剂，以散寒邪，更用补中益气，以实腠理而愈。后因劳怒仍作，自用前药益甚，加黄连、枳实，腹胀不食，小便短少，服二陈、四苓，前证愈剧，小便不通。余曰：腹胀不食，脾

胃虚也；小便短少，肺肾虚也，悉因攻伐所致。投以六君加黄、炮姜、五味，二剂，诸证悉退。

再用补中益气加炮姜、五味、数剂全愈。

地官李北川，每患咳嗽，余用补中益气即愈。一日复作，用参苏饮益甚，更服人参败毒散，项强口噤，腰背反张。余曰：此误汗亡津液而变痉矣，仍以前汤加附子一钱，四剂而痊。感冒咳嗽，若误行发汗过多，喘促呼吸不利，吐痰不止，必患肺痛矣。

司厅陈国华，素阴虚，患咳嗽，以自知医，用发表化痰之剂，不应，因清热化痰等药，其症愈甚。余曰：此脾肺虚也。不信，用牛黄清心丸，更加心腹作胀，饮食少思，足三阴虚症悉具。朝用六君、桔梗、升麻、麦冬、五味，补脾以生肺金；夕用八味丸，补命门以生脾土，诸症渐愈。经云：不能治其虚，安问其余？此脾土虚不能生肺金而金病，复用前药反泻其火，吾不得而知也。

儒者张克明，咳嗽，用二陈、芩、连、枳壳，胸满气喘，清晨吐痰；加苏子、杏仁，口出痰涎，口干作渴。

余曰：清晨吐痰，脾虚不能消化；饮食胸满气喘，脾虚不能生肺金；涎沫自出，脾虚不能收摄；口干作渴，脾虚不能生津液。遂用六君加炮姜、肉果温补脾胃，更用八味丸以补土母而愈。

卷七 辑选薛立斋各证医案四十六条

脾肺肾亏损小便自遗淋涩等证

考功杨朴庵，口舌干燥，小便频数。此膀胱阳燥阴虚，先用滋肾丸以补阴，而小便愈；再用补中益气、六味地黄，以补脾肾而安。若汗多而小便少，或体不禁寒，乃脾肺气虚也。

儒者杨文奎，痢后两足浮肿，胸腹胀满，小便短少，用分利之剂，遍身肿兼气喘。余曰：两足浮肿，脾气下陷也；胸腹胀满，脾虚作痞也；小便短少，肺不能生肾也；身肿气喘，脾不能生肺也。用补中益气加附子而愈。

大尹顾荣甫，尾闾作痒，小便赤涩，左尺脉洪数。属肾经虚热，法当滋补，不信，服黄柏、知母等药年许，高骨肿痛，小便淋漓，肺肾二脉洪数无伦。余曰：子母俱败，无能为矣。果殁。

余甥凌云汉，年十六，庚子夏作渴发热，吐痰唇燥，遍身生疥，两腿尤多，色黯作痒，日晡愈炽，仲冬腿患疮，尺脉洪数。余曰：疥，肾疳也；疮，骨疽也，皆肾经虚证。针之脓出，其气氤氲。余谓火旺之际，必患瘰疬证，遂用六味、十全，不二旬，诸证愈。而瘰疬证具，仍用前药而愈。抵冬娶妻，至春其证夏作，亦服地黄丸数斤，煎药三百剂而愈。

卷七 辑选薛立斋各证医案四十六条

脾肺肾亏损遗精吐血便血等证

少宰汪涵斋，头晕白浊，余用补中益气加茯苓、半夏。愈而复患肿痛，用山药、山萸、五味、萆、远志，顿愈。又因劳心，盗汗白浊，以归脾汤加五味而愈。后不时眩运，用八味丸全愈。

银台许函谷，因劳发热作渴，小便自遗，或时闭涩。余作肝火血虚，阴挺不能约制，午前用补中益气加山药、山萸、午后服地黄丸，月余诸证悉退。

一男子，鰥居数年，素勤苦，劳则吐血，发热烦躁，服犀角地黄汤，气高而喘，前证益甚，更遗精白浊，形体倦怠，饮食少思，脉洪大，举按皆有力，服十全大补加麦冬、五味、山萸、山药而愈。

一童子，年十四，发热吐血，余谓宜补中益气以滋化源，不信，用寒凉降火愈甚。谓余曰：童子未室，何肾虚之有？参补气，奚为用之？余述丹溪先生云：肾主闭藏，肝主疏泄，二脏俱有相火，而其系上属于心，心为君火，为物所感则易于动，心动则相火翕然而起，虽不交会，其精亦暗耗矣。又“精血篇”云：男子精未满而御女，以通其精，则五脏有不满之处，异日有难状之疾。遂用补中益气及地黄丸而痊。

星士张东谷，说命时，出中庭吐血一二口，云久有此症，遇劳即发。余意此劳伤肺气，其血必散，视之果然。与补中益气加五味、麦冬、山药、熟地、茯神、远志，服之而愈。曰：每服四物、黄连、山梔之类，血益多而倦益甚，得公一七，吐血顿止，神思如故，何也，余曰：脾统血，肺主气，此劳伤脾肺，致血妄行，故用健脾肺之气，而嘘血归源耳。

卷七 辑选薛立斋各证医案四十六条

脾肺肾亏损大便秘结等证

一儒者，大便素结，服搜风顺气丸，复胸膈不利，饮食善消，面带阳色，左关尺脉洪而虚。余曰：此足三阴虚也。不信，乃服润肠丸，大便不实，肢体困倦。余与补中益气、六味地黄，月余而验，年许而安。

若脾肺气虚，用补中益气。若脾经郁结者，用加味归脾。若气血虚者，用八珍加肉苁蓉。若脾经津液涸者，用六味。若发热作渴饮冷者，用竹叶黄汤。若燥在直肠者，猪胆汁导之。若肝胆邪侮脾者，用小柴胡加山梔、郁李仁、枳壳。若膏粱浓味积热者，用加味清胃散。亦有热燥、风燥、阳结、阴结者，当审其因而治之。若复伤胃气，多成败症。

一男子，五十余，因怒少食，大便不利，服润肠丸，大便闭结，胸膈作痛，欲兼服脾约丸，肝脾肾脉浮而涩。余曰：此足三阴精血亏损之证也。东垣先生云：若人胃强脾弱，约束津液，不得四布，但输膀胱，小便数而大便难者

，用脾约丸。若人阴血枯槁，内火燔灼，肺金受邪，土受木伤，脾肺失传，大便秘而小便数者，用润肠丸，令滋其化源，则大便自调矣。

一儒者，怀抱郁结，复因场屋不遂，发热作渴，胸膈不利，饮食少思，服清热化痰行气等剂，前证益甚，肢体困倦，心脾二脉涩滞。此郁结伤脾之变证也，遂用加味归脾汤治之，饮食渐进，诸证渐退。但大便尚涩，两颧赤色，此肝肾虚火，内伤阴血，用八珍汤加肉苁蓉、麦冬、五味，至三十余剂，大便自润。

卷七 辑选薛立斋各证医案四十六条

脾胃亏损小便不利肚腹膨胀等证

大尹刘天锡，内有湿热，大便滑利，小便涩滞，服淡渗之剂，愈加滴沥，小腹腿膝皆肿，两眼胀痛。此肾虚热在下焦，淡渗导损阳气，阴无以化，遂用地黄、滋肾二丸，小便如故。更以补中益气加麦冬、五味，兼服愈。

州同刘禹功，素不慎起居七情，以致饮食不甘，胸膈不利。用消导顺气，肚腹痞闷，吐痰气逆；遂用化痰降火，食少泄泻，小腹作痛；用分利降火，小便涩滞，气喘痰涌；服清气化痰丸，小便愈滞，大便愈泻，肚腹胀大，肚脐突出，不能寝卧，六脉微细，左寸虚甚，右寸短促。此命门火衰，脾肾虚寒之危证也。先用金匱加减肾气丸料，肉桂、附子各一钱五分，二剂，下淤秽甚多；又以补中益气送二神丸，二剂诸证悉退；五六日，又用前药数剂，并附子之类，贴腰脐及涌泉穴，寸脉渐复而安，后因怒腹闷，惑于人言，服沉香化气丸，大便下血，诸证悉至。余曰：此阴络伤也。辞不治，果歿。

一男子，素不善调摄，唾痰口干，饮食不美。服化痰行气之剂，胸腹膨满，痰涎愈甚；服导痰理脾之剂，肚腹膨胀，二便不利；服分气利水之剂，腹大胁痛，睡卧不得；服破血消导之剂，两足皆肿，脉浮大不及于寸口。朝用金匱加减肾气丸，夕用补中益气汤煎送前丸，月余诸证渐退，饮食渐进。再用八味丸、补中益气，月余自能转侧，又两月而能步履。却服大补汤、还少丹，又半载而康。后稍失调理，其腹仍胀，服前药即愈。

一男子，胸膈痞满，专服破气之药。余曰：此血虚病也。血生于脾土，若服前药，脾气弱而血愈虚矣。

不信，又用内伤之药，反吐血。余曰：此阳络伤，不治。后果然。

卷七 辑选薛立斋各证医案四十六条

脾肾亏损头眩痰气等证

阁老梁浓斋，气短有痰，小便赤涩，足跟作痛，尺脉浮大，按之则涩。此肾虚而痰饮也，用四物送六味丸，不月而康。仲景先生之气虚有饮，用肾气丸补而逐之，诚开后学之聋聩也。

都宪孟有涯，气短痰晕，服辛香之剂，痰盛遗尿，两尺浮大，按之如无。余以为肾家不能纳气归源，香燥致甚耳。用八味丸料，三剂而愈。

孙都宪，形体丰浓，劳神善怒，面带阳色，口渴吐痰，或头目眩晕，或热从腹起，左三脉洪而有力，右三脉洪而无力。余谓足三阴亏损，用补中益气加麦冬、五味，及而减八味丸而愈。若人少老态、不耐寒暑，不胜劳役，四时迭病，皆因气血亏损，房劳过伤，故其见证难以悉状。此精气不足，但滋化源，其病自痊。又若饮食劳倦，七情失宜，以致诸证，亦当治以前法。设或六淫所侵，而致诸证，亦因真气内虚，而外邪乘袭，尤当固胃气为主。盖胃为五脏之根本，故黄柏、知母不宜轻用，恐复伤胃气也。大凡杂症属内因，乃形气病气俱不足，当补不当泻。伤寒虽属外因，亦宜分其表里虚实，治当审之。

先兄体貌丰伟，唾痰甚多，脉洪有力，殊不耐劳，遇风头晕欲仆，口舌破裂，或至赤烂，误食姜蒜少许，口痰益甚，服八味丸及补中益气加附子即愈，停药月余，诸证仍作，此命门虚火不得归源也。

卷七 辑选薛立斋各证医案四十六条

脾肾亏损停食泄泻等证

进士刘华甫，停食腹痛，泻黄吐痰，服二陈、山栀、黄连、枳实之类，其证益甚，左关弦紧，右关弦长，乃肝木克脾土，用六君加木香治之而愈。若食已消而泄未已，宜用异功散以补脾胃。如不应，用补中益气汤升发阳气。凡泻痢色黄，脾土亏损，真气下陷，必用前汤加木香、肉蔻温补。如不应，当补其母，宜八味丸。

一男子，清晨或五更吐痰，或有酸味，此是脾气虚弱，用六君送四神丸而愈。若脾气郁滞，用二陈加桔梗、山栀，送香连丸。若郁结伤脾，用归脾送香连丸。若胸膈不舒，归脾加柴胡、山栀送左金丸。若胃气虚，津液不能运化，用补中益气送左金丸。

长洲朱绍，患肝木克脾，面赤生风，大肠燥结，炎火上冲，久之遂致脏毒下血，肠鸣溏泄，腹胀喘急，驯至绝谷，诸医方以枳实、黄连之剂，投之展转增剧。余曰：尔病脾肺两虚，内真寒而外假热，法当温补，遂以参、术为君，山药、黄、肉果、姜、附为臣，茱萸、骨脂、五味、归、苓为佐，治十剂，俾以次服之。诸医皆曰此火病也，以火济火可乎？服之浹旬，尽剂而血止。

卷七 辑选薛立斋各证医案四十六条

脾肾虚寒阳气脱陷等证

一男子，食少胸满，手足逆冷，饮食畏寒，发热吐痰，时欲作呕。自用清气化痰及二陈、枳实之类，胸腹膨胀，呕吐痰食，小便淋漓；又用四苓、连、柏、知母、车前，小便不利，诸病益甚。余曰：此脾胃虚寒无火之证，故食入

不消而反出，遂用八味丸补火以生土，用补中益气加姜、桂培养中宫，生发阳气，寻愈。

一妇女，饮食无过碗许，非大便不实，必吞酸暖腐，或用二陈、黄连，更加内热作呕。余谓：东垣先生云，邪热不杀谷，此脾胃虚弱，末传寒中。以六君子汤加炮姜、木香，数剂渐复，饮食渐进。又以补中益气加木香、炮姜、茯苓、半夏全愈。后怒，饮食顿少，元气顿怯，更加发热，诚似实火，脉洪大而虚，两尺如无，用益气汤、八味丸，悉愈。

朱介庵，向因失足，划然有声，坐立久则手足麻木，虽夏月足寒如冰，又因醉觉而饮水复睡，遂觉右腹痞结，以手摩之，腹则沥漉有声，热摩则气泄而止，每每加剧，饮食稍多则作痛泄，医令服枳术丸罔效。

余曰：此非脾胃病，乃命门火衰，虚寒便之然也，可服八味丸则愈。果验。

工部陈禅亭，发热即痰，服二陈、黄连、枳壳之类，病益甚，请治。其脉左尺微弱，右关浮大，重按微弱。余曰：此命门火衰，不能生土而脾病，当补火以生土，或可愈也。不悟，仍服前药，脾土愈弱。至乙巳，病已革，复邀治，右寸脉平脱，此土不能生金，生气绝于内矣，经云：虚则补其母，实则泻其子。凡病在子，当补其母，况病在母而属不足，反泻其子，不死何俟？

卷七 辑选薛立斋各证医案四十六条

肝肾亏损血燥结核等证

儒者杨泽之，性躁嗜色，缺盆结一核，此肝火血燥筋挛，法当滋肾水生肝血。不信，乃内服降火化痰，外敷南星、商陆，转大如碗。余用补中益气及六味地黄，间以芦荟丸，年余，元气渐复而消。

一男子，素善怒，左项微肿，渐大如升，用清痰理气，而大热作渴，小便频浊。余谓肾水亏损，用六味地黄、补中益气而愈。亦有胸腹等处，大如升斗，或破而如菌如榴，不问大小，俱治如前法。

举人江节夫，颈臂胁肋各结一核，误服祛痰降火软坚之剂，益甚。余曰：此肝胆经血少而火作也。彼执前药，至明年六月，各核皆溃，脉浮大而涩。余断以秋金将旺，肝木被克，必不起，果然。

卷七 辑选薛立斋各证医案四十六条

肾虚火不归经发热等证

顾大有父，年七十有九，仲冬将出，少外家入房，致头疼发热，眩运喘急，痰涎壅盛，小便频数，口干引饮，遍舌生刺，缩敛如荔枝然，下唇黑裂，而目俱赤，烦躁不寐，或时喉内如烟火上冲，急饮冷茶少解，已濒于危。脉大而无伦且有力，扪其身烙手。此肾经虚火游行于外，投以十全大补加山萸、泽泻

、丹皮、山药、麦冬、五味、附子一钟，熟寐良久，脉证各减三四。再与八味丸，服之诸证悉退，后畏冷物而痊。

顾仁成，年六十有一，痢后入房，精滑自遗，二日方止。

又房劳、感寒怒气，遂发寒热，右胁痛连心腹，胸痞，自汗盗汗如雨，四肢厥冷，睡中惊悸，或觉上升如浮，或觉下陷如坠，遂致废寝。或用补药二剂益甚。脉大洪数，按之微细。此属无火虚热，急与十全大补加山药、山萸、丹皮、附子，一剂，诸证顿愈。此等元气，百无一二。二顾氏，父子是也。

州同韩用之，年四十有六，时仲夏，色欲过度，烦热作渴，饮水不绝，小便淋沥，大便秘结，唾痰如涌，面目俱赤，满舌生刺，两唇燥裂，遍身发热，或时如芒刺而无定处，两足心如烙，以冰折之作痛，脉洪而无伦，此肾阴虚而阳无所附，而发于外，非火也。盖大热而甚，寒之不寒，是无水也，当峻补其阴，遂以加减八味丸料一斤，内肉桂一两，以水顿煎六碗，冰冷与饮。半晌已用大半，睡觉而食温粥一碗，复睡至晚，乃以前药温饮一碗，乃睡至晓，食热粥二碗，诸证悉退。翌日畏寒，足冷至膝，诸证仍至，或以为伤寒。余曰：非也，大寒而甚，热之不热，是无火也，阳气亦虚矣。急以八味丸一剂，服之稍缓。四剂，诸证悉退。大便至十三日不通，以猪胆导之，诸证复作，急用十全大补，数剂方愈。

卷七 辑选薛立斋各证医案四十六条

元气亏损内伤外感等证

车驾王用之，卒中昏愆，口眼斜，痰气上涌，咽喉有声，六脉沉伏。此真气虚而风邪所乘，以三生饮一两，加人参一两，煎服即苏。若遗尿、手撒、口开、鼾睡，为不治，用前药亦有得生者。夫前饮乃行经络治寒痰之药，有斩关夺门之功，每服必用人参两许，驾驭其邪而补助真气，否则不惟无益，适足以取败矣。观先哲用附、参附等汤，其义自见。

州判蒋大用，形体魁伟，中满吐痰，劳则头晕，所服皆清痰理气。余曰：中满者，脾气亏损也。痰盛者，脾气不能运也。头晕者，脾气不能升也。指麻者，脾气不能周也。遂以补中益气加茯苓、半夏以补脾土，用八味丸以补脾母而愈。

一男卒中斜，不能言语，遇风寒四肢拘急，脉浮而紧。此手足阳明经虚，风寒所乘。用秦艽升麻治之稍愈，乃以补中益气加山梔而痊。若舌暗不能言，足痿不能行，属肾气虚弱，名曰痿症，宜用地黄饮子治之。

一男子，体肥善饮，舌本强硬，语言不清，口眼斜，痰气涌盛，肢体不遂，余以为脾虚湿热，用六君加煨葛根、山梔、神曲而痊。

金宪高如斋自大同回，谓余曰：吾成风病矣，两腿逸则痿软而无力，劳则

作痛如针刺，脉洪数而有力。余曰：此肝肾阴虚火盛而致，痿软无力，真病之形，作痛如锥，邪火之象也。用壮水益肾之剂而愈。

大尹刘孟春，素有痰，两臂作麻，两目流泪，服祛风化痰药，痰愈盛，臂反痛不能伸手，指俱挛。余曰：麻属气虚，因前药而复伤肝，火盛而筋挛耳。况风自火出，当补脾肺、滋肾水，则风自息，火自退、痰自清。

遂用六味地黄丸、补中益气汤，不三月而愈。

进士王汝和，因劳役失于调养，忽然昏愤。此元气虚，火妄动，挟痰而作，急令灌童便，神思渐爽。更用参、五钱，芎、归各三钱，元参、柴胡、山梔、炙草各一钱，服之稍定。察其形倦甚，又以十全大补汤加五味、麦冬，治之而安。此人元气素弱，或因起居失宜，或因饮食劳倦，或因用心太过，致遗精白浊，自汗盗汗；或内热、晡热、潮热发热；或口干作渴，喉痛舌裂；或胸乳膨胀，胁肋作痛；或头颈时痛，眩晕目花；或心神不宁，寤而不寐；或小便赤涩，茎中作痛；或便溺余沥，脐腹阴冷；或形容不充，肢体畏寒；或鼻息急促；或更有一切热证，皆是无根虚火。但服前汤固其根本，诸证自息。若攻其风热，则误矣。

光禄高署丞，脾胃素虚，因饮食劳倦，腹痛胸痞，误用大黄等药下之，谵语烦躁，头痛喘汗，吐泻频频，时或昏愤，脉大而无伦次，用六君加炮姜，四剂而安。但倦怠少食，口干发热，六脉浮数，欲用泻火之药。余曰：不时发热，是无火也；脉浮大，是血虚也；脉浮虚，是气虚也。此因胃虚，五脏亏损，虚证发见。服补脾胃之剂，诸证悉退。

大尹徐克明，因饮食失宜，日晡发热，口干体倦，小便赤涩，两腿酸痛，余用补中益气汤治之。彼知医，自用四物、黄柏、知母之剂，反头眩目赤，耳鸣唇燥，寒热痰涌，大便热痛，小便赤涩；又用四物、芩、连、枳实之类，胸膈痞满，饮食少思，汗出如水；再用二陈、芩连、黄柏、知母、麦冬、五味，言语谵妄，两手举拂。

屡治反甚。复求余，用参、各五钱，归、术各三钱，远志、茯神、枣仁、炙草各一钱，服之熟睡良久，四剂稍安，又用八珍汤调理而愈。夫阴虚乃肺虚也，脾为至阴，因脾虚而致前证。盖脾禀于胃，故用甘温之剂，以生发胃中元气而除大热，胡乃反用苦寒，复伤脾血耶？若前证果属肾经阴虚，惟因肾经阳虚不能生阴耳，尤不宜用苦寒之药，当用补中益气、六味地黄以补其母。此以脾虚误为肾虚，辄用黄柏、知母之类，反伤胃中生气，害人多矣。大凡足三阴虚，多因饮食劳役，以致肾不能生肝，肝不能生火，而害脾土，不能滋化。但补脾土，则金旺水生，木得平而自相生矣。

一儒者，素勤苦，因饮食失节，大便下血，或赤或黯，半载之后，非便血

则盗汗，非恶寒则发热，血汗二药用之无效，六脉浮大，心脾则涩。此思伤心脾，不能摄血归源。然血即汗，汗即血，其色赤黯，便血盗汗，皆火之升降微甚耳；恶寒发热，气血俱虚也。乃午前用补中益气，以补脾肺之原，举下陷之气；午后用归脾加麦冬、五味，以补心脾之血，收耗散之液。不两月而诸证悉愈。

马生者，发热烦渴时或头痛，昨用发散药，反加喘急腹痛，其汗如水，昼夜谵语。余意此劳伤元气，误汗所致，其腹心喜手按，询之果然，遂与十全大补汤加附子一钱，服之熟睡，唤之不醒，及觉诸证悉退。再剂而痊。凡人饮食劳倦，起居失宜，见一切火症，悉属内真寒而外假热，故肚腹喜暖，口畏冷物。此乃形气病气俱不足，法当纯补上元气为善。

卷八 病能集六（妇人治例四篇）

女科一

薛新甫曰：经曰：饮食入胃，游溢精气，上输于脾，脾气散精，上归于肺，通调水道，下输膀胱，水精四布，五经并行。东垣先生谓脾为生化之源，心统诸经之血，诚哉是言也。窃谓心脾平和，则经候如常。苟七情内伤，六淫外侵，饮食失节，起居不时，脾胃虚损，心火妄动，则月经不调矣。有先期而至者。盖血生于脾土，故云脾统血。凡血当用苦甘之剂，以助阳气而生阴血也。盖先期而至者，有因脾经血燥，宜加味逍遥散；有因脾经郁滞者，宜归脾汤；有因肝经怒火者，宜加味小柴胡汤；有因血分有热者，宜加味四物汤；有因劳役火动者，宜补中益气汤。过期而至者，有因脾经血虚者，宜人参养荣汤；有因肝经血少者，宜六味地黄丸；有因气虚血弱者，宜八珍汤。

又曰：血者，水谷之精气也，和调五脏，洒陈六腑，在妇人上为乳汁，下为血海，故虽心主血，肝藏血，亦皆统摄于脾胃。补脾和胃，血自生矣。凡经行禁用苦寒、辛散之药。

卷八 病能集六（妇人治例四篇）

女科一

东垣曰：经闭不行有三。妇女肠胃久虚，形体羸弱，气血俱衰，而致经水断绝不行。或病中消胃热，善食渐瘦，津液不生。夫经者，血脉津液所化，津液既竭，为热所烁，肌肉渐瘦，时见燥渴，血海枯竭，名曰血枯经绝，宜泻胃之燥热，补益血气，经自行矣。此病适行而有子，子亦不成，而为胎病者有矣。或心包络脉洪数，躁作时见，大便秘涩，小便虽不利，而经水闭绝不行，此乃血海干枯，宜调血脉，除包络中火邪，而经自行矣。或因劳心，心火上行，月事不来者，胞脉闭也。胞脉属于心而络于胞中，今气上迫脉，心气不得下通，故月事不来，宜安心补血泻火，经自行矣。

薛立斋曰：经闭者何？夫经水，阴血也，属冲任二脉主，上为乳汁，下为月水。其为患有因脾虚而不能生血者，有因脾郁伤而血耗损者，有因胃火而血销铄者，有因脾胃损而血少者，有因劳伤心而血少者，有因怒伤肝而血少者，有因肾水不能生肝而血少者，有因肺气虚不能行血而闭者。治疗之法，若脾虚而不行者，调而补之；脾郁而不行者，解而补之；胃火而不行者，清而补之；脾胃损而不行者，调而补之；劳伤心血而不行者，静而补之；怒伤肝而不行者，和而补之；肺气虚而不行，补脾胃；肾虚而不行，补脾肺。经云：损其肺益其气，损其心补其荣卫，损其脾补其饮食，适其寒温，损其肝缓其中，损其肾益其精。审而治之，庶无误矣。

王宇泰曰：薛氏治血枯大法，以补养真元为主，盖本易水师弟之旨而广之。

方约之曰：妇人之经病，有月候不调者，有月候不通者。

然不调不通之中，有兼疼痛者，有兼发热者，此分而为四也。不调之中，有趱前，有迟后者，则趱前为热，退后为虚也。不通之中，有血滞者，有血枯者，则血滞者宜破，血枯宜补也。疼痛之中，有常时作痛者，有经后经前作痛者，则常时与经前作痛为血积，经后为血虚也。发热之中，有常时发热者，有经行发热者，则常时为血虚有积，经行为血虚有热也。则又分而为八焉，大抵经痛内因忧思愤怒，外因饮冷形寒。愤怒所触，则郁结不行。经前产后，饮冷形寒，则恶露不尽。此经候不调不通，作痛发热之所由也。调气破血，开郁补虚，凉血清热，治之有道也欤！然气行血行，气止血止，故治血病以行气为先，香附之类是也。热则流通，寒则凝结，故治血病以热药为佐，肉桂之类是也。

卷八 病能集六（妇人治例四篇）

女科一

李东垣曰：经水漏不住有二。妇人脾胃虚损，致命门脉沉细而数疾，或沉弦而洪大有力，寸关脉亦然。

皆由脾胃有亏，下陷于肾，与相火相合，湿热下迫，经漏不止，其色紫黑，如夏月腐肉之臭。中有白带者，脉必弦细，寒作于中；有赤带者，其脉洪数，病热明矣，必腰痛成脐下痛。临经欲行，而先发寒热往来，两胁急缩，兼脾胃证出见，或四肢困倦，心烦闷不得眠卧，心下急，宜大补脾胃而升降气血，可一服而愈。或贵而后贱，富而后贫，病名脱营者，心气不足，其火大炽，旺于血脉之中，又或脾胃饮食失节，火乘其中，形质肌肉颜色似不病者，此心病也，下形于脉，故脾胃饮食不调，其证显矣而经水不时而下，或适来适断，暴下不止。

治当以大补气血之剂，补养脾胃，微加镇坠心火之药治其心，补阴泻阳，经自止矣，《痿论》云：悲哀太甚则胞络绝，胞络绝则阳气内动，发则心下满，数洩血也。故经曰：大经空虚，发则肌痹，传为脉痿，此之谓也。治宜升阳益胃汤。血脱益气，古人之法也。先补胃气以助生长，故曰阳生阴长，诸甘药为之先务。

薛立斋曰：血崩，经云：阴虚阳搏，谓之崩。又云：阳络伤则血外溢，阴络伤则血内溢。又云：脾统血，肝藏血。其为患因脾胃虚损，不能摄血归源；或因肝经有火，血得热而下行；或因肝经有风，血得风而妄行；或因怒动肝火，血热而沸腾；或因肝经郁结，血伤而不归经；或因怒动肝火悲哀太过，胞络伤而下崩。治疗之法：脾胃虚弱者，六君子汤加芎、归、柴胡；脾胃虚陷者，补中益气加白芍、山梔；肝经血热，四物加柴、梔、苓、术；肝经风热，加味逍遥，或小柴胡加山梔、白芍、丹皮；若怒动肝火，亦用前药；脾经郁火，归脾加山梔、柴胡、丹皮；哀伤胞络，四君加升、柴、山梔。故东垣、丹溪诸先生云：凡下血证，须用四君子以收功。斯言厥有旨哉。若大去血后，毋以脉诊，当急用独参汤救之。其发热、咳嗽脉数，乃是元气虚弱，假热之脉也，尤当用人参之类。此等证候，无不由脾胃先损，故脉洪大，察其有胃气受补可救。误用寒凉之药，复伤脾胃生气，反不能摄血归元，是速其危也。

薛立斋医案一妇人，内热作渴，饮食少思，腹内近左初如鸡卵，渐大四寸许，经水三月一至，肢体消瘦，齿颊似疮，脉洪数而虚，左关尤甚，此肝脾郁结之证。外贴阿魏膏，午前用补中益气汤，午后以加味归脾汤。两月许，肝火少退，脾胃尚健，仍与前汤送六味丸，午后又用逍遥散送归脾丸。又月余，日用芦荟丸二服，空心以逍遥散下，晡时以归脾汤下，喜其调理谨慎，年余而愈。

一妇人，发热口干，月经不调，两腿无力，服祛风渗湿之剂，腿痛体倦，二膝浮肿，经事不通。余作脾、肝、肾三经血虚火燥，证名鹤膝风，用六味丸、八味丸，兼服两月，形体渐健，饮食渐进，膝肿渐消，不半载而痊。

前证若脾肾虚寒，腿足软痛，或足膝枯细，用八味丸。若饮食过多，腿足或臀后酸痛，或浮肿作胀，用补中益气加茯苓、半夏主之。

一妇人，性沉静，勤于女工，善怒，小腹内结一块，或作痛，或痞满，月经不调，恪服伐肝之剂，内热寒热，胸膈不利，饮食不甘，形体日瘦，牙龈蚀烂。此脾土不能生肺金，肺金不能生肾水，肾水不能生肝木，当滋化源，用补中益气、六味地黄，至仲春而愈。

松江太守何恭人，性善怒，腹聚一块年余，形体骨立，倏然往来，蚀透腮，或泥春木旺克土，仍行伐肝。时季冬，肝脉洪数，按之弦紧，余脉微弱。余

曰：洪数弦紧，肝经真气发见而邪气实也，自保不及，何能克土？况面色青中隐白，乃肾水不足，肝木亏损，肺金克制，惟虑至春木不能发生耳。勉用壮脾胃、滋肾水，二剂，肝脉悉退。后大怒，耳内出血，肝脉仍大，按之如无，烦躁作渴。此无根之火，以前药加肉桂，二剂，肝脉仍敛，热渴顿退。复因大怒，以致饮食不进，果卒于季冬辛巳日。此木衰弱而金刑克，信矣。

一妇人，经候过期，发热倦怠，或用四物、黄连之类，反两月一度，且少血而成块。又用峻药通之，两目如帛所蔽。余曰：脾为诸阴之首，目为血脉之宗，此脾伤，五脏皆为失所，不能归于目矣。遂用补中益气、济生归脾二汤，专主脾胃，年余而愈。

一妇人，年四十，索性急，先因饮食难化，月经不调，服理气化痰药，反肚腹膨胀，大便泄泻；又加乌药、蓬术，肚腹肿胀，小便不利；加猪苓、泽泻，痰喘气急；手足厥冷，头面肢体肿胀，指按成窟，脉沉细，右寸为甚。余曰：此脾肺之气虚寒，不能通调水道，下输膀胱，渗泄之令不行，生化之气不运。即东垣所云：水饮留积，若土之在雨中，则为泥矣。得和风暖日，水湿去而阳化，自然万物生长。喜其脉相应，遂与金匱加减肾气丸料服之，小便即通。数剂肿胀消半，四肢渐温，自能转侧。又与六君子加木香、肉桂、炮姜治之，全愈。后不戒七情饮食，即为泄泻，仍用前药加附子五分而安。

一妇人，素有头晕，不时而作，月经迟而少。余以为中气虚，不能上升而头晕，不能下化而经少，用补中益气汤而愈。后因劳而作，月经如涌，此劳伤火动，用前汤加五味子一剂、服之即愈。前证虽云亡血过多，气无所附，实因肺气亏损。

西宾钱思曾云：室年三十，尚无嗣，月经淋漓无期，夫妇异处者几年矣，思曾欲为娶外家，以谋诸余。余曰：此郁怒伤肝，脾虚火动，而血不归经，乃肝不能藏，脾不能摄也。当清肝火，补脾气，遂与加味归脾、逍遥二药。送至其家，仍告其姑曰：服此病自愈，而当受胎，外家可无娶也。果病愈，次年生子。

一妇人，多怒，经行或数日或半月后止，三年后淋漓无期，肌体倦瘦，口渴内热，盗汗如洗，日晡热甚。

余用参、术、归、茯神、远志、枣仁、麦冬、五味、丹皮、龙眼肉、炙草、柴胡、升麻，治之获痊。

此证先有怒动肝火，血热妄行，后乃脾气下陷，不能摄血归源，故用前药。若胃热亡津液而经不行，宜清胃。若心火亢甚者，宜清心。若服燥药过多者，宜养血。若病久气血衰，宜健脾胃。

一妇人，性善怒，产后唇肿内热，月水不调，食少作呕，大便不实，唇出

血水。用理气消导，胸膈痞满，头目不清，唇肿经闭；用清胃行血，肢体倦怠，发热烦躁，涎水涌出。欲用通经之剂。余曰：病本七情，肝脾虚损，数行攻伐，元气益虚者耳。法当补阴益阳，遂以加味归脾汤、加味逍遥散、补中益气汤，如法调治，元气渐复，唇疮亦愈。后因怒，寒热耳痛，胸胁胀闷，唇肿甚，此是怒动肝火而血伤，遂用四物合小柴胡加山梔，顿愈。后又怒，胁乳作胀，肚腹作痛，呕吐酸涎，饮食不入，小水不利，此是怒动肝木克脾土，乃用补脾气、养脾血而愈。又因劳役怒气，饮食失节，发热喘渴，体倦不食，去血如崩，唇肿炽甚，肝经有火。

脾经气虚，遂用补中益气加黑梔、丹皮、芍药而愈。此证每见，但治其疮，不固其本，而死者多矣。

一妇人，年六十有四，久郁怒，头痛寒热，春间乳内时痛，服流气饮之类益甚，不时有血如经行。又大惊恐，饮食不进，夜寐不宁，乳肿及两胁，痛如炙，午前后色赤。余以为肝脾郁火血燥，先以逍遥散加酒炒黑龙胆一钱，山梔半钱，两剂顿退，又二剂而全消。再用归脾加炒梔、贝母，诸证悉退。

一妇人，因怒血崩，久不已，面青黄而或赤。此肝木制脾土而血虚也，用小柴胡合四物，以清肝火、生肝血；又用归脾、补中二汤，益脾气以生肝血而痊。若因肝经有风热而血不宁者，用防风一味为丸，以兼证之药煎送。或肝经火动而不宁者，用条芩炒为丸，以兼证之药煎送，无有不效。

一妇人，性急，每怒非太阳，耳、项、喉、齿、胸、乳作痛，则胸满吞酸，吐泻少食，经行不止。此皆肝火之证，肝自病则外证见，土受克则内症作。若自病见，用四物加白术、茯苓、炒山梔、炒龙胆；若内症作，用四君加柴胡、白芍、神曲、吴萸炒连，诸症渐愈。惟月经不止，是血分有热，脾气尚虚，以逍遥散倍用白术、茯苓、陈皮，又以补中益气加酒炒芍药，兼服而调。

归大化内人，患月事不期，崩血昏愤，发热不寐。或谓血热妄行，投以寒剂益甚；或以胎成受伤，投以止血，亦不效。余曰：此脾气虚弱，无以统摄故耳。法当补脾而血自止，用补中益气汤加炮姜，不数剂而效。

惟终夜少睡惊悸，其家另服八珍汤，更不效。余曰：杂矣！乃与归脾汤加炮姜，以补心肾，遂如初。

一妇人，素有胃火，服清胃散而安，后因劳役，燥渴内热，肌肉消瘦，月经不行。此胃火消烁阴血，用逍遥散加丹皮、炒山梔以清胃热，用八珍汤加茯苓、远志以养脾血，而经自行。

一妇，因劳耳鸣头痛体倦，此元气不足，用补中益气加麦冬、五味而痊。三年后，因饮食劳倦，前症益甚，月经不行，晡热内热，自汗盗汗，用六味地黄丸、补中益气汤，顿愈。前症若因血虚有火，用四物加山梔、柴胡；不应

，八珍加前药。若气虚弱，用四君子。若怒便耳聋或鸣者，实也，小柴胡加芎、归、山梔；虚用补中益气加山梔。若午前甚作火治，用小柴胡加炒连、炒梔，气虚用补中益气。午后作血虚，用四物加白术、茯苓。若阴虚火动，或兼痰甚作渴，必用地黄丸以壮水之主。经云：头痛耳鸣，九窍不利，肠胃之所生也。脾胃一虚，耳目九窍皆为之病。

《治法纲》曰：《内经》方，血枯一证，与血膈相似，皆经闭不通之候。然而枯与膈则相反，有如冰炭。夫枯者，枯竭之谓；膈者，阻隔之谓。血本不虚，而或气或寒或积，有所逆，病发于暂，其症则或痛或实，必通之，以血行而愈，此可攻者。枯者，其来有渐，脾胃气乏，冲任内竭，其症无形，此必不可通者也。夫血既枯矣，只当补养阴气，使其血充。若勉强通之，则枯愈枯，不危何待耶。

卷八 病能集六（妇人治例四篇）

女科一

一、通经丸：若脾胃无亏，暴怒气逆，或生冷所伤，阴血凝滞，月经不通者，宜暂用之。若脾胃虚弱，不能生血者，宜用六君、当归。若因脾胃郁火，内耗其血者，宜用归脾汤。若因肝脾郁怒而月经不通者，宜用加味归脾汤。若因肝脾虚热，血伤而月经不通者，宜用加味逍遥散。

一、艾附丸：若脾胃虚寒，阴血不足，气逆发热，月经不调，或胎气不安者，暂宜用之。若肝肾亏损，阴虚发热，月经不调；或崩漏带下；或便血吐衄，小便淋涩；或晡热内热，寒热往来；或盗汗自汗，不时倏热，宜用六味丸。若兼脾气不足，饮食少思者，佐以六君子。

一、四物汤：若脾经血燥发热，或月经不调，宜暂用之。若因脾经虚热，肝经怒火所致，宜用四君子，佐以加味逍遥散。若因脾经气虚血弱，兼晡热内热，宜用八珍汤加柴胡、丹皮。若因元气下陷而致诸症，宜用补中益气汤。

一、人参橘皮汤：若胎前气痞痰滞，作呕不食者，宜暂用之。若脾胃气虚，胸膈痞胀，痰停作呕，饮食少思者，宜用半夏茯苓汤。若因怒动肝火，克制脾土而致前症，宜用六君子加柴胡、山梔、枳壳。脾胃虚寒者，用六君子加木香、砂仁。内半夏治脾胃虚寒诸证，尤当用之。

一、紫苏顺气饮：若胎动不安，元气无亏者，宜暂用之。若因脾气虚弱者，宜用六君子加紫苏、枳壳。

郁结伤脾者，宜用四君子加柴胡、山梔、苏梗。郁怒伤肝脾者，用六君子加柴胡、黄芩、枳壳。

一、四物胶艾汤：若内热胎痛，下血不止，宜暂用之。若因肝经风热而下血者，宜用防风黄芩丸。若因肝火血热，宜用加味逍遥散，若因脾经郁火，宜

用加味归脾汤。若因脾气虚陷，宜用补中益气，倍加升麻、柴胡。若因事下血，宜用八珍汤加胶、艾。

一、黄芩、白术二味，为安胎之药，若脾胃蕴热，中气无亏者，暂宜用之，凡属脾胃虚痞，饮食少思，或泄泻呕吐面色萎黄，肢体倦怠者，宜用六君子汤。

一、达生散：若浓味安逸者宜用，若刍耄劳役者不宜用。

一、小续命汤：若外中风邪，腰背反张，筋脉蜷者，宜暂用之。若产后失血过多，阳火炽盛，虚热生风者，宜用八珍汤加钩藤、丹皮；如不应，当用四君子汤加当归、丹皮、钩藤。若阳气脱陷者，宜用补中益气汤；如不应，加附子。气血败者，宜用十全大补汤；如不应，急加附子，亦有生者。

一、泽兰汤：若产后恶露腹痛，胸满少气，宜用之。若体倦面黄，食少少寐，而恶露不止，宜用加味归脾汤。若气血虚损，而恶露上攻，先用失笑散，后用八珍汤，禁用黑神散、夺命丹之类。

一、产后口鼻起黑气，鼻衄者，是胃气虚败而血滞也，急用二味参苏饮，多有生者。

卷八 病能集六（妇人治例四篇）

女科二

张子和曰：带脉起少腹侧，季胁之端，环身一周，如束带之于身。与冲、督、任三脉，同起而异行，一原而三歧，皆络带脉。冲、督、任三脉，皆统于篡户，循阴器。冲、督、任三脉以带脉束之，因余经上下往来，遗热于带脉之间。热者血也，血积多日不流，火则从金之化，金则从革而为白，乘少腹间冤热，白物滑溢，随洩而下，绵绵不绝，多不痛也。或有痛者，则壅碍，因壅而成痛也。《内经》：少腹冤热，洩出白液。冤者，屈滞也。病非本经，为他经冤抑而成此疾也。

朱丹溪曰：带下，赤属血，白属气。主治湿痰为先。漏与带俱是胃中痰积流下，渗入膀胱，无人知此。

只宜升提。甚者上必用吐法，以提其气。下用二陈汤加苍白术，仍用丸子。

又云：赤白带下皆属血，出于大肠小肠之分，肥人多是湿痰，海石、半、星、苍术、柏、川芎、椿皮、青黛。瘦人白带少，多是热，以炒柏、滑石、椿皮、川芎、海石、蛤粉。罗先生法：或十枣汤，或伸佑丸，或玉烛散，皆可服。但实者可行，虚者不可峻攻。血虚者加減四物。气虚者，参、术、陈皮，间服之。湿胜者，用固肠丸。相火动者，于诸药中少加黄柏、滑石。滑者加龙骨、赤石脂。滞者加葵花。性躁者加黄连。痰气带下者，苍术、香附、滑石、蛤

粉、半夏、茯苓，丸服。寒月少加干姜。临机应变。必须断浓味。

薛立斋曰：赤白带下，徐用诚先生云：前证白属气而赤属血，东垣先生云：血崩久则亡阳。故白滑之物下流，未必全拘于带脉，亦有湿痰流注下焦，或肾肝阴淫之湿胜，或因惊恐而木乘土位，浊液下流，或思慕为筋痿。戴人以六脉滑大有力，用宣导之法，此泻其实也。东垣以脉微细沉紧，或洪大而虚，用补阳调经，乃兼责其虚也。

丹溪用海石、南星、椿根皮之类，乃治其湿痰也。窃谓前证皆当壮脾胃、升阳气为主，佐以各经见证之药。色青者属肝，小柴胡加山栀、防风。湿热壅滞，小便赤涩，用龙胆泻肝汤。肝血不足，或燥热风热，用六味丸。

色赤者属心，用小柴胡加黄连、山栀、当归。思虑过伤，用妙香散等药。色白者属肺，用补中益气加山栀。色黄者属脾，用六君子加山栀、柴胡；不应，用归脾汤。色黑者属肾，用六味丸。气血俱虚，八珍汤。阳气下陷，补中益气汤。湿痰下注，前汤加茯苓、半夏、苍术、黄柏。气虚痰饮下注，四七汤送六味丸。不可拘肥人多痰，瘦人多火，而以燥湿泻火之药轻治之也。

薛立斋医案一孀妇，腹胀胁痛，内热晡热，月经不调，肢体酸麻，不时吐痰。或用清化痰，喉间不利，带下青黄，腹胁膨胀；用行气之剂，胸膈不利，肢体时麻。此郁怒伤损肝脾，前药益甚也。朝用归脾汤，以解脾郁、生脾气；夕用加味逍遥散，以生肝血、清肝火。兼服百剂而安。

一妇人，症久，兼之带下，发后口干倦甚。余用七味白术散加麦冬、五味，作大剂，煎与恣饮，再发稍可，乃用补中益气加茯苓，半夏，十余剂而愈。

一妇人，吞酸胸满，食少便泄，月经不调，服法制清化痰丸，两膝渐肿，寒热往来，带下黄白，而青体倦。余以为脾胃虚，湿热下注，用补中益气，倍用参、术，加茯苓、半夏、炮姜而愈。若因怒，发热少食，或两腿赤肿，或指缝常湿，用六君加柴胡、升麻，及补中益气汤。

一妇人，年逾六十，带下者白，因怒胸膈不利，饮食少思，服消导利气之药，反痰喘胸满，大便下血。

余曰：此脾虚亏损，不能摄血归原也。用补中益气汤加茯苓、半夏、炮姜四剂，诸症顿愈，又用八珍汤加柴胡、山栀而安。

卷八 病能集六（妇人治例四篇）

女科二

薛立斋曰：血分水分肿满二症，或因饮食起居失养，或因六淫七情失宜，以致脾胃亏损，不能生发统摄，气血乖违，行失常道。若先因经水断绝，后至四肢浮肿，小便不通，血化为水，名曰血分，宜用椒目丸治之。若因小水不利、后至身面浮肿、经水不通，水化为血，名曰水分、宜用葶苈丸治之。此属

形气不足，邪淫隧道，必用此药以宣导其邪，而佐以辅补元气，庶使药力有所伏而行，则邪自不能容，而真气亦不至于复伤矣。

一妇人，月经不调，晡热内热，饮食少思，肌体消瘦，小便频数，服济阴丸，月经不行，四肢浮肿，小便不通。余曰：此血分也。朝用椒仁丸，夕用归脾汤渐愈。后专用归脾汤五十余剂而全。

一妇人，月经不调，小便短少，或用清热分利之剂，小便不利，三月余身面浮肿，月经不通。余曰：此水分也。遂朝用葶苈丸，夕用归脾汤渐愈。乃用人参丸问服而愈。以上二症，作脾虚水气，用分利等药而殁者多矣。

一妇人，素性急，先因饮食难化，月水不调。或用理气化痰药，反肚腹膨胀，大便泄泻又加乌药、蓬术，肚皮肿胀，小便不利；加猪苓、泽泻，痰喘气急，手足厥冷，头面肢体肿胀，指按成窟，脉沉细，右寸尤甚。余曰：此脾肺虚冷，不能通调水道，下输膀胱，渗泄之令不行，生化之气不运。东垣云：水饮留积，若土在雨中，则为泥矣。得和气暖日，水湿去而阳化，自然万物生长。喜其脉相应，遂与金匱肾气丸加减丸散服之，小便即通。数剂肿胀消半，四肢渐温，自能转侧。又与六君子加木香、肉桂、炮姜治之，全愈。后不戒七情，不调饮食，顿作泄泻，仍用前药加附子五分而安。

卷八 病能集六（妇人治例四篇）

女科二

《良方》曰：妇人食症，由脏腑虚弱，经行不忌生冷冻饮料食，或劳伤元气所致。若形气虚弱，须先调补脾胃为主，而佐以消导。若形气充实，当先疏导为主，而佐以补脾胃。若气壅血滞而不行者，宜用乌药散，散而行之。若脾气郁而血不行者，宜用归脾汤，解而行之，若肝脾血燥而不行者，宜用加味逍遥散，清而行之。

大抵食积痞块之类，为有形。盖邪气胜则实，真气夺则虚，当养正辟邪，而积自除矣。虽然，坚者削之，客者除之，胃气未虚，或可少用；若病久虚乏者，不宜轻用。

妇人积年血症，由寒温失节，脾胃虚弱，月经不通，相结盘牢，久则腹胁苦痛。盖其症多兼七情亏损，五脏气血乖违而致。气主煦之，血主濡之，脾统血，肝藏血。故郁结伤脾，恚怒伤肝者多患之。腹胁作痛，正属肝脾二经症也。治法宜固元气为主，而佐以攻伐之剂，当以岁月求之。若欲速效，投以峻剂，反致有误。

血气心痛，主心络伤。若寒邪所伤，温散之。饮食停滞。

消导之。肝火妄动，辛平之。脾气郁结，和解之。

医案一妇人，患心痛，饮食少思，诸药到口即吐。予以为脾土虚弱，用白

术一味，同黄土炒，每服一两，以米泔煎浓，徐服少许，数日后自能大饮食用，三余斤而安。

上舍陈履学长子室，素怯弱，产后患疥疮，年余不愈，因执丧旬月，每欲眩仆，一日感气，忽患心脾高肿作疼，手不可按，而呕吐不止，六脉微细。或见其形实，误认诸痛不可补气，乃用青皮、木香、五味、吴茱萸等药而愈。继复患疟且堕胎，又投理气行血之药，病虽去，元气转脱。再投参 补剂，不应矣，六脉如丝欲绝，迎余诊之。曰：形虽实而脉虚极，反用理气之剂，损其真气故也。连投参、归、术、附、干姜，桂二剂，间用八味丸，五日寝食渐甘，六脉全复。若心脾疼时，即服此等药，疟亦不作矣。

心腹疼痛，若气滞血淤，用没药散。劳伤元气，用益气汤。肝脾郁结，用四七汤。怒动肝火，用小柴胡汤。肝脾血虚，用四物汤。脾肺气虚，用四君子汤。中气虚弱，用补中益气汤。气血俱虚，用八珍汤。

医案一妇人，每怒心腹作痛，久而不愈。此肝火伤脾气也，用炒山栀一两，生姜五片，煎服而痛止。更以二陈加山栀、桔梗，乃不发。

陆小村母，久患心腹疼痛，每作必胸膈满呕吐，手足俱冷，面赤唇麻，咽干舌燥，寒热不时，月余竟夕不安，其脉洪大。众以痰火治之，屡止屡作。迨乙巳春，发频而甚，仍用前药反剧。此寒凉损真之故，内真寒而外假热也。且脉洪。弦而有怪状，乃脾气亏损，肝木乘之而然。当温补胃气，遂用补中益气汤加半夏、茯苓、吴茱萸、木香。一服，熟寐彻晓，洪脉顿敛，怪脉顿除，诸证释然。

妇人小腹疼痛，因气寒血结，用威灵仙散。气滞血凝，用当归散。肝经血虚，用四物汤加参、术、柴胡、芍药。肝脾虚寒，用六君子汤加柴胡、肉桂。若兼呕吐，加木香。四肢逆冷，再加炮姜。

妇人两胁胀痛，按东垣先生云：胸胁作痛，口苦舌干，寒热往来，发呕发吐，四肢满闷，淋瀝便难，腹中急痛，此肝木之妄行也。窃谓前证，若暴怒伤血，用小柴胡、芍、归、山栀。气虚，用四物、参、术、柴胡、山栀。若久怒伤气，用六君子、芍、归、山栀。若气血俱伤，用六味地黄丸。若经行腹痛，寒热晡热，或月经不调，发热痰咳，少食嗜卧，体痛，用八珍、柴胡、丹皮。若胁胀发热，口渴唾痰，或小便淋沥，颈项结核，或盗汗便血，诸血失音，用六味丸。若两胁作胀，视物不明，筋急面色青，小腹痛，或小便不调，用补肝散。若概用香燥之剂，反伤清和之气，则血无所生，诸证作焉。

医案一妇人，性急，吐血发热，两胁胀痛，日晡益甚。此怒气伤肝，气血俱虚也。朝用逍遥散倍加山栀、黄柏、贝母、桔梗、麦冬，夕以归脾汤送地黄丸而愈。

一孀妇，内热晡热，肢体酸麻，不时吐痰。或用清气化痰药，喉间不利，白带腹胀。用行气散血药，胸膈不利，肢体时麻。此郁怒伤肝脾而药益甚也。余则朝用归脾汤，以解脾郁、生脾气；夕用加味逍遥散，以清肝火，生肝血。百余剂而愈。后因怒饮食日少，肢体时麻，此乃肝木侮土，用补中益气加山梔、白茯苓、半夏而愈。又饮食失调，兼有怒气，肢体麻甚，月经如注，脉浮洪而数，此脾受肝伤，不能统血而致崩，肝气亏损阴血而脉大，继用六君子加芎、归、炮姜而血崩止。又用补中益气加炮姜、茯苓、半夏而元气复，更用归脾汤、逍遥散调理而安。

妇人心腹胀满，由心脾虚损，邪气乘之。若脾胃虚痞，用六君子汤。脾胃虚寒者，用人参理中汤。郁结气滞者，用归脾汤。肝侮脾土，用六君子、柴胡、芍药。脾气壅滞，用平胃散。肺气壅滞，用紫苏饮。宿食壅滞，用养胃汤。脾血虚痞，用四物、参、术。

以上六证互相参用。

医案一妇人，胸膈不利，饮食少思，腹胀吞酸。或用疏利之药，反致中满不食，余以为脾土虚而肝木胜，用补中益气加砂仁、香附、煨姜，又以六君子加芎、归、桔梗而愈。

吴江史元年母，久病之后，遇事拂意，忽胸腹胀满，面目微肿，两腿重滞，气逆上升，言语喘促，所服皆清气之剂，不效。余曰：此脾肺虚寒也。先用六君子一剂，病势顿减。后用补中益气加茯苓、半夏、干姜二剂，形体顿安。后以七情失调，夜间腹胀，乃以十全大补加木香治之而痊。

治心腹胀满，余尝独用浓朴，姜汁炒，每服五钱，姜七片，水煎温服，间服沉香降气汤得效。此病气元气壅实之治法也。

卷八 病能集六（妇人治例四篇）

女科二

薛立斋曰：妇人小便尿血，或因膏粱炙爆，或因醉饱入房，或因饮食劳役，或因六淫七情，以致元气亏损，不能统摄归原。若因怒动肝火者，用加味逍遥散调送发灰。若膏粱积食者，用清胃散加槐花、甘草。房劳所伤者，用六君子加柴胡，升麻，凡久而亏损元气者，用补中益气为主。郁结伤脾者，用归脾为主。

医案一妇人，尿血，因怒气寒热，或头痛，或胁胀，用加味逍遥，诸证稍愈，惟头痛，此阳气虚，用补中益气加蔓荆子而痊。后郁怒，小腹疝痛，次日尿血热甚，仍用前药加龙胆草并归脾汤，将愈，因饮食所伤，血仍作，彻夜不寐，心忪不宁，此脾血尚虚，用前汤而安。

一妇人，尿血，久用寒凉止血药，面色萎黄，肢体倦怠，饮食不甘，晡热

作渴三年矣。此前药复伤脾胃，元气下陷不能摄血也。盖病久郁结伤脾，用补中益气汤以补元气，用归脾汤以解脾郁，使血归经。更用加味道遥散以调养肝血，一月诸证渐愈，三月而痊。

妇人伤寒，或劳役，或怒气发热，适遇经行，以致热入血室；或血不行，或血不止，令人昼则明了安静，夜则谵语如见鬼状，用小柴胡加生地。血虚者，用四物加生地、柴胡。切不可犯胃气，若病既愈而血未止，或热未已，元气素弱，用补中益气。脾气素郁，用归脾。血气素弱，用十全大补。

医案一妇人，经行感冒，日间安静，至夜谵语，用小柴胡加生地治之顿安。但内热头晕，用补中益气加蔓荆子而愈，后因恼怒，寒热谵语，胸胁胀痛，小便频数，月经先期，此是肝火血热妄行，用加味道遥散加生地而愈。

一妇人，因怒寒热，头痛、谵语，日晡至夜益甚，而经暴至。盖肝藏血，此因怒动肝火，而血妄行。用加味道遥散加生地治之，神思顿清，但食少体倦，月经未已。盖脾统血，此脾气虚不能摄，用补中益气治之。月经渐止。

一妇人，怀抱素郁，感冒经行谵语，服发散之剂不应，用寒凉降火，前症益甚，更加月经不止，肚腹作痛，呕吐不食，痰涎自出，此脾胃虚寒，用香砂六君子，脾胃渐健，诸症渐退。又用归脾汤而痊愈。

卷八 病能集六（妇人治例四篇）

女科二

一妇人，因夫经商久不归，发寒热，月经旬日方止。服降火凉血，反潮热内热，自汗盗汗，月经频数。

余曰：热汗，气血虚也；经频，肝脾虚也，用归脾汤、六味丸而愈。

一放出宫人，年逾三十，两胯作痛，肉色不变，大小便中作痛如淋，登厕尤痛。此瘀血渍入隧道为患，乃男女失合之症也，难治。后溃不敛，又患瘰而殁。此妇为吾乡汤氏外家，汤为商常在外，可见此妇在内久怀忧郁，及出外又不能如愿，是以致生此症。愈见瘰流注，乃七情气血损伤，不可用攻伐皎然矣。按“精血篇”云：女人天癸既至，逾十年无男子合，则不调。未逾十年，思男子合，亦不调。不调则旧血不出，新血误行，或溃而入骨，或变而为肿，或虽合而难子，合多则沥枯虚人，产乳众则血枯杀人。观其精血，思过半矣。

一室女，年十七，久不愈，天癸未通，发热咳嗽，饮食少思，或欲用通经丸。余曰：此症潮热经候不调者，不治。所喜脉不涩，且不潮热，尚可治。但养气血，益津液，其经自行。惑于速效，仍用之。余曰：非其治也，此乃悍之剂，大助阳火，阴血得之则妄行，脾胃得之则愈虚。经果通而不止，饮食愈少，更加潮热，遂致不救。

卷八 病能集六（妇人治例四篇）

女科二

薛立斋曰：历节痛，或因饮食起居失节，或因七情六淫失宜，以致脾胃亏损，腠理不密，外邪所侵，或为肝火内动，肝血耗损；或为肢体疼痛；或为肢节难伸；或为卒然掣痛；或为走痛无常；或内热晡热；自汗盗汗；或经候不调，饮食不甘。其治法，属风邪者，小续命汤。走注疼痛者，漏芦散。骨节疼痛者，四生丸。湿热痛者，消燥汤。兼痰，佐以二陈。肝火者，加味逍遥加羌活、川芎。脾郁者，加味归脾加羌活、川芎。血虚者，四物加羌活、川芎。气虚者，四君加羌活，川芎。气血俱虚者，八珍加羌活、川芎，月经先期而痛者，加味逍遥散为主。月经过期而痛者，补中益气为主。大抵痛而不敢按者，属病气元气俱实也；手按而痛缓者，病气元气俱虚也。若劳役而作痛者，元气虚也；饮食失宜而作痛者，脾胃虚也；恼怒而作痛者，肝火也；经行而作痛者，血虚也。凡此皆固元气为主，而佐以治病之药。

医案一妇人，自汗盗汗，发热晡热，体倦少食，月经不调，吐痰甚多，二年矣。遍身作痛，天阴风雨益甚。

用小续命汤而痛止，用补中益气、加味归脾二汤，三十余剂而愈。自汗等症，皆郁结伤损脾气，不能输养诸脏所致。故用前二汤。专主脾胃。若用寒凉降火，理气化痰，复伤生气，多致不起。

一妇人，因怒月经去多，发热作渴，左目紧小，头项动摇，四肢抽搐，遍身疼痛。此怒动肝火，肝血虚而内生风，用加味逍遥散加钩藤，数剂诸证渐愈，又用八珍汤调理而安。

一妇人，历节作痛，发热作渴，饮食少思，月经过期，诸药不应，脉洪大，按之微细。用附子八物，四剂而痛止，用加味逍遥散而元气复，六味丸而月经调。

一妇人，体肥胖，素内热，月经先期，患痛风，下体微肿痛甚，小便频数，身重脉缓，症属风湿而血虚有热。先用羌活胜湿汤四剂，肿痛渐愈。用清燥汤数剂，小便渐清。用加味逍遥十余剂，内热渐愈。为饮食停滞，发热仍痛，面目浮肿，用六君子加升柴而愈。又因怒气小腹痞闷，寒热呕吐，此木侮脾土，用前药加山栀、木香而安。惟小腹下坠，似欲去后，此脾气下陷，用补中益气而愈。后因劳役怒气，作呕吐痰，遍身肿痛，月经忽来寒热，用六君加柴胡、山栀，以扶元气、清肝火，肿痛呕吐悉退。用补中益气以升阳气、健营气，月经寒热悉瘥。

卷八 病能集六（妇人治例四篇）

女科二

薛立斋曰：妇人流注，或因忧思郁怒，亏损肝脾；或因产后劳役，复伤气

血，以致营气不从，逆于肉内；或因腠理不密，外邪乘之；或湿痰流注；或扑跌血滞；或产后恶露。盖气流而注，血注而凝。或生于四肢关节，或流于胸腹腰臀，或结块，或漫肿，皆属虚损。急用葱熨及益气养营汤，则未成自消，已成自溃。若久而肿起作痛，肢体倦怠，病气有余，形气不足，尚可治。若漫肿微痛，属形气病气俱不足，最难治。不作脓，或不溃，气血虚也，用八珍汤。憎寒畏寒，阳气虚也，十全大补汤。晡热内热，阴血虚也，四物加参、术。作呕欲呕，胃气虚也，六君加炮姜。食少体倦，脾气虚也，补中益气加茯苓、半夏。四肢逆冷，小便频数，命门火衰也，八味丸。小便频数，痰盛作渴，肾水亏也，六味丸。月经过期，多日不止，肝脾虚也，八珍汤加柴胡、牡丹皮。凡溃而气血虚弱不敛者，更用十全大补汤，煎膏外补之。久溃而寒邪凝滞不敛者，用豆豉饼祛散之。其溃而内有脓管不敛者，用针头散腐化之，自愈。若不补气血，不节饮食，不慎起居，不戒七情，或用寒凉克伐，俱不治。

医案一妇人，左臂患之，年许不溃，坚硬不痛，肉色不变，脉弱少食，月经过期，日晡发热，劳怒则痛，遂与参、归、术、芍、芍、熟地、贝母，远志、香附、桔梗、丹皮、甘草，百余帖而消。

一妇人，因怒胁下肿痛，胸膈不利，脉沉滞，以方脉流气饮数剂少愈。以小柴胡对二陈，加青皮、桔梗、贝母，数剂顿退。更以小柴胡汤对四物，二十余剂而痊。

一妇人，溃后发热，予以为虚，彼不信，乃服败毒药，果发大热，竟致不救。夫溃疡虽有表证发热，宜以托里为主，佐以表散之剂，何况瘰疬流注乎？若气血充实；经络通畅，决无患者。此证之因，皆由气血素亏，或七情所伤，经络郁结；或腠理不密，六淫外侵，隧道壅塞。若不察其所因，辨其虚实，鲜不误人。

卷八 病能集六（妇人治例四篇）

女科二

薛立斋曰：妇人瘰疬，或因胎产血崩，亏损肝肾；或因忧思郁怒，伤损肝脾；或因恚怒风热，肝胆血燥；或因水涸血虚。筋挛则累累然如贯珠，多生于耳前后、项侧、胸胁间。若寒热肿痛，乃肝经气动而为病，用柴胡栀子散以清肝火为主，而佐以逍遥以养肝血，若寒热既止而核不消，是乃肝经之血亦病，用加味四物汤以养肝血为主，而佐以柴胡栀子散以清肝火。若初生如豆粒，附着于筋，肉色不变，内热口干，精神倦怠，久不消溃，乃肝脾亏损，用逍遥散、归脾汤、六味丸，健脾土培肝木，切不可轻用散坚追毒之剂。《外台密要》云：肝肾虚热，则生矣。《病机》云：瘰疬不系膏粱丹毒，因虚劳气郁所致。

补形气，调经脉，其疮当自消散。误下之，先犯病禁经禁。若久溃泳浮大

，邪火盛也；面色白，金克木也，皆不治。

医案一妇人，久病而不愈，或以为木旺之症，用散肿溃坚汤伐之，肿硬益甚，余以为肝经气血亏损，当滋化源，用六味地黄丸、补中益气汤，至春而愈。此证若肝经风火暴病，元气无亏，宜用前汤。若风木旺而自病，宜用泻青丸，虚者用地黄丸。若水不能生木，亦用此丸。若金来克木、宜补脾土、生肾水。大凡风木之病，但壮脾土，则木自不能克矣。若行伐木，则脾胃先伤，而木反来克土矣。

一妇人，溃后发热，烦躁作渴，脉大而虚，以当归补血汤，六剂而寒热退。又以圣愈汤，数剂而痊愈。

更以八珍加贝母、远志，三十余剂而敛。

一妇人，项结核，寒热头痛，胁乳胀痛，内热口苦，小便频数，证属肝火血虚，用四物加柴胡、山栀、胆草而愈，又用加味逍遥而安。

一妇人，瘰后遍身而痒，脉大按而虚，以十全大补汤加香附治之而愈。大凡溃后，午前痒作气虚，午后痒作血虚。若作风治之，必死。

一妇人，项核肿痛，察其气血俱实，先以必效散一服下之，更以益气养营汤补之，三十余剂而消。常治此症，若必欲出脓，但虚弱者，先用前汤，待其气血稍充，乃用必效散去其毒，仍用补药，无不效。未成脓者，灸肘尖，调经解郁及膈蒜灸，多自消。有脓即针之。若气血复而核不消，却服散坚之剂。月许不应，气血不损，须用必效散。其毒一下，即多服益气举营汤。如不效，亦灸肘尖。如疮口不敛者，更用豆豉饼、琥珀膏。若气血俱虚，或不慎饮食、七情者，不治。

卷八 病能集六（妇人治例四篇）

女科三

薛立斋曰：妊娠若元气不实，发热倦怠，或胎动不安，用当归散。因气恼，加枳壳。胸膈痞闷，再加苏梗。或作痛、加柴胡。

若饮食不甘，或欲呕吐，用六君加紫苏、枳壳。

若恶阻呕逆，头晕体倦，用参橘散。未应，用六君子汤。

若恶阻呕吐，不食烦闷，亦用参橘散之类。

若顿仆胎动，腹痛下血，用胶艾汤。未应，用八珍汤加胶、艾。

若顿仆毒药，腰痛短气，用阿胶散，未应，煎送知母丸。

若顿仆胎伤，下血腹疼，用佛手散。未应，用八珍送知母丸。

若心惊胆怯，烦闷不安，名子烦，用竹叶汤。未应，血虚佐以四物，气虚佐以四君。

若下血不止，名胎漏，血虚用二黄散，血去多用八珍汤。未应，用补中益

气汤。

若因事而动下血，用枳壳汤加生熟地黄。未应，或作痛。

更加当归。血不止，八珍汤加胶。艾。

若不时作痛，小腹重坠，名胎痛，用地黄当归汤。未应，加参、朮，陈皮。或因脾气虚，用四君子加归、地；中气虚，用补中益气汤。

若面目虚浮，肢体如水气，名子肿，用全生白术散。未应，用六君子汤。下部肿甚，用补中益气倍加茯苓。

或因饮食失宜，吐呕泄泻，此是脾胃亏损，用六君子汤。

若足指发肿，渐至腿膝，喘闷不安，或足指缝出水，名水气，用天仙藤散，脾胃虚弱，兼以四君子。

未应，用补中益气汤，兼以逍遥散。

若胎气上攻心腹，胀满作痛，名子悬，用紫苏饮。饮食不甘，兼以四君子汤。内热晡热，兼逍遥散。

若小便涩少，或成淋沥，名子淋，用安营散，不应，兼八珍汤。腿足转筋而小便不利，急用八味丸，缓则不救。

若项强筋挛，语涩痰盛，名子痫，用羚羊角散。

或饮食停滞，腹胀呕吐，此是脾胃虚弱而不能消化，用六君子汤。不应，用平胃散加茯苓。

或胎作胀，或腹作痛，此是脾气虚而不能承载，用安胎饮加升麻、白朮。不应，用补中益气。

或脐腹作胀，或小便淋闭，此是脾胃气虚，胎压尿胞，用四物加二陈、参、朮，空心服后探吐，药出气定，又吐数次必安。

或因劳役所伤，或食煎炒，小便带血，此是血得热而流于脬中，宜清膀胱，用逍遥散。

或遗尿不禁，或为频数，此是肝火血热，用加味逍遥散。

若胸满腹胀，小便不通，遍身浮肿，名胎水不利，用鲤鱼汤。脾胃虚，佐以四君子。病名同而形症异，形症异而病名同，聊见本方。

医案一妊娠六月，每怒气便见血，甚至寒热头痛，胁胀腹痛，作呕少食。余谓：寒热头痛，肝火上冲也；胁胀腹痛，肝气不行也；作呕少食，肝侮脾胃也；小便见血，肝火血热也。用小柴胡加芍药，炒黑山栀、茯苓、白朮而愈。

一妊娠六月，体倦食少，劳役见血，用六君子加当归、熟地、升麻、柴胡而愈。

一妊娠三月，饮食后因怒患症，连吐三次，用藿香正气散二剂，随用安胎饮一剂而愈。后因怒气，痰盛狂言，发热胸胀，手揉少得，此肝脾气滞，用加

味逍遥散加川芎，二剂顿退，四剂而安。

一妊娠饮食后恼怒，寒热呕吐，头痛恶寒，胸胁胀痛，大便不实而色青，小便频数而有血。余曰：当清肝健脾为主，不信，乃主安胎止血，益甚。问余曰，何也？曰：大便不实而色青，此是饮食所伤而兼木侮；小便频数而有血，是肝火血流于胞而兼挺痿。遂用六君子加枳壳、紫苏、山梔，二剂脾胃顿醒。又用加味逍遥散加紫苏、枳壳，二剂小便顿清。更节饮食，调理而安。

一妊娠每至五月，肢体困倦，饮食无味，先两足肿，渐至遍身，后又头面。此是脾肺气虚，朝用补中益气，夕用六君子加苏梗而安。

一妊娠因怒吐血块，四月不止，两胁胀痛，小便淋涩。此怒而血蓄于上部，火炎而随出也。胁胀腹痛，小便淋涩、肝经本病也。用小柴胡加四物，四剂而止。却用六君子、安胎饮，调理而安。

恶阻若中脘停痰，用二陈加枳壳。若饮食停滞，用六君子加枳壳。若脾胃虚弱，用异功散。若胃气不足，用人参橘皮汤；兼气恼，加枳壳；胸胁胀闷，再加苏梗；胁痛，再加柴胡。若饮食少思，用六君子加紫苏，枳壳。

头晕体倦，用六君子汤。若脾胃虚弱，呕吐不食，用半夏茯苓汤。盖半夏乃健脾气、化痰滞之主药也。脾胃虚弱而呕吐，或痰涎壅滞，饮食少思，胎不安，必用茯苓、半夏倍加白术。陈皮、砂仁能安胎气、健脾胃，予常用之，验矣。

胎动不安胎气郁滞者，用紫苏饮。脾气虚弱者，用六君子汤加苏、壳。郁结伤脾，归脾汤加柴、梔。郁怒伤肝脾者，四七汤加芎、归。怒动肝火者，加味小柴胡汤。若胎已死，急用平胃散加朴硝腐化之。

漏胎下血若因风热，用防风黄芩丸。若因血热，用加味逍遥散。若因血虚，用二黄散。若因血去太多，用八珍汤；未应，补中益气汤。若因肝火，用柴胡山梔散。若因脾火，用加味归脾汤。若因事下血作痛，用八珍汤加阿胶、熟艾。若因脾胃虚弱，用补中益气汤加五味子。若因脾胃虚陷，用前汤倍用升麻、柴胡。若潮晡热内热，用逍遥散。

咳嗽若秋间风邪伤肺，用人参败毒散。春间风邪伤肺，用参苏饮。若脾肺气虚，用六君子、芎、归、桔梗。若血虚，四物、桑皮、杏仁、桔梗。肾火上炎，用六味丸加五味子服。脾胃气虚，风寒所伤，用补中益气加桑皮、杏仁、桔梗，盖肺属辛金，生于己土，嗽久不愈者，多因脾土不能生肺气，腠理不密，以致外邪复感；或以肺气虚不能生水，以致阴火上炎而然，治法当壮土金、生肾水为善。

疟因脾胃虚弱，饮食停滞；或外邪所感，郁怒伤脾；或暑邪所伏。审系饮食停滞，用六君子加桔梗、苍术、藿香。外邪多而饮食少，用藿香正气散。外

邪少而饮食多，用人参养胃汤。劳伤元气，用补中益气汤。若郁怒所伤，用小柴胡兼归脾汤。若木侮土而不愈，用六君子为主，佐以安胎药。仍参三阴三阳而治之。

小产重于大产。盖大产如栗熟自脱，小产如生采，破其皮壳，断其根蒂，岂不重于大产？治法宜补形气，生新血，去淤血。若未足月，痛而欲产，芎归补中汤倍知母止之。若产而血不止，人参黄 汤补之。若产而心腹痛，当归川芎汤主之。胎气弱而小产者，八珍汤固之。若出血过多而发热，圣愈汤。汗不止，急用独参汤。发热烦躁，肉 筋惕，八珍汤。大渴面赤，脉洪而虚，当归补血汤。身热面赤，脉沉而微，四君、姜、附。若阳气自旺者，补中益气汤。阳气陷于阴中者，四物二连汤。重阳无阴者，四物汤。无火者，八味丸。

无水者，六味丸。

一妊娠，停食腹满，呕吐吞酸，作泻不食。余以为饮食停滞，兼肝木伤脾土，用六君子汤以健脾胃，加苍术、浓朴以消饮食，吴茱萸、黄连以清肝火，诸症悉愈。又以六君子加砂仁调，而脾土乃安。

一妊娠，胸腹膨胀，吐痰不食。此脾胃虚而饮食为痰，用半夏茯苓汤渐愈，又用六君子加枳壳、苏梗，而饮食如常。后因恚怒，胁胀不食，吐痰恶心，用半夏茯苓汤加柴胡、山梔而愈。

一妊妇，内热晡热，或兼寒热，饮食少思，其胎或下坠，或上攻。此肝经血虚而火动耳，先用加味逍遥散数剂，次用六君子加柴胡、枳壳，各数剂而安。

一妊妇下血，服凉血之剂，下血益甚，食少体倦。此脾气虚而不能摄血，余用补中益气汤而愈。后因怒而寒热，其血仍下，此肝火旺而血沸腾，用加味逍遥散血止，用补中益气汤而安。

一妊妇，每因恚怒，其胎上逼，左关脉弦洪，乃肝火内动，用小柴胡加茯苓、枳壳、山梔而愈。但体倦不食，用六君子调养脾土，加柴胡、枳壳调和肝气而瘥。

一妊妇下血，发热作渴，食少体倦，属脾气虚而肝火所侮，用四君子加柴胡、山梔血止。因怒复作，用六君加柴胡、山梔、升麻而安。

一妊妇，胎上逼，胸满噎气，饮食少思。此脾气郁滞，用紫苏饮顿安，又用四君子加枳壳、柴胡、山梔而瘥。

一妊妇，因怒胸膈不利，饮食少思，服消导顺气之剂，脾胃愈弱，饮食愈少，大便不实且无度，久而便黄水，或带白，视其面色，黄中隐白。余曰：黄色脾虚也，白色肺虚也，朝以补中益气汤升补胃气，夕以六君子培补脾气而愈。

一妊妇，心腹作痛，胸胁作胀，吞酸不食。此肝脾气滞，用二陈、山楂、山梔、青皮、木香而愈。又因怒仍痛，胎动不食，面色青黄，肝脉弦紧，脾脉弦长，此肝乘其土，用六君子汤加升麻、柴胡、木香而安。

一妊妇，心痛，烦热作渴，用白术散即愈，后因停食，其痛仍作，胸腹膨胀，按之则痛。此因饮食停滞，用人参养胃汤。按之不痛，乃脾胃受伤，以六君子补之而愈。

一妊妇，小腹作痛，其胎不安，气攻左右，或时逆上，小便不利，用小柴胡加青皮、山梔清肝火而愈。后因怒小腹胀满，小便不利，水道重坠，胎仍不安，此亦肝火炽盛所致，用龙胆泻肝汤，一剂诸证顿愈，乃以四君子加升、柴以培脾土而安。

一妊妇，饮食停滞，心腹胀满，或用人参养胃汤加青皮、山楂、枳壳，其胀益甚，其胎上攻，恶心不食，右关脉浮大，按之则弦。此脾土不足，肝木所侮，余用六君子加柴胡、升麻而愈。后小腹痞闷，用补中益气升举脾气乃瘥。

吴江庠史万湖子室，年二十余，疫疾堕胎时咳，服清肺解表之药，喘急不寐。予以为脾土虚，不能生肺金，药复损而益甚也。先与补中益气汤加茯苓，半夏、五味、炮姜，四剂渐愈。后往视之，用八珍加五味，及十全大补而愈。

一妊妇，胎六月，体倦懒食，面黄晡热，而胎不长，因劳欲坠，此脾气不足也，用八珍汤倍加参、术、茯苓，三十余剂，脾胃渐健，而胎安且长矣。

一妊妇，因怒寒热往来，内热晡热，胁痛呕吐，胎至八月而不长。此因肝脾郁怒所致，用六君子加柴胡、山梔、枳壳、紫苏、桔梗，痛愈而胎亦长矣。

一妊妇，堕胎昏愤，不时吐痰，自用养血化痰之剂，昏愤不省，自汗发搐，痰涎涌出。彼以为中风，欲用祛风化痰。余曰：此属脾气虚寒所致。用十全大补加炮姜，二十余剂而愈。

一妊妇，八月胎欲堕如产，卧久少安，日晡益甚。此气血虚弱，朝用补中益气加茯苓、半夏、随愈。更以八珍汤调理而安。

一妊妇，嗽则便自出。此肺气不足，肾气亏损，不能司摄，用补中益气以培土金，六味丸加五味以生肾气而愈。

一妊妇，咳嗽，其痰上涌，日五六碗许，诸药不应。余以为，此水泛为痰，用六味丸及四君子汤，各一剂，稍愈，数剂而安。

一妊妇，因怒吐血，两胁胀痛，小便淋漓。此怒而血蓄于上，随火出也，用小柴胡合四物，四剂而血止；用六君子，安胎饮，调理而安。

一妊妇，烦热吐痰，恶心头晕，恶食。此脾虚风痰为患，用半夏白术天麻汤，以补元气、祛风邪，渐愈。

惟头晕未痊，乃用补中益气汤加蔓荆子，以升补阳气而愈。

一妊妇，出汗口噤，腰背反张，时作时止。此怒动肝火也，用加味逍遥散渐愈，又用钩藤散而止，更以四君子加钩藤、山梔、柴胡而安。

一妊妇，四肢不能伸，服祛风燥血之剂，遗尿痰甚，四肢抽搐。余谓肝火血燥，用八珍汤加炒黑黄芩为主，佐以钩藤汤而安，后因怒，前证复作，小便下血，寒热少寐，饮食少思，用钩藤散加山梔、柴胡而血止。

用加味逍遥散，寒热退而得寐；用六君子汤加芍药、钩藤，饮食进而渐愈。

一妇人，经闭八月，肚腹渐大，面色或青或黄，用治胎之药不应。余曰：面青脉涩，寒热往来，肝经血病也。面黄腹大，少食体倦，脾经血病。此郁怒伤脾肝之证，非胎也。不信，仍用治胎之类，不验。余用加味归脾、逍遥二药，各二十余剂，诸证稍愈。彼欲速效，别服通经丸一服，下血昏愤，自汗恶寒，手足俱冷，呕吐不食。余用人参、炮姜二剂，渐愈。又用十全大补汤，五十余剂而安。

一妊妇，患疟已愈，但寒热少食，头痛，晡热内热。此脾虚血弱也，用补中益气加蔓荆子，头痛顿止；又用六君子加芍、归，饮食顿进。再用逍遥加参、术，而寒热愈。

一妊妇，霍乱已止，但不进饮食，口内味酸，泛行消导宽中。余曰：此胃气伤而虚热也，当用四君子汤。

彼不信，乃服人参养胃汤，呕吐酸水，其胎不安。是胎复伤也，仍与四君子汤，俾煎熟，令患者先嗅药气，不作呕，则呷少许，恐复呕则胎为钩动也。如是旬余而愈。

边太常侧室，妊娠泄泻，自用枳实、黄连之类，腹闷吐痰，发热恶寒，饮食到口即欲作呕，强匙许即吞酸不快，欲用祛痰理气。余曰：此因脾胃伤，而痰滞中脘，若治痰气，复伤脾胃矣。遂以参、术、炮姜为末，丸如黍粒，不时含咽三五丸，渐加二三十丸，三日后进六君子，而寻愈。

地官胡成之内，妊娠久痢，自用消导理气之剂，腹内重坠，胎气不安、又用阿胶、艾叶之类，不应。余曰：腹重坠下，元气虚也；胎动不安，内热盛也。遂用补中益气而安，又用六君子汤痊愈。

司徒李杏岗仲子室，孕五月，小便不利，诸药不应。余曰：非八味不能救。不信，别用分利之药，肚腹肿胀，以致不起。

一妊妇，饮食后因恼怒寒热呕吐，头痛恶寒，胸腹胀痛，大便不实，其面青色，小便频数，时或有血，服安胎止血之剂益甚。余曰：寒热呕吐而腹胀，此肝木克脾土而元气伤也；大便不实而面青，此饮食伤脾兼肝侮土也；小便

频数而有血，此肝热传胞而兼挺痿也。用六君子加枳壳、紫苏、山梔，二剂脾胃顿醒。又用加味道遥散加紫苏、枳壳，二剂小便顿清。后节饮食，调理而安。

一妊妇，因怒尿血，内热作渴，寒热往来，胸乳间作胀，饮食少思，肝脉弦弱。此肝经血虚而热也，用加味道遥散、八味地黄丸兼服，渐愈。又用八珍汤加柴胡、山梔、丹皮而愈。

一妊娠，每胎至五月，肢体倦怠，饮食无味，先每足肿，渐至遍身，后及头面。此是脾肺气虚，朝用补中益气，夕用六君子加苏梗而愈。

地官李孟卿，娶三十五岁女为继室，妊娠虑其难产，索加味归芎汤四剂备用。果产门不开，止服一剂，顿然分娩。

卷八 病能集六（妇人治例四篇）

女科四

妊娠欲产之时，但觉腹内转动，即当正身仰卧，待儿转身向下时作痛，试捏产母手中指中节，或本节跳动，方与临盆，即产矣。

若初觉不仰卧以待转胞，或未产而水频下，此胞衣已破，血水先干，必有逆生难产之患。

若横生者，儿先露手臂，令母正卧，以手徐推儿臂下体，令其正直，复以中指摩其肩，勿令脐带攀系即生。

逆生者，儿先露足，令母正卧，以手按推其足，仍推儿转正即生。

偏生者，儿头偏在一边，亦照前法，徐正其头即生。或儿后头骨偏在谷道边，徐推近上即生。

碍产者，儿头虽正，但不能下。盖因胎转脐带攀肩所致，用中指按儿两肩，理脱脐带即生。

坐产者，儿将欲生，其母疲倦，久坐椅褥，抵其生路，急用巾带高悬，令母以手攀之，轻轻屈足，良久儿顺即生。

盘肠生者，临产母肠先出，此难以收上，以蓖麻子四十九粒，研烂涂产母头项，待肠收上，急洗去。设为风吹干不能收者，以磨刀水少许，温热拭润其肠。再用磁石煎汤服之，即收上。磁石须阴阳家用有验者。俗以水 母面使惊，而肠亦收之。盖惊则气散，恐反致他证，戒之。

若胞衣破而不得分娩者，用保生无忧散以固其血，自然生息。如血已耗损，用八珍汤料一斤，益母草半斤，水数碗，煎熟不时饮之，亦有得生者。

大抵难产多患于安逸富贵之家。治法虽云胎前清气，产后补血，不可专执。若脾胃不实，气血不充，宜预调补。如因难产，或大寒时，急以大油纸捻，徐徐烧断其脐带，虽儿已死，令暖气入腹，多得复生，切不宜用刀断之。

子死腹中多因惊动太早，或触犯禁忌，或抱腰太重，或胞衣先破，血水先尽而胎干涸故耳。其候：产母唇舌皆黑者，子母俱死；若舌黑或胀闷甚者，其子已死矣。先以平胃散一两，酒水各半煎，却投朴硝半两服。或用硝一两，以童便调下，亦妙。

胎衣不出有因恶露入衣，胀而不能出；有因元气亏损，而不能送出。其恶露流入衣中者，胀痛，用夺命丹或失笑散，以消瘀血，缓则不救。其元气不能送者，腹中不胀痛，用保生无忧散一剂，实时而产。

一妇人，分娩最易，至四十妊娠，下血甚多，产门不开，亦与前汤一剂，又用羌忧散斤许一剂，煎，热饮之，以助其血而产。

一产妇，阴门不闭，发热恶寒，用十全大补加五味子数剂，而寒热悉退。又用补中益气加五味子，数剂而敛。若初产肿胀。或痛而不闭者，当用加味道遥散。若肿既消而不闭者，当用补中益气汤。切忌寒凉之剂。

一产妇，失治肿溃不已，形体消瘦，饮食少思，朝寒暮热，自汗盗汗半年矣。用补中益气加茯苓、半夏以健脾胃，脓水渐少，饮食渐进。用归脾汤以解脾郁，共五十余剂，元气渐复，而疮亦愈矣。

产后腹痛产后小腹作痛，俗名儿枕，用失笑散行散之。若恶露已去而仍痛，用四神散调补之；若不应，用八珍汤。若痛而恶心，或欲作呕，用六君子汤。若痛而泄泻，用六君子送四神丸。若泄泻痛而或后重，用补中益气送四神丸。若胸膈饱胀，或恶食吐酸，或腹痛手不可按，此是饮食所致，当用二陈加白术，山楂以消导。若食既消而仍痛，或按之不痛，或更加头疼，烦热作渴，虚寒欲呕等证，此是中气被伤，宜补脾胃为主。若发热腹痛，按之痛甚，不恶食，不吞酸，此是瘀血停滞，用失笑散以消之。若止是发热头痛，或兼腹痛，按之却不痛，此是血虚，用四物加炮姜、参、术以补之。《病机要》云：胎产之病，从厥阴经论之，无犯胃气及上二焦。为之三禁，不可汗，不可下，不可利小便。发汗者同伤寒下早之症，利大便则脉数而已动于脾，利小便则内亡津液，胃中枯燥，制药之法，能不犯三禁，则营卫自和，而寒热止矣。

如发渴用白虎，气弱用黄，血刺痛则用当归，腹中痛则用芍药，宜详察脉证而用之。凡溪先生云：产后当大补气血为先，虽有杂证，从未治之。一切病多是血虚，皆不可发表。

医案一产妇，腹痛发热，气口脉大。余以为饮食停滞、不信，乃破血补虚，反寒热头痛，呕吐涎沫。又用降火化痰理气，四肢逆冷，泄泻下坠，始信。谓余曰：何也？余曰：此脾胃虚之变证也，法当温补。遂用六君加炮姜二钱，肉桂、木香一钱，四剂诸证悉退。再用补中益气之剂，元气悉复。

一妇人，产后腹痛后重，去痢无度，形体倦怠，饮食不甘，怀抱久郁，患

茧唇，寐而盗汗如雨，竟夜不寐，神思消烁。余曰：气血虚而有热。用当归六黄汤内黄芩、连、柏炒黑，一剂汗顿止，再剂全止。乃用归脾汤、八珍散兼服，元气渐复而愈。

一产妇，小腹疼痛，小便不利，用薏苡仁汤，二剂痛止，更以四物加桃仁、红花，下淤血而愈。大抵此证皆因营卫不调，或淤血停滞所致。若脉洪数已有脓，但数微有脓，脉迟紧乃淤血，下之即愈。若腹胀大，转侧作水声，或脓从脐出，或从大便出，宜用蜡矾丸、太乙膏及托里药。凡淤血停滞，宜急治之，缓则腐化为脓，最难治疗。若流注关节，即患骨疽，失治多为败证。

产后血晕并失血产后元气亏损，恶露乘虚上攻，眼花头晕，或心下满闷，神昏口噤，或痰壅盛者，急用失笑散主之。

若血下多而晕，或神昏烦乱者，大剂芎归汤补之，或芸台子散，或童子小便，有痰加二陈汤。若因劳心力而致者，宜补中益气加香附。若因气血虚极，不省人事，用清魂散，继以芎归汤及大补气血之剂。凡产后口眼斜等证，当大补气血为主，而兼以治痰。若脾胃虚而不能固者，用六君子汤。

医案一产妇月余矣，因怒两胁胀痛，忽吐血甚多，发热恶寒，胸腹胀满，用八珍加柴胡、丹皮、炮姜而安，却用十全大补，仍加炮姜而愈。前症因脾肺气血亏损，而胸腹虚痞，虽投大补，若非姜、桂辛温助其脾肺，以行药势，亦无以施其功，而反助其胀耳。

一产妇，两手麻木，服愈风丹、天麻丸，遍身皆麻，神思倦怠，晡热作渴，自汗盗汗。此气血俱虚也，用十全大补加炮姜，数剂诸证悉退。却去炮姜，又数剂而愈。但内热，此血虚也，用逍遥散而痊。

产后发痉因去血过多，元气亏极；或外邪相搏，其形牙关紧急，四肢劲强；或腰背反张，肢体抽搐。若有汗而不恶寒者，曰柔痉；无汗而恶寒者，曰刚痉。然产后患之，实由亡血过多，筋无所养而致。故伤寒汗下过多，与溃疡脓血大泄，多患之，乃败证也。若大补气血，多保无虞。若攻风邪，必死。

医案一产妇，牙关紧急，腰背反张，四肢抽搐，两目连札。余以为去血过多，元气亏损，阴火炽盛，用十全大补加炮姜，一剂而苏，又数剂而安。

余在吴江时，定更后，闻喧嚷云：某家妇忽仆，牙关紧急，已死矣。询云新产妇，余意其劳伤气血而发痉也，急用十全大补加附子煎滚，令人抬正其身，一人以手夹正其面，却挖开其口，将药灌之，不咽，药已冷，反侧其面出之，仍正其面，复灌以热药，又冷又灌，如此五次，方咽下，随灌以热药，遂苏。

大凡产后，或病久元气虚弱，见病百端，皆因脾胃亏损，内真寒而外假热，但用六君子或补中益气加炮姜，温补脾气，诸症悉退。若四肢畏冷，属阳气

虚寒，急加附子。病因多端，当临证制宜，庶无误矣。

医案一产妇，粪后下血，诸药不应，饮食少思，肢体倦怠。此中气虚弱，用补中益气加茱萸炒黄连五分，四剂顿止。但怔忡少寐，寝汗未止，用归脾汤治之而愈。

一妇人，但怒便血，寒热口苦，或胸胁胀痛，或小腹痞闷。此木乘土，倍用六君子加柴胡、山栀而愈，用补中益气、加味逍遥二药，而不复作。

一妇人，久下血在粪前，属脾胃虚寒，元气下陷，用补中益气加连炒茱萸一钱，数剂稍缓，乃加生茱萸五分，数剂而愈。

一妇人，产后便血，口干饮汤，胸胁膨满，小腹胀坠，内热晡热，饮食不甘，体倦面黄，日晡则赤，洒淅恶寒。此脾肺气虚，先用六君加炮姜、木香，诸证渐愈，用补中益气将愈，用归脾汤全愈。后饮食失节，劳役兼怒气，发热血崩，夜间热甚，谵语不绝，此热入血室，用加味柴胡，二剂而热退，用补中益气而血止，用逍遥、归脾二方，调理而安。

大便不通案一产妇，大便八日不通，用通利之药，中脘作痛，饮食甚少。或云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，乃用蜜导之，大便不禁，呃逆不食。余曰：此脾肾复伤，用六君子加吴茱萸，肉果、骨脂、五味数剂，喜其年壮，不然多致不起。

产后寒热因气血虚弱，或脾胃亏损，乃不足之证。经云：阴虚则发热，阳虚则恶寒。若大便不通，尤属气血虚弱，切不可用发表降火药。若寸口脉微，名阳气不足，阴气上入于阳中则恶寒，用补中益气汤。尺部脉弱，名阴气不足，阳气下陷于阴中则发热，用六味地黄丸。大抵阴不足，阳往从之，则阳内陷而发热；阳不足，阴往从之，则阴上入而恶寒。此阴阳不归其分，以致寒热交争，故恶寒而发热也，当用八珍汤。若病后四肢发热，或形体倦怠，此元气未复，湿热乘之故耳，宜补中益气汤。若肌热大渴引饮，目赤面红，此血虚发热，用当归补血汤。若认为热，则误矣。

医案一妇人，产后恶寒发热，用十全大补加炮姜治之而愈。但饮食不甘，肢体倦怠，用补中益气而安。又饮食后犯怒，恶寒发热，抽搐切牙，难候其脉，视其面色，青中隐黄，欲按其腹，以手护之，此肝木侮脾土，饮食停滞而作，用六君加木香，一剂而安。

一产妇，恶寒发热，余欲用八珍加炮姜治之，其家知医，以为风寒，小柴胡汤。

余曰：寒热不时，乃气血虚。不信，仍服一剂，汗出不止，谵语不绝，烦热作渴，肢体抽搐。余用十全大补，二剂益甚，脉洪大，重按如无，仍以前汤加附子，四剂稍缓，数剂而安。

产后咳嗽或因阴血耗损，或因肺气亏损，或阴火上炎，或风寒所感，主治之法：若阴血虚者，用芍、归、熟地、参、术。肺气伤者，用四君、芎、归、桔梗。阴火上炎者，六味加参、术。风寒所感者，补中益气加桔梗、紫苏。若淤血入肺发喘，急用二味参苏饮，多有得生者，若兼口鼻起黑，或鼻出血，急用前散，亦有得生者。

然而所患悉因胃气不足，盖胃为五脏之根本，人身之根蒂，胃气一虚，五脏失所，百病生焉。但患者多谓腠理不密所致，殊不知肺属辛金，生于己土，亦因土虚不能生金，而腠理不密，外邪所感。其阴火上炎，亦壮土金、生肾水以制火为善，若径治其病，则误矣。

医案一产妇，咳嗽声重，鼻塞流涕。此风寒所感，用参苏饮一钟，顿愈六七。乃与补中益气加桔梗、茯苓、半夏，一剂而愈。又与六君加黄，以实其腠理而安。

一产妇，朝吐痰，夜发热，兼之无寐，用清痰降火药，肌体日瘦，饮食日少，前证愈甚。

余曰，早间吐痰，脾气虚也。夜间发热，肝血虚也。昼夜无寐，脾血耗也。遂用六君子汤、加味逍遥散、加味归脾汤，以次补调，不月而痊。

一产妇，咳嗽痰盛，面赤口干，内热晡热，彻作无时。此阴火上炎，当补脾肾，遂用补中益气，六味地黄丸而愈。

一产妇，咳而腹满，不食涕唾，面肿气逆。此病在胃，关于肺，用异功散而愈。

产后症一产妇，患症久不愈，百病峰起，其脉或洪大，或微细，或弦紧，或沉伏，难以名状。用六君加炮姜二十余剂，脉证稍得。又用参、术煎膏，佐以归脾汤百余剂而痊。

产后痢一产妇，泻痢年余，形体骨立，内热晡热，自汗盗汗，口舌糜烂，日吐痰三碗许，脉洪大，重按全无。

此命门火衰，脾土虚寒而假热，然痰者乃脾虚不能统摄归原也，用八味丸补火以生土，用补中益气汤兼补肺金而脾胃健。

一妇人，五月患痢，日夜无度，小腹坠痛，发热恶寒。用六君子汤送香连丸，二服渐愈。仍以前汤送四神丸，四服痊愈。至七月终，怠惰嗜卧，四肢不收，体重节痛，口舌干燥，饮食无味，大便不实，小便频数，洒淅恶寒，凄惨不乐，此肺与脾胃虚寒而阳气不伸也，用升阳益胃汤而痊。